跨越八种障碍　抵达幸福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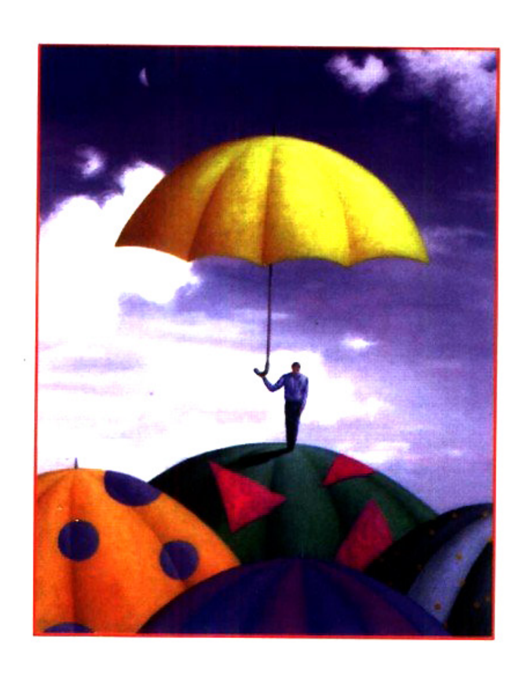


生活大师告诉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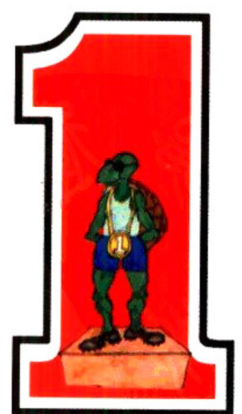
一种生活新理念

为自己着想

[美]罗伯特·林格/著
李　斯/译



Looking out for #



海南出版社

跨越八种障碍　抵达幸福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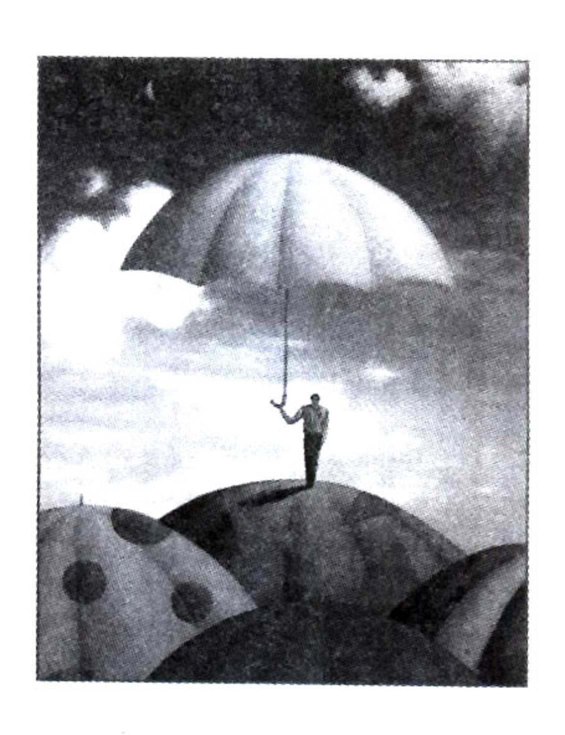
生活大师告诉你

一种生活新理念

为自己着想

[美]罗伯特·林格/著

李　斯/译



Looking out for #1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自己着想/（美）罗伯特·林格著；李 斯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7
ISBN 7-5443-0486-8

I.为… II.①林…②李… III.人间关系-通俗读物
IV.C91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5214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2-033号

为自己着想

著 者 罗伯特·林格
译 者 李 斯
责任编辑 严 平
特约编辑 许 彬
出 版 海南出版社
发 行 海南出版社
地 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方印刷厂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190千字
印 张 10.75
版 次 2002年8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443-0486-8/B·35
定 价 19.80元

目　　录

前　言

如果我不说，自己写作这本书惟一的理由是尽量多挣钱,那么,熟悉我的人生哲学的任何一个人都会大失所望。大家购买了这样一本书，实际上就已经进入了跟我之间的一种价值对价值的关系，这一点大家也许还没有意识到。我在交换自己的思想——是我相信能够让你的生活过得更愉快一些的思想——拿我的思想来换你们的钱。这种价值对价值的关系使各位能够放下这么一个概念：因为跟大家分享了这些思想,我就是在帮大家的忙了。我实际没有这样做。这是你们在这笔交易当中的安全阀——你们有把握，我对在未来几年之内多向大家销售一些书，从而多赚一些钱有兴趣，而且我也明白，如果这本书值得大家花这么一个价钱来购买，那么，我就可以把大家当作客户保留住了。

这里面没有什么隐秘的动机。我并不想费很大力气把大家变成理想主义者，不想招募大家一起来摧毁某种“邪恶的东西”,也不想赢得大家的支持以便去反对什么。如果你们明白，达到我的目的的方法是为大家提供一种有价值的产品，那么，你们就已经进入一种处理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的心态了。

最新的纸才画最美的画

继续往下之前，清除自己头脑里已有的一切成见是极其

重要的，不管是涉及友谊、爱情、商务还是人生的其他层面。我意识到,这样的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请大家还是勉力为之，这样的努力一定是值得的。

另外，请消除大家脑海里可能已经形成的对于我的印象。不要把我看成是一位‘保守分子’,因为我并不是保守分子。不要认为我是个“自由派”,因为我也不是自由派。我只是一个人，因此我的性格里面也有多个层面。我认为大家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类，跟其他所有人都有所不同，如果出自你们的私人目的，大家也这么来看待我，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如果大家不给我贴上一个标签,那么,我想说的话看起来会始终一贯得多,顺耳得多。

由于我的重心只是在个人，因此，我的哲学里面并无男性／女性之分。因此,每当有单数人称出现时,你们都可以假定,对方性别也是自动包括在内,可以互换的(当然,除非因为明显的原因而必须要使用到某个特定的男性或女性）。

系好安全带

那么，就请大家清除你们的大脑吧。忘掉没有基础可言的传统，忘掉别人可能极想塞进你咽喉里的那些“道德”标准,忘掉人们也许想胁迫大家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接受的一些信仰。看书的时候,让自己的智慧控制住自己,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想想你自己——你是第一——把自己当作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我并无意给大家一些法律上的咨询，不想给大家当婚姻调解人，也不想促成大家采取过激的行动，因为你们可能觉得按照我的话来做就保准不会有任何问题。如果你失败了，我并不会流露出丝毫的内疚；如果你成功了，我同样也不会

前来分取你的"利润"。不管你的成功是在爱情上面的、财务方面的还是本书讨论的其他一些方面，你，也只有你本人才应该对自己的成功或失败负责。

但是，由于我们已经进入了惟一的一种交易（价值对价值),而且我认为这笔交易是相当有理性的,那么,我可以诚实地说，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得到世界上的成功，清除自己路途上的一切障碍，清除你与更好生活之间的一切障碍。

——龟先生

1. 为自己着想



这是什么？

为自己着想，说的是人要做出有理性和有意识的努力，花尽量多的时间做让你得到最大快乐的事情，花尽量少的时间做可能引起痛苦的事情。人人都会自动地做出使自己幸福的努力，因此，关键的词在于"理性"。

要有理性的行为，并因此在前后一贯的基础上体验到快乐和避免痛苦，你就需要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你没有搞清楚这一点，那你就不是在过生活，而只是在混日子了。因为人们总是做他们认为会带给自己最大快乐的事情，因此，自私就不是个问题了。因此，当人们从事看起来属于利他主义的活动时，他们不是自私，这也正是他们希望人们看待自己的(也许还会想办法让你这么想)。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行事。他们要么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要么是他们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者两者都是。无论如何，他们在进行自私的活动——

但不是理性的活动。

如果你有意识和持续不断地希望做出聪明的快乐或痛苦决定，那你就必须让自己进入更高一个意识层面。这意味着让自己的大脑机械作用力上升到这样一个高点，你在那里更多地做出来自选择的事情，来自你自己的选择的事情，而且最终是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么做。如果你的行动没有建立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那你就属于失控了，而任何失控的事情都是危险的，对事情本身和周围的一切事情都是如此。

如果说，在意识尺度表上的一个高点，是指仅仅基于你自己的理性选择的行为的话，那么，绝对的陷阱则是指你采取的行动是基于别人为你选择的东西的。如果你习惯于做后者，好消息是，你在这里只有一条路好走：向上。

有什么回报？

为什么出自选择的行动是重要的？对你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你已经明白了：更多的快乐和较少的痛苦——对身为第一者来说更好的生活。

在日常用语当中，它意味着感觉身心愉快，而不是疲倦不堪。它意味着赚取更多的钱，能够买得起自己在生活当中想要得到的东西，而不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它意味着享受爱情，而不是渴望爱情。它意味着体会温暖的友谊，而不是让自己的思想集中在你会因此而产生消极感受的人身上。它意味着感觉健康，而不是疲恹恹的。它意味着拥有相对清晰的头脑，而不是混乱和糊涂。它意味着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而不是总找不到充足的时间。

为自己着想很重要的，因为这会导向一种简易和不那么复杂的生活，你会拥有更多时间做能够给予你最大快乐的事

情。这就是要发现这一切都在什么地方——要意识到生活是值得人过的，意识到生活有可能是快乐的源泉而不是可怕的一个东西。有了这样的意识，很自然地，你会感觉有自控力、有自尊，反过来这些感觉又会使你的生活保持着持久的快乐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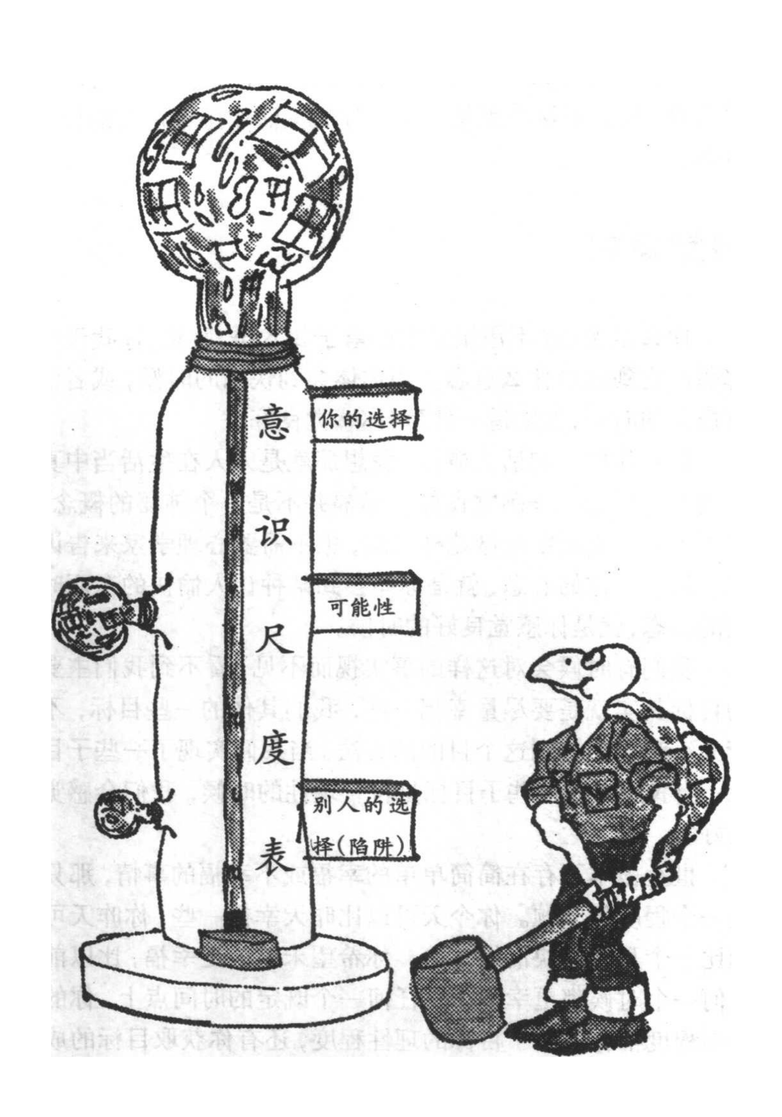
感觉良好

什么是欢乐？不用绕很大的弯子找术语，我想，你我天生都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当你体会到快乐的时候，或者没有痛苦的时候，你知道一件事：你感觉良好。

如果你用一句话去概括，我想那就是人人在生活当中真正追求的目标——感觉良好。幸福并不是一个神秘的概念，并不需要咬文嚼字地做花样文章，也不需要心理学家来告诉你。那就是你的心态，就是你体会到某种让人愉快的东西时候的心态，就是你感觉良好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对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看不到我们主要的目标其实就是要尽量幸福一些，我们其他的一些目标，不管大小都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当我们实现了一些子目标，当我们发现这些子目标是符合理性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良好。

世上根本不存在简简单单的幸福或不幸福的事情，那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你今天可以比昨天幸福一些，你昨天可能比一个月以前快活好几倍。你希望未来会更幸福，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幸福。在任何一个既定的时间点上，你的幸福程度都将取决于目标的理性程度，还有你获取目标的成果。你越是理性，它们就越是容易获得。


意识尺度表
你的选择
可能性
别人的选择(陷阱)

“ 重量与平衡 ”幸福尺度学说

我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你拥有一种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存在于你身上的，令人惊奇的能力。这是存在于我们大家都称之为大脑的那台大型计算机里面的一台小型计算机。我称这台小型计算机为“ 重量与平衡幸福尺度表 ”。

你的“ 重量与平衡幸福尺度表 ” 能在任何一个既定时间点上，自动地称量你能够得到的各种已知选择，并且会选择它认为最能够带给你最大幸福的那个选择。这个“ 重量与平衡尺度表 ”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它有时候会出问题。它并不能够总是确证一些事实，因此并不能够总是做出正确的结论。这台微型计算机跟任何一台计算机一样，它的功能好坏完全取决于往里面输送信息的操作员。如果你输入非理性的思想,它会做出非理性的决定。约翰 · 加尔特在《被人嘲笑的地图》中解释说:“ 幸福只对有理性的人才有可能实现,只想要理性目标的人寻找的也只有理性的价值，他也只能在符合理性的行为当中找到幸福。 ”

哪怕你拥有了这么一台令人惊叹的设备，要让它发挥合适的作用还要取决于你本人。它永远也不会由于作不出一个结论而让你失望（事实上，哪怕不作出决定本身也是一个决定,那就是不采取行动的决定),而这样的一个决定总是它认为最符合你利益的一个决定。但是，它的平均成功率却直接与你的意识水平和推理水平相关。

哪怕行动之前，人人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推理活动，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寻找自己的幸福。有些人去当殉道者以追求自己的幸福（不过我怀疑这会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另外也有人通过阅读很多书,了解很多课题当中的

知识而寻找幸福，还有一些人是靠积累财富而感觉幸福的。路易·罗佩斯·卢米斯解释里多德亚斯的话时曾说：“我们所有人或多或少都在追求的目标就是幸福。我们的行为差别，就是因为我们对幸福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而产生的。”

如果别人要告诉你什么是幸福,那就有麻烦了。“如果有人说奉献是幸福的关键,”哈里·布朗恩说,“这个人难道不是在说那就是他的幸福吗?”他提醒我们说,如果你假定这样一个人的意见对你有约束力，那你就是在欺骗自己了。

你如何知道自己的“重量与平衡幸福尺度表”是否在发挥合适的作用？你大脑里面的快乐／痛苦隔间总会给你最容易看出来的一种打印件。从心态上说,你要么感觉良好,要么感觉不是很好。

如果你感觉良好，不要提任何问题；你的尺度表正在为你提供正确的服务。但是,如果你有问题,那你就得越过一些障碍,而清除障碍就是要做一些工作(大部分是思想上的)。

又是这样一个古老和无法逃避的宇宙现实：世间万物，各有其用。你希望得到的幸福越是多，你必须付出的代价就越是高。愿意支付多高的代价全在于你自己，采取行动之前先决定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会有利于你。

你真正拥有的其他一些选择还有哪些？你并没有选择要出生,但现实是,你已经在这里了。因此,除了付出必要的代价以获取更好的生活以外，你只有另外两种选择。

其一是,将自己废掉,这很简单,但是,虽然每年都有很多人做出这样的决定，但这样的选择不太像是有理性的选择。其二是纹丝不动——逆来顺受,生活在一片混乱、挫折、冲突和其它消极因素当中，这些东西使人生更像是一个负担而不是美好的东西。

大部分人走了第二条路，也就是一动不动，因为那条路

看起来要容易走一些。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人是在欺骗自己，因为他只图眼前的安稳。他们是用数量相对较少的周期性剧痛，去换作一辈子枯燥无聊的慢性疼痛。这有助于解释你在自己身边看到的很多怨天忧人的人。持续不变的可怕的生活，按照形象的说法就是活着的死亡。如果这一生都过不好，那还去操心下一辈子的生活干什么？

在我看来,最聪明的选择,长期的选择,就是付出必要的代价去开发自己的理性思考能力。这可能意味着让自己的生活方式发生剧烈的变化，包括工作甚至自己住的地方都要变。但是，只有用仔细的推理说服你觉得它们有保障的时候，才应该作这样的变化。使你幸福起来的很多办法也许就在你的鼻子底下。

火山灰学说

我的记忆回溯至一部老电影的一些抢眼场面，电影名叫《凡妮》。在这部电影当中,凡妮爱上了一位年轻的男子,名叫马里乌斯,马里乌斯也很爱凡妮。凡妮想跟他结婚,但是,按照马里乌斯自己的话说,他却‘六神不定,五内俱焚’。

马里乌斯跟凡妮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位老水手告诉他的，当时他还是一个小孩子。那位水手生动鲜明地描述到“狂风下面的海岛,岛上有黑色的树木生长”,还说‘当你砍下树木的时候，会发现里面是金黄的——还发出樟脑和胡椒粉的气味”。

“事情就这么发生了,’马里乌斯继续说,他的眼睛因为激动而发出光芒，“这就是我深沉和痛苦的愿望。它让我头晕,就好像总在往前扑一样……扑向大海。’这样,马里乌斯尽管很爱凡妮，但还是到海上去寻找老水手告诉他的那些奇

迹去了。

一年多之后，他在一次短期回家时，去找凡妮，但凡妮却已经嫁给别人。在一个动人的场景中，凡妮问马里乌斯是否看到了“狂风下的岛屿”。

马里乌斯答到，他看见了。

“是什么样子的？”凡妮问。

“你见过月亮火山的照片没有？它们看上去就是那个样子的——火山灰。啊，凡妮，我离开时有那么崇高的理想！”

幸福就是你找到它的地方。极有可能的是，它也许不是你今天所在的地方。但是，幸福也可能就在你面前盯着你。不管幸福是不是就在眼前，不要被一些错觉所迷惑，也不要根据情感的基础而采取戏剧性的步骤。这些幸福的岛屿也许最后证明只是一些火山灰。

最重要的是，请记住幸福并不是别人所说的那个样子。幸福就是让你感觉良好的东西。

获胜对幸福是必要的吗？

经常有人问我，人要幸福，是否必须要“赢”。答案是：是的。有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由于你主要的目标是幸福，你必须“赢”，这一点是关键——你必须实现这个目标。其次，由于幸福就是实现一系列小目标的结果，因此，尽量多地实现这样的次级目标是必要的。

挫折感来自选择错误的目标，或者来自选择了太多的目标。错误目标的问题，来自非理性的思考；太多目标的问题，来自涉及普遍接受的获胜概念的社会压力。人们说“他是个成功者”的时候，他们一般是指那个人干什么事都成功了。“他有竞争力”，这句话会让人联想到一位紧张忙碌的人，他

从不花时间去放松，他总想拿出全部的力量拼斗，不管是谈一笔生意还是周末打高尔夫球。

虽然获胜是实现目标的行为—— 当一个胜利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跟猪似地边吃边喊。你不可能把糖果店里所有的糖果都吃光，就算没有别的原因，也没有人有无限多的时间、能量和天赋去抓住所有好东西。因此，能试则试，不要把自己累死。留下一点东西给其他的人，因为我们也想分得一份,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也将得到一部分,因为我们在某些领域里有更多的天赋，也许在某些领域里花上比你多一些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时间，它是一个固定的商品，它限制了人在一辈子里能够完成的事情。

仅仅为了胜利而胜利，就使它自身成了一个目的，因此也使主要的目标——幸福—— 发生了转移，使其处在了一个次要的位置。这就是除了工作不知世间还有他物的人带有的脾性。他把赚钱的事情放到了如此紧要的一个位置，竟然忘了拨出一部分时间来欣赏生活。

决定哪些目标对你的幸福最为重要，并相应地确定优先事项是聪明的。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同一个重要层面上 当网球冠军、当知名社会活动家、当金融帝国建立者、当美食家、当著名情人、当一流象棋冠军。我见过想成为比上述理想更多的人,假如他们是幸福的,那么,幸福的意思就是指上气不接下气,指紧张难受,指高血压。

并非所有的目标都要围绕得胜‘ 分数 ’的。你在星期六下午打网球的目标也许就是放松一下，并欣赏一下跟别人一起过是什么滋味。如果一天下来你已经放松了，也玩得很开心，那么,你就胜了。你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不管你在网球比赛中是赢还是输了。在这个例子当中,实际的分数与‘ 赢 ’没有任何关系。

这可并不是说，你就没有必要努力赢得那场网球比赛。这是一个视角问题。如果你主要的目标是放松并开心地玩一下，那么，你想打败对手，并因此而感觉到生死一般的紧张，这可不是什么大错。这是一根极细的线条，你应该成为决定何时知足的人。只有你自己一个人才能够决定，生活中的哪些事情对你最为重要。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呢？嗯，如果你在任何一个不那么重要的“游戏”当中获胜，那就请把它们当成奖品。但是，最高的“分数”并不一定是你进行所有活动的终极目标。

所谓的竞争心态，按照我们的看法，应该能够导致很多坏的结果。它会让人精疲力竭，而精力又是你完成其他更重要任务所必需的。在某些活动当中进行疯狂竞争，会让你看上去愚蠢之极，因为那些活动是你不愿意，也不能够投入必要的时间和精力的，或者你在那方面并没有天赋。那会让你遭受挫折感，同时逆向地影响你的心态，使你不便应对更重要的挑战性活动。它还会使对你极可能有价值的熟人成为你的敌人，而假如你以轻松和随便的态度对待这些人的话，他们会成为无价之宝。

人人都希望在幸福的游戏当中获胜，但是，不要走过了头，也不要感觉自己非得在一切事情上面拼死竞争才能够实现主要的目标。你也许只会成功地让自己成为疯子。

这样对吗？

为自己着想“对”吗？作为前言，我发现很有必要描述我的一个老冤家——这类家伙在这个地球行星上已经闲荡了一千多年，数量在不断地上升。这就是绝对道德主义者。他的人生使命是抽打你和我，直到我们成为布条为止。跟撒旦一

样，他以各种各样的人形掩盖自己。他也许在某个时候是一位政客，一会儿又会变成一位牧师，再过一会儿也许成了你的岳母。

不管他披上什么样的伪装，他都是无情的。他会跟在你身后，直到坟墓为止，而且不让你知道。如果他感觉你是他的猎物——你的行动不是以理性的自我选择为基础——就会无情地惩罚你。他会让内疚成为你的伙伴，直到你相信自己的确是一个坏蛋。

绝对道德主义者就是那个老冤家——看上去像是别的任何一个普通人——他一辈子的时间都花在什么对你是正确的事情上面。如果他施舍，他会让你感到羞愧，让你"明白"你也必需施舍（一般是他选择的施舍对象）。如果你相信基督，他就肯定他有道德上的责任来帮你也"见到光"。(在最为极端的例子中，他也许会感觉有道义上的责任杀死你，"省得"你产生不信神的举动。)如果他不抽烟也不喝酒，他不费什么力气就"逻辑地"做出结论，认为抽烟和喝酒对你不利。从本质上说，他想要的一切就是毁掉你的生活。只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让他丢下你一个人不管的，那就是你坚定的决心，永远也不允许他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你。

要决定为自己着想是否正确，我建议你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从你的考虑当中消除别人主动提供的所有意见。道德——人格的品质——是一件非常具有个性和私人性质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力决定什么东西对你是道德的(正确或错误的)。我进一步提出建议，你应该立即并彻底地从你的生活当中，清除声称具有这样一种权利的人（不管是口头声称，还是通过行动表明，也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你只应该关心自己的权利，自己根据合乎理性和清晰的视野，来决定为自己着想是否道德。

为自己着想意味着花更多时间做给你带来快乐的事情。但是,它却不能给你为所欲为的全权委托。这个概念不属于享乐主义，因为，为自己着想的哲学并不会以享乐主义的哲学为终点，并不认为人的基本道德职责在于追求快乐。

为自己着想为一种理性添加了文明的标签：人最主要的道德职责在于追求快乐，假如他不强行干扰别人的权利的话。如果你拿起这本书，指望它会解释如何践踏别人的权利而走在生活的前列，我恐怕你就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我建议你倒是应该去看看《阿道夫·希特勒的生与死》。

强行干涉别人的做法，在为自己着想的哲学当中没有位置，这里面是有一个理性的原因的。这样做并不符合你的最大利益。从长期来说,它会带给你更多的痛苦而不是幸福。这正好是你想要实现的东西的对立面。有时候，侵犯别人权利的时候,你也许会体验到短暂的快乐,但是,我敢肯定,你因为这样一些行为而体验到的长期损失（即痛苦）会极大地抵消你短期的欢乐。

为什么呢？因为坏原因／坏效果症状是一种普遍的现实。我在这里并不是指任何形式的神秘主义。反过来,我认为这是自然的众多法则之一，自有一股自我执行的力量在里头。我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也不能够解释空间在哪里结束或时间从哪里开始，但是，我感受到了它的工作机制，非常清晰,从来没有失败过,多少年来都是如此。

如果没有绝对的道德和享乐主义，我也许可以更好地回答这个是否正确的问题。那就是向你提出一个问题：在你没有强行干涉别人权利的前提下，你并不去努力地使自己的生活增多快乐和减少痛苦，这里面有什么理性的道理吗？

你只有一条命可以活。小心看护这一条命,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尽一切努力使其更愉快、更充足，这难道有什么不

合理的地方吗？意识到你正在做的事情，了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难道也错了？实现自由的选择而不是实现别人的选择,也不盲目行事,这是什么邪恶的行为吗？

为自己着想会给别人带来幸福，也会使你成为第一，这是人生美丽的现实之一。好的一面,它会让你受益,让一个或多个别人受益。说不好的一面,它只会让你受益,但不干扰别的任何一个人。哪怕在后一种情形当中，它实际上也是对别人的一个益处，因为这个幸福的人使地球上又多了一个幸福的人，他使这个地球上的人口又少了一个潜在的负担。

在我看来，这就足以使其正确了。如果你按照为自己着想的原则行事，就会发现很容易跟别的人类形成有回报的人际关系，跟朋友和情人也是一样。它会强化你当一个热情和敏感的人的能力，也能够欣赏生活给人的一切快乐。

这样容易吗？

如果你过了 21 岁,那你已经明白,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是能轻易得到的。这包括另一个无所不在的现实，即数以百万计的人要么拒绝相信，要么不能够明白。这就叫做付出代价。

生活当中一切可使人快乐的东西都附有价格，这本身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使人生的游戏变得困难得多的却是其变迁兴衰。

环境变化论

生活当中的一项绝对可预测的东西就是，环境总会发生

变化。你可以相当肯定地坚信这一点。所不知道的是这样的变化什么时候发生。

你可以做出详细的计划来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如果你死掉了，当最终的环境发生变化时，那些计划就从窗口飞将出去。你一般不能够预知的就是它什么时候会发生。

应该尽一切努力去体会生活的乐趣，但是，计划的时候应该有弹性，灵活一些。让自己的行为全都基于假定一切都会按今天的样子延续，是很危险的。因为环境变化的确是快速突然地发生的，你经常会因此而吓一大跳。

我曾认识一位妇女，生活当中一旦发生一丁点细小的变化都会晕过去，这意味着她每天都会感到极度不安。如果她的房子停电，那也会构成一场世纪灾难。如果她上班的班次发生调整，她会产生偏头痛。她最喜欢的餐馆倒闭了，那么，出门到任何餐馆吃饭都无任何趣味了。她生活在一种紧张状态当中，因为她无法适应环境不间断的变化，而这样的变化是每个人的生活都少不了的。

有一天，你在经济上居于世界首位；第二天，你面临着破产的可能，因为一种新的产品出现在市场上了。今天，你盼望着早些上班，明天，你的上司换了，而这位上司的性格正好与你相冲突。多年以来，你已经习惯于几分钟之内进出加油站，突然间出现了石油业的联合抵制行动，结果去加油变成了要等一个小时的难受经历。

情人与亲戚会死掉，亲密的朋友也许会离开；建筑有可能会拆毁，并且被新的大楼所替代。不断变化的品味会使一个表演者大感吃惊，结果使他成为过时的明星。运动员有可能发现他不再适合体育活动，因为新的教练有了新的计划。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不能适应现实的人经常会发现自己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不知道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相

信，一个不断快速变化的世界是造成人心情压抑的主要原因之一。无法适应变化现实的人经常会不知所措，因此也无法做好准备去做出理性的决定，这样的决定对于照料自己又是必不可少的。

你也许很熟悉默菲法则：

> 没有任何东西像它看上去的那样简单。
> 一切都比你预期的时间更长。
> 如果有任何事情会出错——它就一定会出错，
> 而且是在可能最糟糕的时候出现！

从默菲的角度看，这是相当聪明的一个观察意见。他的法则之所以是正确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没有任何东西看来能够在一些地方呆上足够长的时间使其固定下来。努力让一种情形为你所用，有时候这会使一个人觉得生活就是一个涂了油的西瓜，看来他永远也不能够抱起它来。他非常接近它，但是，它总会想办法从你手中溜走，而且往往是在最后一刻。

不过，不管你相信不相信，的确会有某些事情能起作用。你越是能透彻地理解环境变化学说和默菲法则的现实，你就越是容易成功。

在对消极结果的假定中始终保持积极态度的学说

有句老话说：“人不可能什么都赢。”这话有误导的成份。更现实的视野应该是说，人不可能什么都输。因为人总会

输的,而且经常输,这是默非法则所说的。不断的变化和其他一些因素会超过你的控制能力，这可以确保你一定会输的。除非你的视野是正确的，否则，失败不仅仅会成为一个拖累，而且还会粉碎你的自我形象，让你充满挫折感。

对我来说，一个转折点是，当我开始把短期的失败看作是一些战斗而不是战争的时候。我很早就失去了打赢每一场“ 战斗 ’的兴趣 ,我现在只关心赢得‘ 战争 ’的胜利。由于我预先知道，大部分事情都不会产生积极作用的（因为我自己无法控制的一些因素),因此 ,它们只会在我的脑海里成为一些不太成功的战役，是我朝赢得战争胜利这个更大目标前进的路上必须要经历的一些事情。如果你抱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 ,积极的结果是 ,事情出差错的时候 ,你不会因此而感到绝望。这使你保持住‘ 积极 ’的姿态 ,如果每一次的挫折都让你大吃一惊 ,这样的‘ 积极 ’姿态就有可能失去。

我意识到 ,成功之前我可能会输掉十场 ,二十场 ,甚至五十场战斗 ,但是 ,关键在于我每次都希望再次获胜 ,并为之做好准备。哪怕假定最糟糕的事情出现，我所做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希望最好的事情发生。我要为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做好准备。

在生活的起伏跌宕之中，在接连不断的战斗失败当中，在日复一日的伤痛当中，都会出现一个免费赠品。这样的免费赠品就是教育的经历。你需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汲取其中的教训，利用它为下一次的事件做好更周全的准备。消极的结果本身都是历史 ,可以忘掉那段历史。但是 ,所得到的知识可以证明比赢得一场胜利有价值得多。

在南非 ,很多人挖钻石。成吨的泥土挖起来 ,找到的却只有一小块石头，没有一指甲大。矿主寻找的是钻石，

> 而不是泥土。他们愿意挖起所有的泥土来，以便寻找到那一点点珠宝。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们忘记这样的原则,变得悲观起来,因为泥土总是多过钻石。当问题出现时，不要被消极的因素吓坏了。应该寻找积极的东西,把它们挖出来。那些东西的价值极大,处理几吨重的泥土来找它也没有关系。

听起来这是很矛盾的,但是,在现实当中,这样的"保持"理论可让你做好准备获取长期的成功，你可以做好心理准备，以抵御短期的失败。这可以清除你与自己要找的钻石之间的泥土。

这样的心理准备，是付出代价的另一种形式。你必须面对不可克服的现实，即，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是有代价的：爱、友谊、物质收获、放松的心态、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自由——能够给你的生存增加任何一份快乐的东西。一切值得获取的东西都必须有代价。如果你自我陶醉,胡思乱想,那你会打开一扇通往无穷挫折的大门。

从一开始，我就有意想办法来帮大家分析，我想要的东西到底有什么样的代价要付。不管必需的支付是金钱、时间、能量、不舒服还是别的任何东西，我都会想办法不愚弄自己。一旦下定决心,觉得哪些代价是必须要付的,我都会付出代价,把事情办好。不要养成延迟支付的习惯。你越早超脱出来，你越是能够得到一种清晰的心态和更幸福的生活回报。

说了这么多，最基本的内容还是要有长期的方案而不是短期的小修小补。要抛弃这样一个自我辩解，认为你能够临时性地解决一个问题，能够绕过生活道路上一个崎岖不平的路段,以为今后能够想出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看起来,未来永远也不会按时到来,结果是,只有问题酝酿和形成。你越

是抓紧时间，做出精神上的准备，并鼓动起勇气做出长久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完全和整体的一次性支付),你的生活就会变成更多的快乐。

不要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去购买幸福。如果你拖延支付，那就永远也不会到达以清晰的心态欣赏生活的境界。请记住，为自己着想里面包含有一个沉重的代价：有意识和理性的努力。今天就开始付出代价，这样你就能尽快地开始体会到愉快的收益。

如果你做不到，不能够采取合适的行动，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这一点：别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为你完成照顾你自己的工作。

几页之后，球就会滚到你那边去。我希望自己是专门讲好消息的人，希望能够告诉你有无限多的时间可以盯着那个球看,然后决定到底拿它怎么办。可是,我的朋友,事情却不是这样的。跟所有的游戏一样,这个游戏也有结束的时候。而就在你阅读这个句子的时候，时钟已经在滴答作响了。

多少时间?没有人能够肯定,但是,我想拿 65 岁作为一个比较合适的整数，并把超过一个年纪以后的一切都当成一个奖品。这意味着,如果你已经 35 岁,从理论上说,你可以有足够长的时间去计划一下，你总共有 10，950 天剩下来进行那场游戏,或者有 262，800 个小时,或者 15，768，000 分钟，或者 946，080，000 秒。你自己选一个让你自己觉得最舒服的时间单位，但是，应该确认这样一个现实：时钟在滴答作响。

2. 跨越视野的障碍



重要的是第一步。最初的开始是最难的，这些起始的步骤很小,很不起眼,但影响却很大,一旦开始了,其余的部分就很容易了。

—— 亚里士多德

我虽然不赞同亚里士多德上述话后面的一部分——“其余的都分很容易”,但是,经验引导我同意,第一步的确是最难的。视野跨栏就是你的第一步,在你追求更愉快的生活时,必须要清除这第一道障碍。除非你的第一步就能够将它们放在合适的视野当中,否则,你就无法有效地处理道路上的其他路障。

如果你让任何问题放大到超过其本来水平的程度,那你会缺乏勇气去理性地处理这样的问题。在极端的情况下,对自己的问题没有一个合理视野的人,往往会对泼翻的咖啡和核战争产生同样程度的情绪压抑。这样的人所缺乏的是对相对性的理解。

相对性的学说

这个学说声称，没有人费心思从相对的角度考虑一些事实。但除非有人这么去做，否则，他就不能够聪明地确定一个合适的行动线路。换句话说，你我都有问题并不是什么吓人的事情。我们早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关键的是这些问题到了什么程度。相对于什么来说会成为问题。

你的手指长了倒刺？这会很疼的，不错，但这样的疼痛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你失去了工作？相对于倒刺来说，这可是糟糕的事情。相对于生活在不发达国家的人，相对于年收入仅有 250 美元的人来说，事情就没有那么严重了。你生病了？那可不是好玩的，但是，就连这类情形的严重性，也必须跟数以十亿计的人每天都要遇到的无数问题相比较后再说。

像孤独、经济困难和政府腐败这样一些人类的两难境地，有时候看起来会使我们无所适从。这些问题弄得一些人借酒浇愁，迫使另外一些人去找尼古丁，它们会使人得胃溃疡、偏头痛和高血压。说最轻的，这些困难会使人处在没完没了的焦虑之中，说最重的，它们会引发严重的精神和情感上的疾病。

但是，请等等。如果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只需要稍稍修正一下视野你就可以使快乐成为你生存当中最主要的体验，而此时你却允许自己让这些问题不停地烦你呢？

穿戴好了却无处可去？

我二十出头的时候，曾在纽约的大街小巷转来转去，想促成一门生意——任何一种交易吧——结果撞到了运气，认

识了一位富有年长的华尔街金融家（这里所说的华尔街金融家，是指这样一种投资人，他们每天都在那里看着自动收报机纸条，希望在适宜的时刻把钱从股市里调进或调出）。

在哈罗德·哈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华尔街街的典型成功故事。他年轻的时候一文不名，最终拿到了相当大一堆筹码，大约价值 5 千万美元。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

他什么都有了：一辆带司机的大轿车，可以接送他去"工作"，一个极不错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丝质大礼帽，还有一套让人倒抽冷气的装修豪华的公寓。

我有幸多次去他在帕克大街的宫殿里探访这位先生，后来对他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我们见面的目的（至少是我的目的），是要说服他对一个相当可靠的项目投资，比如在西藏开一家硫磺矿，或者去新西兰淘金。

我记不得所提的那些项目到底是什么内容了，但是，可以保险地说，就是那种 LSD 致幻药一样的项目，我经常让自己麻醉，狂热地研究它们。（如果你对 LSD 项目不是很熟悉，可以告诉你，那就是指大部分创业者浪费极多时间去研究的项目——这样的项目只有当一个人受了 LSD 致幻剂的影响才会想出来，而这样的项目连一点点通过的机会都没有。）当然，我失败了，没有拿到我极其天真地想寻找到的投资款，但是，从思想燃料的角度看，我获得的东西远远超出我想要谋取的。

事情发生在一个晚上，我又去访问那位哈特先生，宣传我的 LSD 项目。到了他住的地方后，我发现他坐在自己最喜欢的椅子上，安安静静的，一身真丝睡袍，还有服务员在为他提供从手到脚的按摩。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两眼空空地看着空中。最后，他说起话来："你知道，大自然对人类玩了一个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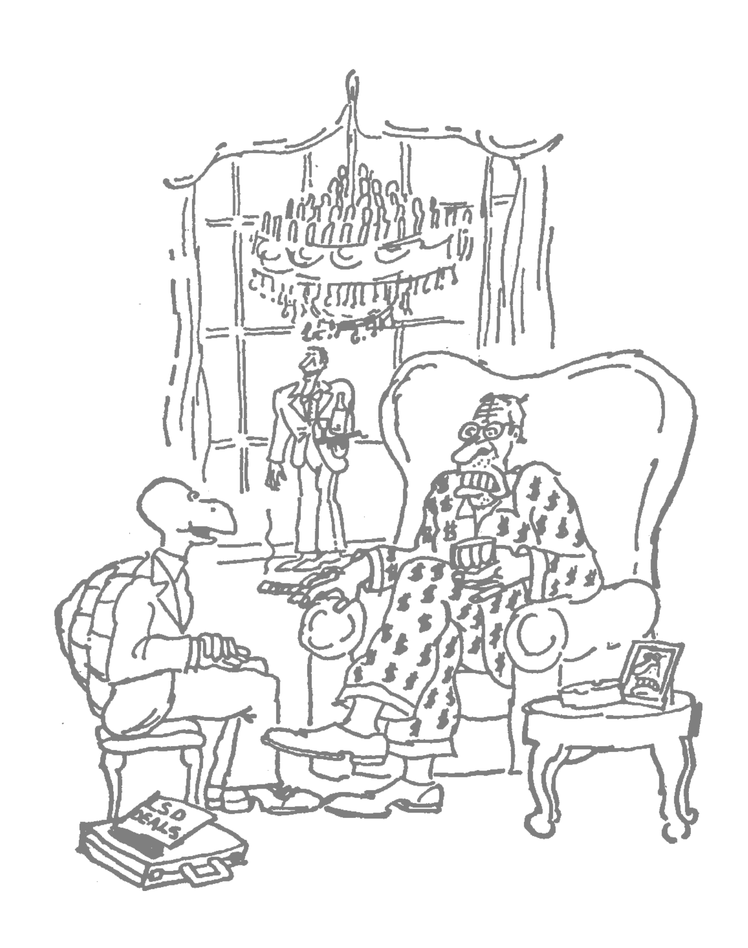
骗局。你辛辛苦苦一辈子，忙得屁股转不开，克服了无穷无尽的困难，玩出了所有那些可爱的小把戏，结果，假如你走运的话，你终于成功了。”

“你瞧，我很早以前就成功了，你猜怎么了？一切都不过是一堆牛屎。什么都不值。我可以告诉你，自然让人类当了傻瓜，而傻瓜中的傻瓜就是在下。我坐在这里，身体很差，因多年玩那样的游戏而精疲力竭，心中非常清楚时间在流逝，因此不停地自问：‘现在怎么办，天才？你的下一个优秀的举措会是什么？’我花很多时间去担心，去筹划，去运作，但一切都毫无意义。生活不过是一场大骗局。我们自以为自己了不起，可真实的情况是，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在他的公寓里听了那堂可爱的博士指导课，几个月后，哈罗德哈特死了。那是许多年以前的事情，但是，今天，他的话以及他说话的口吻仍然回响在我的耳边。

自然当真让人类成了傻瓜？一切都只是一场骗局吗？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生活体验之后，也经过了多年思考、阅读，并与从科学到宗教之间的所有学科里有知识的人交往之后，我能够确定的一件事情是，自己仍然无法拿出一个自信的答案。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服我认为有一个标准答案，虽然有很多人这么尝试过。但有一件事情我是很自信的：在这么一个庞大的宇宙里，就算人类有一个确切的目标——假如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的行动是重要的话——也不能顺理成章地说，我们面临的每一个问题都是那么严重的，假如我们拿这些问题跟一个复杂得无边无际的世界相比的话。

你可能会说，所有这些从理论上说是不错，但是，你不能把这句话跟那幅‘大图画’联系起来，不能够跟不是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的事情联系起来。作为回答，我只能够说，假如你不把问题带到现实的焦点之下使其与“大图画”产生联



“今天晚上谈谈去西藏开一处可爱的小硫磺矿如何？”

系，那你就是在犯这样一个错误：绕过而不是清除第一道障碍。真实的情况是，并不是人无法跟“大图画”联系起来，而是指人困在自己的问题里面不能自拔，他们无法允许自己花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

到底什么是“大图画”呢？也许，如果一个人掌握了足够多的信息，他可以用一万页纸总结出来。但是，因为这样做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也是不必要的），我们就只能玩一种快速的跳房子游戏横跨宇宙，围绕我们的行星，经过总体意义上的生活，至少我们就能够打量一番这幅“大图画”。

宇 宙

我们来看看自己称为宇宙的这个无限的凝块吧。真是可怕，但是，这的确是一个巨大无边的地方。对其不同的各个侧面，已经写了卷帙浩繁的大量著作，但是，我们只在这里随便挑几个方面来看看便足够了。

作为一个人，关于宇宙大小的事情，比较而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显得多么渺小和无意义。事实上，这里无法进行比较。跟无限的宇宙相比，地球连等同于海滩上的一粒砂子的大小都谈不上。从比较的角度看，我连那粒砂子里面的无数颗原子的大小都比不上。

如果这就是我在这个宇宙中的状态，在我的高度表上，我的问题应该放到哪里去呢？很显然，这些问题对我是很重要，但是，如果放在针对宇宙的大图画的背景里，它们连打一个哈欠的价值都没有。这样不可理解的非对称状态，有助于我将生活中遇到的路障分成更为现实的小块，使其更容易对付。

那里有人没有？

其它星球上是否可能存在生命，这个可能性一直迷惑着我。我谈的不是微生物，而是有智力的生命，最有可能是具有某种形式的人类特征的生物。有些科学上的猜测说存在外星生命，说仅在我们的银河系之内就有多达 5 千万种文明——我重复一次，仅仅在我们的银河系之内。这是相当惊人的想法。但是，我并不想刻意给大家留下一个什么特别的印象，如果整个宇宙里面只有另外一个行星存在外星人，那也会使我激动不已。

超级杯赛怎么了？

但是，我们不要想得这么狭窄吧。我仅只是在考虑我们自己的这个小小的银河系。最近，科学家确认一个新的星系存在，据估计，它比我们的星系大五到十倍，里面有数以万亿计的恒星。(比较而言，对我们银河系的恒星的估计数约为 1 千亿到 2.5 千亿。)还有人告诉我们说，经过高倍望远镜的观测，我们现在看到的来自我们银河系的光已经走了 80 亿年，速度为每年 6 万亿英里。如果所有这些还没有让你的头脑发晕，请考虑一下，这个星系据称是在以每年 2.7 万亿英里的速度远离我们的行星，而且比我们的肉眼所能够见到的物体昏暗一百万倍。

我的天！

说起来像恶作剧！如果我们全部的宇宙仅仅不过是一只乒乓球，从一个巨人世界的大桌子上落下来，那会怎么样？如果你和我碰巧是生活在这只球就要砸向地面的那个时候呢？

我不知道你，但是，太空中的那幅图画对我来说的确太大了。无限的边界和神秘事务隐藏在这样的边界里面，它们不仅仅只是要帮助我们调整一下视角。它们让我们无所适从。我们真的下到地球上再说吧——来到我们这一撮小小的灰尘里来——再看看少数一些现实，这样的现实的确就容易理解得多了。

地　球

首先，如果你想想平均的寿命才不过是非常短的一段时间,再想想下面的事情,你就会明白,这是多么短暂的一段时光。根据著名外星生命专家卡尔·萨根说"如果构成地球生命时间的那些时代压缩到一年的尺度上……有纪录的历史就只能占到这样一年的最后一天的最后30秒。"这意味着，打完两次世界大战所需要的时间长度合并起来——根据地球标准，这样的战争我必须说是非常严重的——将只占到地球生命时长的千分之一秒。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当有人来接你的时候晚了半个小时，你当真值得发那么大的火吗？如果你努力在萨根的时间框架浓缩这段时间，那就根本不可能存在有可能去纪录它的一个因素。

生活在斯卡斯戴尔的可怕之处

虽然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问题都是真实的，但是，它们很少是灾难性的，假如我们把它们放到合适的视野下面看的话。考虑一下这个事实: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有个叫阿道夫·希特勒的疯子，凭借极聪明的政治手腕和差不

多属于集体催眠的手段，他成功地杀死了约 600 万犹太教徒，而且手段十分残忍。

三十多年以后，在斯卡斯戴尔，那些受害人当中的一个子孙，相信他面对着巨大困难。办公室里有人在盯住他的职位，他的医生刚刚告诉他说他必须戒烟，否则会面临极其严重的后果，他的情人告诉他，如果不跟妻子分手，她就要与他分手。假如这样一个人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在 1942 年的奥辛威茨集中营里，对照而言，他将无法拿这些未来的假设情境当作问题。

现在,如果时间是 1945 年,而且你又在广岛,我倒想说，你就有大麻烦了。但是，如果你最近在一笔生意里被骗了，我可以肯定地说，等你安静下来，理性地清理此事，你会找到一条生路。

人到中年让你烦恼吗？有些人不会因为这样消极的因素而烦恼。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平均的寿命才只有 37 岁,男人和女人都不会有过 40 岁生日时的烦恼。

房租很贵让你烦心吗？也许你愿意去加尔各答睡在马路上。那些人出生在马路上，生活在马路上，也死在马路上。他们惟一要担心的事情是，晚上能否找块破布搭在头上。

这样一些可怕的事情还在继续发生，很正常，进行的节奏可以为一些人所接受，可同时，我们却因为在一家奢华的餐厅里被安排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而大发雷霆。如果体重减不下来，我们会感到心情压抑，每个月的帐单下来，我们都无休止地骂人。问题吗？相对于什么而言？

由于不断地看到别人的痛苦和受难是不正常和不可能的，因此可以理解，当我们做一点体力活，当我们患上了感冒，而办公室里还有一大堆没有完成的活的时候，我们会忧心忡忡，心情很糟糕。但是，如果我们的眼光仅仅盯着自己那

个小小的环境，那么，哪怕极小的一点困难看上去也会是一个不可克服的大障碍，好像需要我们拿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样。

让自己，让自己所谓的问题处在合适的焦点上。如果把问题拿到相对的尺度下去衡量，你会发现容易处理得多。如果拿到那幅大图景下去关照，你目前最大的担忧当真就严重到了那样的程度？

两千年前，中国一位叫庄周的哲人讲了自己的一次经历，这段经历让我明白的道理，毫不亚于哈罗德·哈特的话给我的启示。这位哲人是在很久以前的时代表达出下面的思想的，那个时代，人们还不会因为到底谁会赢得世界杯的问题操很大的心。他有很多时间可以思考问题。

> 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成了一只蝴蝶，扇着翅膀四处飞，蝴蝶能到和想去的地方我都去过了。我只知道自己跟着这只蝴蝶跑，而意识不到自己是一个人。突然间，我醒了过来，就躺在那里，又是我本人了。现在，我真搞不清楚，是否当时的我是一个人，梦到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或是现在的我就是一只蝴蝶，做梦以为自己是一个人。

我的天，你还在为自己没有付款的账单，因为一个情人不按你的方式去看问题，因为修车的师傅要的钱比你原来的估计高出一百多美元，因为自己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一只做了一场恶梦的蝴蝶而烦得要死吗？

扯得太远了？也许吧。但是，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以为自己大喊几声就可以藏起来，说自己的问题跟这个大图景没有关系就置之不理，认为你作为一个单独的人只能够跟你自己

日常的问题搭上边。如果你指望有所成就，为自己着想，如果你希望破除障碍，搬走挡在你道上的石头，好让自己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追求快乐的活动当中，你就得愿意扩大自己的视野，不要总是盯着自己那个小小的世界。要扩大你的视野，而不是你的努力范围。后者应该集中在你自己的问题上面。

在人生的旅途中，大多数人携带的行李都超出了必要的范围。跟航空公司一样，自然也会因为多带的行李而收取我们的费用。如果你跟大多数人一样，如果你付不起那么高的机票，减轻行李就不失为明智之举，尽量抛弃自己所谓的问题。慢下来，放松一下，思考一下。考虑一下自己的问题，不要用高压锅压自己的问题。一次解决一个问题。

经过理性分析之后，你也许发现自己的某些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在剩下来的那些问题当中，仍然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是相对于什么来说成为问题？

3. 跨越现实的障碍



正确评估现实对生活的重要性，可以跟氧气相比。没有对现实合理的理解而要行走在这个世界上，那就如同在一间布满地雷的黑房子里东奔西撞。

要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做——这是为自己着想的先决条件—— 事实上就是要意识到现实的存在。对现实的理解，会让你掌握一件武器，使自己能够为自己做出理性的选择，而不是让自己的行为仅仅受机会或别人的选择的控制。

说得简单一些，为了清除现实障碍，你必须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一个现实主义者就是相信应该使自己的生活基于事实的人，这样的人不喜欢看起来只是想像的、不实际的、理论上的或乌托邦式的任何东西。

在现实的问题上，人们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往往把现实与自己的喜好与否混为一谈。面对既定的一个现实，人们的个人感觉与现实本身并无关系，因别人指出了现实而数落别人，这不能够在任何一种程度上改变这些现实。而在现

实的问题上欺骗自己却是最糟糕的一种，在某些情况下还会造成致命的后果。按照巴特勒主教的话说——“事情和行动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它们的后果就是它们必然会有的后果。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希望被欺骗呢？”

这位主教的话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大家以前曾在朴实的乌龟先生的语言中听说过,就像——

现实论

现实不是你希望事情应该是怎么样的，也不是它们看上去好像是什么样的，而是它们实际的样子。你要么承认现实，使现实朝有利于你的方向转化，要么让现实自动地妨碍你。

这就是现实让人开心的地方——你的确拥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可以使现实为我所用，而不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让现实猛拍你的脑袋。因为并非生活中的一切都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所以要明白，确认现实，并知道如何利用现实，这对你自己有好处。

把自己的偏好混同于现实是有危险的，这些危险可以从下面的理论当中得到解释：

“实际与应该”学说

一个人的生活复杂多变，复杂的程度跟一个人的思想有关。如果他总坚持认为世界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而不管实际是个什么样子的，那他的生活可能就会是极其复杂的。

例如我本人，我感觉世界上不应该有什么政府或国家，世界应该由数十亿自由的个人组成，他们有权利做任何让自己感到愉快的事情，只要他们不强行侵犯别人的权利就行。

我相信，科技应该以前所未有的更快的速度发展，但又不能贴上空气和水污染的太高的价格标签。

我觉得，不应该存在比如偏见之类的事情，比如种族歧视、宗教歧视、性别歧视或其他的种种歧视。

看起来，人根本没有必要非找份工作才能够生存。人为什么不能够什么重活也不干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呢？

嗨，事情开始有些令人激动了！给每一个男子派一位漂亮、聪明、敏感、有理解力的女人如何？给每一位女士派一位英俊、聪明、敏感、有理解力的男人如何？现实就应该是这样的，你同意吗？

谈到这里，也应该有一位神仙，不应该把自己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睡觉和谈论生活，根本就不应该有死亡这一说。到底有谁需要死亡呢？

哇，我一门心思想着所有这些应该有的东西，累了，差不多就要把自己给催眠了。而这正是“应该”有的人过的生活，一种自我催眠的生活，一种基于幻想而不是事实的生活。

很容易落入圈套，让自己的欲望和情感欺骗自己，形成一些错觉而当作现实来蒙骗过关。一个人花很多时间思考“应该有的”，并且据此制订出方案，世界却在继续走自己的路，走自己欢快的‘实际’之路。

跟现实永远搭不上界的就是你的愿望。当你让自己的欲望与事实混为一谈的时候，你就是在自找麻烦。阿依恩·兰德说得很明白：“……事实不能够为愿望所更改，但是，事实却可以摧毁一个抱这种愿望的人。”避开这个陷阱，不要把你觉得事情应该是怎么样的愿望，与事情实际的样子混为一团。永远不要害怕真实的情形，不要怕承认事实。如果你不承认事实，那你怎么有能力有效地处理事实？

在‘应该是’的非现实世界里生活，当真就有那么坏？我

再问一个问题，就能最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有坚强的信念，认为人类应该能够飞行，从十层楼高的建筑上跳下来,当真就有那么危险吗？

这个例子扯得比较远，但是，它可以清楚地说明一个人前进的路上潜伏着的危险,假如他总是生活在‘应该是’的生活当中的话。这样的一个人也许能成功地实现自己的选择，但是，那不会是一个理性的选择。除非你意识到那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否则你无法有意识地做出理性的选择，如果你没有能力承认，也没有勇气确认现实，那你就不可能意识到理性的选择。

现实与对现实的感觉

我经常听到有人在争论：现实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对不同的人来说,就会有不同的现实。这里的前提是,我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感知现实，因此，人跟人的现实不一样。

坚持这种看法的人，他们说的话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每个人的确以不同的方式感知现实,但是,现实却不会过问你们的事情。现实并不会自行发生变化,以适合每个人的不同感觉,现实就是事实。在所有情况下，一个现实的东西都不会是一个已知量。这就是对现实的感觉所由来的地方。现实是给定的，对现实的感觉是一个可变量。

要准确地感知现实，其中的一个障碍是我称为范式限制的东西。我们所有人不仅仅局限在我们生活的星球上，而且，形象地说，我们都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看不见的周界围绕着我们，很难理解我们不习惯于听说或看到的想法或环

境。但是,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和理解的一切并不构成地球上存在的所有知识，更不用说全宇宙里面的知识了。范式限制的对立面就是思想开放，这意味着拒绝把习惯和传统当成事实的基础，也不把它们看成接受逻辑和理智的前提。

那么，要清除现实障碍就意味着两件事情：正确感知现实，并有勇气承认现实。这就是两位难以忘怀的人物遇到他们所有问题的地方，一个是马古先生，一个是驼鸟先生。

马古先生就是没有能力正确感知事实的人。他与现实完全脱节。他真正思考的问题是,不管失败多少次,天上掉馅饼的业务一定能够谈下来。他当真相信，政客比他有更好的准备，能够为他确定什么是正确的。他真正拥有这样一个信念：别人都会为了他自己的最佳利益而努力，而不仅仅只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我的天，自然并不接受作为借口。大卫 · 西伯里说“: 自然并不容忍有人对抗她的法则。我们充满爱心，我们无知的时候,她会伤害我们,我们怨天忧人,我们愚蠢的时候,她也同样伤害我们。我们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因为犯错误而吃苦头。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良好的动机而得到过她的原谅。”

除非马古先生大脑里面某个神秘的深处，还有一粒尚且没有发芽的现实感知的种子,否则,他的命运就注定了。如果他的确具备这样一种休眠中的种子，那就还有一线渺茫的希望，他可以借助这个希望，克服种种的困难而正确地感知现实。但是,如果那粒种子营养不良,并且在过去受到了普遍的忽视,要让这粒种子发出芽来,使其进入有用的成熟状态,就必须费尽极大的力气了。如果这样的一粒种子甚至都不存在，那么，你能为这位马古先生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同情他。

而驼鸟先生却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现象了。他这个人有能

力正确地感受现实，但却拒绝这么做，他情愿生活在“应该是”的幻想乐园里。

听起来不可思议，是吧？但是，驼鸟家族的人数以千万计。真实的情况是，驼鸟比马古问题更大，因为这个人知道事实而拒绝承认，因此是所有傻瓜当中最傻的一个。

不要把驼鸟跟骗子混为一谈——因为骗子是真正危险的一类人。骗子正确感知既定的现实，但是，因为想达到自己的目的，故意隐藏了真正的事实。骗子不是从“应该”中知道事实的，那不是他要玩的游戏。他的内心不是缺乏勇气的问题，而是预先想好的欺骗。

因此,除开骗子以外,当一个人谈到现实时,请记住,他真正想说的事情就是他对现实的感知。已经写下来的一切，教过的一切，或者为人所相信的一切都不是基于现实，而是基于一个人对它的感知。例如，本书中所说的一切都基于我对现实的感知。这是我在销售的一种东西——就是我对现实的感知，和我对如何解决现实问题的一些想法。

你们是自由的，可以接受或拒绝我对现实进行的任何一种或全部解释。在我们有不同意见的地方，我们当中的某个人就会饱尝感知错误的后果，这种后果的严重程度，跟他对现实感知的错误程度是相关的。如果我们双方在对一个既定现实的感知当中是正确的，那么，他的结果也会是积极有利的。但是，完全不受我们的看法影响的东西就是现实本身。

人类的本性归类

本书全都是讲现实的,但是,我在这里将现实编成了三组，以便大家给予特别的注意。这些都是自然当中非常基础

的现实，因此必须早早予以强调，以便为下面几章将要讲到的现实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些现实彼此分开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们出现在所有人的生活当中，而且程度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将它们分为人类本性归类。它们对于智人是最基本的，就跟每个人的手都有五根手指一样。

人性现实之一：自我利益

跟我前面的数百万人一样，每次谈到自我利益这个词的时候，我都会畏缩。在消极的含义上，没有哪个词能够跟这个词相比的。像这样的四个字的词，是你背着父母悄悄说的。自我利益，是你从来都不会说出声来的一个词。你明白，任何一个人说这是一个美德时，你都应该发出嘘声，都应该加以呵斥。

好了，我们这里没有什么自我意识上的痛苦，干脆让我们敞开说，一了百了吧：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在实现自我利益。你看，说出来也并不难嘛 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开始却羞羞答答的不敢说出来？是不是因为自我利益本身对某些人形成了极大的威胁？

最怕自我利益的现实为大多数人所了解的那些人，就是那些喜欢你继续为了他们的最佳利益而行动的人。理性的自私并不是个问题（也就是说，不强行干扰别人生活的那种自私）。问题在于非理性的自私，就是不希望你为了自己的最佳利益而行动的那些人的自私，他们自私地希望干扰你的生活，鼓励你去做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说你自私的人通常本身也是自私的。这个事实本身并不会对文明形成任何一种威胁。如果他过度热心于鼓励你去做能够让他感到幸福的事情，问题就开始出现了。

如果你逻辑地形成这样一个结论，知道为了自我利益而行动并非不道德的行为，反而是完全正常的行为，那么，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绝对道德先生如何能够说服你相信应该先行满足他的需求呢？答案是，他做不到。他相信，一旦你突破了推理的障碍，意识到自私不仅仅是自然的，而且是一种德行，那么，你就不再能够服务于他的目的了。

这里就是他的推理出现错误的地方。事实是，如果他愿意在价值对价值的基础上处理你的问题，那么，你就能更好地服务于他的目的。但是，关键也在这里。他不愿意为他自己从你那里得到的价值付出同样的价值。他没有足够多的理性来理解，通过满足你的需求，他也可以刺激你自愿地向他的生活提供价值。

有一本字典是这样解释自私的，说自私是“只关心，或主要是关心自己；主要或者仅仅注重自己的利益或优势”。跟大部分字典中的定义一样，这个定义往往会扭曲问题所在。不管你仅仅看重还是主要看重自己的利益，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自私在这里同样不是一个问题。你总会做出自私的事情来，不管你如何强烈反对，不管你如何抱怨，因为这样的一个行为是自动的。你在这件事情上面并没有多少选择。

你可以选择的倒是，愿意当一个理性的自私者还是非理性的自私者。这样一个选择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你面前，你如何处理这个选择的方式将决定你的生活主要是快乐还是痛苦。如果你属于理性自私，那么，你主要会考虑自己的利益，但不是唯一考虑自己的利益。简单的推理告诉我们，你必须考虑别人的利益（但不是别的所有人的利益）才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其他的人都代表对于你而言的潜在利益，不管是在商业上还是在个人关系上面，而理性的人都明白，要获取这些价值，你必须愿意满足别人的某些需求。在这个方

面,最理性的自私者也是最容易‘ 奉献 ’的人,因为他最理解价值对价值关系的可靠。

当一个“ 不自私的 ”人为你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产生特别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向人人“ 奉献 ”,不管自己是不是崇拜或尊敬这些人。事实上,我最担心这样的礼物,因为我根本不清楚最终的支付是什么，从长期来说是否有复利的问题。我不急于积累很多不说明理由的到款。在未来的某一天,当这个所谓的无私者拍拍我的肩膀，用他自己很微妙的方式告诉我说,还款的日期到了,我可能一点准备也没有,会被惊呆。

不要拿为自己着想开玩笑。不要愚弄它。你应该明白,来自公开宣称属于无私行为的礼物，总是带有隐藏起来的一个价格牌的，一般总是比你最开始看到价格标签的时候愿意支付的价格要高一些。未知的价格总是在你最拿不出钱来的时候到期。

另外一方面，当你收到一份来自真正自私者的“ 礼物 ”时，那就是他放在你头上的价值。

现在你们明白了，为什么为自己着想需要有意识的理性行为。人们在下意识里总觉得自己是在为自己着想，不停地做出决定，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些行动（或者不采取任何行动),正是因为做出决定的是你本人,你本人觉得自己是在做自私的事情。

示例：这是一个星期六，整整一个星期你都在盼望跟一位朋友去打一场网球。但是,你妻子为你安排了别的事情,比如照看孩子,这样,她就有时间去忙某些特别的事情。你很勉强地当了看护孩子的人,不过,你实际想要的是去打网球。当然,你并没有选择自己最想去做的事情,不是吗？

错误。你的确选择了自己最想做的事情。你总是这样做

的。你做了自己相信是正确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并且在那样的情形之下,那就是你最大的利益。在这个例子当中,你做出了一个决定(不一定是一个理性的决定),你可以避开的不愉快(与妻子之间产生冲突)对你更加重要,比你去打网球得到的欢乐多得多。

那是你的选择，这个选择也只属于你。没有人拿枪指着你。惟一的问题在于你是否做出了理性的决定，而这也只是你一个人能够做出的决定。

示例 如果有人拿枪指着你怎么办？是啊,你仍然会做出自私的行为，而且如果你是一个理性的人，你也许会跟拿枪的人合作。

例如，如果你拒绝合作，因为你相信这会使你显得很怯懦，那你会卷进一场非理性的自私行为当中。虽然在某些情形当中，与拿枪指着你的人合作并非最符合你的利益，哪怕枪已经指着你的脑袋，但是，“勇气”并不是一个理性的理由。如果你仅仅因为想‘勇敢’一些而进行非理性的抵抗,那你仍然必须要选择哪一种想法最适合你。你能想像得出有人觉得死是最符合他利益的人吗？

示例：你根本不需要想像。只需要看看有关自杀的统计数字就明白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人每天都做出这样的决定，认为死去比活着更令人觉得愉快。在某些情形之下，这样的决定也许是合适和理性的。但大多数情况下，事情却并非如此。

但不管怎么说，放弃自己生命的人只是在自私地选择他觉得最适合自己的决定。

示例 那么,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别人的命的人呢？他也是自私吗？我有一种感觉，到目前为止，你已经知道答案了。如果你盲目和不计后果地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为了救一个

完全陌生的人，那你就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也许那只是一时的冲动，你觉得拿自己的生命冒险更让你感觉良好，因为你知道自己努力救助过那样一个陌生人，而假如你意识到那样一个人死掉了，是你本有可能救活的，这会让你感觉很糟糕。由于每一个紧急情形各不一样，而且取决于当时的风险程度，因此，你很快形成的一个决定，就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因为此时涉及生与死的问题。因此，你应该事先就做出一些指导性的原则备用，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应该怎么办，这样，你会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时就有一个应急措施。如果你丢弃那些原则，那应该考虑这样一个公式：你如何知道你要救的那个人不是阿道夫·希特勒一样的人？

因此，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救助一个陌生人的时候，总有某种基本的非理性成分在里面：你没有办法知道自己冒生命之险是为了谁。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应该充满敌意，应该保持机警，或者对陌生人漠不关心？当然，对你完全不认识的一个人充满敌意是荒谬的。我觉得，对陌生人保持机警是合适的行为，就如同你过马路时要小心一样。这两种情况都使你面临潜在的危险，但是，还没有到你必须让自己产生偏执的程度。你对陌生人的担心，除非有足够的理由让你产生别的想法，否则就不能够超过过十字路口时的担心。

冷漠是另一件事情。在我看来比较有理性的是，我的冷漠应该保持在这样一个限度内，即，我不会整天到街上去逛，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助的人。由于人人都需要帮助，所以，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呢？对于这样的一些陌生人我不会保持冷漠，即我尊重他们按照他们喜欢的方式生活下去的权利（只要他们不妨碍我的生存权），而且努力做到有人性、友好，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帮助，那是在生存的正常范围之内，不能够

以牺牲我自己的目标为前提。

对于你了解的人，就要做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你仍然会有自私的表现,但是,至少你不在黑暗中。你可以做出一个理性的决定,比如,你可以去救一个你爱的女人,假如你觉得她的存在会使你感觉很愉快，因此而值得你做出这样的行为。如果一个人做好赴死的准备，以免失去珍贵的人际关系，那么，也许自私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东西。

示例 :最后,还有这个" 甘地问题 "。我觉得" 甘地问题 "是马古和驼鸟们最后的一个解救办法，因为他们经常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以便证明人是有可能不自私的。

好吧,我们最后试一次。我是否可以诚实地说,甘地为了印度人民的自由而" 牺牲 "他自己,我却认为他是在表现自私的行为 ?不,我不能说我能这样想。更合适一些的说法是,我知道那是一个事实。我当然不是甘地的一个跟风者,但是,我也不一定非得是他的一个追随者不可。我只需要知道他也是一个人，而所有人采取的行动都是根据他能够掌握的选择来进行的,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如此。不管甘地做了什么,不管是出自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选择，他之所以那么做了，是因为他选择那么做的。如果他的行动是在这样一个愿望当中进行的,即他可以使数以百万计的同胞得到幸福,那么,那就是他选择寻找自己的幸福的一个方法。不同的只有人们选择到达自己的幸福的方式。

甘地并非第一个殉道的人，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多半的情形是，你的家里或者你的朋友当中就有一个。殉道者都是自私的人—— 就跟你我一样，但是，他们都有不知满足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很大的一个胃口，奉承是使其生长的肥料。

是啊,你为自己的孩子而" 牺牲 ",那是自私的理由(这不

一定使他们或你自己幸福)。是啊,你为丈夫而' 牺牲 ",那是自私的理由(这不一定使他和你自己幸福)。是啊,你为父母而" 牺牲 ",这是自私的理由(这不一定使他们或你自己幸福)。

当然,上述所有的例子都没有真正涉及牺牲。涉及其中的,最高水平也就是理性的自私——你有那样的行动,是因为你相信,你因此而赢回的好处值得你花时间,做出努力。

总之,没有所谓的无私意义上的利他主义可言,只有理性或非理性的自私。如果有化妆起来的理想主义者想跟你玩文字游戏,你应该小心为是。如果有人真地认为自己是利他主义的,那你一定得小 ,因为他们是所有人当中最图虚名和最危险的人。

自我利益的分类:

在自私的范围内,人类可分为三大类。

三类人理论

这个理论最早是在《在胁迫中求胜》中诛到来的,它介绍了商业世界里的三类人。所有三类人的方法虽有不同,但都与拿到你的' 筹码 '有关。将这个理论细分一下,然后加以扩张,使我明白可以从商界这个狭窄的领域超脱出来,应用到生命的事业上来。基本的理论虽没有改变,但也有一定的变化,每一种类型的人扩大到了更宽的范围。

第一类人明白,也公开承认他总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第二类人明白自己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行动,但他却想让你作别的想法。第三类人并不明白,或者不想明白他总是为了自己的。因此,当他努力让你相信他是在首先为

你而着想时,感觉自己非常真诚。

但是，不管他们的原因是什么，也不管他们说自己的理由是什么,所有三类人都是为了自我利益的,这就是底线。第一类的人尽量不去欺骗任何人；第二类的人想欺骗你，第三类人首先欺骗自己，之后无意识地欺骗你。

不了解这个三类人理论的人，说得最轻也会感到失望——因为事实是，人们并没有他们所说的或者自己所想的那般无私。

从合适的角度来看问题，自私既不好也不坏，它只是一个现实。当你涉及不理性的自私行为时,你会伤害你自己,也会伤害到别人。对照而言，当你的行为属于理性自私的范围，你会增大分得一块饼的机会，而别的人一般也会因为你行动的后果而受益。因此,做最适合你自己的事情,做最符合你个人利益的事情并不排斥这件事情对别人也好，也会满足别人的利益。人有可能做最符合别人利益的事情,但是,重要的在于要明白，为别人谋利益并非你最主要的目标。

从今天起，我们不再在自我利益的事情上面畏缩不前了。

人性现实之二 定义游戏

啊,人们玩的游戏。这样的事情总是使我感到有趣。下面就有个游戏供我们来玩。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它。

定义游戏理论

每一个词，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情形都由每一个人从主观的角度去确定，一般是以与他的行动或当下的情形相适合

的愉快方式来定义的。

我们所有人都是这场定义游戏中的不自觉的参与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有着不同欲望、品味、偏爱、经历和个人特性的人，因此，我们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在生活当中，最合适的行事方法是假定每一个人，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都有一个指南，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的：

好的就是我做的事情；坏的就是你做的事情。
正确的就是我做的事情；错误的就是你做的事情。
诚实就是我做的事情，不诚实就是你做的事情。
道德就是我做的事情，不道德的就是你做的事情。
符合伦理的就是我做的事情，不讲伦理的就是你做的事情。

这样的游戏可以一直列下去。如果你能明白这种游戏到底是怎么在玩的，你会更好地武装自己，可以去做为自己着想的事情了。这是因为你并没有哄骗自己，没有假定人人都同意你的观点，人人都认为你在说一句非常得体的话。生活的故事充满了一些人点头同意，握手言欢，结果还没有走多远就对簿公堂的事情。毫无疑问，肯定有很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形：两个猿人发出哼哼的肯定声，带着明显满意的神情走开，不久之后却棍棒相向，因为他们意识到彼此误解了对方的意思。他们比我们有更大的优势，这就是他们没有律师来把事情弄得更复杂，他们不需要等上两三年的时间到法庭去解决问题。

使这种游戏更加复杂的在于，人们会在中途不停地修改自己的定义。这多半是人们固有的定义与当前行为不相容的后果。例如，如果你跟一个绝对道德家玩游戏，边走就可能边

出问题了。绝对道德家无休止地使你接受他的道德标准，因此以不相称的热情玩游戏。他可能会想方设法让你接受他的定义，而且成功的话，那他就打好了一个基础，让你的行动最符合他的利益而不是你自己的利益了。

哄骗与被哄骗者理论

从本质上说,这是理论中的理论。说得简单一些,哄骗者总是别人，被哄骗者总是你自己。哄骗的行为是别人对你干的事情，而从来都不是你对别人干的事情。

我以前曾跟这样一个人做过几次生意，说最轻的，他的策略属于顽固型。跟这个人比较起来，阿尔·卡蓬看上去就如同飞行修女。在我们的一次见面当中，他为了一件极小的事情而大发雷庭，他吼道：“我妻子说对了。她总对我说我太随和了——人软被人欺——我总是让别人踩在我的头上搞鬼。”

可是，这个人也有极好的一面，他把烟灰弹到我的咖啡杯子里，竟然知道说“对不起”。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总在受人欺侮的人，为自己找到了很好的借口，之后就照着我的阴囊猛踢一脚，拿出了他的定义口袋里面所有的致命武器。

你可能不喜欢这样，我也不喜欢这样，但是，现实就在于，犯罪者总能够为自己的行动找到理由。

什么定义也说不准的一本书：字典

一本字典里面的大部分字，都是以多种方式进行技术性的定义的，这只会鼓励人们利用他们自己的定义。但是，哪怕你借用一本字典里面对一个词语的定义，并且从头到尾坚持解释这个词的原来那些词的定义，你也总会得出同样的一个

结论 字典,让真正的定义由各个人自行决定。

我们拿大家喜欢的定义游戏中的一个词‘ 正确 ’来说。看看一本词典里面的头一个定义，你会看到这样的内容：

正确：“ 符合公正或好的东西。

公正“: 符合正确的东西。”

你一下子就进入了僵局。正确是符合公正的东西，而公正又是符合正确的东西。韦伯斯特事实上对我们说过“: 我不想陷在里面。你们自己去捉摸吧。’解决办法呢 ?定义游戏一——每个人定义每一个词的方式是使其符合自己想要的意思。你对正确的定义是什么？对你邻居的正确与否的定义呢？对情人的正确与否的定义呢？

羞 耻

还有就是一些表示‘ 羞耻 ’的词,这是绝对道德家有效地用来威胁别人的工具。如果你没有‘ 爱国 ’精神,那你真是可耻 如果你是一个“ 无政府主义者 ”,那你真是可耻。可耻,可耻,可耻。

字典对爱国者的定义是“: 一个爱自己的国家,并热情支持其权威与利益的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是“: 反对任何权威、已有的秩序或统治力量的人。’因此,如果 1940 年代初期你生活在德国，并支持第三帝国，那你就是一个爱国者。但是，如果你反对警察国家的极权制度，那你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1776 年领导反抗英国的叛乱活动的人，被大西洋的这边认为是爱国者，而在英国，他们就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或最糟糕的叛国者。下次有人称某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并企图说你是个不爱国的人的时候，请一定记住我们上面提

到的这个例子。你不必因为害怕被人称作是一个不爱国的人，就一定感觉非去支持任何不道德的政府不可。

如果有人，尤其是倡导你认为不道德的一些说教的那些人对你恶语相向，事情果真就有那么可怕吗？我们现在所说的并不是石头棍棒，我们谈的只是一些词语。既然是这样，你就永远也不要让他们伤害或恐吓到你。总的来说，不要浪费时间去跟一个叫骂的人解释自己。他不会明白，因为他不能够进行逻辑的思考，不能进行理性的思考。如果你时时告诫自己，根本不用理他们，那么，他们就会走开，让你去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去为自己着想。

什么是你的优先选择“低调门”或战争？

在《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里面,孟菲斯城的起诉官拉里·帕里西言辞灼灼地声称“绝对存在猥亵这个东西,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最高法院说有,国会也说有。”我意识到,要忍住不发出大笑声有些困难,但是,我对大家实话实说,这可是一字未改,原话照登啊。

肯定存在猥亵这个东西，我还可以告诉大家，猥亵到底是什么。猥亵就是你认为是猥亵的东西。帕里西先生很明显相信,《深喉》是猥亵的。别的某个人也许认为,一个政府去奴役一个人，并迫使他进入一个要么杀死陌生人，要么杀死自己的情形是猥亵的行为。（政府在这里让你去应征入伍，并得到机会来保卫自己的国家。）在这里，一切还都是在众人的眼皮底下发生的。

当我们说某人“不诚实”的时候,你真正的意思是说,你和他在诚实一词的定义上面有不同意见。这并不能说明他的道德标准就一定比你的道德标准低一些，只能够说，他的道德标准跟你的道德标准不同。如果同样的一个人认为你的道

德标准比他的道德标准低一些，那是他的问题。你没有必要替他着想。你要做的是为自己着想。因此,你唯一要关心的事情是，确保自己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你的道德标准应该是你所确定的道德标准。不要让别人在你面前趾高气扬，以为他们可以为你确定一个道德标准。

人性现实之三 划线的游戏

划线游戏是定义游戏的必然推论结果。人们不仅仅定义一些词以便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人们还用自己的行为来定义词语。例如,当有人偷窃杂货,因为他相信自己有权‘ 占有 ’这些东西，他的这个行动就显露出他对“ 占有 ”这个词的定义。每一个人都随意在正确与错误之间划一条线，而且是随自己的方便划线,这样,他的行动就落在了这条线的‘ 正确 ’的一边。别人划线的地方，根据你的标准不一定是合理的，但是，一个为自己着想的人并不特别在乎你的意见，尤其是当他跟你所持的大部分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

划线游戏理论

涉及合适与不合适行为时，人人都主观地划自己的线样，他的根据要么是他自己的道德标准，要么是别人的道德标准，或者看行为发生时哪一个标准对他比较方便。其结果是，他的行动在一个或另一个程度上表达出他对一些词语的定义。就跟定义游戏一样，每一个人都是划线游戏的参与者，不管他选择还是不选择如此行为。通过他的行动（或不作为),他就向全世界讲明了他自己站在了这条线的哪一边。

当绝对道德家开始为别人而不是自己划线的时候，冲突

就出现了。由于数以几十亿计的人在任何一件事情上的看法从来都不可能是一致的（说得最轻，这也是一种大事化小的说法),那么,像‘某人得在某个地方划一条线’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都是废话——这是毫无意义的政治说教。对这样一个不现实和危险的说法，最明显的回答就是：“但谁才应该是划线的人？”不幸的是，征讨者、官僚与可能的独裁者从来都不曾少过，他们愿意挺身而出，为别人划线。由于现实是，一个社会所有的成员永远也不可能就哪怕一件事情同时达成一致的意见，所以，别人划出的任何一根线条——不管是打着命令的旗号，法律的旗号还是别的什么幌子——都一定会使许多人不快乐。

虽然我们没有选择,只有参与这场游戏,但是,我们却有能力只为自己划线而得到满足，我们可以抵制住为别人划线的冲动。

我可以听从你的每一个命令，但不要拿我的古奇服说事。

最近我参加了一次晚宴，正好坐在一位中年妇女的对面。她穿一套别致的古奇外套。晚餐期间,她一直在大谈‘社会的益处”,并在做‘符合别人最佳利益的’事情。约一个小时后，我看出马克斯兄弟对我的意义远远大过她的意义，特别是哈泼，等她将自己未经请求的说教发展到道德标准领域时，我勇敢地打消了自己准备就洛克·康利什游戏鸡(注 在英文中 hen 还有‘长舌妇’一义。)的事情进行一番反当的冲动。她为自己漂亮的一套说辞所陶醉,最后宣称世界(仅仅一个城市、一个州,或一个国家还不能够使她满意,她要说到全部的细节）必须有某种道德规范让所有的人共同遵循，否则，我们就会走到末日。

我就她这句话思考了半天，我摇摇头，喝了一口葡萄酒，

看着葡萄酒滴到自己的领带上了,然后做出了结论:“我们的日子走到头了。”

那个妇女真实的意思是说，线条应该根据她的标准加以划定。我可以让大家放心,如果全球线条划定者随意决定:因为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还生活在贫穷之中，因此人们不得戴钻石或穿古奇服，那么，她一定会大喊大叫起来。

上帝说过:“要有烟……”

我有一个好朋友，根据他的标准，他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既然如此，这个在犹太人安息日从来不抽烟的人，开自己的小车时却毫无顾虑，就使我感到很是奇怪了。根据犹太人“律法”,开车和抽烟在安息日都是不允许的。

我最后意识到，这是一个划线条的简单的例子。在这样一件特别的事情上面，我的朋友的线条很方便地位于抽烟和开车之间的正确的一面。假如他是个运动迷，同时又很喜欢抽烟，也许他会将这两个的位置颠倒过来。在他看来，开车比抽烟更重要,因此,“正统”是要适合于他,也是由他的优先事项来决定的。

你的婚外情的底线是什么？

通奸，是很多人内心里都思考过的一个话题，它本身也适合划线游戏。我认识很多人，他们是这么划线的：只想，不沾身。另外一些人，觉得在公司或办公室里放纵一下自己，来一点小花招也就算了。还有一些人在这方面非常熟练，他们认为自己是个诚实的人，因为自己只是“时不时”有些欺骗妻子的行为。

在这个尺度的最远端，还有一些带着宗教情怀一样的激情进行这些活动的人。但是，哪怕是在这样一些拿通奸当度

假生活的人当中，也是有很多种线条划出来了的。有个人觉得他并没有做什么特别不道德的事情，因为他的课外活动仅仅限于白天（哪怕是一天一次）。另一个人的道德观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保护：他只跟“有品位的女人”上床。第三种人的哲学是“：管他什么品位不品位，我只是为了保持良好纪录。”你的线条画在哪里？

以其他任何名义画的线条

财产权是很多人必须画出来的实际和真实的线条。事关一片土地的问题上面，线条应该往回划到什么时候？如果说你今天控制着某个地方的一块地，那么，你就划上一条线，说明你的所有权是有效的。但是，如果一百年前有人强行从你手中夺走这块地，那你多半不会同意这样一个格言：占有就是十分之九的法律。

法庭上为正当的土地名分发生的争执是常见的，雇用了一些公司去追溯“原始的”所有者。在美国，追溯原始所有权最大的问题是，多半会追到征服者随意划定的一些线条上。那条线刚刚到美国印第安人拥有这片地之前的某个时候就结束了。

你可能会奇怪，不知道我们如何会随意地划定一条线在那里，我们如何能够忘记这样一个事实：欧洲的殖民者从印第安人手中强行夺下了这些土地，而印第安人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的无数代时间里，一直占有这块土地。答案当然是，我们通过划线的办法占有了这些土地。

这里就是我们的“祖先”如何具体地占有这块土地的历史。（我们难道应该为自己甚至都不认识的人类行为负责吗？）我们的祖先理性地划定了土地的所有权属。他们方便地发明了一些名词，称为“明确的命运”。根据他们的意思——

“欧洲人和他们的祖先得到命运的昭示，要前来统治美国这片土地。”

我真实的意思是说，你禁不住会对这样的一些主意发笑。成熟的人，受过教育的人，毫无疑问地思考个人诚实与道德完整的感情问题，他们直面彼此，并且表现出自己坚信某些道德的样子。但是，很明显，他们的确坚信这样的道德，因为每当华盛顿特区的小伙子们需要打破自己与印第安人签订的契约时，他们都会把线条再往前挪一挪，然后通过某种称为新‘法律’的东西。

今天，我们只是对这样一些事实视而不见罢了，并开始对一些财产权进行热烈的讨论，其前提是，某片土地原来的所有权，就属于那块地第一次从印第安人手中收缴以后的所有人。我们的‘祖先’玩起划线游戏来得心应手，极其熟练，你难道不这么看？我们把这样的诡计继续玩下去，还让别的许多诡计保持新鲜，在这方面，我们比自己的祖先毫不逊色。人们谈到印第安人对今天这块土地的合法所有权时，极有可能会遇到下面的三件事情：1）无法确认；2）俨然恩人的傻笑或窃笑；3）在某些政府的名单上面占据了一个明显的位置，说明他们是潜在的动乱分子。

但是，几百年前发生的事情不再相关了，哪怕你我觉得事情应该是有关的。重要的事情在于‘明确的命运’今天仍然存在——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愿意让一些人继续用类似于“明确的命运”这样一些假想的划线词句来感染你的大脑吗？如果你不承认划线游戏目前正在玩弄之中的现实，人人都在玩这个游戏的现实，那么，人们会继续把他们的‘明确的命运”往你的耳朵里灌输，直到你再也没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断为止。

上帝的祝福与迈克尔的好消息

谁能忘记《教父》？在这部电影的末尾，迈克尔为其妹妹的儿子施洗“充当教父”，他的党羽正在清除所有可能向他的权威挑战的坏人。迈克尔站在教堂里，请上帝祝福他的侄儿，同时让挡在他的“道上”的人肝脑涂地。你我也许不跟迈克尔一样划线，但是，在我们需要为自己辩解的地方，我们的确是在为自己划线，以便解释我们某些特别的行为。《教父》中的那些情景不仅仅是给我们所有人发出来的消息，而且还是关于我们所有人的消息。迈克尔杀人，一位正统的犹太人星期六开车，一些政府发明了“明确的命运”。我们大家都在玩游戏。

现在，你知道这个古老问题的答案了：“但是，到底应该由谁来划线？”答案是：人人都可以划。人人总在方便地划自己的线条，以便适合自己特别的情形。你我碰巧喜不喜欢这样的事实，都没有太大的关系。这只是一个现实，是人类天性归类中的一项现实。

至于定义游戏，使这件事情相当复杂的是，除开人人都在方便划线的事实以外，人们还在不断地抹掉一些线条，并划出新的线条以适合自己不断变化的情形。我可以大胆地说，大部分人都没有理性和逻辑地分析他们希望借以生活的道德标准。结果，当他们想要的某种东西正好处在这些线条错误的一边时，他们只是将线条挪一个位置，这样，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或希望达到的目标就处在“正确的”一边了。

不要被别人的划线行为所吓倒。他们希望如何玩自己的线条，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只要他们划的线条不妨碍你就行了。同样，确保他们明白，决定你自己的线条在哪里的时候，并不需要他们来帮忙。

4. 跨越人际关系的障碍

真见鬼,生活难道不能再轻松一些?如果轻松一些,那我就不用在这里写作这本书，而是去里约热内卢度假去了。大家也没有必要在这里看这本书了。反过来,你们可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可以过上欢天喜地的生活，就是在电视上为我们描述的麦迪逊大街那种生活。

但是，我的天啊，生活却不是被描述成的像麦迪逊大街的那种样子。生活，不是一位穿着燕尾服的绅士坐在壁炉前的熊皮毯上，跟一位穿新奇的黑色丝绸长袍的性感女郎一起喝法国白兰地酒。

是啊，生活应该是踮起脚尖行走在郁金香花瓣之间，但实际却并非如此。你我都很明白,因为我们一直都在生活。生活不是简尼丝·伊凡在‘十七岁时’中描写的那个样子：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明白，
情人节礼物永远也不到来的痛苦：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明白，

选择站在垒球赛的哪一边都无所谓；
一切都在很久以前，一切都在天边。
对于我这样的丑小鸭一样的姑娘，
他们免费赠送的就只有梦想。

我的朋友，让我们面对现实吧：生活有时候就像一根气球针。

在生活大部分的激战当中，都有一股驱动力量处在其根源上。这股力量就是活着的一个动物。数千年的有纪录的历史表明，他就是每天围绕在我们生活周围的一切问题当中直接或间接的原因。为了更有趣地看到这一点，让我们来看看你是否可以从下面给出的多重选择当中找出罪犯来：

A）驯鹿　B)斑马　C)狒狒　D)毛毛虫　E)人类

如果你猜是驯鹿或斑马，那你可以给自己打上 TG 分,表示“试得不错”。如果选择了毛毛虫，那就可以给自己打上 NC ,代表‘不接近”。如果你选择了狒狒,那你就快猜着了,你可以得到 AR 分,表示‘差不多对了”。如果你选择人,那你可以接受观众鼓掌了，你感觉不错。

所需要的一切不过是一点点理性的分析。你从来都没有见过驯鹿、斑马、毛毛虫或狒狒试图把它们的道德标准强加给别人,不是吗?无庸讳言,这个世界上的问题都是人类引起来的。生活的大部分挫折和复杂情形皆源自人类。如果你学会如何有效地对付人类的神经症，那就清除掉了自己的道路上很大的一个障碍。但是,在很多现实的问题上,你得首先找出问题所在，然后加以合适的处理。

人类的天性

什么是人类的动机？他为什么会有诸如此类的麻烦？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们首先通过排除法来确定人的定义。人所不是的东西，就是你希望他是的那种东西。这又回到了原来所说的‘ 实际 ’和‘ 应该 ’的问题上面了。没有哪一个人是你想像他应该是的样子。人就是人现在的样子。如果想像人不是他实际的样子，那是一种常见的错误，那就是撒谎。最糟糕的是，你是在对自己撒谎（也许是在对被你贴上了一个“ 应该是 ’的标签的那个人撒谎)。

关于人,我们还知道什么 ?人天生就是自私的动物,他会玩定义游戏，会玩划线游戏。我们还知道，这些特性既不是不好的，也不是好的，它们只是一些现实，如果你让这些特性变成好的或坏的，那你就会引出一堆问题来。

我们还明白，世界上共有三种类型的人：一类的人是诚实的人，直截了当的人，他为了自己的最佳利益而行动，而且毫无忌讳；还有第二类人，这类人想骗你相信他首先为你的福利着想，因此鼓励你放松警惕；再就是第三类人，这类人也称为马古先生或驼鸟先生，他要么不明白，要么拒绝面对他准备欺骗你的现实，这会使你不恰当地放松警惕。

有一个特点我们尚且没有加以讨论，但是，理解这个特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人是不完美的。如果记不住这个特点，那会给你带来无穷尽的麻烦和失望。我们极希望别人是完美的（如果不是希望自己的敌人完美，至少也会希望我们的朋友是完美的），因为对他们寄予的希望太高，我们时常因此而伤害到自身。

一旦意识到人类不是完美的这个现实，你就会明白，别人是不会伤害你的，只有你自己才有可能让别人伤害到自

己。这样的伤害经常不是你无法处理这个人的不完美处而造成的结果，而是你自己硬要让一个人变成他不是的一种人的结果。如果你坚持参与这种自我指定的任务，那你一定会体验到，把玩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可避免地会感到空洞。

这样的空洞无益在处理跟你最亲近的人之间的关系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朋友、情人、父母和孩子也都是人。他们都受制于人类的不完美性，但是，因为他们跟你存在的这种关系，他们就处在比别人更易引起你更大悲伤的地位上——假如你让他们来伤害你的话。由于人是生活复杂化的根本原因，所以，跟你最亲近的人有可能做出最能伤害你的事情，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要或者一定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只是说，他们有这样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要列出人类的种种特点，那就有点像讨论现实，而现实的范围是无边无际的。但是，要跨越人的障碍，并不需要费尽力气去列出人类所有的特点。作为开始，我们可以消除所有积极的人类品质，这不是要忽视人的好的一面，而是因为通常是人的消极的一面才会造成损害的。他所有令人愉快的特点——他很有人情味，他能显示出自己仁善的一面，他可以表达爱，这些都算作是奖励品。当你得到这样一些奖品时，那是受人欢迎的附加物。但是，我们不能坐等这样的奖品自动到来，我们必须为自己的幸福负起责任来，不能让自己的幸福取决于别人的恩赐。

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有可能阻挡你过上更好生活的那些特点上面。清除人的障碍要求你面对这样的现实：人具备无限多的潜在的伤害性特点，你要学会看出这些特点的艺术，还有—— 这是最高级别的考验——你要形成一种能力或自律习惯，要么对这样的一些行为视而不见，要么是在极端的情况下从自己的生活当中消除这些应该

对此负责任的人。如果你把过去用来跟这些人周旋的精力，用到吸引能够给你的生活带来幸福的人身上，那你就在这门学科中得到博士学位了。到了此时，你就已经踏上了进入更好生活的道路。

本章，我将把自己的讨论限制在少数一些具有潜在摧毁作用的人性特点上面。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在同样的程度上具备下面的一些特征，那你最好订票坐第一班去火星的太空船。的确，世界有时候看起来很疯狂，但是，也没有疯到那种不可收拾的程度。

在不同的人身上，人类的大多数品质都会在很宽泛的一个范围内呈现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某些特征，虽然某些特征在某些人的身上看不出来，但那却是另外一些人性格当中最主要的部分。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别的任何一个方面，才是使人类十分有趣的地方——这是人类的独特之处。而且这会给予你很好的机会。世界上总共有四十多亿人，你只需要选择少数一些合适的人来满足自己的伴侣需求。从这个角度看，有利于你的机会真是大而又大——假如你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假如你有决心要解决这样的问题的话。但是，因为你遇到的大多数人都不会在可选组内，除非你把野草还原到原来的面目，否则你永远也找不到玫瑰。

因为失控而疯长的野草称为神经症患者。神经症患者就是情感出现了毛病的人。这里面包含很多类别的人——也许是你我见到的差不多任何人，这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程度上都有很大变化。我们每个人都在某些领域里存在一点点神经症的情况，至少有某些时候曾出现过这样的症状。但是，一些人经常性地出现太多神经症状，或者只发一次就很严重，这样的人会严重地影响到你的生活。

非理性

非理性是作为我们开始的最符合逻辑的一个特点，因为非理性是一个应基础，我们的其他许多消极特征都是从这里面生发出来的。你能够在别人身上看出非理性的成份来，并且能够控制自己的思维过程，这样就能够以理性的方式行动,而且尽量始终如此。

说到理性这个词，我的意思是指，一个人所说的话和产生的行为,都基于理智与逻辑。但是,由于每个人对于理智与逻辑的定义可能不同，人们如何能够确定自己对于理性行为的感觉是正确的呢？从长期的观点看,这很容易:非理性的人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而理性的人却能够成功。

作为形成理性决策的一个简单的指南，我建议大家养成向自己提出两个问题的习惯：

1）我的行动，是否有可能使自己的生存状态更好些，要么带给我更多幸福，要么消除我的一些痛苦？

2）我的行为，有无可能以任何形式强行千扰别的任何一个人的权利？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熟悉的地方。为了采取趋向幸福的行动,你必须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这意味着你必须意识到一些基本的事实(也就是现实)。我们又一次回到了无法回避的起点：对现实的正确感知。如果一个人为丰富自己的生活所做的事情与事实相违背，那他是在发生非理性的行为。不管他是因为推理能力出现问题，或是因为他在对自己撒谎而发生与现实相反的行为，都是没有太大干系的。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他的行为都是非理性的,从长期的基



“我有两个神经症患者和一株杂草。想拿来换两朵玫瑰。”

础看，他一定会失败。

那么，理想地说，事实本身应该影响到你的行动。这在智力而非情感处于控制地位的时候最容易完成。花时间努力想清楚，进行逻辑的思维，把这些影响你生活的哲学上的问题分析明白。可以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考虑这些问题，此时，没有别的任何东西干扰你的思想，也就是在你放松和不带任何情感的情况下思考问题。

完成这件事情之后，你必须对自己的分析有足够多的自信，对自己经过理性思考和确定下来的行为规范保持相当的忠诚。应该坚强起来，不让情感左右自己的理智行为。但是，正因为你是一个有推理能力的人，就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以为别的人也会如此有逻辑思想。通往幸福生活的道路上挤满了非理性的人们，他们随时准备、愿意，也能够坏你的事，假如你无法看出这些人来的话。不要假定跟你有接触的所有人都会有理智的行为。他们不会的。

看出非理性的观点

如果有人不理智，你怎么看得出来？首先，你必须学会绕过一个人的声明而看到他的基本主张。一旦确定他的前提，你也许就能看出你的观点跟他的不一样。

“你并不是真正对帮助别人有兴趣，是不是？”在无线电台和电视采访当中，我经常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提问的人不首先确定他的一些词语的定义，我就没有办法诚实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他说的别人是指所有人，那么，我的答案肯定就是“不，我对帮助别人没有兴趣。”有一些人是强奸犯，是杀人犯，是抢劫犯，还有另外一些人也是我不想以任何方式帮助的。但是，我对于很多人还是抱有很

深的感情的，就是那些对我的生活增加了很多价值，因此也为我的幸福做出了很多贡献的人。

如果提问者所说的‘帮助’是指无偿地给人某种东西,那么,我对帮助任何人都绝对没有兴趣。但是,我会很乐意‘帮助’很多人,假如这意味着为一些人做点什么事情,并因此而建立起价值对价值的关系。我并不想不加区分地向外散发爱、友谊、金钱或任何有价值的商品给碰巧路过的人。如果这么做，会使我自己想拿出来的东西一文不值。特别的东西可以给特别的人——尤其是那些对我意味着很多的人。我也不想从任何一个没有得到过，也没有预期得到我的某种类似价值的东西的人那里得到爱、友谊、物质收益或别的任何东西。

如果提问的人不确定他的用词，那你不需要回答任何一个问题。如果你发现那个问题，基于你认为是一个错误假定的基础上，那么，你给的任何一个答案都会是一个不诚实的答案。我经常会发现,当我揭开这样的一个前提时,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存在。反过来,那会变成一个假定的问题。一个问题是一个现实，一个假定的问题是一个强迫的错觉。我没有时间在自己的脑子里，塞满一大堆基于错误前提的假定问题，如果你有意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让自己的生活成为更激动人心的一趟旅行中，那你也没有必要那样做。

不讲逻辑的人还会以别的许多方式摊牌，但是，你必须保持警惕,注意这些迹象。非理性的人总是绕开要点,他们总抓住不相关的事情来谈。他们依靠的是非事实性的口号，他们总喜欢做些泛泛而谈的事情。非理性的人还会进行无效的类比，他们最喜欢的伎俩，是要通过反复说同一句话来“证明”一个观点,而且是以掩盖的方式进行的,就好像那就是一项事实一样。所有这些都利用魔术师的哲学：分散人的注意

力，以便用自己无人注意的手玩出把戏来。

如果上述手段都不起作用,非理性的人会使出‘ 信念 ’这个最后的手段。如果有人说，某个特别的说法完全基于信念，那么，这就不是他在那里摊牌的事情了，而是在承认他并没有利用自己的推理能力。信念是逻辑的对立面。让自己的行为基于信念有可能是自杀性的，很像一个喝高了酒，坚信自己无坚不摧的人，他想横穿一条交通繁忙的高速公路。另外一方面,有事实支持的‘ 信念 ’就不是信念了,那是自信。容易产生危险的是盲目的信念。

也许，无理性的人最常见的行为模式，就是情感的过度表达。每当我产生强烈的感觉，想要表达出某种观点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格屈德在《哈姆莱特》中说的一句极有道理的话：“ 那位女士抱怨太多,我想。”一个人越想说明一个观点,我越会心存怀疑。一个人叫得越响，我退得越远，重复会在你希望传递观点的人心里引起怀疑。重话轻说有很大的力量。只说一次，镇定地说，说得斩钉截铁。如果你的观点是理性的，那就以理性的方法说清楚。除此之外，说多了反而是倒退。

因为对这种现象很有兴趣，结果使我得出了这样一个公式——

“ 一切正常 ’理论

这个理论从《哈姆雷特》中那位女士不停抱怨的例子可以看出来。在娱乐圈里，人们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接触，这些人一般都有些趾高气扬。可笑的是，这个阶层里面的人经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是：“ 一切正常 ” 我没有花多大力气便看出，经常性地高声喊出这种话的人，一般看起来就是杜鹃（注：cuckoo 在英文中又指‘ 傻子 ’和‘ 疯子 ’)窝的主要候选人。

如果你仔细观察这样一个理论令人惊异的前后一贯性，便会以你看相的能力让朋友们大为惊讶。一个人越是强调一个观点（尤其是当这样的信息不为什么特别的理由而主动说出来的时候），你假定相反情形出现的正确机会就越大。这是一个合适翻译的问题，大约就是下面这个意思：

原话 我现在一切正常,是真的。

翻译：我的生活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了。

原话：我们的婚姻完美到了极点；我们从来不争吵；我丈夫从来不看别的女人；我感到心满意足。

翻译 我们的婚姻令人厌烦 我们不说话 我知道那个杂种每天晚上都在骗我。提出离婚申请后，我准备割断自己的颈静脉。

原话 我正在大把赚钱 买什么东西都是掏现金 定制很多东西。

翻译：警官离我就一步之遥了；我的梅赛德斯车是按月租的；除非奇迹发生，否则我一个月内便会破产。

一个人过度强调自己的境况时就要当心了。他是想告诉你什么东西，但是，你必须保持警惕，要听出真正的意思来，对你的推理能力进行一番快速的检查。因为你极有可能会做出不理性的反应。

威　胁

威胁——通过恐惧促成一件事情——是越来越多的人以千变万化的方式在玩的一种游戏。如果你认真想一想，一定会惊讶地发现，你的很大一部分行为，都是因为担心而产生的。你有可能是害怕受到身体伤害而做某件事情，你有可能是担心失去某个人的爱,或者害怕难堪,等等。这其中的有些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大部分却并无道理可言。毫无道理地影响到你生活的，往往是过多没有根据的担心。

威胁有多种形式，如果人们不注意威胁潜伏的方式，那就不太容易注意到威胁的影响。每当你感觉自己受到威胁的时候，都可以问一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做眼前正在做的事情？回答这个问题时要诚实。如果你能够追查到对任何一种担心产生反应的理由，那你就受到了威胁。例外的情形是，当对你自己这一边的情况作了认真推论后，使你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某种担心是有根据的——也就是说，做某件你本不愿意做的事情符合你的最大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你不是在对盲目的担心产生反应,所以,你就没有受到威胁。

但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时间内,人们都是因为并无现实根据的一些担心而被激发的。我们有太多时候产生了巴甫洛夫的狗一样的反应，听到别人的命令就照着做。这可能会是极其可怜的一种生存状态，通过微妙的威胁激发某种行为，有可能成为被接受的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持续的受害人。

通过姿态威胁

如龟先生长期强调过的一样，算数的不是你说了或做了什么，而是你说话或做事时的姿态。如果你碰巧就是一个

具备着这种姿态的人，那可能是非常好的一个生活事实，但是,如果你是别的人,他就有可能对你形成威胁,让你惊慌失措,士气低落,让你忘掉事事为自己着想。

你也许并没有处在可以大张旗鼓地进行姿态威胁的位置上,你也不一定有这么做的愿望。但是,你的确有能力不让别人唬住。并不是说这么做起来很容易，这需要有一颗冷静的头脑，还需要明白威胁中的游戏规则。

块头力量

块头本身就可以给一个人以威胁。如果必须抬头跟某人说话,那你很难克服明显的不利。但是,假定你处在这样一种情形里面,即你不太可能受到生理的伤害,那么,一个人碰巧比你的块头大,不一定就有什么优势。但是,有些人有意识利用自己的块头获取心理上的优势。别理这一套。在所有不涉及生理力量的事情上面，这样做都是无意义的。

金钱力量

财富可以使本来没有什么优势的人呈现很强的姿态。金钱的力量有时候看上去的确吓人。但是，随着美元的不断贬值，每一个美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小。在经济的总体崩溃当中，受过人生游戏教育的人会生存下来，就是知道如何利用自己智慧的人会生存下去。

同时，金钱想办法保留了至少原来的很小一个比例的价值，因此应该看重这部分价值所具备的力量，但不能为其所左右。不要仅仅被财富威胁。在向一个人作出姿态让步之前，

让他拿出比资产平衡表更好的东西来，哪怕在这样的时候，也不要轻易受到威胁。

管理力量

我们大多数人长大的过程中，都会对出手慷慨大度的人产生尊敬。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样一种人看来就是无可挑剔的。但是，我不再是个孩子了，我希望你也不再当孩子。慷慨大度是自以为是的近亲。当你长大一些，当你开始更仔细地观察事物的时候，你会开始注意到一些事情，会使你产生怀疑，有时候会使你从怀疑走向愤世嫉俗。

慈善家与教会的施舍，难道不是跟一个人的财力有直接关系吗？典型的慷慨大度者通常都是拿得出手的人。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当我成为一名畅销书作家的时候，叫我做一个慷慨大度的人容易多了，远远胜过我一文不名的时候。

专家力量

什么是专家？差不多是你希望的任何一种人。一般来说，这样的人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你不能做什么事情的原因。从我个人来看,我能够或不能够做什么,我情愿自己去发现。

有时候，一个专家仅仅就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他不过是明白自己在干什么。过去许多年里,我走过一些地方,到底走了多少地方我也懒得去想，但是，我总是惊异于一个事实：一个人作为一名专家的地位，时常跟他走过的距离相关。

印出来的字也有用处。我的天,多少年以来,我把自己现在写在书里面的很多话都讲出来了，但是，却并没有吸引多少听众。我不想让你感觉不好,但是,假如几年之前你认识我

的话，你现在看到的很多东西多半可以免费听到。事实上，只要你愿意听我说几句话，我多半会买饭给你吃。

我第一次看了亚里士多德的书以后，就开始形成对于专家的恐慌症了。在他的时代，这个人就是你可以称为相当好的一名乡村专家，但是，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坚持认为包括太阳和月亮在内的七大行星都是围绕地球转动的。根据他那个时代已知的事实，他的观点是很合理的。但是，关键也就在这里：新的证据总在往外冒。

龟先生变成专家

哪怕一个稀松平常的普通人，只要掌握了合适的工具，也会成为了不起的专家。当我一文不名的时候，一下子就发现了这个道理。我对如何修理东西从来都没有多少兴趣，事实上，谈到修理的时候，我时常会对自己构成威胁。我以为一把锤子是你用来搅一罐汤用的工具。就我所知，螺杆和螺母是一种新舞蹈的名字。

但是，等屋顶硬是要垮塌下来的时候，我就被迫去学习如何解决这些机械上的谜团了。让我惊讶的是，我在这方面还真有一手——大部分是因为我发现，其中一半的工作仅仅是找到合适的工具。那天，我花五个小时把玻璃窗上的一块不干胶揭下来了，当天我就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启示。我把开水往上面浇，差不多把自己烫成了死猪。我用砍牛排的刀去刮,直到把刀刃弄缺为止。我大声咒骂,挥舞拳头,但是,那块不干胶继续做它自己的事情：粘在那里不动。

我感到绝望，因此去了五金店，问他们是否有一种工具用来干这个活儿。他们说有。这种工具只花了一个美元，是一种小小的金属工具，里面夹着很锋利的刀片，刀刃全都裸露

在外。用这个工具刮掉不干胶仅仅花了我 13 秒钟的时间,刮得极干净，几乎都不费什么力。我大喊大叫完毕之后，盯着那件小小的工具，它把这件工作做得如此轻松，因此我说：“你这个小杂种，你差不多从废纸篓里造就了一位专家。”现在，每当我在生活中从事任何一项工作——不仅仅是指维修工作——一定要确保找到合适的“工具”之后才动手。

给专家固结症患者的快速疗方

如果你希望很快克服自己心目中对专家的敬畏，可以考虑下面这件真实的事情。一位主任和讲师在一家精神病院里，他们都来自南加利福尼亚医学院，他们跟南伊利诺依大学医学教育系来的一位副教授一起进行一项不同寻常的实验。他们安排一位麦伦·福克斯博士跟 55 名教育工作者、学校管理人、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对话,而那位福克斯博士据说是将数学应用到人类行为当中的权威。他的课题是“:应用到生理教学中的数学博奕理论”。

那一定是一次了不起的讲演，因为 55 位参与者当中的 42 位人士都评论说，讲演者的例子有助于澄清课题，而且讲演材料组织得很好，讲演本身也很有刺激性。这一切都不错，只有一件小小的问题没有处理好“:福克斯博士’是请来的一位演员,他的‘讲演’故意安排成什么都不讲,全都是含糊其词的空话。

如果我们的命运全都交给碰巧拿到了专家名份的某个人的手上，那可真是要靠上帝保佑了！

专家也会被专家唬住

但是,如果你过去曾被专家糊弄过,不要为此难堪。这样的事情谁都经历过，哪怕是自称是某方面专家的人。

你也许还记得，美国篮球协会跟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一家小电视台之间达成庭外和解的事情吧。美国篮球协会想出了一个崭新的徽标，结果惊讶地发现，内布拉斯加教育电视网早已经在使用这个徽标了。庭外和解的时候，美国篮球协会给这家小电视台付了 5.5 万美元的现金，并付出价值 50 万美元的二手设备，用来交换那个商标权。这不算是很差的解决办法，因为事实上那家林肯网络电视台只不过让自己内部的一个人员花 100 美元制作了那个徽标。

啊，顺便说一句，美国篮球协会花了差不多 75 万美元让专家制作了那个样子差不多的徽标，专家可不便宜啊，你明白的。

我想退休去打高尔夫球，但律师救了我

专家中的专家，当然就是律师。如果你不熟悉这种总是让人大吃一惊的东西，请允许我来重新引荐这种人。如果事情对你有利——尤其是如果你准备达成很大一笔交易的时候——律师就是在最后的行动当中突然跳上舞台的人，他挥舞着装满很多专门破坏交易的各种工具的小包，适时拉上屏幕。

我曾在公司里面干过，想做一些收购方面的事情，那时，很多事情都不是搞得很清楚，结果，那就是我认识律师的时候。在美国股票交易所上市的一家公司富有的创始人和最大股东跟我接触过,他是位看上去很疲倦的人,他的结论是,人除了拼命干活，一天天变老以外，生活当中一定还有别的什么东西。他说,我愿意去巴哈马群岛打高尔夫球,不愿意把余生消耗在看管自己的小器具工厂里面。

他差不多就要完成自己的心愿了。我把钱准备好了，他把股票也准备好了。但是，律师，这位无处不在的、专门制造麻烦的律师也准备好了，他的袋子里面装满了捣蛋的工具。

他一把冲上前台，冲口就说出了标准的开场白：“我希望你明白，我并不是那种专门破坏交易的律师，因此，你完全可以放松。只有我的客户才能够做出最后的决定。”然后，他就抓住了他的受害人(呃，客户吧，)并卡住他的喉咙，将他拖出房间，“私下里说几句话”。

我知道的一切就是，他并没有将他的公司卖给我。那家公司的拥有者完全“相信”，他并不是真的很想去打高尔夫球。律师把他从去巴哈马群岛过轻松生活的恐怖当中挽救出来了，使他得以继续在自己的小器具工厂里消磨自己的一生，直到他要么死掉，要么政府宣布小器具为非法产品。他的工作完成了，律师就开始收拾自己的小工具包，展开他的斗篷，消失到郊外，喝他的晚间马爹利酒去了。

真正属于个人的上帝

数以百万计的人都相信自己有一个贴身的上帝，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抽象的宇宙力量，而且还是一种超自然的人。你也许同意或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不过在我看来，没有人能够做出另一种完全肯定的结论。尽管如此，我可以接受为可能性的东西还是有一个限度的。认为上帝是一个拿着听诊器和压舌板到处跑的人，那是想得出奇，偏得太远了一点。

因此，法学院和医学院是有差别的。法学院的学生学习如何找到或制造麻烦，然后确立自己作为一个专家级的威胁者的地位；医学院的学生学习如何让人明白他就是上帝！并非所有医生都接受这样的教育，但是，我遇到很多明显认为

自己就是上帝的人。

许多年以前，一位医生告诉我说，我得了重病恶性肿瘤的可能性极大，而且长在最糟糕的一个地方——容易迅速传导至全身的地方。他催促我立即做外科手术。

我吓得半死。看起来我刚刚一开局就要收场了。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从来没有想到医生的诊断有可能完全是错误的。我对他的专家地位深信不疑，根本没有想到去怀疑他的看法。我吓坏了，我敬畏他的地位，我不想因为请他再次考虑一下而“冒犯”他。我跟一位专家的威胁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我去动了手术，是我忍受过的最疼痛的一种。那种不舒服,流的那些血,在医院的那些日子,损失的时间和金钱——那不是你很容易就能忘记的一个教训。我花了一年时间才摆脱副作用，到现在还时不时引起疼痛。他打开我的腹腔，发现什么了？什么也没有！

几个月后，我跟两位出诊医生谈过，心里开始不是滋味了，这是说最轻的。他们两个人都说，根据存在的事实，包括可以看到的 x 光片，他们是不会开刀的。这句话比动手术本身引起的伤痛还严重。我的确付出了自己的代价，血的代价，我再也不会在没有进一步调查的情况下，接受任何一个专家的意见。

如果你以后碰到这样的一种情形，不要在没有获取至少一位别的职业人士的意见的情况下，冒然接受像动手术这样的一些严重的事情。如果这样做使你的医生受到侮辱，那你应该因为抛弃他而感到幸运。他在告诉你一些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你的医生也可能是世界上最有道德感和最合格的一个人，但是，现实在于，你只是他进行的数桩“交易”当中的一桩。他每次行事的时候也许怀有好意，但是，他并不是上帝，

他是个人。假如他的神经症太严重了，不能够明白这一点，一定要确保你自己没有疯到那种程度。

请记住，在你的一生中，你是唯一的一笔交易。万一弄砸了，那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一切都玩完了。也许你自己把握事物的时候，还不能够做到全凭自己的程度，但是，你当然可以得到第二手，甚至是第三手的意见，是合格者的意见。医生也会犯错误的，而且他们也有权利犯错误。他们也是人。一定要确保你不是他们所犯的一个错误。否则，为自己着想很快便会成为一场学术讨论。

专家,专家,更多的专家

专家,专家,他们会走到哪里为止,没有谁能够知道。在全部历史上，专家一直都在威胁人们，让人们根据他们的科学预测制订计划。但是,这些日子以来,未来很快就到了,比过去越来越快地证明专家是错误的，只有一个傻瓜才会盲目地偏信专家的预测。

1976 年,《华尔街日报》登了一系列的文章,叫“修订未来”。这一系列文章大约描述了所谓的专家在过去的十年里，如何剧烈地改变了他们对 2000 年的预测。虽然每一篇文章都解决了专家误测的不同领域，从世界性的饥荒到人口爆炸,再到经济方面的情况,但是,其主题在第一篇文章里面就总结出来了(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国家计划协会的一位经济学家承认：“在这个方面再做长期预测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太多次犯下了错误。”(哪怕专家也有可能成为第一类的人。)

专家威胁如何影响到你的生活？因为专家让你相信多吃早餐有利身体健康，你就吃了很多早餐吗？还有其他一些专

家——事实上是医生——他们的结论是，早餐吃得太多不利健康,因为除开其他原因以外,早餐会提供不必要的热量,使脂肪沉积。

专家让你对能源短缺产生过忧虑吗？我可以介绍你认识其他的一些专家，他们要么不认为能源状况到了产生危机的程度，要么就不相信这不是一个无法轻易解决的问题。你的管道工告诉你说，你需要全新的一套水龙头吧？我可以为你找一个管道工，他会让你确信，只需要在原来的龙头里面加上一只新螺丝便可以了。你的婚姻一团糟，因为一位婚姻咨询人员告诉你说‘正确的事情’是要把事情理清楚？我可以找一位咨询人员，他会告诉你，砍掉旧链子，从头开始最为实际。你远远地躲开一种喜欢吃的食物，因为有位科学家说这种食物在蠕虫身上引起过癌症，只需要稍稍进行一点研究便可以看出，那是你可以吃的最有利健康的食物。

面对它吧“：专家’”并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专家最多就是在他们熟悉的那些领域里略知一二的人，他们知道一些事情,但也有可能犯错误的。最好的专家往往会承认这一点。踢开依靠专家的习惯，不要仅仅根据某个所谓专家的意见做决定。应该尽力多听他的意见,但是,他的意见应该拿来跟自己能够找到的其他意见一起看。最重要的是，也拿出自己的推理能力来。然后,根据你掌握的这些情况做出最终决定。没有哪个专家能够在违背你的意愿的情况下俘虏你。

证书力量

证书力量跟专家力量有些类似，但是，它比专家力量更可笑。这里强调的只是一张纸片，在某些情况下还只是一点点个人经验。



“要有龟肉汤。”

不要太天真，不要以为一个人有了政府的执照，或者黑手党发的执照，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帮派核发的执照，允许他在不受干扰（有时候称为购买“保护”）的情况下从事某种职业，他就一定知道所有的答案。经验也不一定就是一个相关的标准。我见过很多人，他们刚刚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但比起在那个行业里干了 30 年的人却了解更多。资格老并不是一个相关因素。能力和知识才是相关的。

没有哪一种学历、执照或其他类型的纸张能够占据以事实为基础的知识的位置。不要用你的毕业证或在某一个行当干的年数来强化我的印象，反过来，你应该用你的推理能力来强化我的印象！

如果你有一个危险的习惯，总是喜欢检查一个人的资历以作为他的专业水平的证据，尤其是他的唯一的“证书”——即某个官僚机构发的一张纸的时候，你应该打破这个习惯，现在就开始。然后，养成检查一个人说话的前提的习惯。如果他的前提是理性的，那么，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值得再进行下去，才值得进一步考虑那个人要说下去的话，而不是把最后的‘接受’这个词说出来。

知识用语的力量

词语威胁是拿资历当挡剑牌用的专家最后的武器。如果他的声名和证书不能够威胁到你，他会拿一大堆让你感到像个傻瓜的词来威胁你。但实际上，那只是一个骗局，因为，如果一个人高高在上地跟你说话，实际的情形极有可能是，他的观点并没有足够的根据，不能够跟用简单平实的语言说出来的时候同样有力。深奥用语经常是一道烟幕屏障，用来掩护一个非理性和软弱无力的论点。

许多人被一些知识分子所用的 24 克拉重的大词所吓倒。在太多的情形之中，知识的力量给予一个人想要的姿态，以便蒙住别的人。不要让自己受骗于一些大印象词语。应该坚持事实，简单的事实，随时可以接受的事实。

在现实生活当中，所谓的知识分子都是一些接受过正式教育的人（我强调正式这个词，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接受严格意义上的太多教育）。他们太专注于学术上的、技术上的和有时候是假设上的事情，因而对活着的很少有关心，他们不明白语言本身的逻辑。

不要被词语遮住双眼。拒绝让打着知识分子旗号的无知者通过说不清真实意义的文字来威胁你。

通过习惯与传统形成的威胁

习惯与传统使人的推理能力大乱。这里面的道理不难看出来。人类为了保护珍贵的“过去的好日子”而不惜过度热情，这是说最轻的话。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大多数人都是保守的，他们往往想保存事情在今天的样子，在已经成立的习惯当中感觉安全一些。对于变化的担心，引起很多人不惜借用最糟糕形式的非理性来捍卫现状。

但是，现实是，一个传统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有逻辑。传统后面的道理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加明确。事实是，一个习惯虽然历经时间的考验，但不一定就跟其理性的有效性有任何联系。那些仅仅因为过去的好时光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就很怀念它们的人，他们只能证明一件事：他们是些老傻瓜。

你是一个过时的老傻瓜吗？你是对现存秩序不假思索的顺从的受害人吗？如果过去的思想与现实、逻辑或当前的情

形发生冲突，那就应该毫不客气地加以抛弃。只需要一点点观察，只需要一点点常识便可以看出大多数非理性的概念。

通过习俗与传统形成的威胁影响到生活的许多领域，从法律、宗教到社会团体的协议，一直到餐桌的合适摆法不等。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让聪明的妇女在那里织袜子，擦罐子。它扼杀了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这些人因为有机会“报效祖国”而欣喜万分。它有时候还迫使一些男子去办公室或外出进餐的时候，戴着某种称为领带的东西扼死自己。

过时的和糟糕的

如果一种习惯的行为对你有益—— 如果它是符合逻辑的，也不会伤害到别的任何人——那当然好，那就没有必要去操心这样的行为了。但是，那些没有事实根据的做法，其前提建在流沙上，或者根本连流沙都没有的基础上的东西就必须抛弃了。由于为自己着想要求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以及为什么做某件事情有清晰的认识，也就是有一个理性的行为，那么，你就应该抛弃过时的和糟糕的做法。过时和糟糕的东西有可能留下来，但是，任何时候都应该小心监视这些东西，让它们经受住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考验。

电子思维粒子游戏

我有很新奇的一个想法，想发明一种游戏，让我赚到数以百万计的美元。不幸的是，想了一阵子之后，我意识到人人都已经想到了。你的主意在你的大脑里面，就靠近你的重量及平衡幸福尺度表上。当你玩电子思维粒子游戏并且输掉以后，非理性的思想会流入你的重量及平衡幸福尺度表上，使其功能失常。

这种游戏很难玩。是在一个想像出来的电视屏幕上进行

的，很像你在过街楼游戏里面玩的那种。当你产生一个理性的点子时，它会自动激发这台机器。非理性的习惯及传统粒子开始在你的屏幕上从左向右流动，同时，孤零零的理性的粒子就开始从右向左流动。游戏的目的是操纵那个单一的理性思想粒子，使其通过非理性习惯及传统粒子的迷宫，中间不能发生碰撞。

如果发生碰撞，你会明白：出现的症状就是紧张、挫折、头疼、晚上睡不着，还有内疚的感觉。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就是理性思想与非理性的传统、习俗发生碰撞的结果。这样的碰撞表明自己有一种精神的冲突，冲突发生在做正确的事情与做本能的事情之间。你身上存在着的巴甫洛夫式的本能，希望像一头很好的小狗一样叫起来，人类具备的推理能力，希望你去做最符合你的理性利益的事情。

有效地玩好这种游戏需要很多练习，但是，一个好的玩家会得到自尊的回报，自尊来自知道自己是谁、代表什么，也来自明白自己在朝生活的哪个方向前进。

给聪明者的一点提示

人们经常会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做‘合适的事情”，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行为会有人欣赏。如果的确如此，那当然好，但我肯定不喜欢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别人喜不喜欢的基础上。

“做了也得不到好’理论

说得简单些，如果做某件事情得不到任何益处，那就不

要因为“这是合适的事情”而去做它。如果你非理性地屈服于“久经时间考验的”行为规范，那你一定会在电子思维粒子游戏中成为大输家，因为你最后会发现，人们不仅仅不欣赏你的行动，而且还有可能因为你的某些行动而不喜欢你。这就是‘做了也得不到好’理论。

如果一个服务生对你的服务不好，而你又曾给他／她小费，那你一定会明白这种理论是如何起作用的。在餐馆里面留下小费是一种习惯性的做法，因此，当一个服务生把已经冷了的食品拿给你的时候，当一个服务生对你大声说话的时候,当他／她让你等 20 分钟才拿来一杯水的时候，你的思维粒子就开始发生碰撞了。你是否应该留下小费呢？

最后，因为你受到了威胁（因为担心出现难堪的场面），结果留下了小费，你就大胆地决定仅仅留下很少的小费，以示你的不满。我的天，习惯和传统已经威胁了你，使你形成了一个非理性的决定，而你又不会因此而得到感谢。你不喜欢自己吃下的食物，服务生也不喜欢你，因为你给的钱少于他的预期（他甚至有可能看不起你，因为你没有勇气干脆不留一分钱的小费），而且，你留给他的钱一点也不值！

在古代的象形文字当中，你就是那种称为笨蛋的人。但请振作起来。如果你经常在外面吃饭，光是明年省下来的小费，就达到你付出购买这本书的价钱的很多倍了。

若你租很贵的玻璃杯子，但无人注意怎么办？

你有无这样的经历：担心做某件事的方式是否“合适”，但同时也在奇怪，合适不合适为什么很重要？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不再像以前那样多了，但是，过去的确发生在我的身上了。就这个话题出现的关键的一节，我称之为——

塑料杯子理论

过去，我曾开过一二次晚会，我从来还没有听到人们抱怨我提供的食品、酒水和娱乐不好的。但是，有一次，就在开晚会之前，我碰巧在跟一位年轻妇女约会，她这人很讲规矩，也有很强的礼仪意识。虽然她本人从来都没有机会开一次晚会，但是，她明白所有合适的事情。因为上次我用了塑料杯子，她严厉申斥我，还说“：你没有品味。”我争辩(立即显示出我的愚蠢之处)说，首先，大部分活动都将在户外进行，用不太容易碎的杯子实际得多，其次，端酒水的服务生也没有必要再去清洗它们了。不过，最重要的是，我推想，假如有人因为我做了无法想像的事情——使用旧塑料杯子——而觉得我没有品味，那他／她就是我再也不想在自己家里见到的人。

就这件关键的话题争辩了好几个星期以后（这表明我们要谈的话很少），我最终到了考虑是否作出租用一些漂亮的玻璃杯子的决定的边缘。我的晚会将于星期天开始，因此，到星期五下午，我还在犹豫当中。走运的是，我决定把最后的决定放到星期六早晨再做。

当天晚上，我去了另外一个聚会，这次是在洛杉矶最富有和最著名的一个人的富丽堂皇的家里进行的。这位特别的名人并没有按照严格意义上的晚会来做。他的聚会仅仅是指一种罗马式的招待，有好几百位朋友应邀去欣赏奢华的东西和娱乐。那是一次典雅的聚会，有葡萄酒、烈酒和无法描述的种种好东西，每一个细节都展示出良好的品味——但是，在琳琅满目的精品当中，我充血的眼睛看到了什么？塑料杯子！那个人疯了吗？他没有品味吗？

但事情远非如此。更有可能的情况是，那只是一个简单

的事情,因为他得出的结论是,塑料杯子更实际一些,因为塑料杯子摔不破，端酒水的服务生不需要浪费时间去清洗，最重要的是,任何不喜欢利用塑料杯子的人,下次欢迎他／她到别处进餐。

不用说,星期天我用了塑料杯子。但是,我的老天。我的事情到此为止。看看你自己的情形吧。古老的传统与习俗的钟声响起时，你是否立即做出生硬的响应？你是否在生活中大摇大摆地使用非理性的“玻璃杯子”，而没有使用理性的“塑料”杯子？如果是这样,坚持认为你要按传统的方式行事的人，是否愿意在杯子摔碎时付钱？我可以肯定他们不会付钱。你才是付钱的人。

并不存在说你必须按人为的规则办事的自然法则，只要你不妨碍别人的事情就行。理智并不是由努力迎合一些观点,以支持长久存在的传统构成的。反过来,应该利用自己的力量去寻找新的理由，以替代旧有的错误，要通过逻辑的力量寻找到真理。打破你的习惯与传统牢笼上的铁条，体会理智世界广阔天地里的自由，这是令人激动和有回报的经验。

通过顺从形成的威胁

通过顺从形成的威胁，是通过习惯与传统形成的威胁的衍生品种。当你坚持行事的旧方法时,或者当你受到威胁,只好顺应一种潮流时，当你因为一种思想获得了广泛的接受而加以接受时，或者当你看到最新的一些东西因而紧追不舍时，你就是在顺应。如果你做某件事情仅仅因为别人都在做，那你就是在顺应潮流。你受到了威胁,采取了某些行动,因为你担心自己游走于羊群之外。

按照通常的方式行事本没有什么大错。某些东西流行起

来，并不能说明它是好还是坏，它只表明更多的人在做那件事情,穿那种衣服,或者说那种话。如果你理性地决定采取不同的行动，那也不一定会使你成为一个很坏的人，或者愚蠢的人，或者发疯的人。它只意味着你与众不同。

羊群本能是我们所有人身上都有的，它使我们顺应一种自然的趋向。但是,这样做不一定符合你的长期利益。人们一时可能会嘲笑你,但是,他们最终也许会崇拜你,因为你有勇气做正确的事情。

避免因为某件事情正在流行中就去做的天生的倾向。当时从众跟潮可能觉得更容易一些，但长期来说代价可能就很高了。顺应就跟最小阻力路线一样，有可能会导致沉重的代价。长期的代价也许就是缺乏自尊了。

千胞胎

关于曼哈顿海滩的社会情形，我已经听说很多了，因此曾开车去调查一番。我从沙滩里走过，到了一张排球网跟前，使劲吮了吮自己的指头，把个溜溜球玩得飞转，结果感到很是困惑。那就跟一场很怪的梦一样，好像自己踏上了极远的一处星球。

就在那边，在曼哈顿的海滩上，我看到他们了：千胞胎。看起来就好像有一千个双生兄弟，都是右手拿着施利茨啤酒站在那边。他们个子都长得很高，有很平实和多肌肉的腹部，身上有晒斑，当然还有金黄的头发一直披到肩上。就在他们长长的披发的正面，一个角度正好合适的地方，就跟我们大家已经猜到的一样，架着一幅太阳镜，那种谁都没有戴过的太阳镜。

不，这可不是广告片。这些小伙子并没有搞他们能够享



“谢谢小费,傻子。你能肯定自己付得起小费吗？”

受的那种活动，他们在专心摆弄一种“很酷的”姿势，确保他们的太阳镜不会因此而落下来。围坐在周围的姑娘们不是很漂亮，也没有微笑。他不仅仅感到困惑，我还感到压抑。哪怕我能够在自己的额头上平衡一把太阳镜，那也没有我能够挤进去的机会。我的头发不是金黄色，我的腹部也不平整，我不喜欢啤酒，我知道我也无法在自己的龟背上晒出什么晒斑来。

我从沙滩往回走，到汽车旁边去，途中还回头望了一眼，又把自己带的溜溜球玩了几圈，心想“妙……真是妙极了。”

这是多么美妙的一种生活啊，属于千胞胎的生活。许多没有回答出来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什么样的妇女才能生出千胞胎孩子？到了晚上，他们如何知道自己走对了家门？如果他们的太阳镜落下来摔破了，他们会被流放到雷东多海滩去吗？啊，顺应的代价。

我那当乘客的母亲

航空公司应该给我母亲特别的票价，因为她是模范乘客，就跟一些保险公司对有良好开车纪录的人要求较低的保险费一样。

谈到顺应的事情，我母亲坐飞机跨过几个国家，中途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她不朝右看，也不朝左看，她的眼睛直视着前面，以确保飞行员的眼睛始终盯着前面的路线。她从来不违反联邦管理规定，不做一些危险的事情，比如飞机起飞的时候拿出手提箱来，着陆之前的 15 分钟内也不将自己的座椅调到笔直的位置。

空姐最终给她端来一杯咖啡的时候（正常时间，旅客完成餐食后的五分钟内），母亲不仅仅谢谢她，而且还无一例外

地转头跟父亲说一句话，就跟过后想起来的话一样——“她是多么可爱的一位女士。”母亲发誓,去卫生间之前她再也不请求同意了,但是,父亲说,离开卫生间之前,她仍然会侦查整个卫生间，因为镜子上有贴签，提醒她为下一位旅客考虑。

我母亲真像是一个可爱的女人，但是，说到底还是一个顺应者。说到保持在线上的事情，她不知道如何能够脱离限定去行动。我觉得,航空公司、银行或超市至少也应该给她发一块奖牌。许多人试过，但很少有人在顺应的程度上接近她。

设备齐全的顺应工厂

你想过为什么银行有那么多钱吗？那是因为银行是最高意义上的设备齐全的顺应工厂。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总在奇怪,银行到底是干什么的。我知道它们并不借钱,因此,它们真正的功能在我看来是一个巨大的谜团。银行就跟一台巨型核反应堆一样，它不将原子转换成核分子，而是把活人变成机器人。下次你到银行去(也许让他们利用你的钱,在经常帐户上无利息地利用你的钱)的时候,四处看一看。那里也有很多千胞胎，已经脱去了他们的浴衣，然后被迫谋一份生活。没有平整的腹部,没有晒斑,也没有啤酒,但他们都穿一样的衣服,做同样的动作,说一样的话。他们在出纳笼后面开始,用娴熟的手法叠钱数钱,而且,如果你走运的话,最终还会看到很便宜但很新的木桌子，边角齐整，有闪闪发光的金属桌腿。他们就在那里每周工作五天，每天都在完善他们真正的功能——说‘不’的艺术。

而且这办法还管用——对银行有用。但是，曾经也是人

类的那些机器人呢？

通过口号的威胁

我说的口号是指任何一句短语、一句谚语或习惯说法——新的旧的都算——目的是要从听到者那里得到很积极的响应。

不管口号原来的目的用你的标准来看是好还是坏，对于这些实际上存在的所有的口号，一些人试图利用它们当作一种观点的基础，这种行为都是非理性的。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想让你归入队伍里面。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乔治 · 奥威尔的惊人小说《1984》里面就有这么一句口号，说里面的‘大兄弟’说的。这个口号的原意是要进入非理性口号的最高境界。奥威尔表明，人是可以让他相信任何东西的，只要让他经常听见这样的口号就行。在《1984》中，通过受到传统意义上政府力量支持的口号，所有公民都被鞭子抽进队伍里面去，顺应了，到最后他们都没有自己的思想了，他们随时准备接受任何一句口号，并把口号当成事实。

当然，政府是通过口号进行威胁的大师，这很简单，因为它们有钱，有人力，而且在需要的时候还有钱来支持自己。在我看来，对美国公众喊出来的最有威胁性的政府口号，当数 J. F. 肯尼迪：“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 要问你能够为这个国家做什么。”那张脸长得极漂亮，他的性格也逗人喜欢，那种微笑无法阻挡，但他的话让我感到害怕。



“妙……真是妙极了。”

我们来分析这句隐藏得极漂亮的口号吧，仔细地看，用逻辑来分析。首先，什么是国家？国家是一个地理区划，在美国，国家是由约两亿人构成。我从来都没有请求过两亿人民为我做点什么事情，除开请求他们不要妨碍我过平静生活的权利。问自己能够为国家做点什么？这是不是意味着问这两亿多人当中的每一个人能够为他做点什么？

不，当用到国家这个词的时候，个人不是肯尼迪或其他任何一个政客心里所想的东西。一个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在政治环境当中，它可以翻译成"处在权利位置的人"。那么，根据翻译过来的形式重新说一遍，这句话就变成了——"不要问处在权利位置上的人能够为你们做什么，应该问问他们能够为处在权利位置上的人做什么。"如果用其真实的形式表达出来，你不会希望很快地做出回应，是不是？反过来，你可能会因为难以置信而发出大笑。

从这个角度看，政府骗局每年都在继续，慢慢地继续，但肯定能够使很多人相信地狱即天堂，因为他们有很多含糊不清或者无意义的用语和口号："社会"的益处、你对"国家"的责任、"总体的"福利。

"众生平等"如何平等？这句话里面包含明显的荒谬，我不想解释它，以免看轻了各位的智力。

"人多力量大"也许吧，但是，我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我行动之前不去询问别人的看法，反而能更好地把握自身。

"省一分钱等于挣来一分钱"这话是谁发明的？是美国储蓄及贷款协会吗？省下一分钱就少一分钱的快乐，或者说，省下来的一分钱也没有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事实是，如果你存钱，你什么东西也没有挣到。如果钱放到银行里，或者存起来，或者贷出去，你最后会损失掉。你的利率几乎总是比通

胀率低。

“ 不要烧掉太多燃料 ”：你立即会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准，因为你降低了自己的燃料消耗，不是吗？但是，你当真把握了世界范围的燃料情形的第一手资料吗？或者你是从报纸上看到的？你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燃料公司或政府有可能别有用心，他们是在用口号淹没你，从而让你做出牺牲？

“ 只要不伤人，能奉献就奉献 ”：伤及谁？伤到什么程度？为什么？

永远不要让自己受到口号的威胁。不管原来的意思根据你的标准是好还是坏，这都没有太大关系。口号不是采取行动的有效理由，也不是不采取行动的有效理由。一个理性的人会把自己的行动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一句口号真正的目标是要让你归队，防止你为自己着想。

通过内疚形成的威胁

注意到各种各样的威胁是如何联系在一起了吗？有人想要你顺应他的思维方式，因此他在你头上贴一句口号。通过口号和其他一些武器，他希望刺激起你的内疚感，因此而刺激你做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

内疚是你不必要去忍受的一种思想状态。经过理性的分析，你必需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一切都要经过你自己的思考。做好决定以后，你就没有理由因为别人根据他们的标准而觉得你的行为不适当而感觉内疚了。

如果你当真参与了一个行为，而后来你发现这个行为根据你自己的标准也是错误的，那么，内疚也不是解决办法。如果事情处在恰当的状态，你可以做出合适的道歉，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思，一次性说清楚。你是一个人，你必须接受这样的

事实：你不是一个完人。跟我们所有人一样，你也会犯错误。不管你的错误有多么严重，简单的逻辑告诉你，内疚的心理状态根本与事无补。最实际的解决办法是要记住吸取的教训，然后忘记你的错误，集中精力提醒自己下次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折磨的游戏

如果一开始就没有出现什么在你的生活当中给你添乱，那么，有很多人也许无法找到机会让你钻进他们编制的内疚笼子。许多人掌握了一种非常离奇的特殊手段，可以不请自来，强行进入你的私生活。恩里克·霍法尔解释说“：一个人自己的生活如果值得他去料理的话，他就不会去管别人家的私事。如果自家门前的雪不值得他去扫，他就会放着自家门前的雪不扫,而去管一管他人瓦上的霜。”我们已经揭穿的绝对道德家，就是这样一种没完没了的好管闲事的人。如果你这人爱感到内疚，那只有上帝能够帮助你了。绝对道德家会缠住你，就跟秃鹫盯住沙漠上的死尸一样。

关于绝对道德家，最可怕的现实在于，因为他相信他的道德观对人人都适用，因此，他可以证明自己所用的任何一个方法都是有道理的，都是将别人的思想转换成他自己的思想所必需的。自然的,在打扰别人生活的事情上面,他不会让自己受到任何一种束缚。他是通过内疚来威胁人们自动顺从的大师。

你睁开眼便能看到这样的人。他是自任的法律监管者，就是如果你不小心闯了黄灯之后，跟在后面挥舞拳头，大吹喇叭，让整个街区都听得到的那种人。确保你明白自己已经触犯了一项法律，这就是他的道德责任。

“能源危机”是他的作恶工具箱里的另一件武器。如果你浪费了燃料，不要以为可以躲得过去，他总在监视着你，总在保护公众的利益，不允许任何一个违法者危害公众利益。

有一天，他在我家屋外看见我整晚上都开着汽车大灯。他不是正面跟我来谈，而是在我的邮箱里留下了一篇报纸上的文章。那篇剪报催促公民牺牲掉自己对电力的利用，因为马上会有能源危机出现。如果这位特别的绝对道德家相信很快便会出现能源危机，并想为节约能源有所贡献时，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也不能够说他自己用电并不节省。要我来说的话，他要是拔掉了自家的冰箱或电炉插头，我就不会反对什么。但是，他的地平线却是极远的，根本不在乎这么一点点要求。如果他不能够在别人身上强迫形成这样的结论（这结论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误的），那他就觉得自己不是在完整地覆行自己的职责。

道德是极具个人特色的一件事情，别人不能够为你确定道德规范。在你自己的道德规范方面，你才是做出决定的人，你可以利用诚实和理性的方法，但永远不能让别人的意见在自己心 里产生内疚。因为那恰恰会是：他的主张。

自以为是者的自我旅行

自以为是的人有很大的问题。可笑的在于，当一个人自以为处处正确的时候，假如你觉得，在他的圣人打扮后面一定有某种内疚的意识在作怪，那你多半是站在安全的立场上。你看到的和你得到的有可能完全不同，跟梭罗说的一样：“对一个有德行的人来说,共有九百九十九个支持他的人。”如果有人让你感觉低于他的标准，从而使你产生内疚，并以这样的方式宣称自己的美德，那你一定要小心。

其他形式的内疚垃圾

有些人能够玩出很多内疚游戏来，数不胜数。别人希望你能够承担起来的负担多得无法想像，而且没有一个完。

缺口一旦打开，有很多人会乐于批评你，抱怨你，他们的工作丢了怨你，他们错过了找到更好工作的机会也怨你。不要随便就接受批评，也不要随便就接受别人的抱怨，而且，不管有没有理由，千万不要浪费时间去感到内疚。如果你不内疚，跳过道歉这一说法，把它忘得干干净净的。

你必须克服恐惧心理，不要因为没有按照别人说的做就怕别人来谴责你。不要因为有人觉得你应该承担责任，就去承担责任。清除“人障”时，一个重要的规则必须要记住：

学会礼貌和悦耳地说不，但是，要立即说，说得很背定。

最重要的是，不要因为要为自己着想就感到内疚。反过来，要确保你的行为尽量与为自己着想保持一致。如果你允许别人让你感到内疚，从而消耗你的精力，那你就会减少获取更幸福生活的机会。

哦，还有一件事。应确保你自己不要让别人感到内疚，这样做会伤害到两方面的人。谁也不欠你什么。

通过诽谤进行的威胁

> 如果你周围所有的人都低下了自己的头，而且都为此而抱怨你的时候，
>
> 你还能够抬起自己的头……

如果你不明白原告的神经症，诽谤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威胁性的工具。因为人类的确具有不同程度的令人不快的一些

特点，比如嫉妒、仇恨、虐待心理和残忍的一面，像诽谤这样的工具就在宣泄感情上面派上了很大的用场。

你讲的真话会被流氓扭曲，用来诱捕一些愚蠢的人，
如果你能忍受这样的事情的话……

当有人想扭曲你的话，改变你的意思，或者把你的意图说成另外的样子，你本能地希望冲出去捍卫自己的权利。人都有一种天生的倾向，希望向世界证明，别人说你的一些话都是错误的。为了把这种可怕的针对你而来的谬误纠正过来，其他的一切都变成了次要的事情。当你的情绪到达这个阶段的时候，诽谤就获胜了。

为什么有人想伤害你呢？可能存在无数多的理由。他有可能嫉妒你，因为你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有可能因为自己的生活过得不如意而感到挫折，他有可能很不幸，结果养成了仇恨、虐待或残忍的特征，而且到了非常可怕的程度。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对你产生的效果会是一样的，假如你对于这样的流言蜚语失去抵抗能力的话。当你开始分析折磨自己的对手的意图时，你已经朝错误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或者，当你被人记恨的时候，不要让仇恨占据了你的心……

有时候，仇恨是很令人害怕的。对于一个只管自己的事情，也只关心自己的幸福的人来说，仇恨造成的后果有时候会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帕斯卡尔坚持认为，人类的天性就是彼此仇恨。虽然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但是，我能够明白他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你在人生的路上会碰到很多非理性的

人，他们表达出来的仇恨有时候是令人惊异的。因为能力不足、内疚和失败，更不用提“自我牺牲”，很多人的心里产生了无限的怨恨情绪，因此，一些神经症患者有时候会觉得他只能通过仇恨来发泄自己的挫折感。

有一次，我在迈阿密做脱口秀，一位妇女打电话进来，告诉我她有什么想法。她在电话里发了大约五分钟的牢骚，是怨气冲天的那种口气，讲她有多么幸福，说她一辈子都在帮助别人，但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利益。她大声呵斥我，说我是个自私的人，并坚持认为我不可能是个幸福的人。

当她疾风暴雨般的牢骚发完之后，我轻轻告诉她说，我无法把她讲出来的任何一句话拿出来讨论，因为事情很明显，主持人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女人。主持人接着就切断了电话，“对话”结束了。但是，很难忘记那位妇女声音里面发出来的撒旦一样的仇恨。她做的惟一的一件事情就是确认了我的担心，世界上有很多人内心里包藏有很深的仇恨，但因为别人的成功而更加激怒了。

或者，有人对你撒谎，也不要去管撒谎的事情……

最难下咽的一种诽谤是公然撒谎。那就如同被牛顶了一样。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会让你一下子失去平衡，经常会让你不知道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关于公然撒谎的事情，最难的一面在于这样一个可怕的现实：总有一些人相信这样的谎言，还有一些人至少部分相信它(无风不起浪)。因此，作为一种武器，它是具备一定杀伤力的。但是，如果你不吃那一套，这种谎言的力量就会大幅下降了。谎言的效果是临时的，哪怕在非理性的人那里也是如此，除非你与其合作，使谎言总处在引人注目的位置上。对于

理性的人来说，自己就是唯一需要认真对待的人，这样，谎言的作用就不会超过不受事实支持的其他说法。

要面对现实，你有可能会被人诽谤，时不时都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如果你感觉有必要捍卫自己，要反击一个谎言，最好的办法就是首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在冷静下来的时候，分析涉及的所有因素。理性地把事情想清楚之后，把捍卫自己的话清楚、明白、简单地说出来，但只说给你信得过的人听。不要使用肮脏的字眼，也不要使用什么都包括的字眼，因为这样反而会带来相反的结果，最后只会使别人不相信你所说的话。无关的话和重复的话不要说。谎言的毁灭作用在你所关心的人眼里会有多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自己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这不是说要把另一面脸也伸出去给人打，而是说，我们要做最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感觉被迫在自己认识的所有人面前揭穿谎言，那是在把谎言当回事。如果真的必须认真对待谎言，用太偏激的字眼反而容易落入上述那位“抗议女士”的俗套。

永远不要挺身而出

由于人类看来天生就有制造诽谤事件的天赋，因此，不要给他们增添燃料，不要犯这样推波助澜的错误。我认识一些人，他们主动透露出不利于自己的一些消极因素，就好像他们有死亡冲动一样。外面的烂苹果已经让一些人相信关于我的谎言了,因此,我慢慢地,但确切地掌握了——

自控理论

说得简单一些，不要当众脱衣服，不要把自己的问题挂在衬衣袖口上。永远不要无偿地提供任何东西给一些潜在的诽谤者。让他自己去撒他的谎，让他去费尽力气挖掘不利于你的一些材料，但不要让他干得太顺手。不要主动拿出关于自己的一些信息，因为一些神经症诽谤者会用来做不利于你的事情。

不要受其牵制

如果你当前安排好的每件事情都进展得很顺利，不要让诽谤或错误的申诉使你分心。如果你处事不顺，那你就处在最没有精力处理诽谤者的谎言的地位上。最确切的失败之路，就是你让自己的耳朵总支得高高的，听那些谣言烦你，从而使谣言最终得逞。这样的谣言垃圾总会透过各种渠道渗进去，因为留在顶层的人总会敏捷地抛弃这类东西。

来日方长，这是未来的宏观经济法则，时间长了，你做的一切都会得到同样的回报。最后，你做了什么就得到什么，不多也不少。我看到很多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因为学会了当一个耐心的人。我称这个现象为——

保龄球自动服务机理论

生活就如同保龄球馆里的一个巨大的保龄球，数十亿的人都降格到了保龄球的地位。在最后的分析当中，保龄球自动服务机将我们抖落到合适的槽中，我们该到哪里就到哪里。如果你当前处在自己不喜欢的一个槽口中，我建议你开始采取必要的措施，让自己进入更喜欢的一个位置，以免保龄球自动服务机将你夹到了固定的一个位置。

努力工作，不要理会人们不小心踢起来的一些尘土。他们会在保龄球自动服务机的夹子里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你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位置。同时，应该把精力集中在为自己着想的事情上面。

通过归类与贴标签形成的威胁

人们有一个习惯，喜欢将大量的人归入假想的类别当中。“政府”、“人民”、“社会”都是一些典型的例子。这些东西都是抽象的概念，本身并无任何特征。但是，每一个类别当中的单个的人却是有自己特征的，而且重要的是要明白，没有哪两个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如果事情不是这样的，生活就会是非常无聊的一件事情了。

不要轻易给人归类或贴上标签，也不要受到这么做的那些人的威胁。当一个人告诉你说他“喜欢人”的时候，他的话里面并没有实际的意义。他喜欢一些人，超过喜欢另外一些人。你告诉我有哪位所谓的圣人喜欢“所有人”吧，我会很高兴地介绍他认识几个人，这些人会让他的圣人地位受到严竣挑战。

团体并没有什么性质，人才有品性。如果你给某个人贴上团体标签，对他对你自己都不公平。你在欺骗自己，故意对他作为一个独特的人所具备的东西视而不见。

归类的终极非理性

给一些人贴上标签做起来很方便，这是因为这么做就很容易沉迷于非理性的仇恨当中。当你让顽固与诽谤结合起来的时候，你会变得最缺少理性，也会成为所有武器当中最危

险的一种。没有自尊的人需要找到几只替罪羊。如果他们能够在别人身上撒气，那他们就不需要寻找自身有什么原因了。

总会有偏见存在。野蛮人这个词可以一路回溯到梵文，在那里,野蛮人被翻译成‘ 口吃者 ’。换句话说 ,如果一个人不讲我们的语言，做事也不是我们行事的样子，那他就是个口吃者 ,也就是一个无知的人。

因为在最初，不同的种族之间缺少沟通，大部分顽固的思想都基于宗教。你不是一个人 ,你是一个犹太人 ,你是一个基督徒 ,或者是异教徒。那么 ,你也许曾是一个女人 ,这自动地给你加上一些你本没有的一些特征。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学者 ,他认为妇女(这个词包括数以百万计的不同的个体)具备不完全的推理能力，她们的天性大部分情况下属于次等的。根据他的判断：“ 如果一个男子的勇气没有一个女子的勇气大，那他就会被认为是一个懦夫。 ”

文明的进展

无数的世纪过去了，世界越来越小，一头撞入有不同生理特征的人群机会也在增加。虽然数以百万计的人仍然保留着归类和贴标签的非理性方法的习惯，但是，不同肤色的现象使人类寻找替罪羊的游戏玩起来更简单。一个有次等感觉和心中有不平之气的人，发现自己仇恨一群人是很容易的。

早在 1758 年，瑞士著名的植物学家卡尔 · 冯 · 林奈就得出了关于所有黑人的‘ 科学事实 ’。为了找到一个办法对所有已知的生物分类—— 这实际上成为现代生物学的支柱——林奈‘ 科学地 ’描述了非洲黑人 ,说他们‘ 诡计多端、懒惰、粗心大意和被一些怪念头左右 ’。因为旁边插有科学的大

旗，因此，种族歧视就得到了一丝受人尊重的气氛。

后来，在自由的国土和勇敢者的家园，各种非理性的事情继续发生，从而确证了林奈的科学判断。1857 年，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坦雷做出著名的德莱德·斯哥特决定，他推断说，黑人“没有白人需要尊重的权利”。

然后，就出现了阿比案。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我们的历史从来不把一些事情的真相告诉我们。林肯在他与史迪芬·道格拉斯进行的一系列知名度极高的辩论当中说：

> 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支持以任何一种方式为白人和黑人带来社会和政治上的平等……必须有优等和次等的位置存在，而且我跟任何一个人一样支持把优等人的地位分派给白人种族。

这位总统只不过是直话直说罢了

但是，并非为黑人准备下了什么好东西。你只需要与众不同便可成为一个团体当中没有脸面和没有头脑的成员。曾几何时，一些总统终于明白，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当第二类的人安全得多，但在这样的日子到来之前，泰德·罗斯福可爱地宣称：

> 我并不想把话说得太绝，我不觉得唯一好的印第安人就是已经死掉的那些印第安人，我相信，十个印第安人当中有九个是好人，而且我也不想仔细研究第十个印第安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最恶毒的牛仔拥有的道德原则比印第安人平均水平还多。

谢天谢地，明确命运仍然存在，否则，人们一定会觉得泰德有偏见。

如果林奈知道

所有这些非理性的归类和贴签行为当中，最幽默的一面是，有人推测，所有人类最初都是黑人。许多人类学家相信，智人是在非洲的某个地方进化出来的，种族间的不同是在各个分支迁移到热带以外的地区以后形成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林奈的天性就是一个诡计多端的、懒惰的、粗心大意的和被一些怪念头左右的人。你我也都是一样。除开一些政客以外，给某些人类贴上标签看起来难道不是很荒谬的事情？

为什么给自己贴上标签？

习俗和传统的洗脑工作,教会我们要‘为遗产自豪’。但为什么呢？你不仅仅跟自己祖先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你也并不认识他们。你的祖先完成的伟业，并不会变成你帽子里面的羽毛，你应该为你自己是谁而自豪。如果你的曾祖父是一个虐待儿童者，或者是一个马贼，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这不会影响我对你作为一个人类的看法。

西德尼 · 帝迪埃在《猜猜谁要来吃晚饭》中的一次私人对话中，想让他的父亲明白给自己贴上标签的非理性。旁迪埃说“:你觉得自己是个有色人种,我觉得我自己是个人。”

把自己看成一个人,而不是黑人,不是犹太人,不是共和党人，也不是美国人。你愿意跟这个团体当中的任何一些人的特征混为一团吗？

不要被一些思想顽固的人所威胁。不要对任何一个人抱

非理性的立场，不要因为他的种族、宗教或其他一些不相关的因素而歧视一个人，因为你担心自己可能不会为同伴所接纳。如果你的同伴不接纳那些拒绝玩归类和贴标签游戏的人，那么，唯一的办法就不是讨他们的喜欢了，而是要去找新的同伴。

通过暴力形成的威胁

通过诽谤和贴标签形成的威胁的终极表现形式,就是通过暴力形成的威胁——促使一个人因为担心生理伤害而采取某种行动。跟在所有形式的威胁当中一样，这样的担心可能是有根据的，也有可能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要为自己着想，你就必须学会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区分。

你也许不相信法律是合乎道德的，但是，遵守法律还是明智的，因为如果你不遵守法律，则要理性地担心自己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法律本身并不会使一些人回到正轨上来(除非通过一些威胁性的口号,比如"你的责任""守法公民"等），是暴力的威胁——法律后面的枪械——在产生作用。因此，如果你觉得自己被逮住的可能性极高，惩罚也会相当严厉，那么，遵守不道德的法律还是相当理性的行为。

当然,有不同程度的暴力存在着,因此,你必须在确定真正的威胁方面非常熟练。我六岁的时候，有一条狗跟在我身后到了学校，狗鼻子都伸到我的午餐里面去了。因为父母曾告诉我说，所有的狗都有狂犬病，所以，我只好大步前进，结果发现这只威胁人的四条腿的野兽竟然大步跟在我的身后狂追起来。事情一点也不用怀疑了：他是个威胁者，而我只是个被威胁的人。我扔下自己的棕纸袋，让那条狗大饱一顿，接着狂奔到了学校。今天，我只会简单地朝那条狗大吼一声，它

就会朝另外的方向窜去，寻找更容易到手的东西了。但在当时，我被一阵没有道理的担心威胁住了。

强硬者

你时不时可能会遇上一个具备人类特点的很怪的东西，就叫强硬者。这种人要么因为生理自大的错觉而受苦，要么脑袋里面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展示“强硬”就能赢得尊敬和崇拜。这是一种危险的病症，也不是你有能力沉醉其中的。应该用你的智力。你要意识到，当强硬者想刺激你打斗一场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三种事情：要么你受伤（这肯定不好）要么他受伤(这也不会让你感到愉快),或者你们两个人都受伤（这表明双方都输掉了）。这样的办法很少是你愿意称其为有吸引力的选择的。最重要的是，在有理智的人眼里看来，你们两方都是傻瓜。

在我看来，如果做强硬者很重要，那么，恐龙不仅仅在今天统治着地球，而且，它们还会是非常有钱的一些人。很明显，生理力量并不是你可以浪费时间去增强的，因为这跟你追求幸福的行为没有什么关系。不要以生理力量来威胁别人，如果有人病到了想在你身上展示一下体力的程度，那就不要跟这样的人计较，也不要受你知道并不处在可以使用暴力位置上的人的威胁。如果你想追求几近完美的为自我着想的生活，那就不要受到生理对抗的威胁。这不是理性的行为，也不值。

清扫房间

我觉得，我们已经在人类所具有的消极特点上面，花了

足够多的功夫了，我们应该能够明白，为什么清除“人障”对于为自己着想是非常重要的了。虽然你也许因为我们仔细研究过的一些人性特点而感到震惊，但是，事实仍然存在着，我们只是解剖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你我都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一个单子，哪怕我们花一辈子的时间去研究它。就我们的目的来说，也没有必要这么做。如果我们已经谈到过的那些特征引起了你的共鸣，那你就处在了这样一个位置上，可以确定一些可行的指导原则，知道如何处理一个人想在你身上尝试的任何一种威胁行为。

你也许没有意识到，但是，你自己拥有一件武器可以供你使用，你可以一把解除他们所有的武装：不理他。

抗神经症理论

对于正常人，他们所说的所有神经症的话，和所做的神经症的行为，都可以置之不理。对于有神经症的人，他们说的所有话和做的所有事情也可以置之不理。如果即使你坚持不理他，一个神经症患者仍坚持自己的行为，那就采取迅速和积极的行动，一次性使其从你生活当中永远消失。

你并没有责任去处理非理性者的事情。你不需要为了保持宁静而接受贴标签或威胁行为。你有权利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只要你并没有妨碍别人就行。但是，如果你让别人来妨碍你，你的生活就会充满挫折，越来越糟糕。

谈话，争论和／或乞求，在非理性的人那里都不管用。想通过逻辑理由来说服他们只会让你精力耗尽。跟非理性的人打交道是一种无法取胜的情形。如果他们的思维游戏玩得熟，你还经常会发现自己处在两难境地中——“做也不好，不做也不好。”应该尽全力避免无法取胜的情形。当有人从四周

围住你,以非理性的观点来纠缠你的时候,不要挺身迎接。应该从顶层逃走,假如必要的话,但是,一定要逃走。如果你转向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有麻烦，那你就处在一个无法取胜的境地里了。

可笑的是，肯定会竖敌的一条路就是让一些有神经症的人继续留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如果你跟非理性的人进行争论,那你就是在邀请敌人。如果你不理他们,他可能会继续叫嚣一阵子,但最终还是会走开,根本不再纠缠你了。他更愿意去注意愿意浪费时间跟他争论的人。

完全不理

忽视不理并不只是指拒绝承认某个想骚扰你的人。忽视是指完全不理,不理他说的话,不理他的行为,不理他本人。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一种人，他的成功叫人如此难以相信，使你产生一股强烈的冲动，想拿起电话向你认识的差不多所有人描述那些难以相信的细节？而另外有一种人却会有神经症一样的行为，会让你感到非常恼火，你想冲到街上去对你认识的所有人详细描述这样的事情。你碰到过这样的人吗？

如果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叫人那么难以相信，那就是不必向所有人解释的足够的理由。你只会进一步让自己的情形变得更为严重。稍加分析你便可以看出，如果真是那么难以置信,别人也不会理解的。处理这类事情的理性办法是不理。当你的本能是要咆哮出来，是要狂叫一通，是要让自己变成一个疯子，那就很难让你的嘴闭紧，也无法让你彻底忘记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能够做到的话,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 :早晨起来你会很喜欢自己的。

如果他们不让你不理他们呢？

如果一个制造麻烦的人拒绝别人不理他，那你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想个折中办法行不行？或者，是不是最好谈一谈，直到双方同意谁是对的？

你当然明白，什么都不干显然不是办法，因为，要为自己着想，人们就得花力气，原地不动会使你成为容易被击中的目标，会等着别人来控制自己。我们来看看另外两个选择吧。

折　中

如果你想确保一个人会继续对你进行非理性的行为，那你为鼓励他而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对他的神经症做出妥协。我们来引述前面提到的一个例子，如果你回答一个基于错误前提的问题，以此作为‘折中’手段，那你就是在屈服，你在咬钩。你给了那个人以希望，因为你承认了他的前提。

鼓励非理性行为的问题在于，它仅仅会把不可避免的时候推到以后，一直等到你非得划一条线不可的时候。跟所有把永久解决办法推到以后的问题一样，当这个时刻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事情更难办了，因为时间的推移会给神经症患者一个产生错觉的机会，以为他的观点里面有什么道理。

辩　论

如果你是在跟一个有推理能力的人打交道，那么，第二个选择，也就是把事情谈清楚的办法是最好的。如果事情只是讨论一下，那么，讨论本身并无过错。但是，如果一场讨论

进入了一场僵局,或者对方拒绝利用逻辑,那么,你就开始进入到辩论的危险区了。而这样的辩论就是一场在无用性方面的练习。辩论进场的时候，就是你提示出场的时候了。

使用讨论这个词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指镇静、理性和口头上的事实双向检查。我所说的辩论，是指词语非理性的交换，至少一方要么紧抱住错误的前提不放，试图利用一些口号、无所不包的大话或诽谤性的字眼作为某种“证据”,要么就是用粗俗和高声的腔调吼叫，就好像他相信这样一来就可以提取某些事实一样。威胁者喜欢辩论,因为通过辩论,所有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辩论使受伤的神经症患者产生了希望。这是一个神奇的通道,错觉可以在其中形成,而逻辑和理智根本就不能够在里面生存。

职业辩论者可以在你的鼻子底下挂上一根无法抵挡的罗卜。你有可能说一些极没有逻辑的话，你很难避开证明他是错误的诱惑。但是,等一等,对他来说,那只是一种辩术。由于他并不想利用逻辑，也不承认现实，他将避开你的推论陷阱，从一个没有根据的前提跳到另一个没有根据的前提上去。

要想避开通过辩论来威胁你的人，那是需要有一定的自律精神的。但是,你第一次对一个荒谬的情形背过身去,然后一把走开，你马上就会体验到惊人的自尊感，这样的自尊感只能够从这样的知情当中产生：你知道自己拒绝拿一个非理性的声明当回事。

最后的解决办法

如果不理、拒绝妥协和拒绝辩论都不足以赶走一个非理性的人，如果这样一只害虫继续嗡嗡乱叫，想找到更绿的一

块草地,那么,你就只剩下惟一的一个选择了:从自己的生活当中完全彻底地根除这样一只害虫。

这话的意思是说，你必须有胆量预测到一种危机的到来。你必须有勇气面对他，用一种文明但直截了当的办法面对他，把你自己的愿望说得清清楚楚的。如果他对你施以漫骂,不要回嘴。如果他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因此而希望诉诸武力,拒绝参与——哪怕他比你矮去一个头。用镇定、文明、理智和坚定的态度表明自己的立场，而且尽量显得轻松一些。然后给自己找个借口,一走了之。只要你让神经症患者留在自己生活里面，你就会而且成为一个受害者的危险，这样的危险叫作——

“我是发了疯／但你是个明白人”理论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想与一个非理性的人保持很长时间的关系,你开始产生怀疑的一天总会到来,你会觉得,白天到底是不是真的就不是黑夜，2 加 2 到底是不是真的就不等于 5。如果有足够长的时间，一个非理性的人可以让你去想，你才是发了疯的人。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你能想像出比这样的事情更可怕的一场恶梦吗？你发现自己在笼子里狠命摇着铁栏杆，一个神经病患者在外面朝你扔花生，而这个神经病患者就是你允许他留在自己生活当中的人。

当你从自己的私人世界里消除掉这样一个恼火的人，你就想出了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一个疗方。幽默以待(妥协)只是短期的修补行为——等同于吃一片阿斯匹林。如果处理得当，神经症患者不仅仅会远你而去，而且还有可能完全忘记你。就因为你让你留下来，并想让他通过事实和逻辑而‘看到亮光”,他才不会忘记你的。

请记住：只要你不再让别人烦你，别人才不会再来烦你。

有他们你无法活，没有他们你也不能活

如果你能把所有人全都赶出你的生活，那当然会容易得多，但是，这显然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选择。人生下来并不是要过隐居生活的。事实是，许多人都有很多优良的品质可以拿出来的，他们可以给你的幸福增加很多内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允许任何人进入你所拥有的宝贵的生活。有些人持续不断地给你的生活制造麻烦，那你就应该让他们走得远远的。而那些一贯展示出理性和积极品质的人就应该当作受欢迎的人予以接纳。

总的来说，不要试图去改变一个神经症患者。跟你一样，他也有权按他想要的方式生活，不希望接受来自别的任何人的干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事业就是完全无望的。他有可能自行变好，而且，谁知道呢？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他也许会变成一个极好的人，是可以接纳到你生活中去的一个人。但是，在那之前，不要让这些人来烦你，也不要催促他使用那本会使他的问题拖到以后的拐杖，你应该远离他。毕竟，处理一个非理性者的最好办法就是，一开始就躲的远远，这在你一心一意为自己着想的时候，无疑是负担得起的奢华享受。

你自己决定到底想过怎样的生活，然后做出相应的举动，就好像根本没有非理性的人烦过你一样。如果你允许非理性的人对你的决定产生影响，你会失去控制，你会处在跟你的主要目标完全不相称的一个位置上。如果别人对你为自己着想的目标所产生的影响减少到了最低程度，那你就已经清除掉了“人障”。



“嘻,嘻,2 加 2 等于 5……喊,喊,2 加 2 等于 5。”

5. 跨越团伙的障碍



我所说的团伙，是指任何一个团体—— 不管它声称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样的—— 这一群人的宣言是要强行推进一个主张，或者消除现存的一个主张或打破现在的局面。你也许已经参与了一个团体,但并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团伙,但是，它事实上极有可能成为你追求更好生活路上的绊脚石。

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卷入这样的一种团伙行为,因此,我就研究和分析了许多组织与团体,以便能够看出我是否忽略了它的某一个重要的优势。我跟很多铁硬派的团伙领导人谈过话， 甚至还参加了其中的一些会议,以便观察团伙领导者的办法。

从这样的研究与观察当中，我肯定得到了某些有价值的东西 。我具体的一个收获，就是再次确认了的确存在一种特别的人类特性。

生活复杂化的理论

人们似乎有一种倾向，他们要想各种办法把自己的生活

复杂化。假如做什么事情有两种方法，一个是简便的方法，一个是复杂的方法，一个人经常会选择更复杂的路线。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说不出来。也许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样做不合理，而大多数人也并不过一种理性的生活。无论怎么说，看着一些人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寻找新的办法，让自己牵连到某些事情里面去，或者发明很多新奇的办法，硬是不想把自己生活当中已经存在的复杂因素消除掉，这可真是让人一直都感到奇怪的事情。

一个团伙、一个运动、一个事业或者一种团体的行动，无论是哪一种，都会形成一个障碍，使你的生活复杂化。但是，如果你明白，团体行为的概念是不现实的，如果你有很强的自律精神，可以抵挡住非得卷入其中的威胁性的压力，那么，这样的一种团体行为就不一定能够影响到你的生活。要做到这一步，我们必须跟平常一样仔细分析这样的团伙行为，看看它都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

盖了正式印记的归类与贴标签游戏

所有的团伙都给一些人贴上标签，这就是应该远离团伙的足够的理由。但是，跟一般的归类与贴标签不一样的是，团伙都是有组织的，而且因为有正式的名字，就摆出很吓人的姿势。一个共同的事业，不管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都会把涉及其中的人联合起来。这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因为你支持一个事业，所以其领导人就代表你说话。因此你就自愿地牺牲掉自己的很多个性，自动参与某个团伙行为。

如果不参加进去，一个组织本不可能对人产生危害，但是，这样的组织时常会变成热门的活动。例如，扑克俱乐部是

一个完全无害的俱乐部，只要成员坚持只在俱乐部成员之间玩牌。但是，如果他们走火入魔，突然觉得自己有责任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来玩扑克，并且发动很大的一场运动，通过一些施压手段招募新的成员，他们一下子就变成了扑克团伙。

一个看上去没有任何侵犯性的团体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团伙：当其成员开始干涉其他人的生活，而且是以施压的手段要他们加入，或者企图迫使他们做或不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就在这个时候，游戏就发出了威胁，成为你生活当中的危险障碍。

我很想牺牲自己的时间，但我从哪里开始呢？

团伙是一个堆满非理性选择的地方，人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世界上有多少人，想完成的事业就有多少种。你如何知道应该选择哪一种好参加进去呢？

支持或反对某人某事的团伙太多了 堕胎、垄断企业、中央情报局、共产主义、药品、能源保护、枪械持有、同性恋、污染控制、色情、重开谋杀调查、种族隔离、抽烟，还有投票，等等。有很多运动支持看来极有道理的目标，有一些运动提倡人们能够想像出来的最滑稽的事情。甚至还有一些运动要迫害特别的一种人。

“尿片队”(主要由二十一岁以下，甚至到了三十多岁仍然在玩格格响的玩具的人组成）就干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如果他们销售报纸和杂志没有得到很大的知名度，那么，他们从事的很多事业将更快地胎死腹中。孩子们在很多事情上面可能会表现出尚武精神，今天反对禅宗，明天反对社会主义，之后——谁知道是什么？——也许会大力鼓吹西洋双陆棋的好处，或者鼓励人类与长颈鹿交配。

一个团伙不管是由尿片队创立的，还是由别的一些非理性的成人创立的，它的益处只能够在逻辑、现实与事实的基础上加以评判。哪怕其声称的目的的确通过了理智的考验，如果它干涉非成员的生活，这样的运动仍然是不道德的，本性如此(根据我的标准)。

一样的游戏

团伙最让人惊奇的在于，不管它们声称相信什么，其结构大都是类似的。

看来出现在差不多任何一个运动当中的东西，就是对相关事实的扭曲或删除。倡导一个团伙的人很自然地只涂抹一幅画的一面,因此,对于任何一项事业的看上去的价值,或任何一个团体的销售宣传的可靠性都不要寄予厚望。永远记住,你们只是在偏信,只是在听他们鼓吹。

对未来的强调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是搞团伙的人利用的一个常见和重要的工具。只要回报远在路上的某个地方，为那个事业所做的捐赠就找到了理由。一项运动当前拿出来的越是少，它在未来拿出来的就越是多，它的成功机会就越是大。大多数团伙都会很快破产，假如他们允诺立即会有结果的话。因此,如果你有意自己开始一项运动(老天不容),我建议你对应募者许诺一个具体的时间，让他们看到你的结果。2128 年可以是很好的一个目标年份。但是，为了安全确切起见,应该告诉他们说,如果最糟糕的事情发生,那么,结果可以延迟到 2133 年。在这个基础上，其他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是平等的，你得到了极好的一个机会，可以让自己的成员保持在队伍内。

团伙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其按团体组织的程度。这

么做的理由很明显：一个团体的计划与结构越是好，它给一个活人的幻想就越是美妙，而这到时候又会使去除团伙成员的个性更方便易行了。不同的个人特征总会对“团体目标”构成危险（而这个目标只不过是领导者的目标），因此，一个运动组织得越是严密，里面的成员就越是摸不清头绪。组织有方的团伙还使干扰别人的权利更容易了，因为这样的干扰还没有人来进行，而只有团伙才能够做到，一般是打着“公众利益”的旗号。

我们的老朋友，也就是通过口号形成的威胁，是大部分运动当中最常见的手段。作为一般性的规律，一个口号越是较少提出来，它的基本“哲学”就越是受人欢迎，它所吸引的人也就越是多。这里用到了口号，是因为对于不加思考的团伙成员来说，它们从表面上看是与事实互换的。“不要浪费燃料”使能源短缺成为一个事实。“要么爱它,要么离开它”使另一个“事实”成立：国家属于发出宣言的人，你处在一项责任之下，要么同意他们的道德标准和政治观念，要么到另一个国家去。说到底，口号编得越是聪明，团伙就越少需要关心事实。

壮观情景跟口号一起携手刺激团伙运动的情绪。从最小规模的示威游行到最壮观的游街活动或仪式，壮观是这些团伙的基本因素——经常是使非理性的结构粘合在一起的胶水，否则便会崩溃。当现实发出威胁，使一个团体的信念濒临破灭时，一场壮观的仪式，不管多么没有意义，都可以成为一剂药品，使他处在虚幻的亢奋情绪当中。场景越是壮观，它的用途就越是大。

我有一个很熟悉的人，他全身心投入到一个宣称其目标为“世界和平”的团伙当中，花费了自己很多时间。从旁边看去，听他谈了很多关于那个团伙的活动，我意识到他真正从

事的事情倒是花很多时间做义务劳动，以准备一场规模空前的年度游行。对那场年度‘ 庆典 ’活动的预期很高 ,这个预期本身都足以让团伙中的成员进入癫狂状态。就我的了解看来，那些人并没有阻止任何一场战争，但他们却上演了很多节目。壮观的情景是造假的工具。那是逃避现实的行为。

大部分团伙运动还觉得有必要制造一个‘ 恶魔 ’。如果一场运动是要‘ 保存海岸线 ’,恶魔就是不想让自己在海岸的财产被以‘ 公众利益 ’的名义收缴的人。如果这是一场结束在公共场所抽烟的运动 ,恶魔就是抽烟的人。在全部的历史上 ,团伙也许在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它们最基本的特征却保持原样。“ 异端 ” 是宗教裁判所的恶魔。犹太人是希特勒的恶魔。今天，如果另外一个恶魔很方便找到，团伙的领导人只需要费点力气找到不属于这个团伙的某个人就行了。坏人就是那些‘ 没有见到亮光 ’的人。

团伙之间最令人烦恼的相似点之一就是，它们看来本身就是一个目的。一个团伙正式的修饰辞，不知怎么会在事实的重新调配中消失掉，在对未来的强调当中消失掉，在其团伙结构无穷尽的官僚机构中消失掉，在其对于口号的依恋中消失掉，还有它制造的壮观场面，还有它对敌人永远没有完结的申斥。团伙看来永远也能达到其声称的目标。这就是总要用到‘ 要么全有 ,要么什么都没有 ’的方法的原因。你必须全盘接受团伙的信条。在人类的历史上，大规模运动的领导人都很清楚，外部的利益会减少能量，而这样的能量是使一场运动全速运转下去所必需的。

一个团伙也许会无休止地宣称，它如何准备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幸福的人 ,但是 ,它的声言都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团伙行动的前提本身就否决了这种可能性。任何时候，只要你拿出时间，只要你使自己的利益服从于一个组织的利益，你就

失去了不仅仅自己的个性，同时还有本可以用来解决自己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的不可替代的宝贵时间。这就是非得要强调未来的一个主要原因。许诺的结果越是远，事情就越是明显：让这个团伙永久运转下去才是领导人真实的目标。

最后，它们最危险的一个特点：大多数团伙都会尽力通过暴力达到自己的目标。可能出现的例外也许是自我改进团体（比如超验默想），还有一些慈善组织（尽管这样的一些机构时常也会走过头）。

我在这里所讲的，不仅仅是一些宗教团体和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运动，而是指涉及强行干预别人生活的任何一门事业。暴力的使用包括了试图通过新法律（法律实际上就是一些宣言，是通过武器和人力强加于大批人头上的）。每当一个团体为了催促政府领导人制订新法的目的而形成的时候，这个团体在撕去了它的漂亮词句和借口之后，最多也只是指，某些人请政府将他们的个人欲望强加于另外一些人的头上。

谁制造了所有这些混乱？

倡导团伙的人是特别的一种人。虽然他看上去也许跟你从自己的生活当中赶出去的其他人并没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一个运动的领导人除开有自己的问题之外，他通常还有无法满足的自我形象的欲求。他无理性地相信，他的自尊可以因为对别人“ 有用 ”而得以拔高。但是 ,你完全可以相信 ,如果他的个人问题得以解决，他对于某项事业的燃烧的信念会很快打消。

所谓的群众运动的领导人尤其具备很大的一种需求，他们的自我形象必须稳定下来。对过去的群众运动的领导人进

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出明显的一个模式：拒绝在别的领域里做出任何努力，一般是挫折和自贱的后果，而这到时又会在仇恨别人的行为中表现出来。他们对殉道的活动十分有兴趣，喜欢极度的虚荣，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喜欢绝对的道德概念。

由于这种改良首领的思想状态一片混乱，人们必须透过口号和仪式的迷雾才能看到他真正的动机。常有的情形是，一个运动的领导人以其手下为代价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和权力欲。为了让一个组织运转下去，“需求”是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创造出来的。拿破仑就说过：“虚荣造就了革命；自由只是一个借口。”如果一个改良领导人足够聪明，他可以把真理掩盖起来，一举成为众人的奋斗者，让人觉得他的行为是要改善‘社会的福利。”

总起来说，团伙中的大部分领导人都觉得对别人粗鲁一点很方便，对于那些不以他们的眼光看事物的人一般也没有宽容心，而且十分残酷。说实话，未来的改良者是一个虚荣的人，他自以为是，觉得别的所有人都应该同意他的观点。

一个不动感情的、理智的人仔细研究一个团伙领导人的时候，会发现这样的领导人不过是打着一个旗号的绝对道德家。

一个习惯性参与者的剪影

没有跟随者的话，一个团伙的魁首就得不到多少刺激了。为了网罗弟子，他必须与其他的团伙领导人竞争，以便得到有能力的人，因为参与者也就是一个参与者罢了。虽然参与者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事业对他来说的确是次要的东西。

为了让残酷的招募活动不那么张扬，团伙领导人都同意进行年度招募活动，跟职业体育团队的老板差不多，并分配每年的收成。等新潮少年男女长到年龄以后，尿片队就总能得到新鲜血液了。

参与者是一种需要不停有人极需要他的人，他是个饱受挫折的人。他一般会感觉到非同寻常的自贱，因此很容易使他跟团伙领导人一样表达对别人的轻贱。以前的失败使他极愿意把自己肩上的责任扔下来（消失在团体之中，个人成功的压力也就减轻了),而且,当然地,由他来充当绝对道德家肯定是理所当然的。

似是而非的一件事情是，虽然受挫折的人是团体活动的主要候选人,因为他们需要看到事物发生变化,但是,他们也是一些理想的跟随者，因为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努力投入在未来。随众让自己看上去彼此矛盾的东西存在下去，因为允诺的‘未来’荣耀,正好就是使他的思想远离当前的窘境所需要的。团伙对他来说就像是一剂尼古丁，可以使他当前的痛苦得以舒缓。

职业的团伙组织者还觉得，打着团体的旗号宣泄自己的敌对感情是相当安全的。当消失在一场运动的深处时，干涉别人生活的不是他，而是那个团体。残忍行为和仇恨就可以得到辩解理由了 因为他自己做出了“牺牲”,因此他就可以对其他的人强硬粗野一些了。作为一个团伙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得到更大的自由，粗野和不宽容的自由，压迫别人的自由，干涉别人的生活而不产生内疚的自由。

总起来说，病态的参与者必须有能力忽视任何一种理性的观点,因为这样的理性观点会对‘事业’形成威胁,会破坏它的基础。这样的马古主义或驼鸟主义精神给他有了力量，能够面临障碍和相互矛盾的地方，因为这样的障碍和矛盾经

常会出现。因为拒绝看到和听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因此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这样一来，最成功的团伙就是那些使随众远离现实的那些团伙。

因为所有的团伙都有如此之多的共性，习惯性的参与者就发现很容易从一个团伙跳到另一个团伙里。毕竟，如果大部分团伙的基本特征就是彼此难以区分，而且这些团伙的成员之间也很类似，彼此之间相互跳槽就很容易解释了。我肯定你熟悉至少一个这样的人，他肯定是一个迷恋于团体的人。他有多少次跳到新的花车上，宣称"这就是答案"。

但是，你要关心的只是你自己的花车。一定要牢牢地坐在自己的花车上，不要因为新的游行队伍到来了就改弦更张，跳到另外的花车上去。防止自己受到团伙障碍影响的最容易的办法，就是看看你有多少次更换新的主张，看看你跳来跳去有多么频繁。习惯性的参与者经常跳来跳去，跳得很快，跳得很突然，因为他们是受害人，是这样一种理论的受害人——

思想混乱理论

这个理论认为，当一个人的哲学朝相反的方向产生突然和急剧的变化时，他的推理能力值得怀疑，因为：

1）如果他以前的想法跟他当前的想法很不一样，他的思维一定是在他最开始形成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就产生了混乱，因此，涉及他新的意识形态，他如何能够相信现在的推理能力呢？

2）另外一方面，如果他原来的思想是清晰的，他原来的哲学也应该是正确的，因此，他决定加入一个新的团伙的理由一定是不正确的。


同玩同酬
请投票支持双陆棋
龟先生有力量
投票
保护垃圾
贫穷难受
救救鲨鱼
支持
胜利
打倒

思想混乱理论程度不同的可以应用于大部分哲学思想的转变，但是，人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时候，这样的思想混乱情形是最容易看出来的。

虽然所有运动的外部特征都是类似的（口号、仪式、强调未来、等等），但是，所说的目标在本质上有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如果你在基本的信仰上面产生了急剧的变化，团伙障碍就仍然挡在你的道上。如果你处在正确的道路上，而且能够理性地思维，你会有稳定的成长和发展，但是，这样的成长和发展总体的方向还是一样的。如果你遇到一个新的团体或者新的运动，它能够刺激起你的激情，此时，你应该注意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当它让你感觉那就是正确的答案的时候。

招募：习惯性的参与者与其他思想混乱的人

作为各种各样的事业操纵者，为了在大批能够被吸引的跟随者的头脑里形成尽量深刻的印象，他们会利用各种激发技巧来迎合广泛的欲求和情绪特征。最基本的是，他们明白可能的跟随者的希望加入的动机范围。这里面包括寻求同伴、无聊、顺应的欲望、自我形象的满足、逃避个人必须成功和幸福的责任，或者甚至是对团伙价值的真诚的信仰（或者至少是他相信的那种信仰）。

但是，比上述动机更重要的，就是知识和理性思想的缺乏。如果历史上参加一个运动、事业或团伙的所有人都认真分析过现实的情形，那么，每一个团体的行动就极有可能成为单枪匹马的运动。从一个人的观点看，有很多理由说明为什么团伙行动是非理性的，包括下面的一些原因在内：

1）这个团伙也许永远也不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终有一天会感觉自己浪费了时间和金钱，因此

心中不好受，因为这样的时间和精力本可以用来使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的。换句话说，参与者必须对默菲法则所说的现实完全无知。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团伙的铁杆跟随者都是年轻人。一旦到达丛林，你会成为一个信仰者，默菲法则的信仰者，因此你也不会把你生活当中飞快消失的每一秒钟交给别人碰巧相信是有价值的某种事业当中去。

2）从很多方面看，数字并不能够说明问题，并不是说人多力量就大。这是另外一句被人惯用的话。假定我想帮助一些“穷人。”与其浪费时间从事某个机构的官僚活动，与其花时间跟另外的人讨论谁才符合穷人的标准，应该为穷人做些什么事情等等的事情，我不如就做一个决定，做出所有必要的决定，并立即采取行动难道不是更快、更容易、更有效果吗？我必须做的所有事情只是决定谁才是我认为的穷人，决定哪一类的帮助最有效率，然后立即采取行动，不需要阻挡任何人来讨论别的任何事情。

由于帮助别人很容易，假如你愿意的话，我就对形成组织以从事慈善活动和“公益活动”的好心人的动机产生怀疑。在这些人的身上，我一开始就看到了很大的一个自我，其次，在这个团体所谓的真实意图里面，我还看到了另外的动机。

3）就算那样的活动是‘成功的”,你也没有办法知道自己能够活那么长的时间去感受其结果。把自己一辈子的时间花在某个团伙里面，然后又看不到它的成果，那会成为撒在能量浪费的老伤口上的一把真实的盐。从这个角度看，团伙对未来的强调就可以从它真实的负面效果中看出来。

4）还有甚至更糟糕的一个结果。如果这个团体所说的目标在你的一生中到达了，但是，结果却是另外一个样子，完全不是你多少年来辛辛苦苦努力工作以求达到的样子呢？虽然

大多数团体从来都不会接近实现所谓的目标的时候，我可以说，在那些真的接近目标的团体当中，失望是常事而不是例外。这里面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因为组织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一个人，定义游戏就可以保证你对这个团体的目标的想像和领导人对这个图景的想像是完全不同的，更不用说跟其它成员所想像的内容不同了。你可以确信，早年参加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那些人所想像的结果，绝非领导人保证共产主义会解放他们的那种结果。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就如同奥威尔在《1984》中所说的一样,自由实际会变成奴役。

5)另一个现实——这是尿片队最不容易把握的一个现实——你自己在知识和推理能力方面的成长，也许会对你曾觉得极有价值的一个事业产生新的理解。因此，思想混乱理论就进入图景了，而那位急迫和很容易塑造的年青人很快就朝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奔去。请记住，新的事实会继续跳出来，这会使原来看上去极有价值的东西光芒顿失。

6）而且,最后,还有最残酷的一个现实(因为它伤害我们脆弱的自我形象）：你的参与不太可能产生任何差别。事实上，你的参与也许会使一门事业推迟，因为每一个新增加进来的成员都会产生不同的意见，会形成新的官僚作风，还会使团体行为当中常见的浪费时间的特征更加明显。

因此在我看来，参与一个团体去完成任何一个大业都是非理性的行为。在现实当中，这实际会使你希望做完一件事情的过程放缓。如果你因为别的原因参与进去，也许只是在自找失望。如果你加入一个团伙只是为了顺应潮流，那你也没有做出理性的行为。如果你加入进去是为了寻找同伴，那你是对那个团伙里面其他的成员不诚实（除非那就是那个团体惟一的目的），如果你加入进去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我形象上的要求，那你就踏上了一个危险之境（你满足自我形象

越是多，就越想得到更多，因而使你越发远离原来的意图），如果你加入是因为饱受挫折，那你只是在回避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更不用说你会招致更多的挫折，因为这样的挫折来自你不明白为什么人人都不能够从你的角度考虑问题。

回应威胁性的口号

如果有人说你“不爱国”、“不道德”或者“自私”，就因为你并不参与一些市民活动，就因为你使用了太多的能源，或者就因为你没有“做出自己的贡献”，不要受到这样的威胁。

首先，如果你参与一个团伙是因为自己感受到了一股压力，相信“那才是正确的事情”，或者因为那是你的“责任”，那你什么时候才会有时间睡觉呢？更不用说去追求幸福了。如果你非理性地受到这些口号的威胁，那么，难道你不应该去做任何人告诉你说是正确的事情？毕竟，你如何能够肯定谁是对的，谁是错误的呢？因为你已经失去了自控，因为你一切的行动都基于别人的选择。除非你赶紧对这样一些文字上的废话置之不理，否则，你肯定不会有很多时间来处理自己的事情。

其次，永远都应该记住，喊口号的人所说的话基于假定。如果假定是不正确的，那还需要我多说吗？如果假定需要信仰，那么，你应该对谁的假定抱定信仰？例如，如果某人说你浪费了很多能源，这里面的假定就是说，已经出现了事实上的能源危机。也许真的出现了能源危机，但是，也有可能不会出现能源危机。你有一手资料说明的确出现了能源危机吗？或者说，你有一手资料说明能源危机已经严重到了那种程度吗？

不用说，一手的资料并不是从报纸中的文章或政府报告

里面出来的。我当然不掌握这样的一些资料，你多半也不会掌握得到，我真的很怀疑到底有没有谁真正掌握所有必要的信息来支持这样一个没有说服力的声明。（谈到没有说服力，请记住专家曾警告我们说，地球过去就是这么一个平平的东西。）

我的方法正好相反，就是一般称为科学的方法。我假定自己听到的任何东西都是不真实的，我努力保持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完整，直到我亲眼见到了证据为止。我没有证据来说明已经出现了能源危机，我没有证据说明存在一个上帝，我没有证据说明坐在牢房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我没有证据说明我们大气层中的臭氧层受到了气雾剂或超音速飞机的损害。

但是，我的确时时感到惊奇，有那么多的人可以绝对确信如此之多的东西，而他们根本就没有掌握到任何性质的一手材料，在很多情形当中，他们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相信的。说实话，所谓的专家过去一直在出错，因此，一个人仅仅根据他人所说的话而形成急迫的浪费时间的决定，这是需要愚蠢一些才能够做到的事情。当人们给你施加压力，让你去参与一个团伙的时候，请忘记他们的口号，请忘记他们的虚饰，反过来，你应该检查最基本的假定。这会帮助你避免在没有思考的情况下，被人用团体的非事实性的（经常是容易引发内疚的）说词一把捞走。

时间都给浪费掉了

我把团伙、运动、事业——任何一种团体行为——分类为能源浪费者家族。我认为能源浪费者家族所有的成员都是威胁，因为他们有潜在的可能来抢劫我宝贵和有限的商品：

时间。团伙需要时间，会转移能量，会使你本来十分简单的行为复杂化。更糟糕的是，它们经常会包含把能量花在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上面，团伙试图改变事情本来的样子，使其变成他们希望事情应该是的样子。这就是一个障碍，是我们应该已经克服掉的一个障碍。

另外,请记住,在这样的时间浪费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几何生长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指花在事业上的那些小时或日子，而且还指在“结束”自己建设性的项目，并且把时间浪费在让自己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的损失。时间是一个无法弯曲的尺度。那是你生活的方程式当中的固定量。不幸的是，你无法在商店里买到它。你要什么却得不到什么，你得到的是你拿到手的东西。最糟糕的是，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得到了多少，直到事情太晚为止，直到你用完了时间为止。你知道剩下来的时间有多少吗，你知道世界给予一个理性的人享受快乐的时间有多少吗？那么，为什么要拿自己不知道和非常有限的供给品打赌呢？你不能够拿用过的每一秒钟、每一分钟和每一个小时去交换新的时间。当你浪费掉这些时间以后，时间就没有了，用完了。

人并非要孤独地生活,但……

哪怕你当真相信一个团伙的目标，而且的确也掌握了一手的事实资料，仍然是自己采取行动而不是协同他人比较而言较少麻烦,也更为有效。事实上,团体是一个危险,因为,跟我们已经指出的一样，集体行为其实有助于你避开个人的责任。

如果你对一个事业有很强的感受，如果单独行动，你可以立即为它做点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你的方法是参与一个

复杂的组织，那你也许永远无法接近自己的目标。这样的一些组织活动的本质——无穷尽的政治手腕、就不同意见展开的辩论资助以及其他一些官僚障碍——都很容易用尽你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经常发生的事情是，有组织的活动本身就成为一个目的。

如果你的血液里面有一股倡导者的热情，为什么不努力去发明一种新的高尔夫俱乐部呢？或者发明一种不会增肥的精美食品？或者，也许你可以去发明一种蒸汽机？把你的精力用到可以让你产生个人成就感的事情上面去，这样，你一个人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是一些团伙根本做不到的。你的产品或服务会对别人有用，或者是别人能够得到的，那你会创造很多就业机会给一些人，最好的是，你不会用一些琐屑的事业去麻烦别人，你会忙于为自己着想。

我特别强调不麻烦别人。如果你感觉到一股冲动，非得去支持或反对什么东西，那就不要浪费时间让别人适合你的思想方法，就算没有别的原因，你也没有权利这么做。如果你碰巧相信某种特别的哲学，那你应该忙于按照那种哲学生活，根本不应该有时间去要求别人也吃你那一套。如果你极想让别人听到你的思想，那么，可以写一本书来介绍这种思想，或者主动去讲一些课，以换取合适的酬劳。

例如，本书就不想让你按照我的思想方法去考虑问题。这是一个自由市场上的交易，我拿自己的这些想法换钱。我并不想关心你如何怀着宗教情怀来实践我的这种哲学。如果你看我说的一些话之后感觉得到了一些知识，而且可以成为回头客，那我是再开心不过了。你购买了这本书之后，如何利用里面的材料跟我毫无关系。

不要觉得你有责任非得让别人“见到亮光”。应该集中精力为自己着想。我肯定你自己有足够多的问题，根本不应该

有时间去操心“帮助别人”的事情。实际情况是，生活在我们的头上施加了太多的没有成果的项目，比如刷牙、理发和其它一些日常必做的琐事。不要苛求太多的东西。

看看清除团伙障碍的时候将回避哪些东西

我把团伙归了一个类别，分成几个范围，从世界范围的抗灾害运动到“无目标”运动不等。我们从无目标运动开始。

自我改善团伙

自我改善团伙包括声称教会一些人很多事情，比如沉思默想、理财成功和性格改善等。我称这些团伙为无目标团体，是因为它们的标准与普通团伙的标准并不对应。自我改善团伙之所以成为一个团伙，是因为他们的成员热情极高，他们四处传播自己的信念，而那样的狂热劲是只有群众运动才会有的。

默想型的团体现在越来越流行了，这是一个迹象，说明人们在寻求帮助。但是，默想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也许跟人类一样古老，而且，大部分默想团体的领导人都会承认，一个人练习的效果会更好。那么，为什么默想团伙还会存在呢？跟平时一样，这是一根拐杖，借以回避个人行动。由于许多默想团体都有谋利的倾向，因此，让这样的组织运转下去就成为其主要的目标，这一点根本不是什么秘密。

常识告诉你，要打坐思考问题，你并不需要别的任何一个人特别的话语。当你使用文字、口号或别人交给你的一些

读物的时候，它们会失去其有效性。我认识一个人，他属于一个团伙，这个团伙要其成员坐在自己的膝盖上“默念”——每天长达数小时，他们面对的一个玩艺儿据说就代表他们“真实的自我”。除开所牵涉到的其他所有非理性的东西以外，在我看来最有震憾作用的就是这个人的默念内容，那就是快速地念诵一本小书里面的句子，而这本小册子竟然是用他并不懂的一种语言写成的！那里面的内容转换成了英语的声音(不是翻译),因此,他们可以得到合适的读音,但是,他根本不知道那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不顾事实，坚持认为他的默念能够对他产生奇妙的效果。

不到一年时间，这位年轻人就放弃了默念活动，也放弃了所有奇妙的效果，最后转向超验默想。到本书出版的时候，我的天，谁知道发生了什么？

真正的默想是自己一个人进行的，它绝对会产生一些效果。科学结果显示，合适的默想的确对自己的健康产生有益的效果。我自己经常就进行我称为事实默想的活动——也就是说，事实的自由流动。跟任何一种有效的默想一样，这种事实默想是在安静和放松的环境里进行的，其最初的目标就是要让思维屏蔽。结果，思想开始在意识里自由流动，这个意图是要抓住理性的思想，滤出非理性的那些想法。在我看来，事实默想是在安静和放松的环境里查出理智告诉我不能够起作用的东西，但保留住有作用的东西。

我建议你不时也来一点事实默想。事实默想帮助我做出了很多最有回报性的决定。事实默想可以单独一个人进行，也应该一个人进行,学起来也不难,很平和,有理性,有回报，而且，最重要的是，也不花费什么东西。

性格改善团体现在不像以前那么流行了，完全可以断然抛弃。这些团伙也提供虚假的宣传。这些地方会形成一股虚

假的气氛，给人以错误的安全感（假定请他当众讲话的时候不会导致心脏病发作）。另外，外面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属于这些团伙的成员。每当有人想用自己疯狂的握手行为和 32 枚牙齿全露出来的微笑让你麻痹的时候，你知道自己正好碰上另一个团伙成员了。

成功理财团体同样也可以马上弃置一边。远在我读研究生的尿片队的日子，我自己也试过几家成功理财团体。跟你能够预料的一样，他们做到的事情恰好与自己宣称的目标相反。这一类的团体制造催眠错觉。构成这些团体的男子，多半很害怕面对丛林一样的商业世界里严峻的现实，因此，没有自信的随众经常对这样的团体和教父一样的领导人养成热心的忠诚。征招新成员是这样的团体继续下去的动力，这些新成员后来就变成了狂热的跟随者，他们找到进一步的理由回避面对成功的挑战。他们可以继续不断地谈论这件事情。（这还意味着团体的创始人会继续赚钱，这是当然的。）如果你希望得到经济上的成功，那就去追求这样的成功。不要回避在现实生活中勇往直前，不要躲在热情的团体里面跟一些“有成功倾向的人”混在一起。

记住慈善在谁家开始

慈善本身很好，只要你有时间和金钱去参与就行了。但我必须强调，帮助穷人的最好办法是自己不当穷人。如果你自己过得很不错,那么,如果慈善能够带给你幸福,那就多做些善事吧。你如何得到自私的快乐与别的任何人无关，如果你得出一个结论，觉得为慈善事业做点什么事情是理性的，那就不要听别人怎么说。

不管你参与进去的理由是什么——不管是为了感觉宽

宏大量还是为了得到良好的感觉，因为你期待从减轻别人的痛苦当中得到一种良好的感觉——但一定要确保在自己的动机上对自己诚实。任何理性的动机都没有什么问题，只需要你明白自己是在干什么，也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干就行了。

然后，你需要的一切便是小心，确保你自己不会因为别人不相信或不参与同样的事业而责备别人。他们如何度过自己的时间，相信什么东西，那都是与你无关的事情。当你开始自以为是，觉得非得将别人也拉进去的时候，你就是在做团伙的工作。

下次你准备为一家慈善机构工作，甚至准备向一家慈善机构捐赠的时候，请问问自己下面这些问题：我有否一手资料表明自己筹集的钱或捐出来的钱用到哪里去了？我能否确信这些钱是用到了帮助那个团体声称要去帮助的人身上？而且，如果是这样，我当真明白经过一些官僚机构的消耗之后，我捐的钱有多大比例实际用到了指定的接受者身上？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借这个方法，你可以绝对确信自己的钱用到哪里去了等等问题。我们回到你想帮助“穷人”的问题上去吧。你来挑一个家庭，你认为是一个穷人家的家庭，你决定自己的钱当中有多大一部分准备给他们，然后，你亲自把这笔钱送到他们手上。完成你的任务之后，你可以再去忙其他的事情，而不必要麻烦其他的任何一个人去接受你的想法。你自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很简单的，有效的，直接的结果,但是,如果通过团体,这一切就办不到了。

如果你严格按照上述的办法去做，我倾向于相信你的确有帮助穷人的愿望。但是，如果你想说服我参加一个慈善组织，我会很认真地问你很多问题，是你要么无法回答出来，要么是根本就不想回答的问题。

强制性干预团体

强制性干预团体是危险的。它们由一些纠结在一起以暴力威胁促成某种变化的人构成的（就是说，它们迫使处在权力位置上的人通过新的“法律”，以帮助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因为他们明白，握有权力的人持有的枪炮和人力，可确保这些以目标变法律的东西得以实施）。利用政府的威胁力量从别人身上夺取一些东西，对于一个团体的人来说要安全得多，这比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体力量迫使某些人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要安全得多，他们可以借此干扰那些人的生活。因为利用了可怕的政府武力的威胁，团体就希望在实际不流血的情况下得手。

人们一般依附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强制性干预旗号下。一是归类和贴标签，比如黑人、妇女、年老者、同性恋、劳工或其他任何一种方便的工具，这样就可以忽视人的个性了。第二个类型是“有价值的事业”，人人都必须参与这样的活动。

通过标签归类犯下的罪行

你应该从始至终都拒绝为任何一个团伙牺牲自己的个性，不能够因为这些团伙碰巧跟你有哪个方面的共同特点就去做出这样的牺牲，不管这样的特点是性别上的、肤色上的、宗教门类上的或是职业上的。你应该明白，当这些人向你发出邀请，希望你成为其中一员的时候，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例如“妇女解放”就是为根本不想解放的妇女而设的一个团体。她们只是从一种奴役状态走到另一种奴役状态之下，从所谓的被男人剥削，走到以团体组织形成出现的妇女

组织的剥削之下。

应当抵制强制性干预标签团体的威胁。坚持自己的个性，向世界表明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你有自己可以奉献的东西。你有足够的自尊，不能够接受一个团体什么都包含在内的笼统特点。如果你是一个女人，那你跟世界上其他的任何一个女人都不同 如果你是一个“ 年长者 ”,那就没有另外一个年长者跟你一样；如果你是黑皮肤人，再不存在另外一个具备和你一样特点的黑皮肤人；如果你是一个人，那你就是与众不同的一个人。不要让团伙障碍绊倒你，不要让它夺走你的惟一性。

通过‘ 有价值的事业 ’团体进行的犯罪

有很多人也许碰巧都希望实现同样的一种社会变革，这样的一个团体会对你形成压力，你必须拒绝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失去自己的个性。跟平时一样，同样的逻辑在这里也适用：团体的行动是效率不高的，由于它们实现目标的方法要求用到武力，所以，根据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的标准来看，它们都是不道德的。

有价值的事业从极小的一些活动到有可能引起世界性灾难的团伙行为不等，小的如反吸烟运动，或反性行为游说活动，大的有控制环境污染、能源保护与人口过量。

谈到小的一些“ 事业 ”——比如希望强迫别人不再抽烟，因为抽烟会影响你 ——跟平时一样，你本可以自己立即采取行动的。当然，你首先必须从一个理性的前提开始。在抽烟的事情上面，你就是没有权利迫使别人都不再抽烟。我听到一些人说，别人抽不抽烟他们不管，但只要他们不在“ 公共场所 ”抽就行了。这里，我们又碰到了定义游戏。

餐馆是反抽烟的人通常用来表示公共场所的例子。但是，一家餐馆并不是一个公共场所。那是一个私人拥有的企业，因此，企业主才有权力决定他到底希望还是不希望别人在他的设施里面抽烟。如果他选择允许别人抽烟，而且我又不喜欢有人抽烟，那我可以立即采取步骤做点什么事情——我自己来做——我可以不再去他的店子。另外一方面，如果拥有餐馆的人限制抽烟，而你又是一个烟瘾很大的人，你也同样可以采取迅速的行动，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

上述例子就是所谓的——嗯，我来想想——啊，对了，就叫自由企业制度。如果绝对道德家愿意不来麻烦它，它会发挥极好的作用，它能自动地调节自身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当一个拥有者设下一个规定来管理自己的零售设施，但这个规则又受到广泛的拒绝，这个自由企业制度的工作机制会迫使他倒闭。他并不需要外部的法律才能够破产，他完全可以自己做到一切。

但是，真正烦人的团伙还是涉及所谓的世界灾难问题的团伙。可笑的是，如果每一个人都专心为自己着想，那我们就不会有"世界性的问题"了。因为，当然的，"世界"并没有问题，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有问题。为自己着想的人并不会为别人制造一些问题出来。但现实是，数以百万计的人本可以生活得很幸福的，假如没有人来妨碍自己的话，但他们却必须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抵挡不停地通过团伙来干预他们生活的人并与其作斗争。

的确，潜在的世界范围的灾难是存在着的。但是，你不需要搞团伙的人来提醒你这一点。看看晚间新闻便可以明显地看到，杞人忧天者的确已经走过了头。他坚持认为天要塌下来了，事实上，他脚下的世界也正在分崩离析。你我一辈子每天都看到这样潜在的灾难。

你应该承认，的确有可能出现问题，而且是世界范围的大问题，因为一个有理智的人从来都不会想到睁眼不顾事实。但是,你要意识到,那只是一些潜在的因素,而不是已知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请记住,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这里 团体行动仍然是一个回避问题的借口，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是，这是潜在的世界范围的灾难有可能发生的现实，可能从两个方面对你的思维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这样的可能性帮助你以合适的方式解决你日常的问题，其次，它们是为自己着想的最佳理由。如果我相信世界明天就会是末日,那我一定会尽情享受今天。

能源危机 真实的、想像的还是人为的？

我一直都对研究所谓的能源危机有兴趣，因为它很容易影响到一个人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的理性行为。从现实的角度看，人们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因为他每天都要接触大量的‘ 数据 ’和口号。

但是，在我看来，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未知因素是能源危机团伙没有承认的：

1) 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消息都是一边倒的，来自几乎总有隐蔽动机的一些来源（产业和政府）。我们当中有谁能确切地知道，这样的“ 新闻 ”在何种程度上扭曲了话题，并且在何种程度上脱离了说话的环境？我是个无法治疗的顽固的现实主义者 跟平时一样,我需要证据。因此,关键的问题是 我愿意接受基于我无法得到证据的一个危机上额外的不快吗？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公平合理和理性的问题。

2) 就算能源危机的确存在，那也只是依据我们目前的知

识水平看待的结果。

3）但是，新的思想——更不用提新的能源发现——不断地使旧的‘证据’失效。我可不想让自己余下的30年因为想做“有责任的公民”而天天躲在自己家里发抖——把自家的暖气开到煤气公司告诉我说是“合适”水平的温度——结果却在自己临死时听到一个好消息，说新的煤气资源已经找到了，据说有可能供地球上所有的人使用500年。当我慢慢进入自己最后的长眠时，我想我会深深责备自己的！

例如，约在十年前，巴西又找到了一个铁矿带，据说足够全世界用300年的。事实上，很多参与那项工程的人都表达出这样的意见，这个矿带的全部储藏量只是说得很少的一部分。接下来呢？奥马哈发现了石油？扬克斯发现了煤？谁说得准呢？

这又回到了到底相信哪一种专家的老问题。专家到处都是，他们在预测各种各样的能源危机，但是，你也会发现有很多专家并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末日来临论者也许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他们的评论者也许是一样——比如由诺贝尔奖得主瓦西利·莱奥迪夫领导的一些经济学家，他们的结论是，世界资源足够丰富，完全可以用到二十一世纪很久以后。到那个时候，事情就变成了学术上的争论了，坦率地说，我本人也根本不指望活到那个时候。

作为努力实现自己最大利益的一个人，必须要明白并不存在结论性的证据，新的思想和新的发现在不断出现，专家们在继续彼此争论。让他们去进行自己的学术和知识上的争斗，不管石油会持续到这个世纪末尾还是下一个五百年。你只是确保不要盲目和不必要地让自己的生活复杂化，不要仅仅因为一些专家的预测就去涉足能源保护团伙。

人口过剩 潜在的体臭问题

我不喜欢太多人，因此，人口过剩的确让我烦。但是，也绝没有烦到要加入一个绝对道德家的组织的程度，因为这样的道德家想要政府强迫他们的邻居不再生孩子。所有反团伙的逻辑在这里也都有用，因此，我就懒得重复了。但是，由于你余下的一辈子都会听到很多讲演，也因为这会影响到你到底生不生孩子的决定，我就觉得有必要扫瞄一下大致的情景。

如果没有外在的影响，一个物种的数量增长是几何级的。我们假定大部分专家意见无过失（而且有很多的言论自由),这就导致了人类在约 1 到 3 百万年的时间里繁殖了约 1 千万人口，然后在接下来的 1 万年间使人口数量达到了 40 亿。所有这些说到底就是说，世界人口正以每秒钟两个小笨蛋的速度增加。如果这种科学上的猜测当中有什么真实的成份的话，那就足以让人们开始坐立不安了。

人口增长的未来情景，倾向于给人们一个幽闭恐怖症的小理由。就我最大的理解能力而言,按照这样的速度,到 2000 年之前，我们极有可能到达 70 亿人口，到下个世纪中叶（假如人类那个时候还存在的话），我们的人口会达到 140 亿。这一切会在什么地方结束呢？好消息！有一个限制因素：空间。数学家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继续以当前的速度（年人口增长率为 2%)发展下去,约在 650 年后，活着的人会面临很难受的一个境地，每个人只有一平方英尺的土地可以站！这就是我所说的太密了，不舒服的意思。我估计那个时候，除臭剂将比黄金和白银的需求还大。你能想像进出一家收费卫生间时的感受吗？当然地，一些非常特别的问题会出现。

我觉得，并不需要一个专家来告诉你，远在那样的事情

发生之前，明显会有其他的因素干预进来。但是，这样的干预因素绝非这些搞团伙活动的团体，这些团伙已经花了很多时间从事这件工作，但事实还是一样，在这些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人口的增长几乎照样发生，几乎没有任何阻挡。

你可以把余生全都用来思考结果到底如何，但是，也就是如此，猜想就是猜想。在你做出新的猜测之前，环境会发生更快的变化。另外，专家之间观点的不一致也会持续说明，没有任何确定的东西存在。这方面的一个有趣的说明是对其他星球的殖民。我听到一位科学家讨论过此事，他的口气就如同把公司的员工从一个地方调往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一样简单。他不能够“肯定”这就是最终的解决办法。

但是，另一位物理学家提出了假说，只进行哪怕一次此类发射活动所需要的太空舱也必须做得极大。他计算过，到这个太空舱以光速飞到具有跟地球的环境类似条件（我意思是说，上面有一些烟尘，阴沟里有大汉堡包装纸等）的最近的星球时，里面的人口（假定起飞的时候里面只有三个人）也已经增长到了留在地球上的总人口！

谁知道呢？你该相信谁的话？你想把自己余下的一生用来辩论这个问题吗？或者，更糟糕的是，你想去参加一个团伙以完成减少人口总量的工作吗？为什么不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让自己找一点乐子去呢？如果不要孩子会让你感觉更好些，那就不生孩子，但是，不要天真到以为这样做就能在人口过剩的传说的问题上产生一点什么意义。

污染：没有任何人愿意放弃的好东西上面挂着的一个价格标牌

污染是潜在的另一个世界性的灾难吗？是啊，但是，同样的一些现实也存在着，并向这个说法发出了挑战——有不同的专家意见，团体行为的不利之处，强制人们放弃他们更多的自由的不道德性，等等。应该面对现实，关于世界性的污染问题，没有多少事情是你能够做的，而团伙行为只会使这样的问题更加糟糕。做出了这样的理性结论以后，你就可以回到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上面去：为自己着想。

有合理的证据说明，地球已经在生态上失去了平衡，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多的污染物都排入了大气、水体中，或者散布于各处的风景上。我们这颗行星明显没有足够多的设备再生投入的废物总量。

也许有一个污染危机存在，也许并不存在。跟平常一样，没有人掌握着哪怕一丁点事实，而事实本身也会继续发生变化，每天都有新发现。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去猜测最终的结果，也不要去参加更糟糕的挥舞旗帜和发起组织的工作，哪怕这些组织宣称自己‘了解’实情。

如果你当真关心污染问题，下次有人在你面前突然转向的时候，不要狂按喇叭，不要挥舞自己的拳头；噪音污染是我最烦的事情。如果那能让你泄泄气，那你就挥舞拳头吧，但不要按喇叭，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盯着看了，因此你也可以狠命挥舞自己的拳头。

在微风中飘动的团伙

清除团伙障碍，包括你的参与的不但无关紧要甚至完全无意义的那些团伙，是惟一合适的结局。我将跟大家一起探索一下属于这样性质的两个团伙：如果你把余生花在为这样的团伙工作的过程当中，那就跟我说要用自己全部的力量把

帝国大厦移到第五大街的东边去产生的效果一样。

难下定义的团伙：世界和平运动

我从来都没有对所谓的世界和平团伙给予足够多的关注。这也可能是因为这么一个事实：在我的一生里——尽管世界和平运动在不断努力——敌意和国家之间的战争一直在增强。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停下来思考这个问题的理由，也许就是因为战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这也是世界和平运动不可能长久下去的原因。

这个问题就是定义游戏与一点点绝对道德的合并。一个人对世界和平的定义是自己能够留在自己的农场里。另一个人对世界和平的定义是强行把第一个人的农场拆散，分成一千块，然后分给他认为需要这些地块的人。只要这两个人保持这两种不相容的看法，和平的机会大约跟政府决定停止收税一样大。

世界和平运动之所以行不通，其理由跟企图调控情绪的法律一样行不通。你无法单方面决定什么东西构成世界和平，然后就把这个定义强行塞进别人的喉咙里。世界和平号召者鼓吹的事业，就是要让 40 亿人都来接受他的世界和平概念。我不喜欢自行决定什么是对错，然后强行要我接受的一些人。我的世界和平的概念就是每个人都不要去管别人的事情，让别人安生过日子，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过他自己的生活，想怎么过就怎么过，但不去干预别人的生活。我很担心和平团伙，可以用恩里克·霍法尔的一句话加以总结："……当一些人纠集在一起倡导地球上要有更多宽容与和平的时候，他们对不持相同看法的人多半会表现出野蛮的不宽容心。"

不要因为像"世界和平"这样一些理想主义者的抽象名

词而受到威胁。世界和平是什么,人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任何一个团体都不可能有什么办法让 40 亿人在任何一个问题上达成一致：除非通过暴力行为。而强迫人们去做他们不想去做的事情就不是和平，那是某种称为战争的东西。

别担心，我们的领导人掌握住一切

在微风中飘动的团伙之二——终极的有价值的事业——就是某种被演变成'禁止炸弹'的口号化的东西。如果真能做到，我倒想把自己的余生用在帝国大厦的工作上面。也许我可以一块砖一块砖地拆除它,然后到街对面去重建它——用一支军队来帮忙,一千名奴隶来帮忙,还有一亿美元来干(其中一部分用于贿赂城市官员)。比较起我去禁止原子弹的使用来说,这会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主张。

原子弹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凶险的一个现实问题。这是我们时代公式当中的 x 要素。以前的各代人都没有得到它的好处（假定人类在数千年时间里没有进化，也没有毁灭过自身的话）。原子弹是终极的武器，不是说未来几代人的科技水平不能够制造出更有威力的核武器，而是因为人类的毁灭是一个限制因素。第一次发明出一种有可能将人类全盘扫清的装置时，这就是一个终极。改进的武器属于学术上的事情，假如你已经杀死了所有人的话。军备竞赛惟一的意义在于，它会形成很多方法来更快地杀死更多的人，但是，这样的事情当真会有什么关系吗？你只可能一次性被炸成粉末。

当第一位“奇怪之爱”先生想出如何重新安排原子内部的结构时，原子弹就成了一个现实，它使整个游戏都改变了。从那一天起，世界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

啊，至于沃顿山的那些日子。当时的事情都那么简单。你砍下一点柴火，到百货商店去一趟，有时候还会出现一点激动人心的事情——比如发现税官在你家谷仓旁边转。约翰小伙子那个时候知道原子弹吗？我的天，在那之前，我们体验到的所有形式的大规模屠杀行为就是数千名基督徒被扔到了狮子嘴里，那是一些烦人的印第安人的灭绝，少数一些裁判所，还有正式的一系列手对手，剑对剑，手枪对手枪的屠杀，一切不过是人类简朴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让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在这里回想沃顿山的时代。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原子弹的来临使人类的未来有了新的尺度。他很快便发现，他无法带着原子弹活下去，而没有原子弹也活不下去了。第一个政府团伙掌握了原子弹以后，其他所有的政府也都必须具备原子弹，以便“保护”他们自己。

现在，事情就是圈内游戏了。如果你是一个国家但没有原子弹，那你只好外出吃午餐。据估计，在未来的不到 10 年内，将有至少 40 个国家具备生产原子弹的能力。我们在很久以前就惊讶地发现，中国和印度已经拥有核武器了。哪怕小小的台湾也只花了 3500 万美元就从加拿大购买了一个研究用的反应堆，这笔钱是很多人和数以百计的公司也很容易拿得出来的！如果你以为台湾会坐在那里抓抓头发，同时，大个子中国大陆仅仅像看着一只塞得太满的玩具猫一样看着它，等着它朝一只老鼠扑去，那你一定是在哄自己。

还有很多很多的可能。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非洲还有那么多国家彼此仇恨，根据都弄不清楚谁站在谁的一边，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彼此仇恨。同时，有人还在发出极聪明的政治建议，催促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用核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以对抗两个“超级大国。”

超级大国？你是否开始做了什么事情，之后又开始后悔的？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匪徒们本想结束一切，重新玩点别的什么把戏的，但是，一切都太晚了。他们现在能够做的一切就是不停地往自己的武器库里增加新的品种。是啊，它们可能的确统治着我们，但是，他们也知道，自己这次玩起来的东西可能连自己的性命也得搭上去。

但是,不要担心,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根据《星期六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一位年轻的空军发射官员说,他“吓得要死”,因为事实是，假如他们愿意的话，他和另外三名军官非正式地启动多达 50 枚导弹，根本不需要得到其他任何人的命令。他的害怕来自合乎逻辑的假定：俄国也有一些很紧张的青年军官，他们在那边也掌握着同样的权力。这可真是一场美梦啊。

不要担心原子弹聚会发生的时候你正好在海上，因此而错过了。美国现在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很可怕的小小的玩艺儿，他们亲切地称其为捕捉者。就跟科幻电影里面的某种东西一样，捕捉者会“睡在”海洋底下，直到它听到有敌船接近时为止。这种肚子里装有核弹的鱼雷会从自己的沉睡中醒过来，紧跟在过路的船只后面。逃跑吗？忘了吧。没有人能够逃脱捕捉者的追逐。你认为政府会把你们纳税的钱花在一件不起作用的垃圾上面吗？不，哪怕事情弄砸了，第一次错过了船只，它也会按编好的程序再次追逐敌船，直到与其接触并毁灭它。

你在怀疑那个小小的家伙怎么知道“我们”与“他们”的区别，是吗？这也不成问题。里面的计算机设计用来区分不同的发动机声音。（现在我才开始感到害怕了。）啊，顺便说一句，海军曾请求国会山的政治教父们给予支持，要求他们对纳税人再来一次洗劫，好再建 500 枚捕捉者。(现在,我真的

是害怕了。）

并不是说我对计算机没有信心，而是说有那 500 枚捕捉者核弹头躲在大洋的底下，哪怕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出去划一划船，人们怎么能够感到安全？万一其中一台计算机出了差子，以为我们是一艘敌船呢？如果你认为《鲨鱼》里面的那一条是发了疯的鲨鱼，那你能想像在海上被一只出了精神毛病的核鱼雷追逐的情景吗？

啊,约翰小伙子,你去哪里了？

没有政治头脑的暴民来了

世界市场上的现实之一是，一种商品产生价值以后，没有政治头脑的暴民希望大肆购买它的现象只是迟早的事情。政治蛇头——他们总是要给没有政治头脑的犯人贴上不爱国的标签——说这是‘黑市”。钚的价格现在是每公斤一万美元,其价格比海洛因高出五倍,比黄金高出十倍。

这里面的含义是，数以千计的人可以到黑市市面上买到建造一枚原子弹所需的至少五公斤钚。全世界每年生产很多钚，我们现在可以在较大的公司和较有钱的富人之间开始军备竞赛了——这是一种较小规模的农场制度，是政治大国之间所玩的那种游戏的改装版。

比一只较好的哈瓦纳雪茄还容易弄到手

这是一场活生生的恶梦，最令人担心的是，除开黑市存在以外，看来有很多证据表明，一个人要接触到用于制造原子弹的钚并非世界上最难办到的事情。钚是以微小的 .05 盎

司的颗粒形式储存的，因此，在核工厂工作的一名工人每天抓一点，160 天内便可以得到制造出原子弹所需要的足够多的材料。

没有人确切知道，到目前为止已经偷走了多少钚，但是，已经有很多核工厂失窃的正式报道，多年以来还有很多“库存损失”的事情发生。在某些情况下，工厂的工人还被当场抓住。谁掌握着所有那些失踪的钚，这是谁都可以猜一猜的事情。

钚就在那里，就藏在什么地方，这是相当确切的事情。因此，现在就只剩下一步了：将它转换成炸弹。在这样的时代，并不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就可以发现，你友好的小小的邻国正在制造原子弹。有朝一日，如果在报纸分类广告里看到一则消息，说“带着五公斤钚的原子弹爱好者寻求懂如何制造原子弹的同伴”，请千万不要感到惊讶。

如果你在这方面有天分，《世界丛书》据说极可能成为许多资料来源之一，可以告诉你如何制造这样的一枚原子弹。美国政府的许多出版物也随时可以为公众调阅。

事实上，1976 年普林斯顿大学一位 21 岁的大学生主要利用美国政府的一些文献和广泛散布的核工程教科书，设计出了一个版本的原子弹，据说其复杂程度超过了 1945 年在广岛扔下的原子弹，虽然其威力没有那么大。除开其他一些让人感到舒服的事情之外，那位大学生还说，他希望那种原子弹“装配起来很简单，便宜，容易做到……意思是说，不需要使用特别的分类信息”。他最后的一句让人放心的话是：“这种原子弹就很简单。任何一个学物理的普通大学生都可以照我的样子做一枚。”（如果你想用一下呼吸器，或者吞下几片阿司匹林的话，我们可以暂停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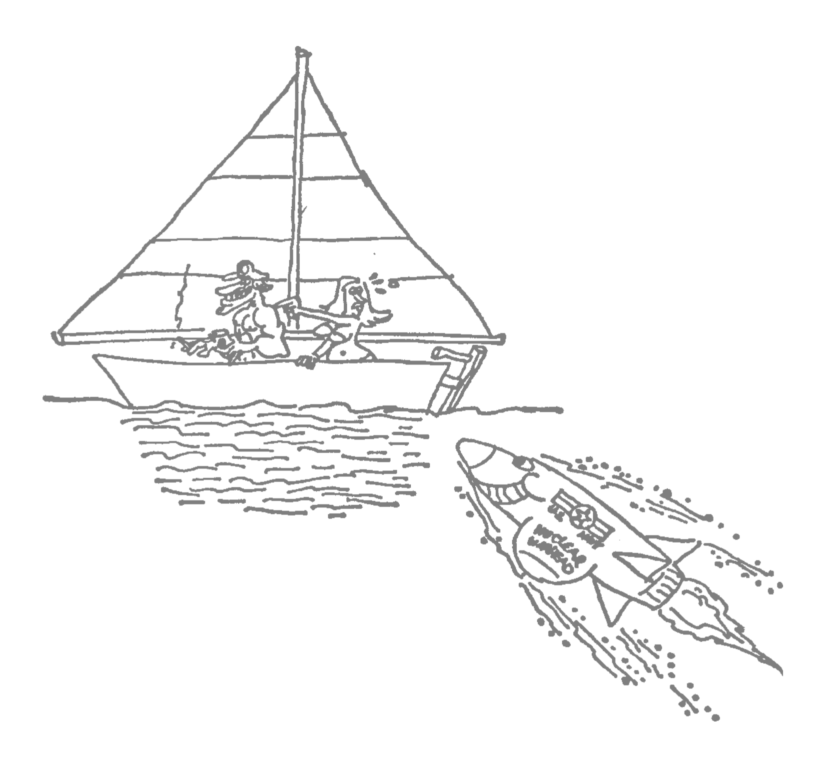
在微风中飘动的团伙最后的底线

好吧,已经说得够多了。到现在,你也许在自问“为什么这个家伙想吓破我的胆，他一再让我确信我迟早会被炸成一堆肉末？”答案是，我并没有吓唬你。我想做的事情只是要面对现实——这是为自己着想的一个基本成分。

因为钚、炸弹制造所用的硬件和技术都很容易得到，如果假定不同版本的原子弹在未来的某一天不会落在哪个地方，那是不现实的一种想法。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大都市里，都有很多控制着原子弹的自大狂，有很多猖獗一时的恐怖分子，还有能够制造自制版原子弹的大学生以及手指放在核按钮上的一些神经紧张的青年军人，如果我说人们必须成为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才可以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我相信自己这样说的时候完全是重话轻说。

不过,从一个方面来看,这倒是真实的。一切该发生的事情总会发生，但是，也许不是照你我希望的样子发生。根据我对原子弹的问题所作的这么一个简短的报告，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那就是，没有哪一个团体—— 不管有没有你我参与其中——会有什么办法在这样的事情如何发生的过程中产生一点点影响（除开这样一种可能性 因为各种各样的‘和平’组织和‘禁止核弹’团体在不断闹事,不断制造麻烦,按钮可能会早一点按下去)。

本书要讲的是你的生活，你只能在这些事情的现实性范围内关心自己。它们如何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这些事情会否影响你将余生用在追求欢乐和幸福的事情上面？很明显，坐在那里担心原子弹的现实一点也不会有助于你自己的事业。参与一个团伙去说服 40 亿人,要大家同意永远也不要使用原子弹是很荒谬的行为。数以千计的人早已经开始这样的



“呃,弗莱德,我想可能后面有东西跟着。”

一个活动了，他们的智力水平和口头表达能力远远胜过你我的水平。但是,他们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因为最后按下按钮的人对他们说的话并无兴趣。另外，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最终按下按钮的时候,自己到底是谁,或者他的动机是什么。

意识到原子弹的现实和执迷于这些现实，会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意识到现实存在，有助于让你自己的生活保持在合适的世界以内，并使尽情体会生活给你的一切欢乐成为非常理性的一个主张。如果执迷于这件事情，那会蒙蔽你的双眼，使你看不到生活的欢乐，会使你在自己的余生内能够享受到的幸福被剥夺。请忘记沃顿山吧。那个时代已经永久性地过去了。现实是,你生活在原子弹的时代。面对这个现实，然后将这个现实问题束之高阁，不要让它挡在你的道上，然后一门心思去清除你的团伙路障。

很自然地，总会有数量众多的自以为是的世界拯救者，他们会因为这种姿态而烦躁，要么因为他们对个人失败感到挫折，要么实际上他们会被其他绝对道德家的言论或行为所威胁。但是,你必须明白,当你承认原子弹的现实问题,但又选择对其转过背去，只管追求自己的欢乐的态度时，你并不是对潜在的可怕事件麻木不仁。你展示出来的只是智力和理性思考的能力。你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足够诚实,明白你的努力或任何一个团伙的努力都不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另外，因为采取这种现实主义和诚实的态度，你也没有干预别的任何人的生活,甚至没有干预选择加入"禁止原子弹"的团伙的那些人的生活。

跟任何时候一样，对现实的准确感受是有利健康的。如果你拒绝接受原子弹的现实，更不用说拒绝承认像人口过剩、污染和能源短缺等的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那你可能只会按一种指导原则安排自己的生活。但是，如果将这些现实

的问题考虑进去（但不是执迷其中），你就可以做出合适的调整，以实现为自己着想的最终目标。

你的价值观并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是你的计划。能够带给你快乐，但又不妨碍别人生活的那些主张仍然是好的；让你感到痛苦的那些主张仍然是不好的。正是因为你的价值观并不会改变，你的游戏方案才必须予以调整以适应变化中的环境。你必须学会顺流而动，这样才能保存自己的价值观，并达到你自己的人生目标。

不管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的天,我们仍然有比《音乐之声》更流行的事物。有些科学家相信，人类已经在这里生存了不下 100 万年。根据他们的意见，别的很多生物都没有活过 60 万年。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尝试过自己的行为的生命形式估计共有 5 亿之多，但其中的 4.98 亿已经在很久以前消失掉了。

幸福的结语

如果你现在感到彻底的绝望，那可真是毫无必要。如果你因为我实话实说而忌恨于我，嗯，我能说什么呢？如果我甚至都不想理你，你要么是明白了一切，要么就是皮肤特别厚。

但是，现在到了吃甜点的时候了。有很大的一个现实摆在这里，超过了前面所说的所有潜在的世界范围的灾难和在微风中飘动的危机。这个现实就是，你仍然可以过上激动人心的生活，身心满足的生活，欢乐的生活，从现在就开始。灾难可能在你的一生内发生，灾难也有可能在你的一生内不会发生，这样的可能性不能够强行夺走你的这个机会，那些加入团伙四处高喊口号的人也不能够夺走你的这个机会。

跟平常一样，为自己着想必须是你保持对自己的行为控制的结果——不是因为一个团伙的欲望就放弃自己的控制力。不要被群体意识席卷而去，不要听从绝对道德家的花言巧语，也不要听任何人高喊口号。做你自己的事情。团伙跟为自己着想不可同日而语。

为了看好自己的窝，而不是自大狂一样想去解决别人的问题，我希望在此表达我个人对你的感谢，因为你消除了让自己成为全人类的一个负担的可能性。

6. 跨越财务的障碍



我差不多就想偷懒,让大家回头重新看一遍前面的五章—— 尤其是要注意现实障碍和人际关系障碍这两章——然后把同样的原理应用到财务的事情上面来。财务——个人和商业活动中的—— 只是人生游戏中的另一面,而生活中的一切都涉及现实和人。

我在这里的取向严格限制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主要强调跳过所有花言巧语的胡扯和不相关的“应该是”，落实在财务障碍真实的内容上。

谁关心赚钱？

谁关心赚钱？很明显,人人都关心。最近展开了一项世界范围的民意测验，希望在任何一个地方找到一个国家很贫穷但其人民又很幸福的国家。拿其中一位工作者乔治·盖勒普的话来说:“我们并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们当真发现的一个事实是，地球上差不多有一半的人类都在为生存竞争。

但是，一切都是相对而言的。尽管你有可能并没有处在要饿死的边缘上，但是，你有可能在为自己所设的一个生存水平而斗争；收入可能是增长了，但是，费用也有可能跟着上升，结果是，很少有人在经济上达到平和的心态。

还有一些人认为，赚钱并没有那么重要——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东西比钱有更大的回报。从一个方面说，他们是正确的，但是，他们错过了整体当中的一个部分。我比大多数人更幸运一些，因为我以前也曾经历过那些事情。在什么地方？在各个层面：顶层、中层和比你能够想像到的更低的层面（如果你很幸运的话）。因为不止一次去过那样的地方，我处在可以作一个报告的地位上，你经常听到的谣传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真实的：金钱的确买不来幸福。

因为在金钱的两个极端上都有所体验，我必须承认，从中产生的最令人惊讶的发现是这么一个事实：生活当中很多最好的东西都是免费的。但是，这里面当然有一个窍门：金钱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方法，是让你处在更好的一个地位的工具，让你过上更值得体味的生活。

严峻的一个现实是：如果你经常处在财务方面的压力之下，那就很难欣赏到生活更美丽、更自由的一些东西。如果你经常考虑财务保障上面的事情，考虑没有支付的帐单，也没有任何一种成就感，那就让你永远得不到摆在那里的生活乐趣。在今天这样一个紧张的世界里，我觉得，一个普通人如果不取得某种程度的财务上的成功，那要保持大量幸福感的想法就是不现实的。

我发现金钱能够买到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自由。我不会说金钱能够买到全部的自由，我绝非这样一个不现实的人，因为，当然的，只要政府还存在，这样的事情就不可能存在。但尽管如此，你仍然可以用钱得到比没有钱的时候更多

的自由。仅仅心态平衡只是自身的一种解放——哪怕精神上必须与财务上的麻烦作斗争，但心里却可以自由地考虑美妙的事情。

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到底需要多少钱才能够得到你所希望得到的自由。因此，清除财务障碍的意思，就是在获取生活中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必须的财务成功当中，成功地进行有意识的理性努力。但是，它同样也意味着这样的努力不应该使生活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一团糟。它意味着让你得到自由，可以集中精力为自己着想，得到根据自己的选择采取行动，而不是按别人为你作的选择行动的自由。对一个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一年 5000 美元 对另一个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必须当百万富翁才行。需要多少钱才能‘购买到’使你幸福的那种自由，完全取决于你本人。

从一开始你就必须小心谨防的一件事情是，你不能让自己摆好资势去迎接一种幻灭感。如果你过去已经挣到很大一笔钱，那你已经明白钱并不能够买来幸福；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挣到那么多钱，我希望为了你的缘故，在你到达那里之前你要听听我的话。这有点像经常犯这样的错误的人：他希望从别人那里拿到比他们能够拿出来的更多的东西。没有钱但梦想有朝一日飞黄腾达的人，经常会指望从财务成功当中得到这样的成功根本就不可能带来的东西。

我在爬坡的第一步便犯下了这样的错误。爬过的那个坡很陡，很滑，很累人，摆满了各种各样能够想像得到的障碍，但是，我最后还是到了那里。但是，等我到达那里之后，我发现那不是我想像当中的幻想乐园，而是活生生的一个现实的世界，但只是到了更高的一个财务水平罢了。我感到十分失望，想以别的方式加以弥补，但是，那只不过让事情更加糟糕了。但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追求幸福，而

金钱只不过是追求幸福的一个工具而已。

我最后一次爬那个坡的时候，终于在脑袋里面想清楚了。我意识到，彩虹两端的盆子里并没有魔术里面表演出来的黄金，并不能够用什么办法转变成幸福，而是说里面装满了自由。我还认识到，时间是我的限制性因素，因此，仅仅朝那个方向努力，希望有一天能够有足够多的钱获得自己所追求的自由不再是一件好事。在我爬那个坡的时候，我应该尽量多地获得幸福。那就是我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我终于将爬那个坡本身的活动从苦斗变成了欢乐。

如果你迷失了现实的情景，不知道金钱只代表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就是为自己着想的手段，那么，你也许永远也不会得到欣赏生活的自由。这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你寻求越来越多的成功，但没有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实际在追求什么。这就如同一种自我囚禁，你要防止自己体会到生活当中没有限制的欢乐和幸福。佛家有一个教训，就是讲这个道理的：

> ……无论我们追求什么，过度的欲望会使我们成为它的奴隶。人人都可以看到这样的道理在起作用——渴求食物，渴求名声，渴求成功。这一切都让我们失去了做出聪明选择的自由。

是的，赚钱的确很重要。但是，在我们开始解决金钱之困惑的活动当中，我希望我已经为大家把一切描述得比较清楚了。金钱很重要，它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它能甩掉你生活当中的很多负担，而这样的负担是有可能夺走你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的，因此可以让你集中精力去欣赏生活的乐趣。

一个忧郁的人行走在失败者胡同

我们从底部开始，慢慢向上谈。也许你也曾经到过那里——或许现在还在那里。如果你从来没有体会过失败的灾难，那你没有认真努力去获取成功的可能性也极大。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失败的苦难而达到了顶层，我这顶帽子归你了。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不费力气就爬上顶层（而且留在顶层)的人。

事实上，失败是一个好的指示（当然不是唯一的一个指标),说明你做出过多大的努力,也说明你有多么愿意为了获取财务上的成功而付出代价。迪斯雷利曾说过：“逆境造伟人，乱世出英雄。”我从自己的成功当中获取了相当多的知识,毫无疑问,这里面有很多愉快的成份,但是,这些知识没有我经历过的那些摧毁性和临时的失败教会我的东西多。

把一切说到根子上去，那就是一个简单的平均律。也叫——

袋中一只胜过脸上一百的理论

岁数大到足以来看这本书的人都知道这个老笑话，说是有个人站在街头问过路的每一个女人愿不愿意跟他走。他的脸被很多女人抽过,但也有人“吃他这一套”。这里面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愿意做出努力，也不准备付出代价——请求别人，但准备好不可避免的碰钉子的情形——那你就把自己逼到了一个死角,你成功的希望为 100 比 0。看看自己脸上有几道巴掌印可能是有用的，如果看不到多少巴掌印，你多半还没有走出起跑线。

贫穷是罪恶吗？

如果你还没有清除掉财务障碍，我想，讲讲本人在泥坑里挣扎的经历也许可以给你一点启示。没有十卷书的篇幅，我恐怕难以把它讲清楚，其中一些经历糟糕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以至于在这样一个政府是绝对道德家的年代，华盛顿极有可能将我那样的经历归类为色情活动。

仅仅描述一下最底层的事情，可能就能到达我们的现实目的——这个底层就是财务梯级当中，我可以轻易地踩着随便哪块方便的石头上下的地方。不管你今天处在财务梯级的哪一层上，拿自己的情形跟龟先生处在最低潮的时候编制的一些表格相比较，就应该能够更清楚地看出自己身在何处。仔细说说我自己的灾难情形和受辱的状态，极有可能引导你做出一个结论，认为你自己也可以通过小小的理性思维练习、很多的自律和应用后面的几页将列出来的其他一些原则,而清除自己的财务障碍。

底中之底

我涉猎过唱片与电影业，还弄过其他一些自虐性的企业，目的是让自我形象增肥、钱包变瘦，之后不久，有天早晨醒来后，发现自己处在相当尴尬的境地，必须要面临这样的财务现实：1）每月 3 万美元的日常开支；2）收入为零；3）银行存款余额为 11.37 美元；4）债务约为 50 万美元。

突然之间，自杀成为一个极有吸引力的解决办法。我试着吊死自己，但绳子断了；我试着将自己宰杀掉，但汗出得极多，结果浇灭了自杀的烈火；用手枪不行——我有一把手枪，

但买不起子弹。

由于看起来没有什么办法，我选择坐在自己游泳池旁边的休闲椅上放松，让自己的思想在事实默想当中流动，一边看着杰克 · 沃纳的地产。（由于我拥有贝弗利山上惟一的一个二楼游泳池，因此，我可以看到广大的一片华纳地产——包括他的私人高尔夫球场——我坐在我自己的游泳池旁边，就生活在他的隔壁，因此可以免费地看到他成公顷的绿色风景。）

默想并没有占用我太长的时间，我得出了一个极好的结论：我处在严重的麻烦之中。最后我决心面对现实的情形，永远不再抱怨事情应该是怎么样的了。现实再次出现在驾驶座上，跟平常一样，现实忽略了我的欲望和不正确的感觉，现实仍然是原本不可动摇的一股力量。

这是最糟糕的现实吗？我要被自己的家人赶出去了，我要被自己的店铺赶走了，而我的一大笔钱就是这样扔到一个阁楼一样的一套办公室里去了，把自己弄得像个塞西尔 · 德杰克。我离开阳台回到卧室内，禁不住想起当初考虑这栋房子的时候，有人向我兜售的一套生意。当时，一切都让人激动不已——故事说，玛丽莲 · 梦露当初就住在这里面（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要去验证一下）；说米基 · 龙雷常常就从卧室窗户跳进游泳池里，当时正是老一套的好莱坞聚会的高峰期——全都是过去的一套奢华和喧闹的故事。的确令人动心，但属于疯狂的念头。在我考虑那笔交易的时候，大自然一直在绕过我的肩膀对我说：“孩子，我可不想勉强你。但是，没有人能够违反我的规律而侥幸逃脱的，从来没有过。”你知道，接下来，大自然古老的保龄球自动服务机就牢牢地夹住了我的睾丸，就夹在 7 号球的位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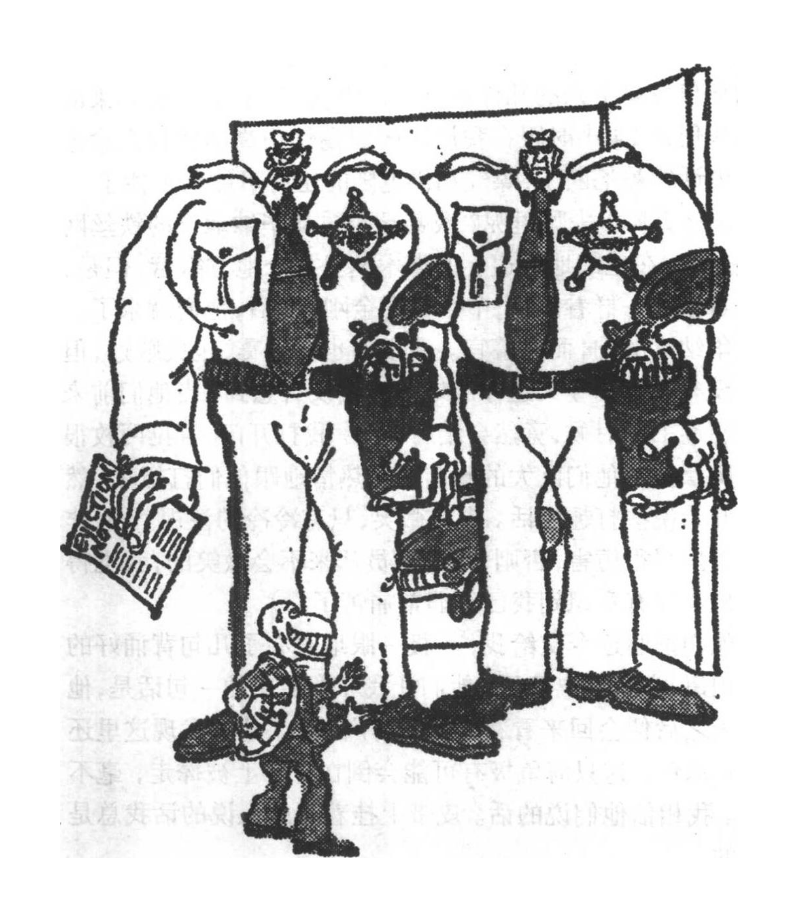
用最简单的老话来说，舞会结束了。我有三台梅塞德斯

车和一台弗利伍德车。一辆接一辆卖掉了。最后我找个地方住下来，没有任何一辆车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你能想像在洛杉矶生活而没有一辆车的难处吗？我连杂货也买不起了。我开始惊慌失措，到了开始盯住食品柜里的猫食看的程度。我开始把仅仅剩下来的几件家具一件件卖了，但是，换回来的钱很快便被 24 小时跟在我周围的警惕性很高的债权人拿走了。电话线被掐断了，煤气和供电随时也有可能保不住了。

怎么办呢？去哪里呢？我甚至想过从华纳地产的铁丝网上爬过去，在他的地产边上的灌木丛里找个地方露营，但是，他养着很大一群看门狗，个个都赛金刚。然后，他们就来了。不是华纳家的狗，而是警官。我以前也倒过霉，也失败过，但从来没有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我没有想到，当他们前来递交驱逐书的时候，竟然会结对而来。我打开门，看见两枚很大的胸章挂在他们巨大的胸前。我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就开始说些打趣的话。没有微笑，只有冷冷的注视。（除非让公民疼得很厉害，否则，政府雇员从来不会微笑的，我觉得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我已经非常痛苦了。）

他们把驱逐令交给我，一板一眼地宣布了几句背诵好的法律用语，之后就离开了。他们让我非常明白的一句话是，他们五天之后便会回来看看这里的房产，如果他们发现这里还有一只海龟，这只海龟极有可能会倒在背甲上被撵走，毫不留情。我相信他们说的话。皮带上挂着枪的人说的话我总是当真的。

我又拿出一些家具卖出去，十元钱的东西一元卖掉，就这样凑足一些钱租了一辆卡车。在接下来的五天里，我处在一种恍惚状态里，在长达一英里的街巷里走来走去，在七弯八拐的楼道上绕来绕去，爬到卡车的后厢去，努力把自己剩下来的一些东西塞进 18 英尺长的带蓬车里。之后，我想做的



“(吞咽！）你们大家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没…… ”

一切就是睡觉。但是，我只剩下 48 小时了，然后是 36 小时。最后，只有 24 个小时剩下来了，之后，怀亚特·厄普斯就会来到我的门前找海龟了。我在房间的中央时常醒过来，很快看看手表，意识到自己无意之间睡着了一两个小时，这可真是件可怕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真正把能拿的东西都拿走。中午到了，我被迫留下价值几千美元的衣物和其他物品。我还记得最后一次从二楼走下时的情景。我从后门走下去，最后看了一眼阳台、游泳池和华纳家族如此慷慨（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我分享的那片绿油油的地产风景。我最后看了一眼那美不胜收的风景，此时，两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我相信，这两个念头后来证明是我接下来的生存斗争中拯救了我的东西。

首先，我在心里并不嫉恨任何一个人（可能要除开华纳家族的看门狗），甚至都不嫉恨让我走了下坡路的二类和三类人，不恨我的债权人，甚至也不恨随时有可能来到我门前的政府爪牙。但是，我的确开始有点不喜欢自己了。

我是多大的一个傻瓜啊。斯坦塔亚纳曾说过：“记不住过去的人，会活着再次体验过去的痛苦。”如果有人能够证明这句话里面的智慧，那这个人就是龟先生。我花极大的精力建立起一些原则，但是，打破原则的反倒是我自己，而这些原则是产生过很好的效果的，假如我像信教一样相信这些原则的话，结果我拒绝承认自然迟早会反过头来收取帐单。这次她就来了，照着我的肩头猛拍了一把，让我震惊得无以应对。

其次，我对自己说：“我还会回来的，比以前更伟大，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好。我将付出代价，不管是多大的代价，但是，我一定会回来的。下次，我再也不会让自己处在一个谁都可以从我身边取走它的地位上。”这样想着，我就最后一次走下了那个楼梯，把自己的衣服扔进车厢开走了。当我在街

上哐当哐当开着走的时候，禁不住想起了那辆卡车与气派豪华的家、修剪齐整的草坪和围绕在我身旁的棕榈树之间强烈的对照。当警官从我身旁经过的时候，这样的对照更加放大了，他们的车辆就在离我家不到半个街区的地方，但他们是朝另外一个方向而去。他们也许因为在那里没有找到任何人而失望，但是，我的天啊，人人都曾放弃自己原来的老家。玛丽莲·梦露死了，米基·龙雷多年没有到这个游泳池来了。而海龟先生也搬到了自己的新家——一辆莱德卡车里。

贝弗利山的麻风病

在奥马哈、德斯曼斯或孟菲斯，如果你破产，那会成为鸡尾酒会上的好故事。很自然，你过去的大部分熟人现在都见不到踪影了，你也走到哪里都受人排斥，但是，很少有人会朝你吐口水。在贝弗利山，事情稍有不同：他们真的吐口水。

在贝弗利山，如果你破产，那可是老天不容的事情。在"黄金贫民窟"，破产与麻风病是同义词。没有人在鸡尾酒会上谈起你。你是过时的新闻。你死掉了。如果你远离大街，他们会懒得理你。贝弗利山没有任何东西对抵抗疾病，生活在那里的人就是不想让麻风病人蹲在那里，破坏他们时髦的商店和时装店的风景。

由于那样的羞愧和侮辱是难以描述的，我也就不去费那个神了。我只需要告诉你一句话就行了：在贝弗利山，失败者胡同是最孤独的一条，最让人自贱的一条，是世界上最让人轻贱自己的一条胡同。

跟那么多有利你健康的事情一样，受苦也不是你能够回避的时候却去选择它的一个东西。但是，真实的情形是，受苦让人感觉刺激。受苦的内在意义就是迫使你去利用自己的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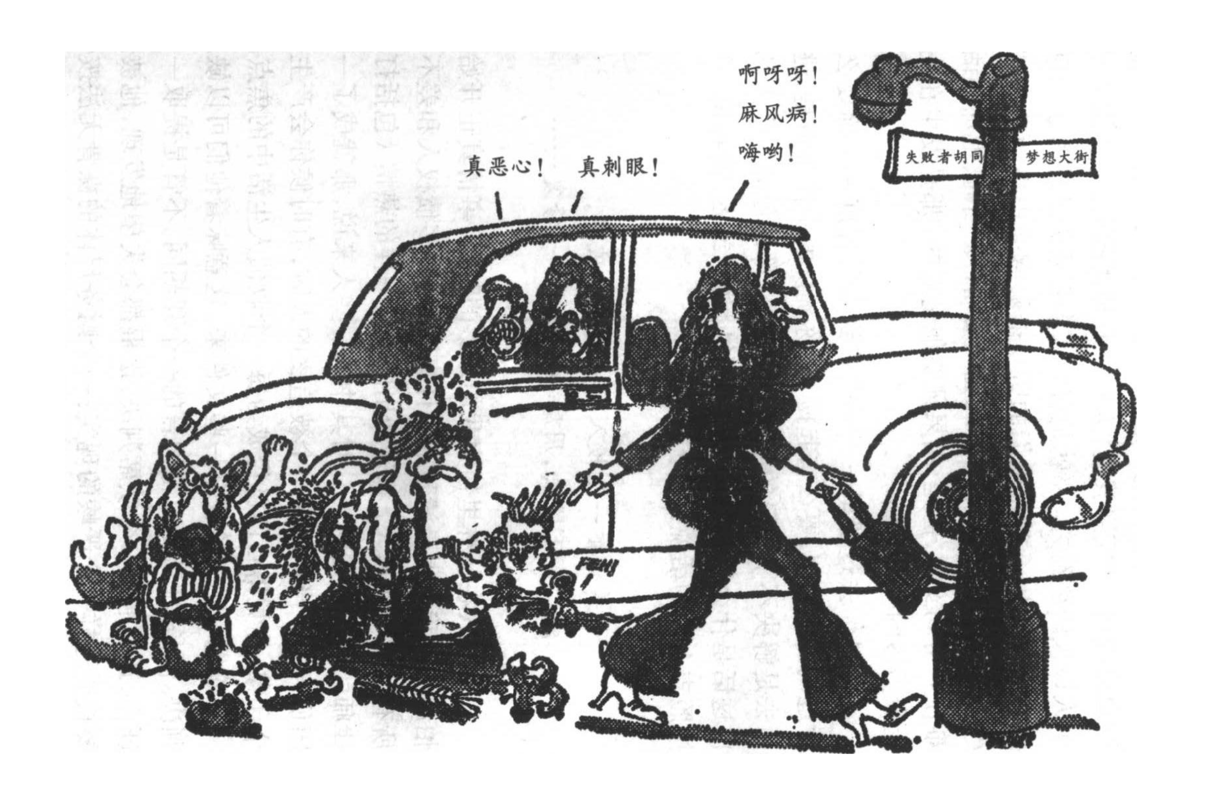
慧。我记得有一个朋友，是很有名的一个娱乐界人士，在我最倒霉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道理从哲学的角度告诉我了。他以前也失败过，他安慰我说，人到谷底再爬起来，那会调动出一个人最大的创造力。那就是有那么多音乐天才获得了特别的感召力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听众能够感受出来的那种“灵魂”。这样的品质就来自曾经遭受的痛苦。当时，他那句话很难让人得到安慰，但是，结果证明他是对的。那是发生在我身上最美妙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去过那里——一路栽到那种程度——你要么就背过气去死翘翘，要么奋起搏斗。你确认的一件事情是，逃跑而去是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的。到过底部的任何一个人都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摊牌的时候。或者，我再说一遍，按照吉卜林的话说：

> 看着你把一生投入其中的东西破碎，
> 然后弯下腰去，用磨损的工具一一修复……

债权人在丛林里侦察我的踪影的时候，事情真正开始可怕起来。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情是，许多债权人和差不多所有的收债代理人，都表现出虐待狂一样的热情（包括打着律师的幌子收债的人)。对其中的一些人来说,那就成了一种团伙行为。当你成为一个被追逐的人时，有时候你会产生一个印象，你觉得自己已经成为每一个收债人生活中的焦点。

讼棍时不时给我拿一些文件来，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缺席判决。但是,那就是对他而言的一个死胡同。不管是提取一个证言,还是通过一个缺席判决,讼棍都会失望地发现,他被迫要接受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一个财务尸体的裸骨无法按他的命令变成美元。结果，他的虐待狂热情一般很快就会变成


真恶心！
真刺眼！
啊呀呀！
麻风病！
嗨哟！
失败者胡同
梦想大街

困惑。为了让你明白这样的讼棍挫折到什么程度，我来一字不漏地描述一段取证过程：

讼棍 林格先生,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海龟：目前住在一辆卡车里。
讼棍：你能说得更详细一些吗？
海龟 是一辆莱德卡车,勒 –艾 –德 –厄。
讼棍 卡车是谁的？
海龟：莱德公司的，我想吧。是从他们公司租的。
讼棍：你什么时候这么干的？
海龟 我想大概是两天前吧,当时,警官让我从房子里搬走。

如果在发生财务灾难的时候，人还能够体会到欢乐，那一定是在这样的时刻——讼棍搔着他的头，从他的眼镜边缘上往外看，给他的代理人一个完全绝望的眼神。而且他是正确的，那就是毫无希望。他相信我已经设计出某种阴险的方案,把无法说清楚的成堆的黄金藏了起来。不幸的是,对我们彼此来说,他都是错误的。食品柜上的确是空荡荡的,闻不到钱的味道时，讼棍很快会失去兴趣。这个事实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我可以让烦恼的事情保持在最低水平，保持在接近人道的水平上，使我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能够过上人的日子。

做了不讨好的理论再次发挥作用

给服务生一些小费而别人又不领情，这是一方面的事情,但是,在我当时的困境中,违反这个现实的代价是差一点

要了我的命。我当时处在一片混乱的状态下，那是进行理性思维的最糟糕的心态。结果是，我允许自己成为通过习惯和传统形成的威胁的受害人。我总是听人说：“一个诚实的人应该偿还债务。’因此，我决心不宣布破产——而要是破了产的话，一切都会一次了结得干干净净的，让我可以重新开始。接下来就是我自动接受威胁导致的后果：

1）我花若干年时间跟债权人周旋，我的全部创造力全都耗费在担心收账的人、亮着鲨鱼牙的收债律师，以及无处不在的警官的活动当中。我让自己宝贵的时间被别人夺走，而这些时间本可以用来进行建设性的工作，以改进我的生活的。

2）我付给债权人数以千计的美元，这不仅使我的生活水准长期处在受苦的境地，而且还使我很难抽身去做创造性的工作，而只有创造性的工作才能结束我趟水的生活，使我能够继续前进。

3）我没有利用破产这种简单和一次性的方法去背负一次信心纪录，反而找到了很大一批收债人、起诉和判决，弄得我跟赖债不还的人一样。而实际上，我只是一个犯了一点点财务上的错误，是一个筹码用完了的人。

4）给我致命一击的是，我甚至都没有因为当了一个很好的美国小海龟而在头上贴上一块“不走捷径”的奖章，反过来，在某些诉案中，当我偿付了不到一百美分的债务时，我的债权人竟然表达出吓死人的，差不多是虐待性的蔑视。但是，更让人惊讶的是，经过多年的挣扎之后，当我最后全部付完了债务后，他们最好的也只是表示冷漠，差的仍然保持敌意。他们坚信我一定把什么东西藏起来了——他们的帐单本可以早一点付清的，但我却把一大笔钱藏到哪里去了。可不幸的是，这一次他们又错了。

那是所有可能糟糕的世界里最为糟糕的一个。我经历了长时期的精神折磨，把流血流汗挣来的成千美元的钱都交给了他们，留下了极其恶劣的信用纪录，但仍然成了蔑视的对象。但是，我本来可以在自己的内心里感到安慰的，因为别的不说,我做了“正确的”事情。可是,我的老天,我并没有感到内心充实。我感觉自己像个傻瓜。我受到了习惯和传统的威胁，结果做了本能的事情，而不是去做正确（和理性）的事情。从理论上说,一切听起来都不错,漂亮得狠,但在实际上,嗯，你自己试试，然后做出自己的结论吧。

但我很走运。为了确保自己吸取了教训，我观察了发生在我朋友身上的一件事情，他跟我发生财务问题的差不多同时宣告破产。这么做完——“走捷径”——之后,一切都完结了，一了百了。他可以抽时间去忙别的工程，这不仅仅为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且还为别人提供了有用的产品和工作。他的信用纪录只显示出一次消极因素：破产。如果你把这个词念得很快，根本就不会再去想它了。但是，撒在我那种被习惯和传统制造出来的创伤上面的真实的一把盐却是：大多数人谈到我的朋友破产时，都流露出同情的口吻。他的大多数债权人非但不恨那个家伙，反倒对他耸肩，认为那是他好好休息一阵子的时候。

不要做任何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做合适的事情’与现实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对称，不动脑筋的人如果听从这样没有根据的花言巧语，那他一定会上大当的。我让自己受到传统和习俗的威胁，结果吃了大苦头，而且罪有应得。我做了别人以为是正确的事情，但是，承受恶果的却是我，而不是他们。

收拾残局

我说了一大堆自己倒霉时的事情，不外是想让你得到更好的一个参考，看看你自己如何应对这样的财务局面。如果你比我刚才描述的情形还糟糕，那么，你一定发现了地球上的地狱就在自己眼前。我推想你还没有接近这种闪电战一般的财务崩溃,所以,当我们接近财务障碍时,你应该已经在相当合理的一个比较状态下看清自己的财务状态了。

我不知道你现在从什么地方开始。你可能刚刚大学毕业,你有可能是一个往 40 里面撞的人了，但一天到晚还在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岗位上辛辛苦苦地干 10 到 12 个小时。你也许是一位妇女，在自己的家里和房子里当了一辈子奴隶，极想进入商业世界，你也许是一位经理人，正在大把大把赚钱，拥有了生活当中所有的物质享受品，但是，你却没有时间真正欣赏那些东西。

不管你目前的情况如何，如果你不自由，如果你不能够做那些激发你最大欢乐感的不可替代的事情（要么是没有钱去做那些事情,要么是有钱但不能够欣赏生活),都会有一条出路摆在你的眼前。有一个方法让你到达想去的地方。我就是从能够想像出来的最糟糕的情形当中走出来的人；别的许多人也做到了，如果你真想走出困境，那你也一定能够办到。

理性与勇气：打开囚室大门的钥匙

不管你面临的是彻底的贫穷还是郊区的贫穷（极高的收入被同样高的开支所抵消），同样的原理都适用。第一步是说服自己，你可以一了百了，从另一个方向开始生活。直到你明白这一点，所有的步骤都是瞎的。

一位知名的演员最早本是喜欢演戏的，但他职业生涯的

绝大部分都泡在了电影里面，而不是去了百老汇，他曾说过，演电影的钱来得容易，他的生活方式大有扩张。因为这一点，他就“被迫”在他宣称并不喜欢的一个媒体业内继续工作下去了。他感觉自己无法放弃。

对于这样的情形，我深表同情，但是，我又不能同意。如果说很难放弃那样的生活倒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很难与不可能之间是有差别的。如果你做出理性的思考，你的重量及平衡幸福尺度表一定会得到大量数据。因为输入的数据正确，那它一定会不断地向你提供理性的答案——是最符合你的利益的答案。如果这样的尺度表工作正常，它一定会产生一个逻辑点，它会反复强调，你只有一生可以过，浪费自己的一生去做自己根本不想做的事情是纯粹的胡扯。它一定会时时提醒你，在最后的分析当中，你才是具备最后的权威来让自己倒退的人。只有你自己才能够阻止你不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最后，它应该会清楚地说明你将为自己想过的更好的生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因此，你才可以聪明地决定那么做值不值。

通往自由的道路

首先，你必须保持镇定，要放松，确保自己对财务上的情形有适当的看法。不管表面上有多么可怕，都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一个问题，你的财务状态实际就是一场游戏。当然，游戏玩赢了是让人开心的，但请记住，当游戏玩完之后，不管你有多少筹码，最后跟着你一起走的就只有一品脱涂尸膏油，仅此而已。

接下来，抛弃那些破坏生活的‘应该如何’的想法，踏踏实实地坐下来分析一下‘实际的’情形。不要坐在那里做白日

梦，想像事情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明白事情实际是怎么样的，然后对实际的情形做出一些努力。诚实地评估自己是否喜欢当前的情形。如果你喜欢，那就保持下去，不要再骂骂咧咧的，好好欣赏自己当下的生活。

但是，如果你对自己目前的财务情况并不满意，那就走出来吧，不管那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一门职业，还是你自己的生意，或者是失业状态下。不要把自己余下的一生用在谈论和找借口的活动中。那样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但并非不可能。为自己着想的话，你就必须做出有意识的理性的决定，把余下的一生花在自己根本不想做，或者觉得十分无聊的事情上面是很不理性的。

拯救 恨自己

请记住，我从自己家里走出去的时候，因为警官紧紧跟在我的屁股后面，最后的一个念头就是，我谁也不怪，只恨自己。我经常跟一些朋友说，那是我为了给自己省面子。我就是那个害了自己的恶棍，我就是那个做出决定，导致我的生活走向毁灭的罪犯。

责怪别人" 加害于自己 "，不仅仅浪费时间和精力，而且还是自己周围所有人讨厌的一个举动。不要忘记，你认为加害于你的同样的一个人，极有可能有一百条理由认为他有这么做的理由（害人与被害者的理论：你们每个人都相信是对方给自己的肾部来了一拳的人）。

多年以前，在我第一次爬财务山的时候，我教自己应该对哪怕最坏的、偷走了我的筹码的第二类人心存感激。我总是感觉到，如果我果真被谁好好骗了一把，但自己变得聪明一些了，可以把吸取的教训记住的话，那你当真应该对骗人

的家伙表示感激。我总是努力把自己的敌意压到心里去——火气就应该是闷在心里的。我总是拿自己开火，从来都不手软。我的敌人也许玩了一场定义游戏或者划线游戏，玩得还很聪明，但是，你应该为此做好准备。保护好自己的两肋是我自己的工作，如果我自己太粗心，没有做好这件工作，那我就会承担不可避免的恶果。

忘了你认为引起你倒霉的那个家伙吧。不要浪费时间去埋怨他，也不要去恨他。你自己害了你自己。他只是一个方便的工具，你借他这个工具完成了自己本会做的事情。为什么要替他担心呢？自动发球机会成为一个裁判，谁对谁干了什么事情它都会去管的，你最后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位置，他也会到他的那个位置上去。也就是说，你应该忘了他，要撒气就朝自己身上撒，狠狠地撒。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在那辆破烂的卡车里威逼自己，到了我并不觉得自己能够容忍自己的愚蠢行为的程度。希望成功的欲望远远超出了赚钱的范围，它意味着，证明我可以重新喜欢自己。

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对自己的朋友心存怨恨的情形。这样的注意只会使真正的问题错过。肯定地，很多人忘记了我当初栽到最底层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却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为此而难过。原谅是神圣的行为，而且是理性的行为。我是这么分析的：

1）怨恨别人并不能够解决我当前的财务问题，因此，也无法说明我为此花的时间和精力是恰当的；

2）由于我的熟人都是人，而人就有人的弱点；从要下沉的船上跳出来，这对人和老鼠来说都是一样自然的事情，是天生的本能；

3）我的朋友跟我破产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为什么要把

他们拉到自己不幸的起因当中去呢？

4）由于朋友关系跟生活当中的一切关系一样，都应该基于价值对价值的基础之上，我的推论是，对于那些消失掉的人来说，我再也不能拿出别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了。要么就是这样的情形，要么我一开始就交错了朋友，我应该为当初的决定内疚。

5）最后，当一个人消失的时候，我猜想那是他告诉我说，他对我东山再起的能力表示怀疑。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他做出确实的判断的能力没有信心，因为我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会卷土重来的。因此，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他的损失和我的获取。他自动地从我未来的生活当中闪开了，因为他在估量别人的性格与能力方面没有足够的能力。

底线就是朝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而去。如果别人在判断你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那是他们的问题。这样的事情也不是什么罕见之事，人们每天都犯一大堆的错误。

不要把总体意义上的抱怨与对自己发火混为一团。对世界发火是浪费时间，坐在那里咒天骂地根本不能够解决任何一丁点问题。如果你目前在犯这样的错误，请立即停下来。不管你是 16 岁还是 60 岁，每一天都应该花在为自己着想上面，而不是用在过去的错误上，这样一来，你等于就多得到一天，也就多了一份成功的希望。

借口：不愿付出代价的人的拯救者

如果一个人希望花时间探索一下使生活复杂化的理论的深奥程度，他只需要集中精力来找借口而不是采取积极的行动就行了。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蹲在一个借口上更容易的，也没有任何东西比找借口更容易使人的生活复杂化。一

个借口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它与改善你未来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一个借口直接或间接地代表过去的某种东西。

所有借口当中最喜欢的一个

最喜欢的备用借口当然是老默菲的一个后代，称为“时机不对”。果真存在时机不对这样的事情吗？是啊，人人都有弄错时机的时候。默菲并不认最喜欢的东西，他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同样的虐待态度。但是，我们每个人处理不幸的方式却千差万别。一个踢悬空球的人在中场找错了时机，他想把悬空球很快踢走，结果却受到阻挡；另一个运动员看到了同样的情景，但他觉得再去踢已经太晚了，因此看到了接近末端的一个空档，跑球想第一个出局。对前者来说，第一个中场踢坏了是一场灾难；对后者来说，那个错过的时机反倒比计划好的那一个更好。

把时机错误当作一个借口的人经常是下面这种理论的受害人——

世界欠我一份生活理论

染上这种病的人不仅注定会过一辈子失败的生活，而且还会有很大的怨气和挫折感。我真不知道一些人是如何形成一些荒唐的主意的，他们认为人人都欠他们一些东西，尤其是‘全世界’都欠他一些东西。但是，我倒真的明白，在一个人彻底打消这种自以为是的想法之前，他永远也不会跑出起点，更不用谈什么成功不成功了。

这样的态度经常可以在表演业看出来。在好莱坞，尤其是数以千计的人想去当女演员，她们都没有成功，就因为她

们并不明白这个简单的自然规律“走运的”人 20 岁就从培奥利亚用飞机运来，扔进化妆室，很快以“当月最佳玩伴”的名言出现，然后坐下来等着下一个礼物。因为长得漂亮而获得的一夜成名的注意力使她们产生错觉，以为人们在屏息静气，等着照她们的意思办事。

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的，连在好莱坞也不是这样。太常见的一件事情是，经过几年的等待后，这些姑娘都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以为自己是一系列时机把握错误的受害人（而现实当中，每个人都从一开始便得到相同的起点）。这样做的结果是，她们会很快从舞台上消失（但没有谁知道她们到底都去了哪里）。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现实最终产生作用，能力、自律和愿意支付价值的心态，成为名声与金钱方程式中的真实决定因素。但到那一步，太常有的情况是，她们已经成为过时之人。在娱乐业里面，同情是一个没有人料理的字眼。

资质—— 时机不好的近亲

跟已经说过的一样，有两种“资质”是很容易受到威胁的人所接受的“证书”(毕业证、执照等等)和经验。但是，我们也曾指出，这两样东西跟对事实的了解都不是同一回事。缺乏正规教育或经验都不能够使你受到阻挡，拥有和没有这两样东西都能让你成功。

事实上，我们的教育工厂是最糟糕的罪人，这些机构造就了人的自大狂，让它们生产出来的一些毛头小伙子和小姑娘们心比天高。卡尔·赫斯是巴利·高沃特的前任一拨撰稿人，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喜欢教育(他 15 岁辍学)，他说“我喜欢教育，这就是我尽量少在学校逗留的原因……能够让孩子

们得到教育的惟一办法是废除学校。”

如果不在教室里，那人们应该在哪里接近所有的教育呢 就是在外面走，让眼睛睁开，让耳朵张开，确保自己的大脑计算机插好了插头。你会惊异地发现自己能够学得更好、更快，吸收得更为全面。不需费太大的力气，你就会有足够好的运气经受住几个挫折，而挫折就是效果最好最快的老师。相信我，我知道这一点。我是在很久以前的灾难当中获得自己的硕士学位的。

没有经验的合适资质只是一个借口，对于一个抱定决心勇往直前的人来说，这样的借口并不起什么作用。

当所有借口都站不住脚时，给自己贴一个标签吧

归类与贴标签当然是一个方便的借口，假如你拼死非得找一个不可的话，但是，事实证明这是无效的一个办法。如果你进行理性的思考，如果你决心为自己着想，那你就不会受到标签陷阱的诱惑。

一个积极地希望让事情朝有利自己的方向发生的妇女，她没有时间去参加妇女运动，因为那样反倒会使她陷入困境。参与到这样的一种‘事业’中去以后，她就没有时间忙自己有独特能力去完成的事情了。例如，在图书业，有很多重要的位置都是妇女把持着的，其中有很多人是我个人认识的。她们所有人看上去都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去配戴什么徽章或去法院里游行示威。我真的很怀疑她们愿意跟碰巧属于自己一个性别的人归成一类，从而灭失自己的个性。

谈到这方面的话题,我可以说经常听到这样的问题"：这样的事情对少数极有天赋的妇女来说当然很好，但是，我们其他的这些人怎么办？”这只会回避这样一个问题：你的问题。不要再去操心别人的事情了！这不是你是否有跟别人一样的权利的问题。相关的是你发现自己的能力在哪里，然后用这些能力去进行最有可能发挥自己作用的事情。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向世人炫耀的事情上。同样的原则在财务梯子的各个级别上都能适用。

也不要为去根本不想要你去的地方的'权利'而斗争,这会让你贬低自我。不要利用政府的力量或其他类型的强迫行为,或违反自然规律去清除财务上的障碍。从长期来说,那是不利于你的最高利益的。假如你在怨气冲天的氛围里瞎忙的话，你永远也不能够把自己的创造潜力用到最高的水平上。

不管你经过洗脑之后相信什么，总会有很大一批自私的雇主在那里根据理性的思考，将能够找到的最优秀的人选拔到合适的岗位上去，他们根本不会考虑性别或种族上的事情。当然,没有哪个能进行理性思考的自私的资本家,会让不相关的因素挡在他赚钱的路上，因此，如果你属于倡导类型的人，那你就去找其他一些理性的倡导者，可以去与他们做交易。

请记住,如果你是黑人,是女性,是印第安人,是年龄大的人,是残障人,或者是别的任何一种人,那只是关于你的一项事实—— 也许是关系到你能否把工作做好的最无关紧要的因素。你如何看待关于自己的一个因素，跟你清除财务障碍的追求有关，也跟你的理性、自尊和决心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你可以困在归类与贴标签的借口里面，直到最后还说服了别人，让大家都觉得那就是阻碍的成功的主要因素，但是,尽管如此,那也不能拿到超级市场去买一块面包回来。与

其说服朋友，让他们相信自己受到了歧视，倒不如采取行动来证明，你是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的。

借口用完了怎么办

所有的借口都放到一边去以后，应该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到底想要什么。有两个因素可以考虑：一个是你如何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天赋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想要的财务上的成功，其次是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

自然很方便地把这两个东西安排好了，所以，它们可以产生互补的作用。走运的话，如果你正在做的事情就是你喜欢的事情，你更快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机会就大得多。这也就是你必须来当裁判的理由。只有你才知道什么东西让你幸福。两个关键的规则是你做出这样的决定时必须考虑的：

1） 永远不要因为别人希望你那样做就去追求一门职业。给你那样一个建议的人——不管是你母亲、丈夫或是一个出于好意的朋友——并不会成为经受挫折和失望的人，而追求一种你并不是特别想要的东西，极有可能就会导致这样的挫折与失望。不要做别人想让你去做的一种人。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做你觉得自己有能力做到的事情。

2） 有的人想让你相信，你在考虑的事情太不现实，或者太难做，或者你去做为时太晚，永远不要听这样的人所说的话。我的天，如果一件事情是你一直以来都想去做的事情，那就去做。这让我想到了一个理论，这就是通过顺应形成的威胁游戏的一个部分——

不合情理的理论

作为一种普遍的原则,一个人与“社会”的节奏越是不一致,他成功的可能性就越是高。根据股市的老规律,公众永远都是错误的。

这个理论能够应用在产品与服务当中，正如同它应用在朋友和情人当中一样。如果你所提供的是别的所有人都在吹鼓的东西,谁会需要你?我的老天,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要不合情理。不要因为一些人对你说些讽刺的话就受到威胁,比如说“:是啊,人人都不合情理,只有你除外。”如果你有幸听到了这样的话，根本就不要因此而反感。你做的事情多半是正确的事情，而不是仅仅凭本能行事。随众是一个本能，但是,众人经常是错误的。

学会翻译游戏。如果有人想压制你，那就应该努力想一想他来自何方。虽然有些话表面听起来很有意思,比如“:是啊,人们都不合情理,只有你除外。”但合适的翻译却是“:是啊，别人都在做老一套的没有想像力的同样的事情，做了也没有任何进步，但你却在生活的肚皮上猛蹬马刺，希望生活给予你更多的东西。”那就蹬下去吧,只要没有干预别人的生活,为什么不干下去?你的财务成功,你的独立也许就取决于你拒绝受到顺应潮流的威胁。

自然无处不在的现实:付出代价

如果你有一种感觉，心想要清除财务障碍，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你可真是想对了。你已经做出了决定,认为自己真的能够带来一个变化，假如你真想这么做的话。你已尽了自己的努力，把蒙骗你的人忘记并放到一边去了，你把在你落难的时候将你扔在一边的朋友忘在一边了，你把所有的借口都放到一边去了，你想办法否定了别人提的一些建

议。但是，这只是你的一个开端而已。毫不奇怪，很多人因此而没有得到财务上的平和心态。

付出代价之后不久，你的脖子会慢慢感到一些疼痛，你会觉得这样的疼痛最后会消除的，你会一点事情也没有的。忘了这个想法吧，疼痛不会消除。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付出代价的收费机会，站在你与自己想要在一生完成的一切之间。而这台收费机从来都没有功能不正常的时候。要么你付出代价，要么它就不让你入场，根本没有例外的情形。

决定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东西之后，你必须接受生活的现实，必须明白自己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不要拿自己开玩笑，不要跟自己玩游戏，以为自己可以轻易得手。惟一轻松的东西就是你想要清除的财务障碍轻如鸿毛，本身都不值一提。你要付出的代价取决于很多个人的情境，包括你对除财务成功以外的东西的欲求、你的情感构成、你的背景(这并不是指你必须拥有合适的学历或经验），还有谁跟你的生活密切相关。

根据这些因素和其他一些因素，包括你的财务期望的范围，你会要求在时间和精力、资本风险、来自别人的嫉妒和怨恨、较少的时间留给朋友、情人或家庭等方面付出代价，而且还有可能要牺牲别的一些现在对你很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你需要进行一些认真的事实默想的时候了。你应该分析总的代价，自己去分析，不要听别人的口头干扰。如果你的重量与平衡幸福尺度表工作正常的话，意思是说如果你在往里面输入合适的资料的话，它会正确地确定你将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你去换取得到的回报。

上述提到的许多东西的代价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是决定当一个‘宣传者’还是‘干活的人’。一些宣传者提出的‘劳动’创造一切的想法明显是荒谬的，当一个熟练的、一

小时挣二十美元的工匠，如果没有人来雇用你显然不行。

真理在于，宣传者和工人都是任何一个文明所需要的。宣传者是只管思想的人，但必须赌进时间、精力和金钱才有可能投入行动，才有希望实现更大的财务回报，而这样的回报不是为别的任何人工作时所期望的。他们必须与非法的政府干扰进行不懈的斗争，必须与隐含在每月的开支当中的财务压力做斗争，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事情做斗争，开支票出去的人每天都必须考虑这些事情。

另外一方面，工人不仅仅逃避了宣传者的压力，而且还承受了少得多的风险（尤其是如果他在自己所做的一行里干得比较熟练的话)。因为这一点，经济规律要求，工人的财务潜力应该受到限制。由于宣传者从理论上说并不会受到这样一种限制的约束，他就必须要接受经济现实中的另外一面：如果一切都出了差错，他要承担一场财务上的灾难。

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一种潜在可能，而不一定就是有可能会发生的现实。一般来说，工资拿得最高的一些工人往往比大部分宣传者的日子过得舒坦一些。但是，引诱宣传者的东西就是中大奖的可能性。在你做出这方面的决定时，一定要对其中的风险和潜在的危险有所准备，有清晰的认识。作为一名工人，不要指望能够挣到几百万。作为一位宣传者，不要指望跟拿周薪的普通工人一样去欣赏下班后的很多乐趣，因为那样的乐趣不是你有时间和精力去欣赏的，根本就不在牌局里面。

不管你做出了哪一种决定，最好地利用自己的能力仍然会是你能走多远的主要决定因素。你能力的程度以及应用这种能力的水平并不是问题，利用自己的能力才是最关键的。

出发之前，再次检查一下自己的行包

我没有发现财务障碍是最容易清理的一个障碍，因此，你没有必要让自己背负的一个东西就是过量的行李，就是我在“视野跨栏”一章里面讲到过的那些。你必须尽量减少负担。把自己的负担减得越轻越好，这样一来，你就不用一只手绑在背后而只能用另一只手去跟鲨鱼搏斗了。

人很明显就是潜在的最大的一个负担。人有可能以数百种不同的方式制造麻烦。如果你准备让某人过上豪华的生活而自己的财力又跟不上，那你就是在流沙上玩举重。如果你已经结了婚，或者在跟一个没有耐心也不想理解你的人生活在一起，一个对你进行的事业并不想过问的人生活在一起，那就如同在你的队伍里面安插了一名奸细。在你忙着调动赛场上的选手时，一个不想成事的自家队员可能会起毁灭性的作用，在你的堡垒之内便把你宝贵的精力消耗一空。如果你爱那个人，而这个人又有意或无意之间踢中了你的阴部，那可能就是你要付出极大代价的一个决定。你是否极想要你准备去得到的东西，而情愿将他／她放弃？这也是只有你本人才能够做出来的一个决定。

你目前的生活本来就已经有了一堆的负担，每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有一堆承受不起的负担。尽量抖落甩掉这样的一些包袱。如果你当真希望清理财务障碍，那你根本负担不起额外的重负。记住我的话：如果想不跌倒，如果想不跌一个狗啃屎，要清理这个障碍是相当困难的一件工作。

恶魔想要攻击的正是阿基里斯的脚板心

所有负担当中最重的一个，极可能就是你自己的自我形象，尤其是当它控制你，而不是你控制它的时候。事实上，自我形象可能是你的阵营里面最大最危险的一个叛徒。人人都

有一个自我,因此,不要以为你自己就没有。承认自己有一个自我形象问题比不承认要好，但你一定要花精力控制住它。除非你有超人的毅力，否则，取得财务上成功的同时又使自我形象感大肆膨胀的结果，就可能不是你一定有能力去偿付的一个代价了，因为这样一种自我的代价经常是财务成功的前兆。

自我形象过大的问题是，它跟你自家前院里睡着一条大恐龙一样 如果你不继续喂它,它可能会将你家房子踩塌。而这样喂食自我形象的过程，可以从舌头和嘴的不停运动当中表现出来。学会做一个安静和耐心的人。这么做的最保险的办法是躲在幕后,尽量少出风头。在我做的这一行当里,知名度是与领土范围呈正比的,但是,我自己却特别小心,事情不做出个眉目之前决不会大肆张扬。

回头说说西弗吉尼亚，那是我父亲出生的地方，那里的人们常说“:如果你说自己能够做什么,结果也去做了,那不叫吹牛。’可能是这样的吧,但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提前让全世界人都明白你在干什么并不会让你有额外的收获。如果达到了自己欲望的结果，人们迟早都会知道，他们甚至会觉得你是个谦逊的人，因为你并没有因此而吹破自己的嘴皮子。应该明白默菲就在那里,他等在那里准备看你滑一跤,他要让你明白,如果你说的比做的快,你会损失很多东西。最好的情况下,人们会对你说到做到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他们仍然会责怪你未做先说。如果让某个或某些神经症者极想看到的你或许哪天坐在自家餐桌前吃自己说过的话的愿望兑现，那可真是得不偿失的事情。你实际成功的越是多，你越是有理由感到安全，因此你也越是较少感觉到有必要未做先说。

恶魔的帮手

如果撒旦还活着，如果他还在地球上，那他的主要帮手就一定也在这里。他是个小个子人，就那么高，手里拿着一把微型叉子，总在那里咧着嘴。下次你吹破嘴皮子大谈自己正在进行某某大举措的时候，请很快将你的头转向左边看看，是什么东西蹲在那里小声地对着你的耳朵说话。他就是那位见好事就砸的人。

恶魔给这个小小的家伙分派了一个任务，让他催促不可救药的快嘴的人把即将来临的事情告诉所有人。你有多少次行事匆忙，事情没有办好就大肆张扬，结果因为事情办砸了弄得自己很尴尬？你最好学会尊敬这个小小的家伙，否则他会把那把叉子戳在你的肩上拄着不动，从你的把握当中夺走胜利，一次又一次的，直到最后一刻为止。(我觉得，默菲是在一边拿这个快嘴坏事者的佣金的，这一点我觉得是魔鬼所不知道的。）

让别人知道你在做什么的最好办法就是做这件事情。你成功的理由越多，事情办糟糕的理由就越少。你的自我形象在你取得了最后胜利之后，会得到很大的满足，很大的奖励。

我觉得这个原理重要到了足够成为一个理论的程度。这个理论是有点长，也有些复杂，但是，如果你认真看，肯定能够掌握：

把嘴皮拉链拉上的理论

如果你确有好事可做，闭嘴！

亿万宝贝

你一辈子肯定见过至少一位大谈特谈百万买卖的人，这



“说错一句话,绿龟,那你就等着尝尝粘液囊炎的味道吧。”

样的人自我形象出了很大的毛病。嗯，在华而不实镇的装傻逗趣的范围之内，我们可以打赌拿出更好的一个来。洛杉矶并不拿百万当回事，这里有一个军队的亿万富翁宝贝。亿万宝贝并不只是跟你谈些百万生意，他们谈的所有事情都是上十亿。第一次碰上亿万宝贝的时候，你会产生一个感觉，觉得他是在骗你。当你意识到他并没有骗你的时候，你就开始四处打量房间，想找一个退身的出口。

我曾认识一位看上去极聪明的年轻人，他就染上了严重的亿万宝贝病。微不足道的百万富翁他一个都不认识，他打交道的人全都是身家数十亿美元的人。一开始我以为那只是他表达某人富有程度的一个夸张说法，后来我才相信：他真的相信，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确有成卡车的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富翁。

在不同的时候，我都有机会遇到他所指的那些“数十亿富翁”。有一个开着一辆极气派的劳斯莱斯车，我后来偶尔发现那是按月租来的。另有一位住在极气派的豪宅里，但我发现他只是个“门客”，代表一群投资人，准备把钱当作风险资本投在这栋房子的整修和重新销售上面。第三位是我见到过的出手最大方的一个人，但他身后有很多收帐人员满城追他。

亿万宝贝的事就说到这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一位亿万富人，但是，我有机会认识几位有 500 万到 1000 万美元的人，关于这些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不仅不会四处乱撒钱，而且谈起钱来还十分小心。在他们面前谈到哪怕 10 美元，他们也会肃然起敬的。

这样一种特别的自我问题，使我觉得到了提出自己最喜欢的另一个理论的时机——

倾向于理论

这个简单的理论是说，大多数人都倾向于相信他们自己拉的牛屎，还有你自己相信自己的话里面存在着极大的危险信号。拿去骗别人是一回事，但是，自己相信这样的一堆牛屎却是另外一回事，那就是在薄冰上走正步了。如果你觉得每个手舞百元美钞的人心里都有一套，而且开始想像自己本不是的一种人，那你就开始惹大麻烦了。

夸大狂是指一些受崇高幻想影响的人，他们都深深地陷在‘倾向’于陷阱里面。如果你有机会见到这样的一个人，不要停下来跟他握手，应该赶紧跑。一个相信自己拉的是牛屎的人，就是根据自己思想里面的垃圾做决定的人，而任何以垃圾为基础的东西，见到微微的震动都会分崩离析。确保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你不在场，这对你的健康是极其有害的。应该回避被别人的倾向神经症所欺骗，确保这样的病症不会影响到你。不要努力去做你根本不是的一种人，回避自我满足。要做完全诚实的人，至少对自己要诚实，永远对自己诚实。

直奔自我崩溃者的早期迹象

自我崩溃是一种破产的形式，主要由于在自我形象当中投入太多的时间和资本而引起。任何一个人，如果他朝那个方向奔去，一定要注意回避与他进行任何一种形式的交易，因为当他开始倒下的时候，极有可能捎带着将你也拉下水。满足自我需求很容易形成一种习惯，还会导致不诚实的行为，养成满足自己所需要的‘毒瘾’的习惯。这里有一些早期迹象可供观察注意，不过，这也并不是最终的证据。但是，这

些迹象可作指示之用。如果一个人符合其中的几个指标，那你已经接近一个有可能在财务上伤害你的人的可能性就极高了：

1）自我形象瘾君子不停地让你知道“ 他已经把自己的屎撮成一堆了 ”，尽管他也许会说更适合企业界而不是好莱坞晚会的一些短语。请记住那位抗议女士的翻译游戏：一个人越是主动地向你提供一个“ 事实 ”,你相信这个理论的理由就越少。

2）他不停地大谈特谈他正在进行的一些项目。

3）如果不谈当前的交易，他会吹嘘过去的一些成就。没有人比直奔自我崩溃者更多对过去的消息有兴趣。

4）办公室不断增多(尤其是本质属于浪费行为的时候)，总体的员工或业务扩张都是其他的一些迹象，这些迹象单个来说本身都不能构成这种病症形成的结论性证据，但是，所有的迹象都应该让你产生怀疑。

5）谈论自己拥有什么是差不多让人难堪的一个自我膨胀者的特征，但是，他经常还会在绝望的时候拿这个办法来搪塞。使人难堪的在于，根本没有人关心此事。

6）还有比上述特征更让人难堪的事情：谈论他都认识什么样的一些人。当这种病到达这种阶段的时候，自我膨胀瘾君子的状况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正如在贝弗利山遇到麻疯病人时习惯做的事情一样，你得赶紧捂起自己的脸来，以防这种疾病传播到你的身上。

拘泥于原则很可能等同于自我膨胀

拘泥于原则是习惯与传统类型的危险之一，我们大多数人时常就会落入这样的陷阱之中。当一个人就一件小事喋喋

不休地高声谈论时，那就是他的自我膨胀开始干扰最佳利益的时候。我很想回避对抗，因为对抗会使我的速度慢下来。如果一个人想从对我的总体目标来说并非十分重要的项目上，赢得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好处，那我会乐于给他那个满足。事实上，我很希望我们能够不拿任何非实质性的东西当一个重点。让那个人觉得自己赢了一场斗争，同时，你要保持自己的长期游戏计划，要取得总体的战争胜利。

不要因为无关紧要的挑战而浪费精力。跟你的主要目标没有太大关系的激怒言行不要去理。当你为了争赢而争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并不符合你的最佳利益，你的自我膨胀处在了控制地位，这意味着你已经失去了控制。

如果你发现自己在跟伙伴或下属做交易，并且想通过在他们心中制造担忧来达到目的，那也可能是你的自我在引导行为的迹象——是跟拘泥于原则类似的一种潜在的动机。永远不要通过恐吓进行统治，那是不符合你的最佳利益的另一个行动。它不起作用，从长期来看就是这样，因为你觉得你已经控制住的人，正好会是在你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不与你合作的人。你需要被一些有能力的人围绕在你身边才能成功，而这些真有能力的人是并不需要通过铁拳进行控制的。

跟平时一样，最好的伙伴就是基于价值对价值基础上的人，不管那是员工对雇主的关系，还是员工对员工的关系，或者是宣传者对宣传者的关系。

自我膨胀的终极表现：奖品游戏

商业上没有获得成功的时候，赢得奖品可能是在脑门上的一拍。你必须决定的事情是，到底是想在脑门上拍一拍，还是希望得到回报。因为明显的原因，我就以下面这个理论的

形式来说说这件事情。

电影节理论

在电影业，跟人人都知道的一样，有一种怨天忧人和势利的因素，人们一般亲切地称之为艺术爆破工。这些人就是那些对消费者的需求完全不了解，但坚信电影业的商业成功是一个不相关的因素的电影人。而且他们也是对的。只要你认为花生酱和果冻三明治比生鱼片更好吃，那你就是对的。

使他们保持清醒(?)的东西,就是他们"确信"自己知道艺术电影与垃圾之间的差别(所谓的垃圾一般是指《飘》、《爱情故事》或《教父》)。实际上,他们只是在跟自己玩定义游戏的时候成功了。在他们看来具备艺术性的东西，在你我看来也许是一堆垃圾。他们不仅仅跟现实脱节了，而且他们的境况看起来也是一天不如一天。

"艺术成就"的确很好,但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奖品一般基于少数一些人的意见，就是那些对大多数人来说也许没有意义的少数人的意见。如果你对财务成功有兴趣，不要对批评中的承认抱太大的兴趣，因为那只是少数一批所谓的精英人士。那不是可以找到钱的地方，那只是自我形象得以满足的地方。

我总是怀疑，有没有哪位电影节奖项的得主，愿意高兴地把自己的奖品通过空运寄回去，仅仅只是为了交换《白鲨》（Jaws）。

长期思维：通往理性决策的道路

我总是说,长期的智慧好过短期修补的益处,而且说了

好多次。如果这个道理需要在哪里得到强调的话，很明显就应该是在这里，在跟清理财务障碍有关的地方。我过去犯过很多错误，因此很难找到一个供奉每一个错误的位置，但是，就在那边，在最顶层的地方，一定是基于短期结果的一些决策行为的毁灭性后果。短期修补是谚语中所说的从炒锅跳入火中的行为的催化剂。当你把面团用完的时候，符合本能的就是让自己的决定建立在当前的权宜之计上，这当然只会使事情更加糟糕。

这样的行为当中，世界上最典型的大规模破产的例子便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政府让美元贬值的时候，那只是非自愿的承认破产。真实的情况是，美国政府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破产了。政府宣布财务破产的主要原因，除开其笨拙的行为、低效率和腐败以外，正好就是因为它坚持使用短期修补的方法。这样的办法根本就行不通。这一类型的"方法"，就如同沉船的时候，用千疮百孔的水桶去舀水一样。政府让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舀出来的水上面，从而隐藏住更重要的一个事实 船每天都下沉一些。

新政、最低工薪法、发假币("通胀")、工作计划(事实上是让其中一些人失业而为另外一些人"制造"工作)以及数不清的其他一些恐慌措施，都是短期思考者引发的灾难性后果的例子。在政府的情况中，数以几十亿计的钱花在宣传工作上，以确保糊里糊涂的大众只看到短期的效果，而长期的灾难性后果却藏得严严实实的。

为了说明短期修补概念糟糕到什么程度，请记住政府不断恶化的破产情形如何在继续下去，哪怕事实上政府继续下去的钱是从你们那里偷走的。如果你有权偷窃邻居的财物，如果你有权自己印钱，如果你有权去做差不多任何事情，难道你不觉得自己至少可以保持偿债能力？哪怕如此，政府还

是难以为继，因为短期修补并不能够解决问题。

直到最终形成了自律，并进行长期的思考以后，我才开始建立一个牢固的基础，就是为财务上的成功而建立的一个基础。可笑的在于，我惊讶地发现，长期的解决办法实际上是最能解决眼前问题的办法。因为这一点，我就总说长期解决办法是“最慢和最快的办法”。一些龟先生没有更早抓住这个概念，这可真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啊。在一个永久性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可能会引起短暂的不快，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很慢——你就永远不需要再次担心了。事情过去了，一次性解决了。你再也不必回头去扑灭危险的短期办法引着的大火。

以错误的办法来舒缓自我形象，这是短期修补术会导致长期恶果的典型例子。如果没有钱却去购买劳斯莱斯，仅仅为了喂饱你家院子里的那头恐龙，那你可能一时间看上去如同一包炸药。但长期的结果可能是，你最后会骑着自行车满世界跑。这并不是说你就必须跟乞丐一样生活，直到将来某个时候你拿到足够多的筹码为止。清除财务障碍的基本规则之一是避免过悲苦的生活，同时朝你的财务方向努力。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你就应该承认今天的现实——不管这样的现实是什么——而且，根据这样的现实，你应该做出理性的决定，因为理性的决定会证明最符合你明天的利益。兰德是这么描述这个道理的：

> 一个理性的人……一辈子的生活不从短处想，亦不跟流浪汉一般凭一时的冲动行事。此即是说，他不会把生活中的任一时刻与其他的部分割裂开来，他的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并不存在冲突与矛盾之处。他不为求今日的欲望满足而把明天的价值尽行扫光，这是他不自毁长城的做法。

为别人的欲望着想最符合你的长期利益

请记住自我利益的现实。如果里面没有给别人的东西，那你也许能够从他的口袋里取一次，但从长期来说，你会输掉一位客户，一个主顾或者一个生意伙伴，并且会在财务圈里落下名符其实的污点。

不用说，并非人人的欲望都对你极其重要。但是，与你有来往者的欲求对你长期的成功有很大的重要性。价值换价值仍然是我发现能起作用的惟一的公式。如果希望长期交往下去，公式里面必须有给别人的东西，作为一个奖励，他也许还会传出美言，说你是价值换价值的一类好人。让别的人都认为你是一类的人（如果你是这样的人）——让别人都明白你准备拿出一切，以便为自己实现最佳可能的交易，但是，并不是以损失长期关系为代价来做到这一点的。不管你多么希望一次获取多少，总不会接近多年以来能够实现的总量，因为你在这段时间里还会与他进行多次的交易。

设定目标的荒谬

设定一个目标位，这是从不了解的一个时候和不了解的一个地方传给我们的巨大的神话之一。很久以前，我就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按照传统接受的环境设定一个目标，从长期来说是极其有害的。最开始引起我密切关注设定目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我认识的一些经常失败的人当中，他们总是在为自己设定新的目标，更高的目标。

设定目标的问题在于，一旦设定目标后，你就只能实现或者不实现。如果你做不到，那就只有两个选择了：

1）承认自己没有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这有可能导致你

对成功信念的丧失,或者

2)不承认自己没有达到目标的现实(驼鸟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也许会直接向前，再设更新的一个目标。但是，新的目标会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你已经作为一个先例，第一次就让自己脱了钩。

硬币的另一面在于，如果你到达了目标，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明显的事情是要设定更新和更高的一个目标。等你达到新的目标以后，同样的模式会卷土重来。但是，请等一等。我们难道不是忘了什么人吗？默菲先生并不满意别人慢待他。你可以肯定他已经躲在某片看上去一点事也没有的树丛里，就在路边上，靠近你的下一个目标处。在他的胳膊下面，隐藏着一个让人无法安定下来的自然——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一种情形。换句话说，你并不处在一个可以保障能够实现目标的位置上。你甚至都不能肯定明天你还在人世。你能够肯定的一切只不过是说，你会尽自己的全力，而这一点决心加上一点点运气，也许足够或不足以克服外界的影响。

底线是，迟早有一天你会达不到自己的目标，这会使你回到我们最开始讨论过的那两个选择。我本人多次经历过这样的症状。我时常有成功的时候，但更多时候会有惨败，惨败的原因是跟我有牵连的一些人的情形发生了变化，还有二类和三类人的毫无防备的袭击，再加上默菲的各种伎俩。在这些情形当中，需要鼓起极大的勇气才能够保持住信心。

为了避免落进驼鸟陷阱，不让目标设定成为一个羁绊，我最终进行了分析。有很多人的确实现了一时成功的神话，读起来很让人兴奋，但是，那都不是理性的行为，因此也并不实用。你的确需要某种东西来帮一帮你，但是，目标必须有合适的高度，以便使其实际可行，而且能够认真对待，否则，它们就不是什么长期的解决方案。

这可并不是说你就应该让自己的目标成为那种泛泛而谈的东西，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你不应该设定很模糊的一些目标，比如“：我想赚很多钱。”更具体，更现实的目标，比如我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可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在五年之内，我想赚到自己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所需要的钱（当然，想做的事情必须在政府干预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都是有不同性格和欲望的不同的人，这样一个目标所代表的财务上的成功在你我是不一样的。

但是，设定总体的目标当中有最为有趣的一个方面。虽然我在自己的目标上并没有做出不切实际的打算，也准备好如果情形不允许我在五年内实现目标，干他六到七年也不成问题，因为我的决定是建立在长期的结果上面的——不管这样的结果到时会有多么痛苦——但我实际上比预先计划的时间提前了。但是，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我并没有拿自己总体的目标当作一个逃避的工具。我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实现目标，我长期的解决办法再次证明是“很慢，但也很快的解决办法”。如果你用总体计划的方法设定目标，仅仅只是为了过后找个借口，那你比设定不现实的、不具体目标的人好不到哪里去。

解决保障问题的长期方案

由于政府造假和非法的赤字支出，结果造成了很大的金融混乱，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一个人应该欣赏今天的欢乐，但从长计议一番也是有益的。政府在继续使货币产生通胀，并且继续支出它们并没有的钱，经济情形会越来越恶化。由于你能够指望政府短期修补法继续过下去，政府用新的方案推迟灾难的到来，但灾难还是会到来的，问题只是迟早而已。

如果你获得了很大的财务成功，或者计划在未来获取很大的成功，你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不幸的事情，就是说，政府(政府实际就是一个庞大的团伙,人人都被迫加入其中)继续乱抓短期修补方案，它会在自己最方便的一个魔鬼头上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恶果。这就是那些"富人"。政府必须抓到一个恶人，好把自己脏乱的手指指向那个人。这样的办法在"富人"身上(没有谁知道这个词到底指哪些人)运用已经有一阵子了。当然,在现实当中,这整个事情都是一派胡扯,跟所有的政府所说的花言巧语一样。约翰·霍斯帕斯说:"……哪怕对富人征收百分之百的税,也不够政府全年开支的一天。"或者,根据亨利·海兹利特的话说，如果政府把一年赚取5万美元以上的所有人的收入的百分之百予以收缴，然后在全体人口当中进行均分,每一个公民也只能得到120美元。

把美元转换成能够在灾难之后保持其价值的最佳部分的东西，这是对抗政府不断制造出来的长期麻烦的可行办法之一。这些东西可以是黄金、白银、艺术品——任何东西吧，那个时候，人们不再会拿一些没有价值的纸去交换一块面包,此时,这些保值品就会有人要了。对于其中种种的可能选择,必须由你本人亲自去进行研究,然后做出自己的结论。我尽量避免在这方面作具体的指导，因为我到目前还没有去研究所有让我满意的可能选择。

重罪基金

如果你指望社会保障金可以用作未来的储备金，那你趁早忘掉这个念头。根本不存在社会保障金。社会保障金整个儿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短期的修补式诈骗活动，那只是政府从你口袋里往外掏钱的另一种办法，为的只是让政府这条船浮

在水面不至于沉下去。那笔‘资金’实际就是 2.3 万亿美元的一张欠条，担保者就是一个快要破产的实体。这笔钱之所以还能继续支付出去，是因为政府不断地从你和其他纳税人口袋里往外偷钱,而且会在未来一直掏下去。在地产业里,这个方案叫金字塔，假如你也那么做，目前厚颜无耻地搜刮你的同一个政府却可以将你投进班房，让你坐很长时间的牢。

社会保障资源在哪里？你刚一交纳社会保障金，这个资源就没有了。这称为资金的混合，这是你我可以关监狱的另一种行为。但在别处,这笔钱却用来扑灭政府的大火。对普通公民的智力造成更大侮辱的是，政府甚至都不把这笔高达 2.3 万亿美元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里（这是你我有可能去监狱的另一种犯罪行为）。哪怕政府的实际债务比承认的债务高出五倍之多，但这笔国债却并不会报告给公民听,而且不是一项负债！

忘了社会保障金吧，不要指望政府什么益处。当轮到你的时候，那些钱和利益可能根本就不在那里了，哪怕在那里，你也只会得到已经毫无价值的钱，或者接近没有价值的钱。

如果把现金换成其它商品最多也只是一种受教育后的赌博，但由于社会保障并不存在，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获得财务上的保障呢？长期的、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你自己的能力。你能做到的最好的投资就是改善你的大脑，提高自己的能力,还有你对别人的价值。如果一切都不成功,那些天赋仍然处在需求中的人还会有极大的交换力。此时，至少我看不到政府能够想出别的什么招来收缴你的能力吧。

简朴的魅力

回头看看过去,我很惊讶地看到,为了把自己的商业交易复

杂化,我走了多少弯路啊。我花很多时间和金钱去建造很大的组织,开很大的公司,搭建起庞大的公司结构,进行东岸对西岸的大规模交易,结果现在叫我看起来真是匪夷所思。结果是,我从来都没有时间去做真正能够赚到钱的事情——发挥我的创造力。我所有的时间全都花在想各种办法把事情搞复杂化上面了。

现在，有人一只手拿一只电话，一边说一边发疯一般地找纸片，周期性地中断电话去喊秘书，同时向你示意自己找个地方坐着(眼睛眨一眨,示意‘我马上就好’),这样的人现在最让我看不起了。这样的情形多半是自我膨胀者常有的“全是表演,袋里没钱”症状。

哪怕这样的情形是真忙，那你看到的也只是一个不知道赢了干什么的人。他也许赚了很多钱，但他忘了金钱只是一个方法，是达到一个目的的方法。我假定你可以争论说，有些人喜欢这个，那样疯狂的工作使他们感到幸福，而且我猜这也是可能的。但是，我认识太多当时自以为很喜欢那种生活的人了（包括我本人在内），结果他们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都不知道缺少什么东西。另外，在老一套的忙碌当中，你会失去很大一部分机会来发现钱只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方法。

我经过了几次钱用得肚皮朝天的失败，意识到适用于团伙的规律，同样也适用于企业：数量里面有弱点，而不是力量。组织越大，里面的人越多，做出决定之前必须要咨询的人也越多，因此，官僚作风、浪费时间的内讧、低效率和混乱就越多。这就是为什么大公司从来无法有效地跟效率高、管理好的小公司竞争的原因，这跟大多数人所想的情况有所不同。

例如，在大城市里，全国性的超市连锁店总没有当地的

一些店子开得好的原因是，因为当地的那些店子能更好地掌握住实际的情形。这也是为什么巨型公司总在支持一些“反托拉斯”和‘反垄断’法的原因——这仍然是政府的另一个骗局。我觉得，此时大多数人都明白了，这些‘法律’的大多数目的实际是为了保持那些大企业，以防它们在针对小竞争者的活动中失利。小规模竞争者因为效率更高，因此而分割了大企业的利润。

例如，前总统福特建议解除航空业的管制时，航空公司就开始吼叫起来。他们想要保持由政府固定的价格和其他控制项目，因此，他们狂热地进行游说活动，反对打开竞争之门。跟平时一样，作为一个消费者，你就必须要接受损失。在这个例子当中，你必须接受很差的服务，很糟糕的时间安排，机票价格随意定在比有自由竞争时高得多的水平上，而且还有伴随受垄断保护的航空业的所有不快的地方。但是，政府不会保护你的企业，哪怕你希望政府能够这么做，因为你没有大到那种程度。

我意识到，保护自己的最佳方式就是让自己甩掉多余的包袱，把事情弄得越简单越好，并且随时运用自己的应变能力。我已经失去了当一个高价保姆的兴趣，如果你必须去管理一大堆人，那你就必须要去当这样的角色。这是一种形式的自我囚禁。你必须要考虑从穿的衣服到于某个时间赶到公司之间的一切事情，因为别人都拿你当典型看着你。

对旅行来说也是一样。在过去，我总是想像，真正好看的都在别处——“微风下的小岛，那里有黑树生长”，通常是在大陆的对面。很自然。那些了不起的风景结果就是一些火山灰。这期间，我却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更不用说还有旅行当中所花的数以千计的美元，而这些时间、精力和金钱本可以用来在自家后园里干点什么的。

把事情弄得越简单越是好。不要在全国各地转悠，寻找根本没有眼前的景色宜人的风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呆着效率会高得多，根本不需要坐飞机去哪个宾馆，你经常会惊讶地发现这些事情。在范围广泛的旅行这件事情上面，惟一可以有把握地说出来的话就是，你可能会跟很多空姐约会，而那是极昂贵的一件事情。

逃避机构

虽然你选择的职业多少会确定你能够与一些机构脱离关系的程度，但是，如果你的生活当中没有这样一些机构，那你的商业活动会得到极大的简化。我现在赚到的钱比以前多得多，并不仅仅因为我把自己的公司裁减到了只剩骨架的程度，而且还因为我不再需要花无限多的时间，去解决没有效率的巨型机构方面的问题，比如令人烦心的银行、保险公司和管理机构。我当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时，大约 95% 的时间花在与美国股票交易所、证券及交易委员会、银行和其他一些懒散的组织谈话当中，更不用说还有很多董事、经纪人和股东了。另外的 5% 的时间用来完成服从政府管理规定所需要的无限多的杂事当中。这里面就涉及成堆的案头工作，与律师和会计进行的数不清的会议和众多令人不快的事情。我觉得，处在一家上市公司的权力位置上，没有任何人能够腾出时间来生产更好的产品或服务。根本没有时间去忙正事。

注意缠穆斯林头巾的人

要简易行事，就意味着不要同时做上百件事情。当作家让我明白了不可分心的重要性，不管别的事情看起来多么诱

人。我完全同意巴顿将军的意见，人要一门心思去做一件事情，决定好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做好。

如我早先说过的一样，你不可能把杂货店里所有的糖果都买走，因此，你越早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你就越早能够安下心来赚钱，而不是去忙乱七八糟的事情。我曾中断停下来过，想去当一回全面手。但我后来才明白，必须相信术有专攻。我愿意为自己的书孜孜不倦，把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事情都留给你们去做。

年龄大了，人就爱想入非非，我甚至还到了时常跟别人谈一谈“交易”的时候。也许这是老迈年高、老态龙钟的表现。但是，现在有太多的“如果”、“但是”和“也许”了，我都完全弄不清楚怎么回事。另外，这些事情总是跟与人打交道有关，在钱的事情上面，我也曾认真地想过应该如何跟尽量少的人来往。人多意味着事情会复杂化，而错综复杂就意味着我与财务障碍那边的自由之间隔着一些障碍。

我过去为了生存而工作，差不多所有赚钱的交易，都从我的书桌上来回经过了许多次。有在莫哈维建公寓的项目，在巴哈马群岛开银行，在孟买把牛屎转换成砖头，随便什么都有，什么样的生意我都见过。还有那些缠穆斯林头巾的人。我现在时常还会作噩梦，梦见潮水一样的穆斯林头巾朝我拥来。他们穿黑色的西服，头上扎着穆斯林头巾，来的时候总是谈“阿拉伯的石油款”，或者代表“印度富有家族”。你知道什么？在所有那些年里，通过在我办公室里发生的数以千计的交易，我从来都没有看见过阿拉伯或印度的钱款换手的。也许那些钱就在那边的什么地方，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那样的换手活动发生在远远高于你我的头脑能够理解的地方。

忘记哄骗了亿万宝贝们的那些幻想交易吧。如果有人穿

一身熨烫整齐的罗伯特霍尔西服，扎着穆斯林头巾走进你的办公室，千万要提防他们。我们并没有垄断市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也有他们的骗子。请记住，一个人作为专家的地位(以及他的正统模样），他犯错误的程度跟他离家的距离成正比。把你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一件事情上——最好就在你自己的城市里——这样才是有意义的。不要总是让自己被浮到身边来的所有其他主张分心，不管是戴头巾的人还是穿游泳装的人来宣传的生意。

一百个模糊不清的点子，不如一小时创造性思考

请记住生活复杂化的理论，不要成为人类喜欢把自己的事情弄得很复杂的倾向的受害人。努力让自己的生活简单些。财务上的事情越简单，你在真正能赚到钱的事情上所花的时间就越多：创造性的思维。不要以为你非得不停地运转，不停地交易，就跟发了疯一样每天跟一百个人谈论丛林中可能出现的每一种经济情形。那样的一种行为只会使你的大脑堵塞。对照而言，一个小时的创造性思维可能价值一百万美元。甩掉所有的垃圾，甩掉所有多余的包袱，脚踏实地地做自己的事情：利润跟一个人能够掌握的清醒、活跃的思考时间成正比。

因缺省而得到的成功

组织与自律跟简化赚钱的活动有相辅相成的关系。这里面的好处在于，这两个特点不仅仅有额外的免费的时间参与让人愉快的活动，而且还允许你更圆满地体会不工作的时候所拥有的快乐。这是因为你并没有因为某些事情留下没有做

完而感到内疚。

我相信自己过的是并不复杂的生活，比普通人的自由时间多而又不感到内疚，这主要是因为组织好事情是我的长处。实际上，我的自律非常严格，有时候甚至连我自己都会给激怒。但是，组织和自律的结果是有效地利用时间，这导致更多的创造性思考时间，意味着需要较少时间去办一些改善财务的事情。

我意识到，并非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组织安排能力，但是，你一定具备的能力的使用才是重要的。时间的有效利用的重要的一面，在于学会恰当和有效地利用时间和机器。不管你是一个宣传者还是一个劳动者，这样的道理都能适用。明白如何扩大自己的能力，聪明地借用人和机器的潜力，这样的人会使自己成为更有价值的员工，因此而扩大他的服务的价值。

另外，应该意识到，你的个人生活与你的商业生活是自动联系在一起的。现实是，它们是彼此影响的。你的生意做得怎么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你能否在非商业活动当中自由行事。如果你的个人生活没有安排好，或者乱七八糟，那一定会对你的经济上的理想造成负面的影响。

友谊上面的问题，与一个伙伴或情人的磨擦，还有疾病，这些个人的生活混乱都会影响你集中精力经商。个人生活失调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也会使你找钱的活动受到挫折。现实在于，你必须吃饭，睡觉，看牙医，做其他很多跟经商无关的事情，而这些事情都是需要有时间去办的。如果这些非经营性的活动不在你的控制之下，如果你的个人生活组织不合适——那会对你商业上的成就造成严重的限制。

自律之所以浮到水面上来，是因为除非你有毅力避开分心的事情,否则很难保持组织良好。早先,我说过在有建设性


我们提出的 交易让 你无法 拒绝！！！
瞧 我们给 你带来了 多好的一笔生意啊！

的工作上面时松时紧的几何增长问题。你得学会说不——对人和事说不。如果你在寻找方便的借口，以避开取得成功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你不需要到很远的地方便可以找到。你的身边就一定会有大量分心的事情,比如异性、电话、观赏体育与电视节目。

你甚至可以为自己找到借口，让自己相信某个特别的社交聚会是商业上的原因而必须参加的，但是，很久以前我已经不再吃那一套了。分数是在比赛场上赢得的，从星期一工作到星期五干出来的，是在办公室而不是在别的地方得到的。我就是不相信那些宣称自己最大的交易都是在鸡尾酒会上、高尔夫球场上,甚至是在商业午餐上完成的人(不过,根据‘倾向于政府’者,我相信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当真相信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愿意承认，我高高兴地看到，其他很多玩家看来都觉得很多分数是可以在赛场之外获取的。这就是我经常说每当自己成功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那时因为缺省而造成的原因。其他人正在喝‘生意’酒的时候,我却在干活——在关得紧紧的门后面干活——自己一个人干。那是简单得多的取胜办法，也轻松得多。我并不觉得我过去的胜利是那么吸引人的大故事，反过来，我觉得自己的成功是自己因为自律而使其他人屈服的结果，通常都是在他躺在登顿医生家里打瞌睡的时候。

检查自己的一个好办法在于：如果你有了合适的组织安排,而且自律精神也不错,大多数人都会奇怪,不知道你为何“那么快’就到达底线区了。如果他们看来没有猜到的话,那是很好的一个迹象，说明你在使用这两项重要工具的时候得了很高的分数。

把住方向盘

如果有一件事情可以让我紧张的话，那就是在一辆汽车里当乘客。我不喜欢开车,但是,我开车却是因为我喜欢处在控制位置上。从本书的第一页开始，我们一直都在说实施选择而不是随机而动的事情，但只有处在控制地位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掌握自己的行动。组织和自律让你得到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你不仅可以控制自己，而且还能够控制自己所处的情景。

有无穷多的因素是你无法把握的,这一点不假,但是,也有很多因素是你的确能够控制的。如果你过去在雪地里进行过滑雪的运动，那你一定相信有很多因素是你的确能够控制的。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你能够控制自己的意识。没有人能够阻止你保持警惕，也没有人能够阻止你进行理性的思考。有太多的人相信他们处在弱势地位，因此无法集中精力注意到周围发生的很多事情。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在自己最没有心理准备的时候出现，那是最不明智的举动。

很多人不明白，每个人都有特别倒霉的时候，这种人也不明白，我们每个人一生也都会有很多机会好的时候。大多数人要么太不清楚身边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或者太看重自己经历的不幸，因此看不到最后终于会自行跳出来的机会。在的确看到了这样的机会的那些人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有警惕性和勇气去适时地实施这样的机会。最后，还有一小部分人不仅仅及时意识到第一线光明的到来，而且还愿意和准备好了及时进入。如果你准备好了，行动起来就不会那么困难。我喜欢芝加哥之熊队的盖尔斯 · 萨耶尔所说的话。他说，

他只需要 12 英寸的光线(足球里面说'一个洞'),之后他就可以将余下的事情做完了。对照而言，落入我所说到的第一类范围里的人就是受害人了，这就是所说的——

等待被发现的理论

财务上的不幸落选者，与因为抱定世界欠我一份生活理论而失败的那些人之间并无重大区别。相信世界欠我一份生活的人，一般也是某种偶尔出现的好机会的受害人，因为那样的机会引导他非理性地相信，好事情会继续发生在他身上，根本不需要他做出余外的努力。当不可避免的坏运气袭来时，这样的人会盯住这样的坏运气，相信坏运气才是他失败的原因。他被早期的好运气冲昏了头脑。

但是，等待被发现的那个人甚至都没有理由认为，有人会把他的名字放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我本想为大家解释一下，看看是什么让这种幻想在那么多人的头脑里形成的，但是，坦率地说，我一点也不明白这样一种荒诞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确保自己不属于那种等人来发现的人，因为你会付出极高昂的代价(挫折和痛苦),但什么也得不到。被人发现的故事只有在廉价小说和极烂的电影里才会出现。每当发现自己坐在那里等人发现，无意识地指望机会自动来临的时候，都应该想一想下面这个故事，它应该能够让你行动起来了。

我的一个朋友在跟电视制作毫无关系的一些领域里干了差不多十年，他决定涉足这一行业。他在这个行当里绝对没有任何经验，他只有冶金专业的一个学位，做过几年的房地产销售。他极不喜欢房地产销售,因此决定放弃,并没有找传统的工作保障之类的借口。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饱受失

业的痛苦。但是，他决定不再浪费时间了，他要去做自己多少年来一直想去做的事情。

决定因素？他开始敲门了……不停地敲一些人的门。他跟自己去找的所有人都讲同一个故事：他没有经验，但他极想去干电视制作这一行，他愿意做差不多所有事情，他并不在乎开始的时候能够拿到多少钱。简短地说，他所要的一切就是证明自己的机会。这个态度的结果是，有人最终得到了足够强烈的印象，因此给了他一试身手的机会。

看着他一步步朝前走，对我来说是一种代人受过的刺激。一部制作完成之后，立即有人请他去做另一部。他很少发现自己哪怕一天没有事情做，这在他那个行当是极少见的现象，尤其是当刚刚开始的时候。

到各位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在财务成功的路上行走很久了，如果他不能够一路走到最顶头，那一定会使我感到十分惊讶。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一定是他不肯坐在那里等人来发现他。他主动出击，自己完成了发现的工作。当他觉得极愿意付出应该付出的代价时，他就坚决地投入进去了。他最开始募集来的五十美元是摔到他脸上去的，但这个事实只能够证明他已经熟悉的一些理论：袋中一张胜过脸上一百。此外，还有通过假定的消极结果而保持积极姿态的理论。老人默菲遇到这样的人可就极难受了。

损失诚信而获得控制的代价

谈到控制的话题时，有一点需要警告的：如果希望在一种情形当中取得控制地位，但长期来说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损失，那就不要做那样的事情。请记住，通过恐吓获取的统治并不能够长久。如果你欺侮别人，或者玩肮脏的游戏，你自己最

后也会倒霉的。

总起来说,不要拿自己的诚信换取控制。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机会如何会在你的情况下出现，因为每个情形都有不同的一面。但是,当你的诚信悬在细线之上时,你会明白的——如果你是个清醒的人的话。谈到诚信,当然地,我是指你给诚信下的定义,而不是别人对诚信的定义。你才是为自己设定标准的人,然后坚持自己的标准。如果你赚到钱，但损失了别人对你的尊敬，那一切便是白费功夫。你在体会回报的时候会有麻烦。

混乱拐杖

决定进入哪一个行当，什么时候动手，如何处理具体的财务上的问题，这些方面都不要听别人的劝告。听太多人的话会对你的财务上的灵感造成杀伤影响。这里面就包括听所谓的专家意见——我是模糊不清的一群人，我们在谈清除人的障碍的时候详细解剖过这一类的人。

每一个行业都有我称之为“拆台兄弟会”的因素在里面，这些人花极大的精力让你相信，你无法在所说的领域里取得成功。因为他们自己有一种没有保障的感觉，因此他们的哲学从来都不会使你有机会走出大门，因此他们就回避了另外一个竞争者，是他们无法与之竞争的一个对手。

通过资历进行的威胁经常会伴随这样的一个目的。这里面的心态是：“你怎敢如此自以为是，竟然想到自己能够在自己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一个行当里成功。你没有‘纸面的东西’(执照、学历、奖励等),也没有从业纪录。等你有了一些经验（我们正在尽力不要让你有机会取得这样的经验）后再回来，到那里你才可能有一点机会。”这里面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你总得找个地方开始吧。

但是，不要指望别人来帮助你开始。假定会出现最糟糕的情形。应该假定会有一些神经质的人不顾一切地阻挡你前进的道路。如果这样做没有用，那就考虑把这当作一次幸运的突破。请记住与此有关的一些合适的理论：没有人欠你任何东西(你可以肯定他们明白这个道理),没有人会前来‘发现’你(尽管许多人会努力让你一定不要发现自己)。

你是否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开始，这一切都取决于你本人,你自己去跳吧.我以前描述过这种情形,就叫作——

蛙跳理论

你并不需要‘资质’,你并不需要别人的批准,你并不需要来自熟人的确信供你当拐杖用（他们没有你对自己的了解多),因为这样做只会使你更加摸不清头绪。你需要做的是做好准备，只有你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如果当你做好准备的时候,根本就不要理那些‘拆台兄弟会’,不要理其他人的劝告。应该跳到梯子上你觉得应该属于自己的位置上去。

但是，如果自己没有处理事情的能力，那就不要着急跳上去。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那就不会起什么作用。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一级级地’上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去,或者让别的什么人来决定到什么时候才算是你‘交足了学费’。我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支付我们的学费，也只有你本人才知道什么时候付足了学费。支付学费并不一定跟一个人的年龄或经验的年数有什么关系。有些人二十岁便准备好了，另外一些人到七十还没有准备好。没有人知道你经历了那些事情让自己做好准备,同理,你永远也不应该自以为是,看到别人上到了顶层就觉得他的步子迈得太快了。你不知道另外一个人经历了哪些事情才上到那里去。

如果你感觉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做好准备，那你多半没有准备好。时机一到，你会本能地明白。时机如果已经到了，那就不要浪费时间慢慢思考，应该青蛙一样纵身一跳，在适合自己的新的层面上开始行动。

自己的游戏自己玩

你可能又会感觉自己处在不利的姿态，但是，跟我在"人际关系跨栏"一章里说过的一样，算数的不是你说了或做了什么，而是你说或做的时候的心态决定一切。我自己已经得到了满意的证明，一个人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自己的心态的。但是，的确需要勇气和一定的准备的，尤其是当你自己的银行户头上还没有大笔钱的时候。

勇敢意味着让事情朝有利于你自己的方向发展，或者准备好进行下一步的交易。可能有人比你的财力更大，但是，如果你自己拒绝生气，别人是无法让你生气的。根据艾恩·兰德的意思，一个理性的人"……从来都不会让自己的利益处在别的任何一个人或单个具体的事情的掌握当中；他也许需要一些客户，但是，不能够指望任何一个单独的客户——他也许需要一些客人，但不能仅仅依靠哪一个客人；他也许需要一份工作，但不能指靠哪一个特别的工作。

有些人称这种情况为吹牛的能力，但是，事实是，如果你能够说到做到，那就不叫吹牛了。我自己从来不吹牛，视其为金规铁律。我很少对人把话说满，很少给人下最后通牒，因为一旦开始，我会一直做下去，永远做下去！只要当你做好了这样的工作时，你才敢就此豪赌一把。如果你在能够奉献给世界的事情上并不是特别有水平，那么，态度强硬只能是愚蠢之举。

你来决定——在现实的范围内——如何把这场游戏玩下去，然后找到合适的人一起玩下去。体育当中的一句古老的警句是，不要受骗上当帮别人玩游戏。跟弱队打当然好打些，但是，对手越是强硬，你会越是警惕。你应该成为确定节奏和指导原则的人，然后坚定地坚持下去。

请记住，你并不需要任何一个特定的人、客户或工作。你抱定一个良好心态的一部分成功，取决于你选择与你进行交易的那些伙伴。那些人就在商业世界的丛林当中，因此他们具备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所有人类特征。应该小心一些神经症患者，小心第二类和第三类人。学会聪明地选择自己的玩伴，这会在确定你玩得好不好的路上迈出很大一步。

如果你遇到了财务上的失败，如果你希望取得财务上的成功，不要一开始就跟那些财大气粗的人交往。应该努力朝上挤，否则自己会挨板子。那些大人物有很多秘密都是我所不知道的，我必须通过试误法才能把握住他们。这里特别适用的一个方法是——

隐忧钱理论

如果你心有隐忧，如果你的钱不足以支持你说的话，那就会显现出来，尤其是坐着像是很漂亮的那些人。你声音里面的音调，你眼睛里面的神情，你都可以努力加以掩饰，但总会有一些测试会泄露你的本来面目。（我自己学会了如何设计这些测试办法，而且非常管用。）如果你所做的事情基于隐忧的钱上面，意思是说你输不起或者根本就没有钱——那不仅仅说话没有说服力，而且还会难于做出理性的决定。也几乎无法避免被一些身后有财力支持的人所吓倒。

如果迫不得已，非得跟不在一条凳子上的人打交道，我

知道一共有两个办法可以应付这里面的不利因素。一是我已经讨论过的：你干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好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如果你准备好了,那些大孩子也会看中这一点的。他们也许知道你并没有财力上的支持,但是,他们会尊敬你,因为你有天赋，他们也许愿意在合理的基础上跟你做一笔交易，如果你提出来的交易足够好的话。

可笑的是，另一件武器只有在你完全失败的时候才管用。当我在黑暗中摸索的时候，当我在疗养自己的麻风病的时候，我最终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我有比任何一个对手更大的一个优势，我能够赢到的手的东西太多而能够失去的东西几乎没有。结论是,我不仅仅对自己发了疯,而且还对所有人发怒。我并不针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人生气；我对所有的推挤、碰撞和困难都显出自己的疯狂。我以无法遏止的凶恶言行反击,因为再没有什么让我很在乎的了。简单地说,如果你原谅我的粗俗的话，我拒绝从任何人身上沾上任何一团屎。我并不需要，因为我已经跌倒谷底了。

我的姿态就发生了如此真诚的一次复兴，而且极有教育意义，它帮助我爬出了阴沟，摘掉了我身上的麻风病人招牌。它想办法让我重返人行道,允许我再次进入赛场。当我顺着财务梯子继续往上爬的时候，我慢慢就放弃了那个武器；那是因为我已经发展到了有些东西会损失掉的程度。

如果你在顶层，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永远不要把一个人逼得太急了，不要逼到他无所谓输赢的程度。如果你这么做,他极有可能反弹。使他处在控制之下是一回事,但将他逼到退无可退的地步却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到那时，他就无所谓选择什么样的武器了。他有可能选择跳下海里，连同你一起跳下去，来一个同归于尽。

控制自己的心态可能有无穷多的事情可以做，但是，你

必须坐下来思考这些事情，看看自己的性格是否与之相符。不要忘记‘ 控告理论 ”你并不需要当人脱光衣服。要学会把自己嘴上的拉链拉上，不要说好的一面，也不要说坏的事情。会使你的心态染上印迹的另一个行动就是想描述莫里亚斯 · 布拉斯特的画像。不要太激动，以免把事情吹到了失去比例的程度。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的力量和稳定程度会立即受到怀疑。

另一个可以控制的领域是你用语的选择。表述事情有很多种方法，这会使既定的任何一种情形保持相当平滑的基地。不要以谈问题的方式说事,没有人喜欢问题。合适的用词是‘ 需要理清的事情 ”‘ 合同 ’会使一些人害怕(也是会使讼棍进入舞台的一张邀请书）。你并不想另外一个人来签合同，那只是一个“ 简单的理解 ”,是你可以摆在他们面前的。英国语言可以给你众多的选择：应当有利地利用这些优势。

处在控制地位的底线：获取报酬

如果最后你没有得到合适数量的报酬，那么，控制我们所说的各个方面当然就没有意义了。商业领域最可悲的情景是，一个人忙来忙去搞了很多大项目，但最后总是收成甚少或者颗粒无收。你所做的别的一切都只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这个目的就是为自己的服务获取报酬。如果你是一个做交易的人，而不是一位拿薪酬的工作人员，那你的主要目标就应该自始至终集中在实际可行的、具体和机械式的方法上面，从而让一大笔钱从别人的手里转向你的口袋。这样的事情绝非碰巧发生的，如果不费大力气，这样的事情几乎永远也不会发生。在这一点上我们提出最后的警告：如果不能拿到银行去兑现，支票永远都没有用处。

如果你无法控制获取报酬的一面，那你要将应该支付报酬的那个人从你的商业生活当中剔除出去，找到更直接的办法确保自己得到希望挣到的钱。惟一的解决办法是让自己掌握事情的进展，这也正好就是我上一本书写完之后被迫去做的事情。多年以来，我一直都在跟专业级的威胁游戏当学生，发现我接近的每一位大出版商都否决《通过威胁求胜》，这我并不惊讶。但是，一家小型出版商却显出了一点点兴趣。总编告诉我说，如果我能够大幅删节和重写工作，使其符合公司编辑可接受的要求，他有可能愿意预先付给我 1500 美元，意思是以每本 6.95 美元的价格把这本书推到市场上去。我很欣赏他这种慷慨的做法，但是，我做出推论，如果这家公司是在找安全保障，那还不如把它的钱放到银行里去存起来，这可以得到 5% 的利息。同时，我也可以保全自己的作品，使其处在完好的原创状态，我可以自己出版这本书，销售价格为 9.95 美元，经过计算，我发现这个价格比原来的价格高出 3 美元。我的推断是，如果我所说的话不值 9.95 美元，那么，它也不值 6.95 美元。

我还是决定自费出版，每本定价 9.95 美元，精装本销售超出 20 万册之后，《出版家周刊》宣布，《通过威胁求胜》是 1975 年精装本中的第二大畅销书，而在那一年，全国共有 39,372 本新书出版。

在这个特别的情形当中，我实际做的事情不过是认识到了要做正确的事情，而不是受到别人的威胁而去做本能的事情。专家讲完之后，本能的事情就会是将手稿扔进我的抽屉，然后去找一个短期厨师的工作。正确的事情就是自己掌握住自己的事情，而我也正好就是这么做的。这更加坚定了我对确信理论的信念。

确信理论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确保你要做的事情得到最大程度的关注:自己掌握住自己的事情,不指望来自任何人的帮助。当你以这种办法行事，你就处在控制当中了。当你指望别人会来帮助你，你就不在控制地位，而是在寻求拯救了。如此简单，但非常有力，也是真实的。本能的事情就是听别人的意见，正确的事情就是自己把握住自己。

谁是玩家？

一旦到了游戏场，下一步就是要准确地弄清对手是谁。在我看来,商业游戏中主要的对手就在这里(下称'游戏'),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都会在你清理完财务障碍之前设下套子害你。

1)假专家
2)竞争对手
3)讼棍
4)政府
5)默菲的鬼影

假专家：寻找家园的一根长舌头

盲目相信一个所谓的专家的建议已经足够糟糕了,听从任何一个路过者的胡言乱语就属于自虐了。对专家来说，不管他是不是配得上专家的名号，至少他还有一个强有力的姿态摆在那里。非专家型的人拿出来的意见——技术上称为假

专家——却只能说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威胁者，或者当你是一名极好的被威胁者的时候，他才能够对你形成威胁。

你有问题的时候特别容易成为受害者，因为假专家急于拿出自己的烂点子，往往劈头盖脑地砸在一个出了麻烦的人头上,就跟蝗虫似的。混合到一起以后,假专家提出来的意见中包含的原子会形成假专家愚蠢的分子，如果加以合适的消失，这样的分子很快便会让你变成笨家。也许你知道这样的笨家，就是在生活中每每失败的那种人，因为他总在威胁别人，让别人听从一个假专家的意见。

总起来说，要确保你自己不是假专家。如果你成功地为自己着想,如果你过上了幸福生活,有意义的生活,那你就不会觉得有必要去以错误的方法安慰自我，也不会主动为别人提出一些建议。

哪怕还在比赛场上，假专家也不应该对你形成足够的威胁。只要你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加以控制,你应该能轻易地看出他,置他于不顾。

你也许会怀疑，如果不听别人的意见，你怎么能够肯定什么事情呢。现实在于，你永远也不能够肯定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不管你听多少人的意见。如果你想等到有人来肯定你的方案会成功，那你永远也不能够走出那个死点。如果你觉得可能哪个地方有人能告诉你一些有用的信息，那么，在听完世界上所有人的意见之前你怎么能够肯定呢？你怎么知道地球的对面没有一个人会给你最有用的信息？为什么只听主动提出意见的少数几个人的意见呢？不要假定仅仅因为有人离你很近，他就一定会有什么有价值的道理说给你听(尤其是他主动说一些意见给你听的时候)。就算你能够跟所有人谈话，就算所有人也都能说一些有意义的话，那也不是切实可行的办法，因为你不可能衡量每一件事实，也不能够

使其在你一生的方程式里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惟一的答案是要分析自己能够掌握到的事实——最好是你自己的事实，最多也不过是跟你尊敬的一两个人主动商讨一下,然后就带着这个决心去做,心里想着最坏的结果,但要朝最好的结果努力，并准备好处理可能出现的所有事情。

竞争者：属于这场游戏的惟一的参与者

合格的竞争对手都是强硬的对手，哪怕没有来自外界的干扰，哪怕存在跟比赛场毫无关系的一些因素。使竞争对手（所有对手从法律上来说都是在挣取美元，他们只是在提供产品或服务罢了）有价值的东西是，每一个对手都有所不同。有的人依照一套规则行事，还有人通过另一套规则行事。你不能够依靠同样的技巧去针对所有对手。你能够依靠的惟一的事情是，每一个竞争对手都会在所有时候为他自己的利益而努力。

并不是说我在倡导商业当中的‘不择手段’哲学。事实更多与这样的一个现实有关：对此我无话可说。不管我喜欢不喜欢，现实的确也是如此。每个人都在玩自己那一版的定义与划线游戏。不管他承认还是不承认，也不管他是否觉得这一切都是无关的。

理解母语

商业有它自己的翻译游戏——事实上有许多个版本,因为参与者之间存在众多的差别。当我仍然积极地参与那场游戏的时候，我时常利用原版的经济学梵语来翻译别人的话。经济学梵语是翻译的时候最安全的方法，因为它总是料定最

糟糕的事情发生,这一点,正如大家已经明白的一样,他总是很快便绝迹了。这里有几个例子：

对手 别担心。
翻译：你最好开始为所有的事情操心。

对手：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事情，请吱声。
翻译 别烦我。

对手：我可不想这么干，人生太短促，树敌太多不好。
翻译：我会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强行将此事堆在你头上。我的生命太短促了，不可能花很多时间去为树敌的事情操心。

对手：我的名声无可指责。你可以到银行去查我的信用。
翻译：我已经想办法积累了很多钱，就是通过哄骗你们这些傻瓜赚到钱的。你们以为只需要查一查我的银行户头便足够了。

并非你面对的每个人都会讲经济学梵语，但是，为安全起见，为什么不把他的话翻译成另外的一个版本呢。如果结果证明他使用的是另一个版本，那就让它成为一个令人愉快的惊讶吧。但如果经济学梵语是他的母语，至少你不会穿着内裤站在那里，一边搔头一边想体会到底自己的衣服发生了什么事情。

受威胁还是不受威胁，这仍然是个问题

在商业世界的各个角落，所有竞争对手都在一种或另一种程度上利用威胁作为一种工具。这个问题已经在“人际关系跨栏”一章里进行过彻底的讨论，所以，我们应该假定，在商业世界里，所说的任何一句涉及财务方面的话，都应该取双重的意思。当然，赛场上总会有一批头顶光环的人，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他们宣称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利用过威胁的手段。但是，跟任何时候一样，他们否认一件事情跟有没有一件事情本身的性质没有任何关系。不管一个人承认还是不承认他利用过威胁手段，或者当真相信自己确实没有使用过威胁手段，都不能够改变威胁能够对你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威胁可能是时不时用一下的工具，但是，应该记住我的话，他的确会使用这种工具。

从实处说，我的经验就是这样的，正如一个人会听到抱怨女士的意见一样，最害怕人人都会使用威胁手段的那个人，正好就是最容易首先使用这个手段的人，而且用得最频繁。这意味着他是第二类或第三类的人，因此，大家要小心。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商业竞争对手能够对你使用的威胁手段方式多样，有成百上千种。看出威胁，并下定决心不当威胁的牺牲品是需要有一套技巧的。请记住，专家并没有掌握所有的答案，银行有很多存款也不能跟诚实构成同义词的关系，挫折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失败者，而只能说明你并不害怕冒险，但目前还没有到成功的时候。

对于知晓内情的人来说，游戏就是现金流

只要纸币仍然是可用的交易手段，在桌子靠近自己的这

一头尽量多放一些是很重要的。对于最大的玩家来说，那是丛林里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这就叫做现金流游戏。说得简单一些，目标是尽量长时间免费地使用别人的钱。

为什么现金对玩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呢？我可以通过下面这个理论解释清楚。

金融上的几何级增长理论

这是两面理论，有利于你，也不利于你。在有利的一面，它自动表现为‘钱生钱’的现象。一个稍有创造力的人都不会按照表面因素能够指明的比例来赚钱。钱在使用得当的人手里往往会成指数级增长。考虑下面的情形，是你手上拥有很多现金的时候：

1）这笔钱可以按照最佳组合投入运作，尽量实现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目标，因此会挣到更多的钱。

2）因为钱能营造很好的形象，因此，它会使优秀人才归入你的门下，并使最好的一些交易来到你跟前。

3）钱给你留在竞赛场上的力量，这在制造或破坏狂杀机会的时候会形成很大的差别。

4）如果你因为钱不够而心有隐忧，那你做出理性和可靠的决策时，会比钱袋鼓鼓的时候气短些。

5）钱可以杠杆原理加以利用，有时候根本就不需要拿出一分钱来。仅仅使用充足的银行余额表，有时候便可以打上一大堆钱。

换句话说，人不能够根据已经有的钱来判定可以赚到多少钱。惟一的局限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现金优势的创造性使用能力。

不幸的是，钱也会有不利于自己的一面。当你手头紧的

时候，一切往往都像地狱。消极的能量看上去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

1）有话传出来，说你的运气已经用完了，好交易再也到不了你的案头，正当的竞争者躲到远远的地方去了。

2）因为你没有保留在赛场上的力量了，那你总处在不利的一面。

3)你极有可能因为手头紧而做出不当的决定,这是短期修补行为的典型例子，因而失去切实可行的长期规划。

4)你没有杠杆力量，没有人再愿意贷款给你了。

5)更糟糕的是,你得花很多时间去救火,同时,手中握有现金的人却在思考如何让他的钱堆越来越大。

比较几何级增长有可能发展的两个方面，不难理解为什么大款们把钱看得那么重。不管你多么努力，我都会怀疑你当真能够想出真正与众不同的现金流策略。看起来大公司已经构思好了所有的伎俩，它们已经想出了免费利用别人的钱的各种办法。

租赁房产的‘安全投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人人都喜欢用。无息银行户头（就是银行因为你允许它们免费使用你的钱,而要求你支付‘服务费’的地方)总是很大的一个笑话——对于银行来说。基本的月费是大多数人都不了解的，公用公司和电话公司往往提前扣除——就是说，客户还没有享受到电话服务的那个期间内被提前扣除电话费。人人都在这么干,只是方法有所不同。如果你没有这么做,你就处在极其不利的一个地位上。

当然，大公司都是现金流游戏当中最大的玩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们才能够一开始就发展到那么大的规模，而且一直保持独大。大公司还最善于埋伏好这样的伎俩。它们往往从客户的上千美元，最好是上百万美元的数额当中仅仅

使用几个美元。这是个人很难发现的，尤其是当它们使用了“预存”这些概念的时候，但是，对于大公司来说，这就意味着可以无利息地使用数以百万计的美元，这些钱都可以在它们那里根据金融几何级增长理论朝着积极的方向滚动。

美国捷运公司就是少数公开谈论此事的公司之一，但是，这也是因为那是它经常的惟一的一项业务。他们厚颜无耻地称其为“浮动”。这里就是浮动的道理 美国捷运把旅行支票销售给你，他们知道你存入一笔钱和你兑现支票之间有平均 65 天左右的时间间隔，在这个期间，这笔钱的很大一个百分比就拿去投资了，除开别的投资项目不说，其中有一项就是免税的政府债券。

明显的问题在于，大型公司都是一些极精明的理财专家开办的，他们明知道政府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为什么还要投钱到里面去呢？(各地的“政府”仅仅只是一些延伸机构，你还可以称其为小公司，是联邦政府这个假货的下属单位。)答案是很明显的，莱桑德·斯布纳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得很详细了。如果你是政府的大债权人，那你就拥有这个政府。不幸的是，由于政府没有自行支付欠债的能力，那就只有从其“公民”身上搜刮钱财——比如税收、通货膨胀、社会保险、行业税费和其他的诈骗方法。斯布纳还指出，钱可以买来枪枝弹药和人力，这使政府有能力继续把手伸向你的财产，根本不用担心来自你那边的反抗。简短地说，钱能买枪，枪抢来更多的钱。

很明显，你没有力量摆脱政府或大公司玩弄的现金流诈骗，但是，你仍然可以在较小的规模上利用这个原理，使其比较符合你自己的利益。你的环境跟其他所有人都不同，因此，你应该根据这件事情筹划好自己的方案。你只需要记住这么一个基本的道理：别人的钱放在你的口袋里多一天，那就等

于免息借用一天。另外一方面，你的钱放在别人的口袋里多一天，你能够使用那笔钱的机会就少一天，利用这笔钱按照金融几何级增长理论去运作而得到的优势也就少一天。在你放弃钱的控制权，投到社会保险、用作预付金和其他现金流游戏的阴谋当中去之前，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应该尽可能地进行抗争。你不是总有一个选择机会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你的确可以进行选择。对于这样的机会一定应该头脑清楚，应该尽量多地掌握筹码，尽量长时间地掌握筹码。所谓筹码就是为实施你的财务几何级增长理论而必须有的材料。

讼棍 赌场总管

讼棍是最开始就不该出现在游戏中的玩家之一，但是，现在却太晚了，他已经到了竞赛场上。更糟糕的是，他已经怀着极深的怨气。他不仅仅是从篱笆墙下面钻进来的，而且一旦进入场地之后，他还自己给自己安上了一个首席搅拌者的角色。跟赌场的总管一样，骗子扔出骰子的时候，讼棍还在不停地从桌面上耙回自己的收获量。他用‘司法费’这个名词给他的捕获量安上好听的一个名号。从理论上说，他并没有在那里搅拌什么事情。他真正做的事情是因为给你制造了很多麻烦而收取你的费用。

但是，结果还是一样。从长期来说，所有的合法玩家(讼棍从职业上称其为‘客户’)都会输。从讼棍的角度看，游戏的名字就是让敌意在赌桌上来回倾泄，尽量把各种各样的麻烦都制造出来，最好让事情越弄越糟。时间总站在讼棍的一边。当恶梦继续做下去的时候，他总在耙回自己的筹码，用的是很可怕的赌场专用耙子。

卡尔·桑德堡看来对讼棍无情的耙钱行为感到十分困惑：

当律师办完自己的事情以后
还有什么东西剩下来的……
老鼠可否啃咬几下
找到能够塞一塞牙缝的东西？

我们早先已经强调过，讼棍是古典类型的专家——告诉你，为什么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去做的那种人。在他的讼案中，不是努力告诉你，说你没有能力做什么的事情，而是他要么暗示你，有一种神秘的司法上的原因，说明你不能够去做什么事情，或者暗示你说，从你的角度看，那是一件相当糟糕的商业举措。(讼棍如何想办法作为一名商业专家进入局中，并当上赌场总管和法律解释者，这仍然是任何一位威胁大师都在尽量使用的骗术之一。)

讼棍大神话

讼棍能够以这样的骗术招摇撞骗，是因为他已经成功地通过政府帮助而给自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那又是政府的保护骗术之一，只有拿到经过政府同意的'执照'的人才能够执业。很容易受到威胁的人错误地认为，法律是远在他们能够理解的范围之外的事情，只有讼棍才能够彻底地理解法律。

这当然是胡扯。首先，政府把差不多所有事情都排在非法之列（并且正在努力把所有尚且没有出现的事物列为非法），而这是任何人都能够轻易理解的。不管是涉及性、吃喝、拥有枪枝，还是你能够想像得出来的涉及私生活和天赋权利的任何一个方面，政府要么已经立法使其归属于非法之列，要么是很快会在其注意到的时候使其变为非法行为。

哪怕如此，数以百万计的天真的人仍然觉得，讼棍提供的服务都是神圣的—— 由政府发给他的执照给了他某种神秘的理解力。当然，真实的情形是，哪怕没有律师，你也可以得到离婚,可以组建一家公司,甚至可以死去。(再一想,假如有了律师帮忙，你可能死得更快一些——假如不是死得更轻松一些的话。)

之后，就是讼棍天生的较高智力，他假定自己比任何一个竞争对手都聪明一些。但是，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就不可能有那么多律师因为愚蠢地违法而被抓住。在过去的几年里，律师因为犯罪而进监狱的数量在剧增。

律师小子的冒险历程

谈到智商很低的律师，我特别想到了一次经历，那是与一个律师小子而不是准确的讼棍之间的一次经历。他就是那种刚刚从铁丝网下钻进比赛场的家伙，刚刚从法学院毕业出来,带着当佩里 · 梅森的幻想出来混。他急于夺取赌桌上的耙钱杆，因为那就是他在法律学院里得到的一份礼物。在丛林里,他们称这种人是"耳根后面还是湿的"。更精明的一些竞争对手根本就不理律师小子——因为他穿着价值 85 美元的免熨西服和皮背心四处乱跑，对着任何愿意听他胡扯的人大喊一些法律用语—— 假定他是尿片队的一个成员，刚刚改邪归正，当了一家银行的出纳员。

但是,如果他有很强的毅力,最终,少数一些经过洗脑的老派人会开始听他说话，他也会开始建立起一个"客户群"。在那些不幸的老派者那里，有一个人碰巧是我在贝弗利山当麻风病人时结下的一个债主，他想办法对我进行了缺席审判,总共约 2.4 万美元的一笔债,起诉的当时,仅仅是因为我

处在乱七八糟的状态之中，根本就没有时间递交抗诉书。我只差他 8000 美元，结果政府的一项“法律”允许原告在自己希望的时候找人索取 3 倍的赔偿。如果你不为自己辩护，当穷人的惩罚是让你欠别人 3 倍的钱（这是政府逻辑的另一个例子）。

我的债主碰巧找到了那位律师小子——这是他的不幸——当时我正好就要重新爬上财务梯子了。他对那个小子说，他已经得到了一个判决，但还没有时间去收取那笔钱。这正好就是律师小子想听的话。他按照平时的“出去收取”策略开始忙起来，每五分钟给我打一次电话，发出各种威胁、纠缠，很快地讲话，说得很不连贯——这是过度热情的小子们经常出现的情形。这是业余收帐人常用的电话纠缠法，让我感到很是吃惊，但这个方法显然让他的客户感到十分困惑。讼棍只要登上了舞台，极喜欢自己做事的每一分钟，说自己用的就是那种“看我如何把这只龟先生的背钻穿”的方法。

这个故事的完全版是一场典型的律师小子失败，但是，最终的结果才是我想在这里告诉大家的。那个小子知道我的办公室在哪里，而且我也知道自己的银行帐户就在隔壁，里面有约 10 万美元。他需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跟我们的老朋友，那位执法官一起直接到银行去，五分钟之内，银行的人便会将 2.4 万美元现金交给他。我一向根据外表就明白，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 而且在不到一百美元的范围内——我就能够发现这个城里有谁在哪家银行开了户头。但是，你在学校里并不知道如何得知这方面的情况。赚钱教育是在丛林里学来的，主要是通过体验逆境学来的。

因为没有丛林经验，也因为没有多少大脑灰质，那个律师小子不知道如何走完这样的常规办法。对我来说很幸运的一件事情是，他甚至都没有想到做一个逻辑的、聪明的估计，



“伙计们,不要害羞。站起来吧,让敌意发展下去。”

至少应该去我隔壁的银行看一看！反过来，他总坚持自己的“硬鼻子谈判”行为,结果使他的客户费了很多钱。

我曾想过，如果我付 1.3 万美元可以了结此事——考虑到事情的复杂性——那肯定会是一件便宜事，因此，很自然的,我的首付金额应该当在 3000 美元左右。最后的付款？如果一切都过去了，已经在客户面前装出了很大一个架势的律师小子一定会从龟先生那里“钻出”那 1 万美元——不是现金，而是每月支付（这是现金流量游戏中的一个例子），时间为一年。律师小子在我面前跳来跳去，直到我担心他背心上的廉价塑料扣子会松脱，使他的自我形象大打折扣。他的客户已经处在深深的敬意之下了。“这些法律头脑真是灵光，他们如何做到这一步的？真叫人无法思议。”他一定是在这么想。当然，他永远也不会知道的是，律师小子已经损失了 1.4 万美元，假如他聪明到了去隔壁那家银行看一看的话。那会使他的总后一笔钱达到翻番的水平，而且是现金，而且根本不需要那个凶恶的律师小子来办一些具体的事情。

这是很不错的一个故事，因为人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律师小子拿到了一笔费用，巩固了他与一位新客户之间的关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自我形象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客户觉得他已经成功地收回了一笔债务，尽量忘记他只拿到了判决书上所写金额的四成，较少的赌桌总管费用，而且继续让那个了不起的讼棍的许多神话演绎下去。对龟先生来说，他是最幸福的一个——他刚刚省掉了 1.4 万美元，而且还会得到数量可变的共 1 万美元的分期支付条件，得到了免利息的借款,时间长达一年。

防范耙钱杆

如果你是合格的竞争玩家之一，很明显，你肯定喜欢把讼棍的参与减少到最低水平。为了这么做，你首先必须清醒，看到这样的一个现实，讼棍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他拿有一张赌桌总管的执照，碰巧发现了关于他自己和他那门“服务”的窍门。很明显，有一种倾向表明人们在觉醒。哈里斯民意调查最近宣布说，不到四分之一的美国公众找不到什么关于律师的好话可以说。但是，如果你处在那四分之三的人当中，如果你是这批没有任何好话可以对他们说的人之一，那才是令人鼓舞的事情。

另外，应该从自己的脑子里清除“一切都是一个法律问题”的想法。多年以来，我慢慢意识到，我的大多数法律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律上的事情。它们只是一些问题，我自己会解决得很好的一些问题，没有任何成本就可以解决掉的问题。我发现，一旦讼棍走了进来，法律问题突然之间就开始出现了。原来的问题很快会变成次要的问题，因为他使问题更加复杂，使当时的情形变成了别的麻烦。有时候，你也真有需要一个讼棍的时候，那时，你应该首先穷尽其他的可能办法。应该把讼棍当作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你非得打电话找他来的时候，那你要做好打持久战和疲劳战的准备。另外，也要去银行看看自己的户头：你会需要一大堆钱来处理此事和此人。

不幸的是，你拒绝利用讼棍还只是事情的一半，还有别的人可能会将他拖进来。例如，如果你销售房地产或保险，你知道讼棍出现会意味着什么事情：交易失败。在这一类的业务当中，因为很难将律师保持在局外人的地位上，因此，你最好的一个赌注是拿出比他更高的手腕。

在过去，当我必须时常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我往往预先就准备好他会制造出来的麻烦。我总是想法走在讼棍的前


律师将开始
并终止！
原告迄今为止
仍反对被告的
以下声明！
本律师在此请求
法官大人（裁定）
侵权行为。

面，想办法比他快一步，在他能够弄出很多麻烦之前便把问题解决掉。过一阵子之后，你慢慢就明白了，他标准的杀手锏是什么，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在关键时刻阻挡其去路。当然，我从来不会以问题的形式来跟他谈，他想到的任何一件会成为交易成功的障碍的事情，如果由我来解释的话，都只是“需要考虑一下的事情”。我从始至终都会坚持下去，实际上处理好了大部分问题，在这方面来说，我是做得相当成功的。

很自然，理想的状况是不去做非得请这样一些讼棍来处理问题的职业，很多人认为，没有讼棍到处便无法完成一笔交易。我一生最大的交易都是在没有讼棍代表任何一方的时候达成的。这样的事情当然不能仅凭运气了。事实是，在这样的情形当中，另外一方不仅仅十分精明，而且还跟我一样希望尽快达成交易。这就是最大的差别了——精明和共同的愿望，希望把事情尽早办成。

跟讼棍交往得出的全部一手经验，都使我相信存在这样的一种理论——

适当使用讼棍理论

听我刚刚讲过的故事，这个理论对你来说应该是相当明显的。讼棍肯定会有他存在的地方。但他们的位置绝对不在竞赛场上，因为他们会挡住真正的运动员来回的路线。但是，也有一个时候，使用讼棍是合适的。我可以把这样的情形简单地表达出来：

什么时候使用讼棍：如果你想退出一个交易，但自己又不太好意思退出的时候。什么时候要把讼棍锁在他的笼子里：当你真想达成一笔交易的时候。

我对于讼棍的造成与反对意见就此为止。

拿枪玩的惟一的竞争对手

如果你知道如何应对，笨蛋专家根本无害。竞争者的能力大小不一，你一般可以回避自己不想竞争的对手。讼棍是一个严重的障碍,但是,如果有足够强的体力,你经常可以将它们挡在比赛场外的。但是,如果有政府在这里,那你遇到的问题就不是三招两式能够打发的了。讼棍会在铁丝网下钻进比赛场，但他只利用赌场总管的耙子耙钱，政府却利用手枪进入体育场，并在比赛场上不停地使用武力。这使所有竞赛队员都处在决定性的不利地位，因为人们很难跟子弹玩运动游戏。

当然，普通的马古先生和驼鸟先生却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现实：政府利用武力威胁来完成所有的步骤，这会使它的每一个步骤都相当有力。在马古和驼鸟先生的角度看来,这样的行为有很多种理由。首先,这样的人因为习俗和传统的威胁，相信通过政府对口号的利用而进行和平的合作,一般属于本质上的‘爱国主义’精神。最后,政府发展到很大的规模，根本就没有人敢于向它的权力和地位挑战了。这就使得政府可以通过武力威胁而达到和保持控制的目的，同时又并不需要实际地使用枪械。

当你考虑到玩家之一“合法地’使用枪械的时候,你就不会奇怪商业世界里有‘什么管用做什么’的态度。从这个角度看，财务障碍就成了你和其他所有公民都在玩的一种游戏，大家都必须利用自己的智慧和技能得到属于自己的一部分筹码,但同时,还必须保护自己的财产,以防更大的一个抢劫犯钻出来夺走你所有的筹码。最糟糕的是，这个抢劫犯可以免费和随便使枪，以确保没有人来干涉他的偷窃行为。

永远不要欺骗自己，不要拒绝面对这样的现实：在赚钱

的事情上，政府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所有的竞争对手合并起来也没有可怕到跟政府对抗的程度，就算是不为别的原因，光是政府不允许他们使枪这一条就够了。明明白白的一个真实情况是，大政府就是一个人为自己着想的路上最凶险的一道障碍。

政府神话：对词语用法进行的一项研究

比较政府想办法躲在后面的那个神话来说，讼棍的神话只不过是小儿科。令人惊讶的是，支出数以几十亿美元计的钱进行宣传，然后腾出好几年的足够长的时间让这样的宣传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这样做产生的效果有多么大。例如，如果将奴役重新解释为‘军事责任’，那奴役就是可以接受和值得尊敬的一件事情了。

另一种聪明地利用词语的办法，可以从这样的事实当中看出来：政府本身就被人们认为是一个活体的存在物，一般不动脑筋的人就是这么想的。这是一个由先人为主而形成的一个错觉。政府并没有什么需求和需要，也没有欲望和情感。政府这个词是一个标签，贴在专门领取政府支票的那一批人身上，但是，从其最实际的意义上说，政府是指握有权力的那一批人。

政府的行为互相矛盾，政府所做的差不多每一件事情最后都以惨重的失败而告终，其原因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政府并不是一个活人。结果，最有影响力的政府当中的一些人，因为他们各自代表各自的利益，因此不断地彼此斗争——他们要获取更大的权利，他们希望推出更多的‘立法’成果，而且是他们自己希望的。结果自然就是一场闹剧，多年以来，大家看见这样的闹剧在华盛顿不停地上演着。

因此，把政府看作某种神秘的存在物，就会觉得构成政府的那些人也是神圣的。许多人之所以很看重政府，是因为他们看重政府是达到他们目的的一个手段。但是，政府本身并不是希望为自己着想、也不想干扰别人生活的人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手段。政府就是目的——对拿政府支票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尤其是那些处在梯子顶层的人。

问题在于，如果政府能够拿给一些人的东西有那么多，如果人人都希望占一份，那华盛顿的那帮匪徒为什么又需要使用武力呢？明显的答案是，政府能够拿出来的东西并不吸引人。政府是阻挡自由的东西。政府的实际后果是，它会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1）迫使你不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2）迫使你做不想做的事情；
3）迫使你放弃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谁需要政府来做这样的事情呢？你可以半夜到中央公园去完成同样的事情。

为“什么管用做什么”哲学树立一个榜样

然后就是‘法律’神话。除开政府使用暴力会形成‘什么管用做什么”的气氛以外，政府的法律也为任何人树立了一个开放的榜样。这就是猴子看见了，猴子做了。如果老大可以“合法地’收缴个人财产，迫使人们进入‘要么杀，要么被杀”的境地（从爱国的角度看作是‘战争’），干预个人的性自由，并在数以千计的范围内违反天生人权，那么，你就不能抱怨贫穷的人采取‘什么管用就做什么’的方式来度日了。

并不需要很高的意识水平就可以明白，人们并不同意仅仅因为某个东西是一个法律，就能够说明那个法律是正确的或者道德的。关于政府制订的一些法律，惟一有关的考虑就是看它是否违反了天生的法律与天生的权利。学者们利用各种各样的术语来界定天生的法律与自然的权利，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可以相当简单地表达清楚：每一个人都有天生的权利去追求他自己的幸福，有权按照他选择的方式行事，有权得到他通过劳动获取的一切成果，只要他不强行干扰别人的同样的权利即可。

说需要法律来保持个人的权利听起来是对的，但如果你意识到，大多数法律都会影响个人的自由——尤其是书本上写的无穷多的荒诞和关于无受害人罪行的法律。不管一个团体称自己为政府还是任何一个名字，这样的团体如何能够明白哪些对人们是好的呢？因为人人都有不同的欲望、理想、需求、信仰和标准。他们如何能够在根本都不认识你的前提下代表你的最佳利益呢？只有你自己才能够决定什么对你是好的。任何人通过任何一种力量替你来做这样的事情，那都是一个侵入者，也违反了天赋人权。

不管一个人用什么样的花哨字眼来掩饰事实，但真理总还是在那里：政府在限制你，而限制就是违反天赋人权。在钱的事情上面，限制自身就表明它自己为一种障碍，它使你无法在市场上自由地完成交易，因此形成你清除财务障碍的最大障碍。

作为一个对手，政府的力量有多大？

政府所做的一切就在于：把你的个人收入的一大部分偷走；如果你不拿出一个固定比例的利润出来，那就关闭你的



“ 伙计们,老大也出来玩一把如何 ?”

经营大门；通过非法印制出来的毫无价值的货币，让你留下来的那些钱每天都减少一点价值；因为你在自己家里享受到的权利和生活而收取你的费用(‘财产税’)告诉你最低必须给员工付多少钱，而这些员工又都是你必须要雇请的；政府决定你给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定什么价（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下达的价格控制）通过一些裁决,判定你的哪些产品可以销售(通过食品与药品管理委员会)。最严重的是,使你与政府自己拥有的管理混乱的垄断企业的竞争行为成为非法行为(比如美国邮政总局)。

我的天，哪怕在中央公园里行走也做不来所有这些事情！

防范恶魔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这些日子以来，政府的神话和所谓的圣洁正在慢慢消失。真正的事实已经开始显露出来，显示在你的钱夹、你的家里和你生活的大部分领域里。但是,如果没有办法阻止对你的非法侵入，那这些对你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它？说实话，你不能指望完全杜绝这样的事情，但是，你的确可以做很多事情来阻挡政府妨碍你的成功。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假定，如果想出一个办法，制造一种有益的产品或提供一些服务——是人们愿意付钱给你的那些产品和服务—— 赚取一些利润，那么，政府迟早会听说这样的事情，然后就让它成为非法产品或服务。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形，通过假定消极结果但保持积极态度的方法给你避免了完全的绝望，那么，你就跟政府处在面对面的竞争环境里了。

有政府涉及在内的时候，这样的姿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政府有权（通过法律和管理规定）确保环境会发生不断的变化。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如果你事先做好了环境会发生变化的准备，那么，你就处在随时可以改变移动方向的有利地位上。比如胡佛和肯尼迪这样的一些大企业家，看来总是明白从一个企业跳到另一个企业所需要的窍门，正好可以逃过新颁布的某项法律，或者在另外一个领域里利用原来的老法律。

因为有了"维持理论"做基础，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你能够打的最好的一个赌是努力避开与政府的接触。如果你每天所做的事情不在政府可以监视的范围之内，那会把权力持有者气疯，但是，哪怕政府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作人员，他们还是不能够一天二十四小时监视所有人的所有活动。为了补偿这种制度上的缺陷，他们建起了一个"管理机构"和"委员会"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的数量和规模是不可想像的。这些机构——证券管理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通信委员会、国际计算中心、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民用航空管理局以及类似的数百种组织——当然都是完全非法的，从各个角度看都是如此。但是，这跟你的立场也没有太大关系，因为现实是他们的确存在着，而且会继续存在下去。

所有这些机构都是一些非经选举产生的官员领导的，他们差不多可以全权干涉任何一个人或公司的事务。他们随意的管理规定经常要保证竞争要限制在最小范围内，这样就可以保护大企业，并且，跟平时一样，要保证作为消费者的你将付出更高的价格去购买比在自由竞争环境下较少的服务和更糟糕的产品。

如果你是自己开企业的，关于政府方面的事务，我最好的建议是挑一个受管制较少一些的行业或职业。例如，仍然在玩收购或兼并上市公司游戏的那些宣传者只不过是在找

死。联邦证券委员会是所有机构当中最具备盖世太保特征的机构，它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开始就不合法的目的，如果你无论以哪种方式跟一家上市公司有联系，那么，要想不违反证券委员会的规定几乎是不可能的。证券委员会不仅仅单方面毁灭这个国家的全部股市，而且还继续跳入与“以政策指导”证券业的目的毫无关系的很多领域里去。

如果你已经处在管理十分严格的一个行业里，并且觉得再转行是极不可行的办法（从长期来看也许不是一个良好的判断），那么，你希望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事情便是保持低姿态，并满足尤其没有道理的很多管理机构的要求，而且尽量少惹麻烦。永远不要跟管理机构发生正面冲突，否则，你就只会是在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牌事先就码好了，所以，哪怕你在法庭上赢了，他们也会确保你会在路上输掉。

如果你真的想办法，在目前没有背上很重的政府强力干预包袱的行业或职业里站住了脚跟，那你可以安全地假定，这样的情景决不会长久。请记住，不断变化的情景理论，并准备好在持枪歹徒决定改变规则的时候调整自己的举措。

政府债券 手纸上的投资

你能够最好地保护自己不受最强有力的对手伤害的办法，就是不要拿自己的钱冒险投资在对手身上，也不能够拿对手的保证当真。由于政府是资不抵债的，它的‘证券’当然是毫无价值的。政府偿还债券和纸币的能力，完全靠它继续在收缴你不断增多的个人收入方面的成功，而有时候，极有可能会出现群众倾巢出动的抗税活动。（据估计，现在拒绝递交纳税呈报单的人数已接近 500 万了。）当人们拿回家的收

入的百分比不再能够满足每一项日常开支的时候，造反也可能就是人们的惟一选择了。如果出现大规模抗税活动，政府就无法支付其所欠债务了，也无法兑付欠你和其他公民的钱了。如果政府无法支付大公司的钱，或者无法支付金融帝国级别的少数几个家族的钱了，这些大家族就会给政府领导人的头上来一下，然后比过去更猖狂地向政府领导人发号施令。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所持有的任何一种政府债券无法兑现,那就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情 你的运气完了。

对于政府‘ 担保 ’来说亦是一样。由于政府后面什么都没有,因此,他们只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笑话。本着天地良心,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一切全都绑在一家银行或储蓄所里，以为联邦存贷保险公司担保了你的资金就觉得安全。发生崩溃的时候，不会有足够多的储备金来承担处理不可避免的乱子所需要的管理开支，更不用说向任何人支付一分钱了。跟社会保险骗局一样，联邦存贷保险公司只是一场残忍的骗局，欺骗的是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人们，他们被人哄骗了，产生了错误的安全感。

由于政府整天喊口号，那你请记住这么一句顺口的口号：不要在政府身上投资！

哪里真疼就揍哪里

最后,还有最为关键的一件事情 对你收入的豪取。如果你是以习俗和传统进行威胁的受害人，是通过口号进行威胁的受害人，或者是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威胁的受害人，那你应该明白，政府的目的就是让你的公司列在政府巧取豪夺的名单表上,不停地夺走你的筹码,你要把握住自己,要进行理性的思考。有人有不切实际的错误想法，以为可以回避或逃

避政府征收的所得税。如果一个人阻止小偷偷窃自己，那他就不是在欺骗小偷。他只是在捍卫自己的天赋人权，是想保护自己的资产不让小偷偷走。“漏洞”并不是什么可恶的东西。它只是与非法法律抗争的一种‘合法’手段,除非政府再通过一项法律，说明这种抗争手段也是非法的。这是目前阻止某人拿走属于你的东西的‘合法’途径。

阻止抢劫者抢夺你的财产，在这方面你对自己有一种道德上的责任，不管那个抢劫者戴着什么样的头罩。惟一恰当的考虑是所涉及到的风险。我永远也不会劝大家冒着危险去违反税法——或别的任何法律——虽然那些法律也许是不道德的。我的意思是说,大家应该意识,不能因为某个东西是法律,那它就一定是正确的、道德的,或者合法的(根据自然法则的标准)。做自己可能做的一切事情,这是你应该对自己做的事情——但要在常识范围之内，在良好的商业规范之内,但一定要保护自己的资产不要被政府夺走。但是,聪明的人会仔细衡量其中涉及的风险——相对于避免被抢走的金钱来说，被逮住的可能有多大，会遭受的惩罚有多大——之后再采取相应的措施。

你还可以走极端。我认识很多人，他们弄出了极其复杂的税务设计来保护自己，他们开设一些外国公司，利用各种各样的税务屏障,但是,我有时候会奇怪,不知道其中所用的时间和金钱相对于最后得到保护的钱来说，是否真的用得值。在这里,又是你自己的具体环境说了算,看看哪些是最符合你的利益的。但是，除非那是最有效和切实可行的防卫措施，意思是说能够省下来的钱真正能够说明自己做得值，否则就不要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太复杂化了。

在我的情况下，因为我公开宣称自己在这里所说的一些话,因此,对我来说,针对持枪歹徒最便宜的办法,就是把自

己的结构弄得简单些，然后在不事声张的情况下交纳他们勒索的钱财。因为许多人都愿意为我的点子付钱，因此，这一点远远大过了让自己的财务状况成为政府帮凶一看便知的公开帐带来的不利之处。我把自己的所得全都放在桌子上，让他们随意搜身而不作任何一种抵抗。但是，如果我做不同的一门业务，无疑会想出尽量多的办法阻止偷窃者，使损失减低到最小程度，我决定这样一种游戏方案的时候，一定会衡量其中的风险，看看值不值我可能省下来的钱。

关于政府，以及作为你的一个对手的政府与你的关系，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要说：需要多少筹码才能够买来让你幸福所需要的自由，这是完全必须由你本人做出的一个决定。但是，一定要考虑这种情形当中的现实性——政府的确偷你的钱，而且还会继续通过新的法律，让你越来越难以实现自己的财务目标。就如这个国家已经非常清楚明白的一样，刺激已经死掉了，因为差不多每一种赚钱的方法都是非法行为。根据这样的一个现实，如果你的财务目标很大，那就应该对自己公平一些，并且诚实地掂量自己实现这些想法的可能性，因为现在政府干预的浪潮越来越高了。然后应该问问自己，这样的风险(你必须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更不用说与政府可能发生的口角之争)是否值得你去那么做。因此，实用的一个问题就是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样的年头，不利于我的风险是否太高，以至于不值得我付太高的代价去换取某些有可能无法完成的事情？

这只是应该考虑的事情。经过思考以后，你可能决定把自己的梯级目标放低一点，专攻自己熟悉的某个角落，尽量远离持枪歹徒，并把更多心思花在欣赏生活的方面。如果这就是你能够在一辈子的时间里得到的最大量欢乐的方法，为自己着想的一切目标不就是正在如此吗？

看不见的玩家：默菲的鬼魂

老人默菲的鬼魂在这本书里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此，关于这个人，你不知道而我知道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了。我必须将他列为一个竞争对手，哪怕他并不是一个活人，因为他是这场游戏中的主要角色。默菲与财务上的障碍有很特别的一种关系。爱、友谊和生活的其他方面弄得乱七八糟让他觉得很好玩，但是，让人们在财务障碍上跌倒却是他最开心的事情。

让人惊讶的事情在于，他并不需要利用手枪或法律执照来完成自己的捣乱活动。如你可以在任何一个鬼魂那里想像到的事情一样，他就躲在那边的某个地方，在那里制造很多麻烦，让你的每一个财务举措都举步维艰。拿他怎么办呢？嗯,看不见的东西你是无法与之抗争的,因此,对付这个鬼魂的时候，你差不多跟对付拿枪的政府一样没有太多办法。唯一的答案是不要让他摔倒你，这就是要时时谨防他无处不在的到来。

做好准备的最佳办法就是在脑子里记住“维持理论”,这一点大家也许猜到了。寄希望于最好的结果，但要假定最坏的事情发生。如果你准备好了，那你就能够处理最糟糕的事情，而这样的糟糕事时常都会发生。默菲真正想要的也就是一点点尊敬。当你傲慢自大，当你假定一切都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的时候，当你觉得不可能有任何事情出错的时候，那就是你惹恼默菲，随时会中他的招的时候了。只要你按他说的办，他会相对比较高兴。他说的话还是有重复一下的必要的：

没有任何东西跟看上去的一样容易。

一切都需要比你预期的更长的时间。
如果有任何事情会出错，那就一定会出错
而且是在可能的最糟糕的时刻！

如果默菲使你失败，使你到现在还没有跑出起跑点，那也不要绝望。他只不过是在考验你的胆量。过去我在财务梯子上爬，爬了很久都没有踏上第一级，一个智慧老人曾告诉我说，一旦把握了里面的道理——一旦开始赚到钱了——钱便会滚滚而来，很快到来，你会不清楚最开始为什么那么难。当时，我觉得这话难以相信，但是，他是对的。我做了不止一趟这样的旅行，可以告诉你他的描述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亚里斯多德也是正确的：往往是最开始的那一步才是那么难对付的。

赚到钱后怎么办

我们来假定你已经成功地做完了游戏。你没有理睬笨蛋专家，你战胜了竞争对手，你总是比法律人更先一招，你避开了政府射来的子弹，你粉碎了默菲希望让你失败的举动。你现在已经清除了财务障碍。你取得了金钱上面的成功，可以自由地、一门心思地为自己着想了。现在是躺下来等着接受自由战利品的时候吗？

事情并不是这么一个样子的。首先，你应该注意到，不要改变你自己本来是谁，也不要改变你自己原来所做的事情，这对于你长期的幸福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试图去做你不属于的那种人。你的财务状态也许得到了改善，但是，你仍然是你。如果你开始让自己产生错觉，或许很快便会落入“倾向于”的陷阱，最后重新回到原来的起始处。不要过度喂养自己

的自我。此时的自我形象所需要的摄入，比你实现财务目标之前的时候少得多。应该继续对自己诚实一些，向世界展示真实的你。不要突然间开始期盼很多人会给你很多东西，应该想办法掌握住自己的事情。

不幸的是，哪怕你能够处理好成功，仍然不能够指望身边的人会在不引起神经症一样的痛苦之前接受它。虽然你可能一点也没有改变，但是，毫无疑问，有人会改变对你的态度。那是你获得成功后的代价。是你必须学会接受和处理的一件事情。

有时候，这种情况会以诽谤表现出来，跟我们讨论过的一样，诽谤来自嫉妒和自嘲。不要天真地以为会有人没有嫉妒地站在你一边，允许你去仔细品味你的成功。一个人的头脑越是狭窄，他越是希望你不快乐。看到别人成功对他来说是一件难过的事情。他的非理性的自我是在粉碎你的自我形象的时候得到喂养的。

你无法做任何一件事情来改变一个人对你的态度，但是,你可以置他们于不理。

钱买不来幸福，
但钱可以让你得到自己想要的所有内疚

如果你的成功造成别人受苦，那是不正常的胡扯（除非他们是一些神经症患者,而这又不是你能够控制的事情)。对自己的成就应该感到自豪，而不要感到羞耻。如果你的运气很好,可以获得物质财富,那就不要让任何人欺骗你,让你无法得到物质财富的享受。

如果觉得因为还有人生活在贫穷之中，因此就感到罪过，那是不理性的想法。除非有人是因为你抢劫他们而贫穷，

否则，无论一个人贫贱到了什么样的程度，那都不是你的责任,也不应该成为阻挡你的幸福的精神障碍。反过来,如果你自己没有生活在贫穷当中，那你也不会成为这个世界上的负担。

由财富造成的内疚感最严重的例子，一般会在继承而不是努力挣来一份财富的人当中产生。他们经常感觉自己并没有资格得到这样的财富。如果一个人产生了这样的神经症，他能够做的理性的事情就是利用自己的资产作为他自己的创造性活动的基础，而不是坐在那里抱怨和内疚，说自己并不配享受这份生活。

我最近看到了一篇令人吃惊的文章，讲一些因为内疚而难过的继承人。他们之中的所有人都是富家子弟，为了抛弃自己的负疚感,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目的是要想出一些‘有社会作用的’办法来,好把自己手中的筹码发出去。

这是多么令人悲伤的一件事情，他们感觉非得浪费一笔本可以用作生产和创造能量的东西，浪费掉一笔资本，仅仅因为他们允许一个社会的某些成员让他们产生了很深的内疚感，仅仅因为他们不应该对其负责，也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的大笔财产。

谁才应该是统治者，你还是你的钱？

如果你不允许人们通过嫉妒或内疚手段损害你，使你无法享受到自己的财务成功的惟一的一个人就只有你自己了。你对金钱的态度是最为关键的。要么你控制钱,要么钱控制你。有两个相反的方法是你的筹码可能控制住你的。

第一种是，如果你让筹码在你的口袋里烧一个大洞的话。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赚过大钱，则很容易产生虚幻的感

觉,那是金钱带给你的力量感。如果你花很长时间,做出很大努力后才越过财务障碍，那你自然很想尽量享受其中的很大一部分，结果某天早晨醒来，你会发现自己又重新回到了原位。还有一条理性得多的道路可以走。

可动与不可动理论

这个理论的点子来自我的一位老朋友，在丛林中他有一个昵称,叫黑巴特,是南部堪萨斯人。黑巴特经商的办法非常简单,这总是让我十分惊讶。在仅仅五年时间里,他先做一种廉价拖车房的销售员，之后就变成了腰缠 1500 万美元的富人,因此,他谈话的时候,我就只有听的份。

黑巴特觉得，一个人一旦成功，最聪明的事情就是拿住两堆筹码—— 一堆贴上‘ 可动 ’的标签,一堆贴上‘ 不可动 ’的标签。可动的钱就是你用来购买房子、汽车和其他商品以及用于风险投资的钱。不可动的钱是指你不会拿去购买奢侈品,也不会拿去碰运气的钱。目标围绕着‘ 如果 ’。如果你碰巧把自己所有可动的钱赔光了，那你不必从头开始。你仍然有不可动的钱可以依靠。(我最后一次看到黑巴特的时候,他玩游戏的窍门使他可动的钱堆得极高，我怀疑他是否需要考虑这个理论中的‘ 如果 ’因素。)

钱能控制你的另一个途径？这么说吧。只有一件事情是比花钱超过赚钱速度还糟糕的，那就是有钱不花。在这种情况下，金钱本身就变成了一个目的。金钱可以购买一些物品和劳务，这些东西不仅仅使你的生活更加舒适，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地给你自由，而只有自由才是你最开始想要克服财务障碍的回报。

如果你还在做你不喜欢的工作，如果你还在做已经可以

付钱让别人去做的事情，那钱有什么好？如果你极担心失去钱财，使你花钱去购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时也舍不得掏一分钱出来，或者掏得十分心疼，那你就没有得到自由，你只是把自己囚禁起来了。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你允许金钱统治自己，而不是你统治金钱，那你就失去了控制力，这意味着你并没有处在做出理性决定的位置上，而这一点又意味着你并没有为自己着想。

铮铮真言：名望易逝

啊，重新滑到长长的山坡底下去，那你的尾骨会疼到什么程度?！人在山顶的感觉多好啊——有奢华的享受品，有掌声，有很多人关注你。但是，我在过去很不开心地发现，正是你极喜欢自己所过的生活的时候，才是面临自己将要丧失一切的最大危险的时候，失去的一切失去得极快，你根本就觉得自己是在做梦。

如果你运气极好，终于到达了顶部，永远不要忘记这一切很快都会变成一场恶梦。安生一些，好好体会生活的快乐吧，但是，如果你希望做点什么事情，好好为自己着想，那你应该睁眼看着现实。竞争者一直在筹划，默菲的鬼魂就在身边 政府拿着枪要来抢劫，而且还在不断地改变游戏规则 笨蛋专家总会在你放松警惕的时候为你出一些坏点子。环境绝对会继续变化下去。如果你没有做好应变准备—— 如果你还在某处的云层里躲着，还在“倾向于”的影响下突然改变方向，那你真的要小心了 请记住，现实根本无视你的感觉是否出了错。

我提醒自己时时记得名望何其快地消失，时常记住大卫·西伯里的一句话，他把生活比作一盘象棋，警告说“命运

就坐在桌子对面看着你的每一个举动……你的举动应该跟命运的改变相匹配，命运怎么变，你也怎么变……”

我现在是玩到第三轮了。因为未来的情景可能是完全超出我的控制范围之内的——大部分是因为默菲和他的隐蔽的地雷——我从来不敢小看自己被人再次从栖身的树枝上推下去的可能性。如果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发生，那它一定会发生。但是,被人从树上推下去是一回事,自己往下跳是另外一回事。我有两次滚下山坡,没有人向我伸过援手。一切都是我自己想法度过去的。

怎么会发生那样的事情的？就是懒洋洋的，就是没有遵照一开始让我爬上去的那些规则。本章所讲的一些原理对我总是有用，只有当我放松警惕，没有记住和应用这些原理的时候，我才开始当一个失败者的。如果我再次不小心地游走于这些原理之间，我毫不怀疑自己会再次嘴啃泥，而且罪有应得。

但是,坦率地说,我已经倦于再次爬回顶峰了。虽然许多因素超过我的控制能力,这是一个现实,但我喜欢这么想 至少我再也不会傻到不按自己的哲学行事的程度。

我猜,只有时间能够说明一切……

7. 跨越友谊的障碍



胜利了,然后呢？

从莱德卡车到肥猫山顶的道路漫长而崎岖不平。我永远也不能忘记那一天，某笔财务转账完成之后，我一步便跨上山顶的时刻。我终于可以一门心思考虑如何让自己过幸福生活了。

那天，我干了跟平时一样长时间的工作，就跟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做完了每天必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奇怪的氛围弥漫在办公室里。有某种孤独感,有一股情感高涨,是我无法亲手抚摸的一种感觉。经过了那么多的苦斗，难道我就不应该更激动一些吗？

到了那天下班的时候，员工们离开了公司，我一个人在后面迟迟不想离开。我坐在会议桌顶端的椅子里，开始思考问题。办公室里鸦雀无声，我思考在那么多年里已经跋涉过的路程。只要想一想回到顶层所走过的费力的道路，我都会感到精疲力竭。不知为什么，走过的路看起来没有一处是合

适的。我在想，我应该出去庆祝一番，而不是一个人坐在这里看着 18 英尺长的会议桌的另一头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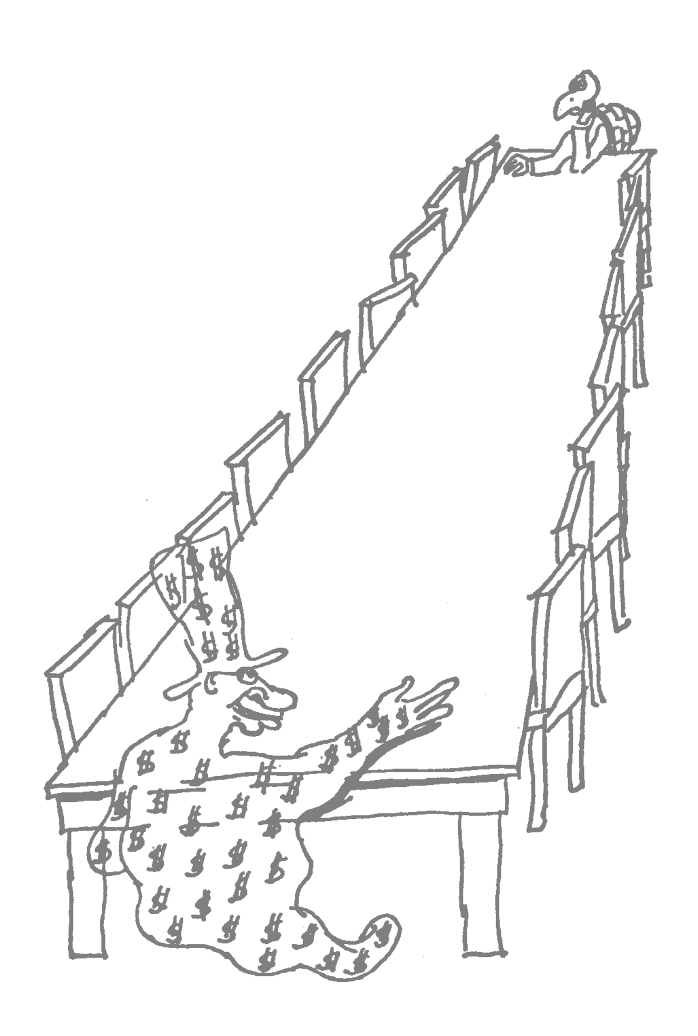
真是奇怪,很奇怪,可突然之间,哈罗德·哈特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了。那个老人已经去世 15 年了,但是,我仍然可以非常清晰地看见他坐在那里，穿着一身丝袍和睡衣，就在他的帕克大街的公寓里。哈罗德现在何处？我想。他当初是否发现,生活到底并不是一场骗局?或者说,他现在只不过是一抔尘土？

我的思想在游动，我假装看见他就坐在桌子对面，坐在最远的那一头。他脸上挂着令人不安的怪笑说:"喂,伙计,感觉如何？你付出了代价，你经过了那么多的苦斗——你终于登上顶层了。然后呢？

我想像出来的那样的怪笑,是他(或我)让自己明白,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我已经成为哈罗德·哈特。但是,我不能够接受这种假笑。我把自己一辈子太多的时间扔给了这样一种生活，不能够想像这一切全都是一场骗局。生活当中一定还有更多的东西,远远超过财务成功的东西,可结果,你在那里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但是，某种确定的东西不见了。思考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那是一桌空荡荡的桌子。一个人开一个派对庆祝胜利算不得什么，并不好玩，胜利的庆祝往往是安安静静地进行的。我在反抗另一条自然法则，我在企图实现差不多不可能实现的东西，我想自己成为所有的东西。

这是何等矛盾的一件事情：要使欢乐的生活成为可能，我需要人——在我为自己着想的时候使我的生活复杂多变，成为我的绊脚石的那同一批人。七零八落的散件终于凑成一堆了,但是,人们需要其他的人才能够构成一种生活,因为人是有需求的，一个人不可能满足他所有的需要。完成这件事



“ 喂 ,伙 计 ,感 觉 如 何 ?”

情所需要的朋友数量，取决于一个人的需求当中有多少最好由别人而不是他自己来完成。这是相当大的一个启示。人固然有错，有很多毛病，但幸福公式当中仍然必须有人才能形成。那里就有很多极端了不起的人,我知道外面有很多人,因为曾有机会在丛林里见过他们。在人员仓库里，有一些人还是很能思考问题的，他们有自尊，并不指望什么都不贡献就获取什么,而从这些人身上,我是能够获取很大的愉快的。

我再次看看那张巨大的会议桌。这一点已经没有一点问题了：庆祝胜利的活动当中需要有人，我缺少的是人的要素。就在当时,就在那里,我面临着那样的一个现实,没有人的话,我的生活会变成极孤独的体验。过去我以为“人应该能够在不与其他人发生任何联系的情况下找到乐趣的。但是，长久以来,我已经放弃了‘应该’的思考方式。情形的‘现在”能够清清楚楚地说明自身。现在是我来对此采取一些行动的时候了。

关于孤独的问题

多年以来的调查显示，孤独是一个人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在你交结朋友之前,你得克服自己的孤独。因此,让我们来一了百了地解决此事吧。就把这件事情放在桌面上，一次把它想清楚。我从一个基本的现实开始，就是使孤独处在最为真实的视角之下的一个现实。

一人一只盒子理论

不管你是谁，不管你一生成就了什么事情，不管你有多

少朋友，也不管你与一个或多少个人多么亲近，到最后躺在那只木盒子里的人还是你自己。我还从来都没有参加过一次一只棺材里面装两个人的葬礼。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孤身一人，你走的时候也会是一模一样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当你面临人的终极孤独的现实时，你就有了一个基础，是理解并克服孤独的基础。

我见过很多人，他们因为害怕孤独而做出一些自我毁灭的事情。一个人如何能够克服这样的一种恐惧呢？只有一种办法来疗治孤独的创伤，那就是正确对待关于孤独的一些现实，而这又意味着正确地看待自己。

为了这样，你必须明白，不管你与一个或多个人有多么亲近，你总会是相对于你自身来说的一个你。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百分之百地理解你——你如何思考问题，你如何感觉事情，你最秘密的欲望是什么——不管他们与你有多么亲近。从这方面来说，你终生都会是一个孤独的人。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物，没有人能够爬进你的脑海，把两个不同的个体从心理上溶为一体。你生活的一部分，是的——但不是你的一部分。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就会把孤独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由于你是孤零零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你一辈子都将是个孤独的人(在刚才讨论过的范围以内),你消失的时候也会是一个人，因此，好好彻底地检查一下自己是很聪明的做法。如果你将跟自己相处很长时间，更好地了解自己不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吗？这就是跟自己达成默契的意思。如果你可以到达这样一个水平，能把生活奉献给自己的一切美好的东西欣赏到极致，那你一定会明白“比一个人的时候还要一个人”的意思,那就是高处不胜寒的意思。

如果你的脑子里总有对于孤独的害怕在作怪，那你永远

也无法体会跟别人在一起时的快乐。如果你不喜欢自己，那你很少能够喜欢上别人。抓不住这个道理的人经常会花费极长的时间，通过不必要的过度行动来克服孤独，这让人难堪，也叫人深受挫折。你在太多时候让自己的身边围绕太多的人。

我有一位唱歌的女性朋友，她跟一位著名的男性声乐家搞了三年的恋爱，她就描述过解决孤独问题的非理性的办法对她产生的影响。她解释说，每次表演结束以后，她的情人总会邀请一大帮人到他的旅馆房间里去谈话喝酒，直到早晨五、六点为止。他尽最大努力留住最后的客人，不想让别人离开。她说他对于孤独差不多到了恐惧的地步。尽管他有很多喧闹的时候，有许多人对他阿谀奉迎，他也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是，他明显从来不曾花点时间去喜欢他自己，或者学会喜欢自己。

但是，这样的行为是自欺欺人的。解决孤独的办法不是让自己的身边围绕着各色各样的人。我一生最孤独的一些时刻都是在茫茫人海中体验到的。如果你追求的是出名，是受人追捧，那跟你身边有多少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那是跟很多人保持的一种交往，而那些人都是通过彼此的崇拜和尊敬团结在一起的。如果你有哪怕一种这样确切的人际关系，你也许就比大多数人更‘受欢迎’。说得简单一些，这是质量重于数量的事情。你可以拥有很多熟人，但仍然会感觉到内心的孤独，其实就是如此。

为了避免孤独，人会以多种方式牺牲掉自己的诚实。例如，有些人想办法吸引住依附他人的人。人们并不需要出名就能吸引到这样的一些人。这样的一些人随时都会进入我们的生活。男男女女也会落入这样的一个陷阱，他们违背自己的意愿去顺应别人的言行，以便得到大多数人的接受。可悲

的是，这样的一种地毯式的方法通常只会回火，因为人们实则会减少找到少数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的机会，而只有这样少数的一些人才会给他们的幸福带来一线光明。

不要害怕，要利用讲求质量的方法。你是在对你自己不公平。如果你感觉有必要成为“其中之一”，那你就应该重新去读高中，你没有道理在成人的世界里东游西逛。

隔离的需求

最有利健康的办法是把自己的生活看成两个不同的一半：一个是社会生活，一个是安静的生活。没有两者兼有的余地，但是，两者都是必要的。如果你学会完满地体会这两种不同的生活，孤独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这里面全部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生活并不一定，也不应该是一种孤独的体验；一个人的生活也有可能是极丰富的生活——假如你崇拜自己，假如你尊敬自己，假如你能够与自我形成良好的关系的话。孤寂是什么样子的，那你就原样接受它，欣赏它，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去做很多事情，是有别人在场的时候你无法完成的一些事情。梭罗说过：“我从来都没有发现朋友比孤寂更值得作为陪伴的时候。”

读书是所有体验当中最让人开心的事情之一，如果你还没有体验到这样的一种快乐，那你应该赶紧去书海里挖掘宝藏。这也是身边没有人妨碍你，没有人让你分心的时候极好玩的一件事情。读书使人快乐，还会拓宽你的眼界，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奉献别人，比你参与社会生活的时候多得多。

默想——理解和正确的练习——肯定也是体验独处的时候回报更多的事情。默想让你放松，在事实默想的情况下，它还有助于带给你更多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在身边有人的时

候不一定能够想得很清楚的。这里面可以让你得到的奖励是，改善了你的思维状态以后，你会提高自己对别人的价值。

独处与孤独不是同一个东西。独处和你的社会生活都有各自的地位。与自己达成一致以后，你会与孤独达成和解。如果你能让孤独处在合适的视角时，如果你把它看作是体验生活中最大的欢乐的机会，那你就能从自己的词典里面消除孤独这个词。

如果你不喜欢跟自己在一起，你肯定也不能够指望别人也希望跟你在一起。如果把自己独处的时候处理好，而不是使它产生没有根据的对于孤独的害怕，你会发现自己很希望多多独处一会儿，根本不想长时间跟别的人泡在一起。

社会的一面

如果你慢慢养成了喜欢自己私人的、独处的生活，友谊方面的事情就容易多了。但是，我们首先要确定自己到底是在找什么，然后再来谈论什么是友谊。毕竟，到底什么是朋友？

词典一般都是用模糊的字眼来解释一些词，有的词典说，朋友是‘因为感情因素而跟另外一个人有牵连”。你已经看出来，我对词典的定义并不是特别在行，但是，这个定义却让我能够看出一个关键的要点。友谊跟幸福一样，都不是非此即彼的情形。没有一个人可以就这么被定义为“一个朋友”或者‘不是朋友”。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你可能‘因为感情因素”而跟一百个不同的人有牵连，但是，在任何两个情形当中，都不可能是同等样的牵连和感情。你有一般的朋友，有很好的朋友，有最好的朋友，还有人可能会被你看作是最最好

的朋友。

你也会因为不同的理由而有不同的朋友。一个人满足一种需求，另外一个人满足另外一个需求。某位朋友可能代表你所需要的苹果，另一个朋友也许在你的生活当中提供桔子。如果你碰巧更喜欢苹果一些，那么，你可能更喜欢经常见到苹果朋友。他可能是一个星期与你见一回的人，而桔子朋友可能是每个月见一回的朋友。另外一些朋友可能每隔几个月见一回比较合适。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你甚至有可能拥有这样的朋友，一年见一次可能最佳满足你的需求。如果你无法至少一年见到某个朋友一次，我假定你可能跟他没有什么感情或别的联系，这样说应该是很安全的，不会出错。

不管程度与类型如何，一切说到根本处就是说，一个朋友就是满足你的某种需求的一个人。从他的立场看，你的作用就是满足他的某种需求。因为看不到后面的一个定义，因此而产生了很多朋友中的问题。当两个人都明白整个方程式，并且做出相应的举动的时候，一种牢固和价值换价值的基础就建立起来了，那是能够保持诚实和持久的惟一的关系。

朋友不是——

由于人经常会对朋友关系有倒错的想法，所以，确定朋友的最好的办法也许是解释朋友不是什么。朋友——

不是你需要钱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借给你钱的人，不管数目多大，也不管在什么样的情景之下；

不是其责任包括 24 小时满足你的任何需求的人；

不是你可以随便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其上的人；

不是像你自以为是地期望的那样的人；

不是一个非听命于你，非得把他一辈子的生活全都为你“ 牺牲 ’的人；

不是一台机器人，他不是生下来就要为你的最大利益而努力,全然不顾自身利益的人。

“ 要朋友干什么 ?”这是一个人能够记得起来的,具有传奇色彩的威胁性的一句话。如果有人玩这样的一大把戏，从而让这个人与你的友谊一钱不值，可以用朋友不是什么的话来回答他。

谈到友谊的时候，金钱尤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在最底部的时候，曾向贝拉克 · 巴特借一万美元，跟他的一大堆钱比较起来,这是鸡毛蒜皮的一个小数目。但是,他一把将我掼倒在地,理也不理。他以平时惯有的、追求细节和分析家的方式，解释了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举措在他那个方面来说是不明智之举。尽管我脸都羞得通红，但还是觉得他的推论是合理的。

不幸的是，我在另外一个朋友那里遇到了较好的运气，是我们两者都认识的一个朋友。经过特别多的恳求之后，那个朋友最终借给我 5000 美元。结果呢？因为我没有按时还钱,他对我怨气冲天。(我逼到了墙角,在那笔钱的计划还款时间上做了一个不理性的承诺，这是吓坏了的金钱理论当中最典型的例子。)那是我的损失,因为我很看重他的友谊。我就这么糟踏了一个朋友关系。我在一种朋友关系上自以为是,结果不仅仅必须把钱还给他,而且还必须损失感情。

贝莱克 · 巴特？跟平时一样，他最后手上掌握了四张 A 牌。不久以前他在城里四处吹牛，是在他去加利福尼亚北部考查自己的一个农场的路上—— 还专门来看看我。我实际上非常感激他，因为他当时头脑清醒，没有借给我那一万美元。我赞扬他,说他当初做了正确的事情,避免了两个人的关

系出现负面的影响。他的拒绝给了我一个极有价值的教训，我也感觉他值得明白这个教训。我很走运，他挽救了我们两个人的友谊。

友谊基础的建筑材料

任何有价值的友谊当中，都有两个基本的因素。第一是钦佩或尊重的因素。如果一个人对你没有钦佩或尊重，假定他是一个理性的人，一个将行动建立在长期结果的基础上的人,你如何能够满足他所有的需求 ?同样,如果你并不钦佩或尊重对方,他拿什么来跟你交换 ?

在短期修补的基础上，我猜有人可能跟你并不尊敬的人建立一种没有基础的友谊，并称其为一种友谊。虽然这样的一种友谊也许会带给你或他今天所需要的东西（比如同伴关系），但是，它最后的结果也许是挫折，是对彼此的恶劣情绪。如果钦佩或尊重从一开始就不在那里,那么,它根本就不是什么友谊。那是一种不健康的关系。

成功的友谊的其他的一块建筑材料就是理性的自私，这是价值对价值的基本构成物的基础。不容易交朋友的人一般会受到 “ 世界欠我的 ” 理论的消极后果的影响。没有人欠你的，也不欠别的任何人的任何东西。更不用说不欠你一份友谊、爱或尊敬。不要寻求一种非努力得来的友谊。跟人相处应该在诚实和价值对价值的基础上，你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如何愿意满足你的需求（假定他们也采取价值对价值的思路的话）。

现代对‘ 朋友 ’关系的理解,无疑应对一些人看不到友谊必须挣来的道理负一部分责任。对许多人来说‘ 朋友 ’这个词多少都意味着，会为你做任何事情的一个人，不论他们各

自的情形是怎么样的，都是在需要他帮忙的时候可以指望的一个人。而现在,帮忙的忙字也在进化,它的意思是不付出任何东西而得到一个东西。这整个情形都是危险的。说实话,一个朋友就应该是你钦佩或尊重的人，是你在感情上有牵挂的人，而帮忙就应该是你为一个朋友所做的事情，而你去做的这个事情是你的重量与平衡幸福尺度表告诉你说，这么做从长期的观点来看最符合你的利益。

因此,当你为一个朋友而做出‘ 牺牲 ’的时候,多半在你那方面是有意识的、理性的自私行为。一个人的友谊使你愉快，那对这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善意的姿态。这完全不是复杂化的一个主张，只是你自己要非常小心，要确信自己是在给尺度表输送正确的信息。

因为一个朋友是带给你快乐的一个人，所以，你要明白他也有一个重量和平衡幸福尺度表，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的心态就调整好了，你就可以通过一些行为给他发出有吸引力的信号，使他感觉也很愉快。因为习惯与传统的原因，许多人都不太容易接受一个现实,不知道大多数有意义的关系都基于自私。但是,当两个人都以这种诚实和现实的方式进行操作的话，你就有了一个牢固的基础，可以得到美好和持久的价值对价值的关系。

这可并不是说两方都必须从一种友谊当中得到完全同等的愉快。一个人也许从中得到足够多的好的劝告和智力上的刺激，而另一个却喜欢这样的友谊当中有趣的谈话和同伴感。

有“ 真朋友 ”吗？

字典说:真朋友(在友谊的意义上说)的‘ 真 ”,是指‘ 忠

诚、有信心和真诚等’。如果一个人接受这个定义,那么,想当然,那就有真朋友这回事。是有很多忠诚、有信心 和对你真诚的人,我将告诉你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些人。这些人通过与你的个人接触而分析了——无论是有意还是下意识的——友谊,发现他们从中得到的回报值得他们对你忠诚、有信心和真诚。

当然，这里也有个程度的问题。根据他在这种关系上所押的赌注，一个理性的人会比另外一个人更有信心一些，更忠诚一些。请记住我们在前面说过拿自己的生命去跟另外一个人冒险的事情。你是否愿意为了某个人而去冒生命的风险，取决于你的忠诚的水平，而这个忠诚又基于你对这种关系所持的价值 ——你从中得到的总体的快乐。

另外,就帮‘ 真 ’朋友的‘ 忙 ’而言做决定的时候,还必须考试到整体的情景，尤其是当这些决定在本质上属于大是大非的事情的时候。钱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也总是一个问题。你必须对一种友谊看得极重极重，才会去让自己处在极高的财务危险上,以便让一个朋友解脱金钱的麻烦。但是,没有哪两种情形是一模一样的。你根据所涉及的因素来处理各种具体的情形。适宜的做法是,当紧急情形出现时,你应该准备好一些总体的指导原则，这样就不会在做出反应的时候手忙脚乱。如果你没有提前考虑过这样的事情，那就有可能在出现这样的情形时做出非理性的决定，而这样的决定通常也就意味着做出本能而不是正确的事情。

永远应该考虑进去的一个因素是长期的后果会是怎么样的(不要忘了借给我 5000 美元的那位朋友）。在跟朋友处理钱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很大的力气，需要很理性的思考才能够做出正确的事情。常有的情况是，一个借钱给朋友的人最后会成为‘ 做了好事得不到好报理论 ’的牺牲品。看起来屡试不爽的一个理论是，假如一个朋友还钱的话，他多

半也不会按照许诺的时间还钱。（这多半是因为他的情绪而不是他的智力处在控制地位的时候，他做出了不现实的还款日期的许诺。)如果你碰巧是那位借钱的人,你最后极可能失去朋友和你的钱。

如果有人想通过真朋友等的词语和威胁或劝诱的手段要你借钱给他，那就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表明他也许不是一个真朋友。如果他继续责怪你,说你‘见死不救’等等的话,我建议你对事情进行全盘的考虑，并放在合适的视角上去。他的结论里面有一个谬误存在着，你不是一个真朋友，就因为你不肯借他的钱,所以,他错就错在这里 如果他要的钱是保持这种友谊所必需的，那么，这种友谊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建立。布莱克·巴特并没有借给我需要的钱,但是,这个举动并没有使我们的友谊断裂。那是因为他还给了我其他一些对我非常重要的东西。

拿钱当个晴雨表真是活见鬼。我来告诉你，我相信到底什么是好的友谊的迹象吧。当有人说不利于你的话或诽谤你的话的时候,那个朋友有什么样的反应。对你最重要的人,不应该受到别人主动说出来的关于你的坏话的影响。这是自我消除的另一个过程。任何足够了解你的人，任何称你为一个朋友的人，都不应该考虑别人说的一些关于你的消极的话，如若不然，他是在透露他自己的性格，在告诉你他无法进行理性思维的事实。如果二手的话占据了他与你的一手经验，那他是在帮你的忙，自动将自己从你的生活当中删除出去。如果他不以这种方式显出自己的本色，他没有性格或无法理性思考的缺点也许会在更关键的一个时刻显露出来——那个时候，对你产生的影响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我不仅极不喜欢说朋友的坏话，而且还不喜欢针对任何人说的不愉快的话。我这么做也是出自理性自私的原因。我

经常会钦佩一个别人瞧不起的人。

朋友能否买来？

友谊能否买来？不仅可以买来，而且还必须买来。那是获得朋友的惟一方法。所有人的朋友都是买来的——在自由企业友谊市场上买来的。价格根据大小和形式有异，但总会有支付的行为涉及其中。同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有一个价格。支付也许要求你每星期投入一定数量的谈话时间，也许意味着你应该给人以灵感，也许你必须在目前很欣赏的生活当中处处走在前面。

在自由企业友谊市场上，人人都有一个需求。当你满足这些需求的其中一个或许多时，你是在支付某人的友谊。当你不愿意支付一种友谊的时候，当你没有准备好在价值对价值的基础上满足某人的需求时，你就开始在友谊障碍上有麻烦了。我们所有人都有什么都不拿出来而想得到什么东西的冲动，因此，对此不要感到有什么内疚。只需要集中精力压抑这样的冲动就行了，在你成功控制这个冲动的时候，你交朋友和保持朋友的机会是很大的。

每当我跟某个自觉会成为好朋友的人熟悉起来的时候，我都会努力确定两件事情。其中之一是这种友谊会花费什么样的代价。另外一个就是我是否愿意和能够付出这种代价。例如，一位有趣的谈话人也许要求我愿意为这样一次谈话付出的更多的时间。在总体的，长期的代价方面，千万不要让自己心存幻想。

龟先生能在他的壳外找到幸福吗？

也许我们该退回去一步。你无法决定是否应该成为某人的朋友，你只有见过他之后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你不想做出这方面的努力，你也不会去见他。这是等待被发现症状当中的一种。朋友们不会比人们在生意场上的处事那样更多地发现你，你必须打开大门才能见到谁在外面。你应该利用“确保理论”——把事情把握在自己手中。如果你想交朋友,那就去交朋友。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满街乱转，跟刚刚完成了一道性格改善课程的人那样对着所有人咧嘴笑。你多多外出，去一些地方,试着做做以前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情。不幸的是,这自动地意味着你必须体验某种程度的痛苦和尴尬，但是，到目前为止，你当然知道其中的原因：那是其中的一部分代价，是为过上好日子而付出的代价。另一个理论也适应此时的情景。口袋里的一,抵得过脸面上的一百。如果你没有体验过寻找朋友的失败，你多半根本就没有认真试过。

虽然，无明显缘由地朝别人傻笑让人们觉得你多半脑袋有问题,这是真的,但是,对别人显出人性的一面、友好的一面和总体上开心的一面是很自然的事情。精力放在他们正在说的话上面，体验一些他们的感情。当你对一个人天生的自私产生吸引力的时候，他才会对你产生兴趣。这就打开了一扇门,使你能更好理解他,这是你惟一的一个办法,借此可以明白他是否符合你所钦佩或尊重的标准。如果你决定你对一个人心存敬意,那就继续对他的自私产生吸引力。然后,过一阵子以后，你可以邀请他进入你的世界，这样他就可以开始考虑你的需求。从那时起,你们会决定,至少双方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会决定，你是否具备满足别人的需求的能力和欲望。

总起来说，要宣传的是你真实的自我，永远不要做你根本不是的一种人。如果你不坚持这一基本的原则，你最感兴

趣的那些人，就是与你保持相同价值观的人，就会在你出现的时候认不出你来。最糟糕的是，你不喜欢出现在你的私人世界里的那些人，也许就是受到那种伪装吸引的人。那是不诚实的一种关系的开始，而自动分球机最后会粗暴地对待你，将你拨到极不恰当的一个槽子里。

在所有时候都宣传我的真实的自我，这对我本人非常重要，因此我总在检查自己的言行。如果我发现自己在跟我面前的那些人一样说话，做手势或做出普通的言行，我会及时提醒自己注意，会揭掉自己的面纱，会重新开始一切。你不应该每次出现在新人面前都成为一个新人。从社交的角度来看，从长期的角度看，生存的惟一办法是做同样的一个人—— 真正的你——在所有时候，在所有环境下。如果你不坚持这个诚实待人的方法，你会再次失去控制，你会成为别人以为你是什 么样的一种人，而不是你实际是的那种人。不要试图对所有人做所有的事情。这个办法不行的。只有一个你，如果你想吸引一些可以给你的生活带来最大量快乐的人，那你就应该显出你本来的模样。

跟平常一样，没有任何保证

在每一种可以想见的友谊情形当中，至少有一种因素是不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的，不承认这一点是不现实的。另外一个人可能根本就不想跟你交朋友。我的天 ! 可是，谁说了生活一定是轻松的？你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老的自我总会不时地给你来一下子。但是，这会利刃伤两面。不能因为某人希望得到你的友谊，你就一定会希望得到他的友谊，也不是说有人想跟你交朋友的时候，你就一定要答应。

如果你想价值换价值，你们双方都需要感觉，自己会从这样的友谊当中得到跟你投入的一样多的东西。另外一个人

也许并不觉得自己从这样的友谊当中得到了满意的回报，但是,他的理由可以是个人的,在性质上属于私人的。这并不是你总能够加以控制的东西。因此,采取理性的、聪明的方法最符合你的利益,跟平时一样,这是从“保持”的理论发展而来的。如果一个你想作为朋友交下去的人并不做出相应的回报，不要拿它当作个人的羞辱。那只是这一类的许多事情之一。他可能有无穷多的理由去产生这样的感觉,但是,如果你有自信，如果你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也知道自己的生活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从哲学上讲，你可以拿此事当作他的损失，而不是你的损失。

关于废除现存友谊的指导

废除现存友谊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忘记朋友也是人，忘记他们并非是完美的人。他们在一种或另一种程度上，具备我们在“人际关系跨栏”一章里讨论过的所有消极品质,还有更多的不良之处。他们会让你失望,他们会伤害你,他们会让你感觉不好。根据程度与频率的不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人并不能是一个好朋友，它只是再次确定你已经知道的一些关于人的知识：他们也是有瑕疵的。如果一种友谊从你的角度看是有价值的，那么，宽容他那方面的过失行为的关键就是原谅。那个可怜的人并没有主动要求作为一个智人生下来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原谅他身上出现的人性的弱点。

还必须记住，让你失望和伤害你的某些事情，在他看来也许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跟所有的人类一样，他也玩定义游戏和划线游戏。在朋友方面，这样的事情时常变成哄骗与被哄骗者的理论翻版。不管你多么确信自己是对的，你的朋

友的线条也许会跟你的线条划得不一样，他有时候会以自己的不同方式来给一些事情下定义。如果这样的事情碰巧发生得太多，当然，你应该问问你们的价值观是否相似到了可以保持健康的友谊的程度。

我现在很少跟朋友动怒了，因为我时常给朋友无罪界定的机会。每每有朋友做出让我生气的事情时，我都会努力想想经常有人因为我觉得完全说不通的理由朝我发火的时候。因此，我自动假定不管他可能会对我做什么，他都有可能不是有意要伤害我的。

可能有各种各样找借口的情形出现，这有可能引起一个朋友做出让你不快的行为。他有可能承受着经济上的压力，他可能跟妻子关系出了问题，或许因为你做了一件他产生了误解的事情。应该假定他无罪。我原谅别人的理由在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的：我把一些不快藏在自己心里，尤其是针对我能够从中获取快乐的那些人发火，那是不符合我的最大利益的。原谅是在我这方面是理性自私的行为。

因为同样自私的理由，我还更进了一步。我发现了一条愚蠢人也不会犯错误的办法，可以让自己避免因为朋友的行为而带来的不必要的失望和伤害，那就是不要指望任何人会带给你任何东西。如果你一开始就假定不会有任何东西，那你原谅起来就会很容易。从我确立这个姿态的那天起，交朋友和保持朋友的事情就简单得多了。一个朋友可能会让我感到惊讶——在极少数情况下甚至还会让我失望——但是，从来没有哪个朋友能够真正‘伤害’到我。一个人所做的任何一件避免自己受到伤害的事情，都是对为自己做想做出的一个贡献。任何有意识的理性的努力以回避痛苦，都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的步伐。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必须忍受一个朋友朝你这边抛过来

的无限多的烦恼？当然不是。你忍受的程度是跟你对那种友谊所寄予的希望有关系的。只要你从中得到的东西值得你保持下去，那你就可以原谅。如果不值得，那就是撤出的时机了。但不要在生气的时候撤出 ——当你对清醒以后也许会有不同看法的一件事情做出情感反应的时候，不要做出离开的决定。一刻的愤怒可能招致终生的遗撼，尤其是当有朋友涉及其中的时候。

这又使我们想起了自我形象的问题。我们谈到过这样的一个事实，当一个人“坚持原则”的时候，坚持的往往是他的自我形象。结果，友谊却有可能因此失去。应该时时留心自己的自我形象。当那只恐龙站起来踩踏你家房子的时候，确保你们的友谊不在里面。如果你无法承担喂养一个过度膨胀的自我的费用时，那你可以肯定你的朋友也不想要保持这样的自我形象的责任。正如一个贪婪的自我形象极有可能会造成经济失败的重大成本一样，它也可能成为一些朋友的损失。

强力拉伸

不要自以为是个弹力人。你不可能一次朝所有的方向拉伸。试图在朋友之间让自己无限拉伸的后果是你们的友谊质量贬值，这是很自然的。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事情是做出一些承诺，最难做的事情是信守承诺。不要让“好吧”经常挂在自己嘴边，应该把这个词藏得好好的，只有在特别的时候才拿出来用。从长期来说，如果你学会礼貌和愉快地说不，但说得很快，很坚定，那你的日子一定好过得多。

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应该在一个朋友请求你的所有事情上都这么说，但你要搞清楚，不要养成做出自己无法兑现的承诺。这里又是短期修补与长期行为之间的问题：一个朋友

也许因为你承诺做什么事情而喜欢你，但如果你实际上到时候又不去做,那他最后会极讨厌你。反过来,如果你一开始就拒绝他,他也许会对你产生消极的感觉,但是,等到以后,他也许会忘了此事，甚至会因此而尊敬你，因为你有勇气不做出自己不打算信守的承诺（尤其是如果你在别人提出要求的时候诚实和理性地说明自己拒绝的理由的话）。

当你做出一个承诺，然后意识到自己要么无法实现，要么不想去实现(比如因为不诚实的原因)这个承诺,事情就开始复杂起来了。作为一个总括，我相信人们应该努力信守自己的诺言。但是,如果事情很明显,你已经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因为你事先没有经过慎重考虑而做出了承诺,那你并非就一定处在一个非得要完成此事的道义责任之下——尤其是因为你感觉这件事情极有可能对自己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的时候。

跟你的朋友一样，你也有权犯错误。应该遵守事先而不是临时考虑危机的原则。当然,考虑一种' 危机 '的理想时刻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毫不犹豫地说不。但是," 宜早不宜迟 '的规则甚至在你错过了第一次就说不的机会的时候也管用的。如果你同意做某件事情，但后来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那就应该以愉快的方式简明和诚实地解释自己的看法，但不要让对方觉得你要退出的决定不一定是最终决定。如果你等到第二天才去面对自己的朋友，事情会困难得多，而再拖一天则会把事情弄得极糟。

这里有一个含义深远的例子，可以说明我的观点。假设你在生气的时候，同意帮助一个朋友对你们两个都不喜欢的某个人进行一次仇杀活动。等你清醒过来，意识到这样一个行动根据自己的标准是不道德的，你显然有权改变自己的想法。在这个例子当中，不退出自己的承诺是不道德的。

应该学会在自己匆忙做出一个草率的决定之前稳住自己的本领，这样可以给大家省去不少的麻烦。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是你希望为朋友做的,但是,现实在于,你就是不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从这一方面看，选择做你自己最拿手的事情才是有意义的，而且必须是在眼前的情形当中为对你最重要的朋友去做。不要试图对所有人都扮演所有的角色。在既定的情形当中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你永远也不能够让所有人满意,因此,如果你想这么做,那最后只会让自己深受挫折。重复一遍：不要把自己拉伸得太过分了。

不可能的拉伸

主动请缨甚至比过度热心更糟糕。为了交接朋友，或者为了保持朋友关系，许多人养成了试图解决别人所有问题的危险习惯。如果你犯这样的错误，结果时常是你最后反倒成了恶人，而那些并没有主动要求帮忙，连手指都不想动一下的人反倒安全无事，毫发无损。这又回到了" 吃力不讨好理论 "上面。如果你希望当一个好人而做过了火(太深地卷进别人的事情里面),你极有可能最后落上恶名。说得轻一点,这是让人十分灰心的一种体验。

当然，佯装自我牺牲的办法也行不通。你无法用将他们泡在' 无私 '之水里面的手段赢得朋友或者保留住朋友。你只会藏起你的自我，如果他们能够看出来，这也可能就是他们敬佩的一种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朋友都不会因为你无私而尊敬你。但可笑的是,一旦你确立了这样一个模式,以后他们可能因为你再不展示这样的一个模式而极不喜欢你，因为那个时候人们最需要你展示这方面的能力，可这个时候，因为一种或另一种原因，你又最没有能力拿出来。

失去朋友的其他做法

使一些人从你生活当中消失的良好办法，就是在所有乱子出现的时候你都出来当挡箭牌。跟好朋友讨论问题并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不要用你自己的麻烦淹没他们。人们都不喜欢麻烦，他们自己的麻烦够多了。人类希望寻找愉快的环境，这是天性。

另一个使友谊的质量和数量大幅下降的好办法，是光着屁股站在世人面前。如果有人是你极度信任的，那跟他透露一些隐私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透露自己的每一个想法。现实在于，当人们再也听不到你说什么的时候，你的光彩就暗淡许多了。

这可并不是说你对少数几个朋友也不能够透露你个人的一点事情,但是,在每一种情况之下,你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应该与你们在透露的信息当中包含的隐私程度呈正比。我在‘一人一只盒子理论’当中已经说过,没有人能够爬进你的体内真正成为你的一个部分。不管朋友关系有多么亲密，你仍然还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因此，不要觉得自己有责任确保自己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要透露给一个亲密朋友。总有一些想法是应该保留为自己的私人财产的。

我年轻得多的时候，往往乐于毫无保留地透露心声，我给自己当了密探。到后来,有很多次,这些自动说出来的话会回过头来让我不安。自然是很坏的一个习惯，他会把朋友变成非朋友，有时候甚至还会把朋友变成敌人—— 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如果没有把你私生活当中的内容全都记成心理日记就属于万幸了。

跟平时一样，我也必须花费惨重的代价才能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多年以前，我就那么叽哩哇拉地说了一大通关于自

己的废话，那天晚上，我们一共有四个人，其中一个对我说：“你敢承认这样的事情,了不起。你在大家面前脱光了衣服。”这话听起来不太入耳。我意识到自己说了很多太个人化的事情了，当时在场的人都觉得十分惊讶，竟然有人把自己这样的事情都说出来了。然后，就在那一天，我对自己发了个愿，再也不做这样的事情了。每当有这样的冲动出现的时候，我都会大声叮嘱自己别再犯傻：不要当人脱衣服！

尊重症

尊重是有传染力的。如果你有自尊，多半也会尊重别人。但是,如果你缺乏自尊,当然别人也无法从你那里感染到自尊。要让自己缺乏自尊，你需要做的一切便是去做一件违背你自己的道德标准的事情——通常是在你不假思索地逗人开心的时候，或者是不想为某事付出全部的代价，仅仅只想走一条捷径的时候。

自尊是坚守自我标准的结果，它是罕见的一种财富。既然如此，保有这种财富的代价也是很高的，通常需要有自律，而自律有时候会在短期内让你很不舒服。但是，从长期来看，甚至连抱怨你不跟他们一同去做你相信有违你道德原则的事情的人，最后也会不再尊敬你了（虽然不一定是不喜欢你),因为你采取了那样的一个立场。

重要的重复：永远不要牺牲自己的诚实。永远尊敬你自己。

你在负债经营吗？

但是，所有事情当中，最能够毁灭一种友谊的事情是有

一天早晨醒来，意识到你的应付债务远远超出你的应收款了。如果一个人是极好的一个朋友，很容易自以为是，对朋友做出连同对待自己的敌人也不会去做的事情。对待朋友还不如对待敌人，这有意义吗？请记住，你的朋友也有一个重量与平衡幸福尺度表。他们不可能永远在自己的帐簿上承担长期负债的负担，不可能总让应收的款项放在外面，他们跟你是一样的。如果你让一种友谊一边倒，而且做得太过分，你的朋友成为债权人，而你却成为债务人，友谊的债务就会走出友谊的范围，成为极大的一笔债务，使你失去为自己着想必需的自由。

我只不过提到了几种让友谊破产的方式。但是，如果所有这些方式都无法使友谊走到头，我可以肯定你还可以想出其他的很多办法，而且不用花去你太大的创造力。

价值对价值的关系在哪里？

如果你无法找到价值对价值的关系怎么办？对于这样的两难境地，我表示深深的同情，因为曾几何时，我也找不到这样的关系。直到后来我动身出去寻找之后，当我那么做了，我意识到是我本人，而不是别的人不愿意为我希望得到的东西拿出相同的价值。别人的幸福尺度也在告诉他们应该离得远远的。

你可以找到价值对价值的关系。我曾惊讶和欢喜地发现，有很多美好的价值对价值的人在那里。从百分比的角度来说，这个数字是很小，但是，从实际的数字来说，他们都在那里，就躲在成百万硬派的一毛不拔者的身后。使这件事情值得一做的好处在于，你在寻找的只是少数一批朋友，而不是上千的朋友。你找到他们当中的少数几个人的可能性是非

常之高的，假如你愿意投入足够多的精力去寻找他们的话，假如你愿意支付自己的报酬的话。

你费尽力气找到的每一朵玫瑰都应该珍惜。来到你生活中的每一个价值换价值的关系都应该精心呵护。假如你尚且没有找到,或者无法保持这样的一些关系,你能否肯定,那不是因为你不愿意支付其中的报酬？对自己应该诚实一些，牵于一发的是你的生活与你的幸福。

性格不好怎么办？

有时候，一些人会悄悄对我说，他们交起朋友来不容易，因为他们“性格不好”。我总是回答他们说,说最大的实话,我当真不知道性格不好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连成吉思汗和墨索里尼也是有朋友的。这是另一个灰区，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性格特征不仅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每个人都是一个不同于另外一个人的独特的个体。人不可能有“坏性格”。只是他们行事的方式让人觉得,他们在自由企业友谊市场上没有什么可交换的。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性格是找到了保持有意义的友谊的绊脚石，那么，现在就到了你为解决此事而付出代价的时候了。费点神诚实地分析一下自己，看看自己都在干些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没有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加以纠正。更常见的情形是，当人们费心实事求是地考虑这样的困境时，当他们诚实和理性地加以思索时，会发现真正的问题在于他在隐藏自己真正的性格。我们都是很有防范性的人，我们都害怕受伤，我们经常花费极大的力气去形成一种人为的性格，用以保护我们自己。如果我们邀请某人去哪里，结果他却另有计划，那可真是老天不容的事情啊！我们敏感的自我简直就

无法承受这样的痛苦。

从你的壳里爬出来吧，让别人看看真实的你。不要怕当一个被拒绝的人。要么拒绝者有很充足的理由做出拒绝，要么你应该有足够的自信视其为他的损失。忘了此事，应该去人市看看。找到合适的人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不是“我性格不好怎么办？”而是“我是否愿意付出必要的代价思考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纠正错误，不管别人拒绝与否，并继续寻找价值换价值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会欣赏我能够贡献出来的价值？”

如何摆脱劣质的“友谊”？

如果你曾积累了过多的“朋友们”带来的挡道的精神包袱，他们对你的生活造成的不舒适多于快乐，到如今，你确信你已不堪重负——这并不说明你会在留心为自己着想方面取得成功。因此，我们早一点谈及关于陷入危机的智慧很有必要。我想再度强调地提到——

劣质友谊理论

劣质的友谊就是指你付出的总是比你获取的多的那种关系，而且一直如此。偶尔出现一两次是没有问题，但是，时间长了，人就会感到无趣。如果你犯了一个错误，进入了这样一种人际关系，现在你觉得是在朝错误的方向发展，那就应该在失控之前一把切断。不能因为刚开始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你就觉得有责任让这样的关系持续下去，你就非得要忍受下去了。

请记住，希望平缓令人烦恼的情形是不明智的举动；事情只会越来越糟。另外一个人错误地理解你的不抵抗政策，以为那是一种鼓励，结果就是更乱的一团糟。如果你从长期来考虑问题，那就应该有前瞻性，看到事情会演变成什么样子。

应该有一点自信。你是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人，这一类人当中就你一个，不管你过去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有人想进入你的私人世界，不要让他得逞。如果因为你这边的松懈和无所谓的态度，某人在想办法进入他不该进入的地方，一旦发现正在发生的事情，便应该马上采取措施。你的生活当中需要什么样的人由你来决定，然后去寻找这样的人。不要把你的友谊方面的事情交由别人的一阵阵怪想去操纵。

而且不要犹豫不决。从今天开始，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有人在你的生活当中制造烦恼，不管那是一个“朋友”，一个亲戚还是一个不受邀请的客人，他都是一个入侵者。那是你为自己着想的权利。这既不是残忍的行为，也不是无情的行为，也不是冷漠的行为，你有权退出引起你不快的一种人际关系。这样做是聪明的，从长期来说，这对你和另外的人都好。如果不采取行动，那会引起不必要的痛苦和抱怨以及不快，这会使本能够给你的生活增添快乐的人躲得远远的。

本章对龟先生生活的影响

我在本书中所说的一些话如何影响到了我的友谊？让我的友谊哲学透露给公众是明智之举吗？的确，问题的关键就

在这里。我希望我的朋友，还有经过我道路上的任何一个人，都准确地明白我在这个重要话题上的想法。做一个诚实的人——宣传真实的自我——我会增大吸引与我有最多共同之处的人的机会。而且还会使我更接近现存的朋友，这些朋友以跟我一样的价值换价值的眼光看待友谊。

在硬币的另一面，这也是一种自律的建议。这样做还会从我的生活当中删除一部分人，他们不明白必须为朋友而付出代价的道理。说得更准确一些，他们是自动地从我的生活当中消失掉了。这反过来也会使我少了很多跟损友相处的不快，也省去了必须与现存的一些人际关系断开的麻烦，因为这样的关系迟早会给我带来麻烦。

如果友谊障碍对你来说好像是件轻松的事情，那是因为事情本来就是如此，尤其是跟克服后面的这种障碍比较而言。嗯,你知道它就要来了。我们差不多就要到这本书的最后一页了。我们无法再回避这个问题了,所以,让我们直接面对这最后的巨大的障碍——爱的障碍——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希望以合适的方式予以排除的一道大障碍。

8. 跨越爱情的障碍



如果朋友是生活的巨大欢乐之一，那么，情人也许就是最大的欢乐。情人跟朋友一样，都是你的感情所依，但是，这里面还有格外的一层惬意的成份。这是不同的一种依附。你也许会爱一个朋友，但是，你爱朋友跟爱父母是不一样的。你对一个朋友的爱也不可能跟你对一个情人的爱是一样的。

字典给爱下的定义只是一部分的，比如"：一种温暖的个人依附感或深刻的感情 对一个异性的强烈或激烈的感情。"性别必须是' 相异的 '这个说法也许就有些武断，但是，为了把事情说得简单一些，我在此随意地只是处理异性。但是，这可并不是说我在评判你的性偏好。那全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相信，这种充满激情的情感上的感觉，以最纯净的形式说，是一种不可解释的生理吸引—— 一种不可解释的化学现象，过去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吸引虽然并不等同于性，但它还是在性的表达中得到最终的完满。生理吸引层面是很重要的，因为没有这一层的话，我觉得你就不能够产生真正浪漫之爱。你可能会喜欢一个人身上的很多东西，但是，如果浪漫的成份不在里面，你真正拥有的一切也不过是一个好朋

友。我称这种生理一化学上的现象为‘另外的因素”。它是一个成份,可以区分情人与朋友。

另外的因素依赖于漂亮，但也只是当人们认为漂亮并非一个绝对概念的时候。这只是个人品味的问题。当你看着自己所爱的人，你看到的东西很可能跟别人看到的同一个东西极不一样。准确地说,你对那个人保持的深深的情感,基于一个整体——是生理与智力品质的总和，还有其他的一些个人特征。你受到生理吸引的是一个人的总体。

跟友谊一样，爱并非一个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的命题。你不能够对多于一个的异性保持深刻的感情，这里面并无什么理性的道理,但是,在这样一些事情上面缺乏控制的话,就有可能导致非理性的行为，而这样的行为结果又并不一定符合你的最大利益。跟所有的情感一样,爱是以程度来衡量的。你对一个人的爱的范围会超过你对另外一个人的爱的范围。当然，品种的复杂化也在那里——你对一个人产生的那种爱，跟你对另外一个人产生的那种爱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一面。

多少个情人？

从简朴生活的角度看，一个情人也许是最佳数字，这取决于一个人的需求，也取决于这个人的情人有否能力和欲望去满足这些需求。

这我们就要看看区别情人和‘鲁瓦’的那根细线了。鲁瓦是界于情人和一夜情之间的广大领域中的某个地方的人。他／她并不是一个情人,但是,两个人之间除开纯粹的性生活之外还有别的内容。有些人倾向于收集很多鲁瓦，希望这些鲁瓦能够看着自己度过艰难的时期，此时，他们寻找情人的

事情不是很顺手。

在广种薄收的方法当中，我觉得最大的危险在于让自己像一张饼一样摊得太薄了——生理和心理两方面都是如此。这样做不仅仅是普通常人无法承受的，而且还需要有太多的承诺——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其中很多承诺无法兑现。从而也会在很多方面造成极坏的情绪，更不用说摊得太薄的那张饼会在自己的脸上留下新月形沟痕。

更大的孤独

一个人因为对一个情人的爱而产生的孤独感，与一个人因为友谊而产生的孤独感不是一回事。那是一种并没有很好的办法加以描述的空洞感。你曾体会过，我们都曾体会过。由于因爱而生的孤独感，比因友谊而生的孤独感更为痛苦，理解‘一人一只盒子理论’的现实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无法处理因爱而生的孤独有两重危险。首先，跟与朋友在一起时一样，如果你把独处跟孤独混为一谈，那你就无法完整地体会爱情关系。由于我们已经讲过通过学会珍重自己能够拿出来的东西而掌握自己的事情，我就不准备再谈此事了。但是，重要的是，你必须把自己的情人(或潜在的情人)放在合适的地方加以考察。

不管你与一个情人的关系有多么亲近，你始终都还是你自己，而且以后还会是这样的。你和你的情人并不是一揽子交易，你们是两个不同的人，碰巧对彼此产生了很深的依恋。但是，你们的每一个欲望并非都是一样的；你们的每一个想法并非都是平行的；你们的每一个需求也不尽相同。一个情人可以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但并不是与你完全等同的一个人。

让“更大的孤独”失控的另一个危险在于，你会很容易做出“因钱不够而心慌”的决定。一位著名的喜剧演员曾说过这样一句深刻但不是很好玩的话，他说，因为担心一个人孤独地死去，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悲惨的境地里。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里藏有很多道理，当我的自律精神需要鼓一把劲的时候，我会从自己的记忆库里调出这么一个警句。

虽然人们永远也不能肯定，关闭的门后面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但是，一个人并不需要很强的观察能力便可以做出一个不差的猜测：很大一部分不幸福的婚姻伙伴都是因为害怕一个人死去而处在目前的不幸情景下。他们也许不承认，甚至有意识地思考这个问题，但是，他们为不想在死的时候孤零零一个人而付出的代价，就是一辈子没有欢乐可言的共存。

这些人拿自己的生活做了多大的一个可悲的骗局啊！他们没有花时间实事求是地思考问题——没有理性地分析清楚。如果他们这么做了，他们一定会明白，无论如何，他们死的时候都会是孤零零的。不要让自己成为受害人。不要因为害怕孤独而进入极差的一种人际关系，也不要因为害怕孤独就保持让你感到悲哀的人际关系。我很少做什么承诺，但是，我愿意在这件事情上伸出自己的脖子来，因为里面没有什么风险：龟先生个人愿意做出担保，你一定会一个人死去的。接受它吧，把这句话放在你的现实的盒子里吧。然后，忘记此事。这么做了之后，你就可以继续处理生活当中更重要的一些事情了。

广种薄收的办法能否治疗孤独病？

如果在爱的事情上，你喜欢数量多多，那是你的事情。但

是，如果你希望用这个办法来解决孤独的问题，我怀疑这会给你带来希望要的结果。在我，招来大批鲁瓦（或者情人，假如有可能的话）会造成同样的孤独感觉，就是人们试图混入大批人群而逃避孤独时体会到的同样的心情。我见过的一些看上去最孤独的人，都是所谓的好在女人圈子里转的男人。掌握了作为一个个人的自我之后——学会如何欣赏那些美妙的独处时刻—— 比找到你在寻找的那种爱的满足的机会，肯定大得多，假如你有自律精神，也有耐心集中精力寻找一个人，而不是想利用很多情人和鲁瓦作为淹没孤独感的办法的话。

既慢又快的拯救办法

谈到耐心和自律精神付出很高红利的潜力，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没有在爱中付出回报的潜力大。不幸的是，在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里，都没有在爱中更难讲求耐心与自律。这并不让人吃惊，因为代价／回报比从来都不曾不恰当地表现过自身。

因为爱而生的孤独是潜在的恐慌情形。但是，恐慌是你必须尽全力加以回避的，假如你希望找到那个特别的人的话。毫无疑问，有些时候，不利于你找到那个合适的人的可能性如此之大，你发现很难保持信心。多年以前，有一个时期，我竟然想出了一个复杂的公式，用于计算大洛杉矶（共有人口约 8 百万）符合我所谓的‘ 合格 ’标准的女人数量。我考虑到了年龄、外貌、智力、可否获得等的因素，最重要的是，还有我自己的个人怪癖。你知道我计算出的人数吗？18 个！在共约 8 百万人口的一个大城市里，只有 18 个符合条件的女人。我的天，我想，我如何开始在 8 百万人当中找到这 18 个

人？如果我最终找到一个，我如何知道当时的情形是否合适？也许是在一个聚会上，她正好跟沃伦 · 贝迪在一起,而我正好领带上沾着一些芥茉在四处跑。就跟这样的情形一样，名单上只有 17 位了。

正当我准备考虑当僧侣的时候，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我碰到了一位性格火热的人。在接下来的 6 个月里，我找到了这 18 个人当中的 4 个人，这可真是相当庞大的一个数字，而且每一个都是在合适的情形当中遇见的——不得不使人相信爱情方面饿的饿死、胀的胀死的现象。饥饿当然就相当于杀人,但是,啊我的天,那些喜宴。这就是常说的好事情——处在必须在两个或更多都让人开心的选择对象当中挑选一个的位置上，惟一的危险就是贪婪因素了。当贪婪控制了好事情的时候,犹豫的龟先生会失去一切。然后,事情就回到饥饿上来了，美好的回忆只能供你度过难关，直到下次机会再次出现。

很明显，我计算有可能在这个地区找到潜在情人的复杂公式,一定有哪个地方出错了。现在,我不知道真正的可能性有多大了,但是,我的确感觉到,这样的可能性绝不是大多数人在忍受很难受的孤独时想像的那么小。如果看问题角度对路，可能性并不是人们想像的那么小，除非你愿意支付表现出耐心和自律的代价。而看待问题的合适的角度是，你只需要找到一个人,不是十八个人,不是三十六个人,也不是一百个人。想一想：你整整一生只要在爱情上胜利一回就是所需要的全部胜利了—— 假如你找到的是合适的一个人的话。

寻 找

如果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那你当然不会找到合适的

人。而且你应该明白,你首先得非常了解自己。这是你生活的一个关键的领域，因此，你一定要坚持诚信对待自己的原则，承认自己是什么样的一种人，做什么事情的人，承认自己希望在生活当中得到什么。这样的自我评判必须是在你的智力处于控制地位的时候进行。如果你让情绪指导自己进行这样的分析，你还不如忘记此事。事实默想如果是在恐慌的影响下进行的,那有可能导致危险的错觉。想一想吧,应该有勇气承认现实。之后,就到了表现自律的时候了。以后,在自己处于情绪影响下的时候，应该坚持自己做出的理性结论。

进行理性寻找的理性思考

在爱的事情上面，有许多种因素是你无法控制的，因此，永远也不要让自己进入这样的精神状态，使过去在某个具体的情人——或潜在的情人——那里体验到的失败成为你放弃的原因。你的生命太重要了，不应该被外在的情形所破坏，包括另外一个人的怪癖。

正如你并不需要任何一位客户、一个客人或一份工作一样,你也可能不需要任何一个伴侣。你也许需要一个情人,但是，你也不一定需要任何一个特别的情人。虽然真实的情况是,你只需要找到一个人就行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一个人可以找到。不存在寻找合适的男人或女人的问题。任何刚刚从尿片队里毕业的人都知道大海里面到底有多少鱼。由于没有两条鱼是严格意义上的一模一样的，如果你觉得永远也找不到跟上次一样的那个情人，那你可以说是绝对正确的。你根本不可能找到那样的一个人，你找到的将是不同的一个人，一个可以在许多方面，在许多新的方面让你感到幸福的人。新人和旧人不可以比较,因此不要去比较,这里又是

苹果与桔子的问题了。明明白白的事实是，世界上有很多人是你可以真正去爱的。

有些人把爱情上面的事情鼓吹到了失去比例的程度，他们就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情感上的麻烦。如果你坚持相信只有一个人是真正适合你的，那你一定会尽一切力量为自己形成一个虚假的压力。当一个人在感情上被哄骗了，竟然相信他碰巧做过的一笔交易是世界上惟一的一笔，那么，他往往倾向于施加压力，而人们施加的压力越大，他成功的机会就越小。如果一种情形不起作用，那你忘记此事，再去寻找“真正的东西”才是最符合你的利益的事情。自然有自然的腼腆之处，她无疑会找到极好的理由让默菲来把事情搅乱。

“维持”方法如何有助于你的健康

“维持”理论不仅仅让你在合适的思想状态下长期寻找自己想要的人，而且还能免除你找不到她的时候产生的潜在的失望。这一点从我称为这一理论的派生物的一个理论上加以最佳解释——

男友理论

每当你遇到一个女人，如果她使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竟然使你点烟的时候点错了头，那就应该保持冷静了。除非你能够找到机会去收集一些背景信息，否则不要太陶醉其中了。经验告诉我，如果你假定存在下面两种可能性，那你的情形会好得多：

1）她已经有一个男友(情人或丈夫)。

2）他的个子很高大，浑身是毛，而且为人极恶劣。

如果你坚持这个理论，那会极有利于你活得更长，活得更健康。如果忽视这个理论，则有可能让你的生活出现相当大的麻烦，尤其是如果你极害怕看见自己流血的话。

情人不是什么

一个女性情人——
不是一个佣人，总能指望她不停地忙家务；
不是一个厨师，总能在具体的时间把你的晚餐端到你的餐桌上去；
不是一个女家庭教师，总能管好小孩子，不让孩子引起的小小不快麻烦你；
不是只有你一个男性朋友。

一个男性情人——
不是画家、木匠或受雇做杂事的人；
不是印刷机，他的作用并不只是不停地印刷钞票，以便支持你过上他负担不起的一种生活；
不是一个玩偶，可以随时打扮起来去参加他并不想去的社交活动；
不是只有你一个女性朋友。

在不同的时刻，在一种或另一种程度上，一个情人也许是上述所有的人，但是，并非所有时候和在所有情形之下他／她都能成为那样的一个情人。如果上述任何一项成为一个情人惟一的功能，那就不再会有一个基础形成有意义的情人关系。一种理性关系的建筑材料，跟你可以预料的一样，应该是跟牢靠的友谊关系当中的建筑材料是一样的：钦佩、尊重，以



“我说，亲爱的，我们以前不是在哪儿见过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问问我的情人？你就叫他‘猩猩’吧，顺口些。”

及理性的自私。如果跟你并不钦佩,也不尊重的人在一起,那就不可能形成价值换价值的情人关系。这样的一个人能够拿什么东西跟你交换呢？

自私——一切善的根本

如果你希望让自己从威胁性的“非自私”的神话中解放出来,那就有必要理解理性自私的美妙之处,否则,那些神话会夺走你过幸福生活的机会。由于理性自私是为自己着想的主要因素之一(寻找快乐的有意识的理性行为),也由于爱也许是所有经验当中最让人感到愉快的感情，那么，你必须明白它在爱情关系当中所扮演的作用，这一点是最为关键的。

如果你无法在爱情关系当中寻找价值换价值的关系，那可以说，你刚刚跑出起始点就在胳膊底下夹了很大的一个包袱。这些包袱问题肯定会让你在寻找更好生活的道路上慢下来。关于额外的重负,我们早就决定让你抛弃到一边去的,否则,你无法成功地为自己着想。

不用说，你不能够忘记自己的情人也有一个重量和平衡幸福尺度。你的情人并不欠你任何东西，尤其是不欠你一份爱。在爱情方面，如果你成为不动脑筋的“世界欠我一份生活”理论的受害人,那你犯的错误绝对是一个错误的领域。我可以准确地告诉你，从一个情人那里你可以指望得到多少爱：挣到多少就是多少。除非你想办法挣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否则,你不可能免费地欣赏生活中的美好事物。这个道理对于钱是一样的,对于友谊是一样的,对于自尊是一样的,对于爱情也是一样的。

跟在友谊当中一样，爱情关系里面的双方都不会从这样的关系当中得到同等量的东西。所说的问题不是彼此满足同

样的需求，而是要让你的情人得到她／他需要的东西。其他所有东西都相同的话，你爱她／他是根据他／她让你幸福的程度来的，你越是爱他／她，你就越是急于满足他／她的需求。很简单……如果我们都学会了这么做，我们的离婚率就会大减。价值换价值的交换活动会变成平衡的爱情方程式。

供销售的爱情

你能买到爱情吗？到现在你已经明白答案了：你必须购买爱情——在自由企业爱情市场上。

你如何向情人付出？嗯，貂皮大衣一直都是很多人所喜欢的；但是，不幸的是，貂皮大衣换不来"真正的东西"。物质上的奢侈品，是可兑付的各色爱情货币里美好的添加物（还有体贴、仁善、热情和极多令人满意的抽象的东西），但是，它们也就是这些了，一些添加物。

关于自由企业爱情市场，我最喜欢的一点是它能平滑地起作用。这里没有政府控制，结果是，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追求自己喜欢的人；同样，没有人被迫跟另外的任何一个人做交易。由于除开你本人以外世界上并没有任何一个别的你，所以，你实际是没有任何一个竞争者的。经过自由企业爱情市场的自然选择过程，竞争实际上减低到了最低水平，结果人人都可受益。

如果你是一个有足够理性的人，能够决定自己想要什么——不允许自己受到别人意见的影响——那么，你需要的一切就是忠实于自己的标准。这样一来，你会遇到较少的"竞争者"，较少的人在寻找你在寻找的男人或女人。对你很重要的价值对他们来说不一定也很重要，反过来亦是如此。结果是，你没有跟任何一个人形成竞争。

在什么时候、地点，怎样去“钓鱼”？

如果朋友没有发现你，你可以肯定情人也不会发现你。你得回头看看自己的身后有什么。你的生命并没有长到那种程度，你没有时间坐在那里闷闷不乐，抱怨自己有多么孤独。“什么时候”去钓鱼？现在。

什么地方？所有地方。应该试试新的地方，新的经历，新的人。如果你以前没有投入足够多的精力，你会惊奇地发现，有很多很多的活动等着你去参加——也许是你还不知道的活动，也许是你从来都没有认真想过要去做的。除开吃饭、睡觉、工作、一周出去吃一次饭，或者时不时去看一场电影以外，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只要你愿意尝试新的经历，问题当中的“什么地方”就很容易回答出来了。

“怎样”的问题不太好回答。任何钓过鱼的人都太明白这会是多么危险的一个主张。你得用合适的鱼竿，合适的鱼饵，鱼线要投到合适的地方，这是相当精细的一项体育活动。谈谈是很容易，实际去做却有可能很痛苦。不幸的是，这就是你寻找合适的人时必须准备好付出的一个代价。如果你不愿意付这个代价，我可以告诉你：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或者肯定有数以千计的人愿意这么做。他们才是有可能找到“真正的东西”的人，他们才是最后将得到回报的人。他们也应该得到回报。愿意在自由企业爱情市场上付出必要的代价的人有权带着喜欢的东西回家。不愿意支付的人应该准备好过没有爱的生活，或者更糟糕的是，准备好跟一个打着爱情的错误旗号的人一起生活，这从长期来说当然会更痛苦。

我有个朋友，他钓鱼很在行。虽然我们在女人的事情上有极其不同的价值观——我既没有欲望，也没有能力去学他的生活方式——但是，你我皆可以从他的基本哲学当中学到

一点什么东西。他的长项在于他把‘维持’理论和‘袋子里的一”的理论应用到现实当中去的独特能力。他在自己的一种钓鱼方法当中，有效地运用了这种哲学，他称其为“警察方法”。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样子的(尽管我怀疑你会相信)如果事情不顺，他到购物区的街上四处游逛，寻找长得漂亮的女人。如果见到了一个，他就从车里跳出来(如果必要的话，他还会双列停车)，跟在她身边走，主动搭讪，想挑起话头来。我问他对这些陌生人说些什么，他解释说‘秘密’在于不计划任何特别的东西。不管脑袋里面想到什么，他都照样说出来，他相信这样会减轻任何不必要的“游戏前的压力”。一般来说，大概是这样的一些话“:我正在街头上开车，你就跑出来了。我突然想起来，如果不从车里跳出来自我介绍，可能永远不能够再见到你了。”

结果呢？他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些女人一般会对他置之不理。他怎么办？他会坚持下去。如果他坚持，她们会怎么办？她们一般会让他滚一边去。如果两个人的面谈发展到了这一步，他最后的办法就是跳到前面去挡住她的去路，伸开自己的双臂，跟一个交通警察一样，他会看着她的眼睛(脸上带着他对我所说的无法抵挡的微笑)，对她说出这样的一种话“:听我说，我们来做个交易。如果你肯把名字和电话号码告诉我，我立马就离开你。我想做的一切不过是想带你出去吃一次饭。”

他的成功率极低。但是，他已经让自己做好了行不通的准备。他只对自己成功的次数有兴趣。不管你相不相信，他实际上找到了很多非常有趣的女人。为什么？谁知道？也许那个女人刚刚跟她的男友吵了一架，也许她当时的情绪不好，也许他的方法极其可笑，让她觉得很‘酷’。平均律是非常奇

怪的一个现象——之所以奇怪,是因为它管用。说它管用,是指迟早能行得通。

虽然我永远也学不来他的那套警察办法，我必须承认，他的基本想法——在理智和理性的水平上——还是正确的。他努力,再努力。这就是他的秘密。这是应该从警察方法当中吸取的一个经验教训。下次你因为找不到一个情人而感觉自己很可怜的时候，想一想我的这位熟人，因为正在你伤心绝望的时候，说不准他正在某人地方大肆演练他的警察法。惟一的要求是，你必须愿意付出代价。

也不要忘记他的“维持”态度在他的成功当中扮演的角色。我曾问过他，如何能够忍受这种形式的拒绝。他的解释是,他意识到那不是他本人,那个女人拒绝的不是他本人,而且是他们都不认识的一种人。因此，他拒绝拿别人的拒绝当真。事实上,他承认,如果他处在她们的位置上,他一定会跟拒绝他的大部分女人一样强硬。

忘了他的价值观，忘了警察方法当中不理智的一面，忘了他的故事里面一切的内容，但要记住一点：那人学会了如何处理对被拒绝的担心。

使男女彼此隔开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担心被拒绝，是在两个人的关系之前和之后的被拒绝。又是我们的自我形象问题，我们要是能够抛弃这样的自我形象就好了。我们的自我形象就是不允许我们被人拒绝。可是，正如我们的发明警察方法的朋友指出的一样，在大部分情况下，另外一个人拒绝的不是你,而是一个陌生人。

建立关系之前担心被拒绝，这会关上新体验的大门，还没有开始就关上门了。一种特别的自我保护方法，就是第一次见面时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拒绝表明你对刚刚见到的某人的兴趣,因为你担心自己的兴趣得不到回应。不幸的是,这

往往会成为回火现象，造成相反的后果。没有人能够明白你的心思,所以,如果你没有显示出自己的兴趣,那边人一定会假定你根本就没有兴趣。

在我这方面，如果第一次见到一个女人时，她表现得很友好,心胸开阔,很放松,我一定会极尊重她。事实上,假如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平等的话，我会更尊敬她。她不做出防范的样子，也不露出过分紧张的样子，那她是在告诉我很多关于她本人的事情：她的心中也许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事情，她有极高的自信心，这使她比大部分人较少害怕被拒绝，她不是习俗和传统的囚犯。她有她自己的想法。因此,我马上就喜欢上自己看到和听到的事情了；我钦佩独特的个性。我喜欢放松的人，喜欢能够向全世界展示她们的真正自我的人。

建立关系之前的担心还直接与担心以后被拒绝有关。一旦你以前被烫过，那你很难转过身就让自己再次置于可能受伤的情形当中。如果你不能够理性地处理自己的情绪，如果不能够进行理性的思考，这样的担心会与每一次走偏的爱情关系一同增长。不幸的是，结果大部分人因此年龄的关系而强硬起来,更多防范,更小心,不再那么开放,不再放松,遇到异性时更少表现本来的样子。痛苦当然不好。谁需要痛苦？为自己着想的一个目标就是回避痛苦，而不是去忍受痛苦。

从这个角度看,这就是一个矛盾了。为了找到快乐,为了减少痛苦，其中的一部分代价便是冒被人拒绝的痛苦。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事实，我当然不能够抱怨你。我也并不是极想跳出来抱怨你。但是,我必须再次问你 谁说过生活一定会是容易的？

爱，是所有欢乐当中最大的一种欢乐，它的后面带有极贵的一个价格牌。内在的风险是难以置信的。造物主怎么可能让我们经历所有那些拒绝,那些痛苦,那些巨大的努力,而

又不保证让我们在追求自己想要寻找、求得和保持住的东西时获得成功呢?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只明白现实是,这就是造物主决定游戏应该这么一个玩法的方式。而且,由于这是一个现实,你最好带上一个防跌的垫子,那就是‘维持’理论和‘袋子里的一’的理论。没有这些防护装置,我看不出你如何能够鼓起勇气付出必要的代价。

错误的广告会产生错误的爱情

如果你明白假定最坏而希望最好的心态，加上平均律的现实的重要性，那你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个开端，知道如何去钓鱼了。不幸的是，哪怕你已经掌握了这两个关键的项目，仍然有很多内容需要你去掌握。做出努力，并且控制住被人拒绝的情绪，那还只是第一步。当你经过她的路上时，另外的人还必须要认出你来。

在本书中,你已经得到多次告诫,要宣传真正的自我,因此，到现在，这个道理可能已经印在你的下意识里面了。为了你的缘故，我希望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你不坚持这么做，我可不想说你找到“真货”的可能有多大。当你外出尝试所有那些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新活动时，永远记住还有很多异性因为你真实的样子而喜欢你。如果真实的你并不是利用警察法这样一些可笑的方法时感到舒适的人，那就不要假装样子像那么做，不能因为这个方法碰巧是别人能够借以成功的方法就一定要去用。你不是别人,所以,别想跟我那位‘交警’朋友一样，最后找到他所需要的那种女人。错误地表现自己是浪费时间，因为从这样的见面当中演化出来的任何一种关系，等到真实的你显露出来的时候，都会成为一个大麻烦。

另外一方面，宣传你的真实自我，你有时候可以为对方

做出一定的补偿，因为对方有可能没有幸运到足以明白这种方法切实可行。假定你是一个姑娘，喜欢安静类型的男子，喜欢有智力上的刺激，喜欢有一对一的良好对话情景的人。假定不知为什么，你最后竟然来到了这样的一个聚会中，那里气氛很是滑稽，人人都表现得相当粗俗。但是，在这个聚会里面，却有一个很安静的人，有知识的人，他喜欢很好的一对一的谈话。惟一的问题在于，他找不到他，因为尽管他不喜欢放任的生活，他也在装扮‘放任者’的角色，他错误地以为，顺应周围的环境是最符合他的利益的。

但是，因为你明白为自己着想而宣传自己的实用可行，你很容易就为大家所注意到了。结果呢？那个披着放任者伪装的安静和知识型的人极有可能会发现你。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们最后也不知道怎么就一起来到了落日之中，那你可以差不多拿它当一个事实来看：你坚持宣传真实的自我，会补偿他错误地宣传自己。因为做了诚实的广告，你就控制住了自己的命运。

错误广告游戏当中最终的结果，一般称为单身者酒吧。那其实就是一种室内的千胞胎的夜间翻版。谈到找‘真货’的时候，从一开始气氛就不对。所有人都因为差不多相同的原因去那里，一般是为了找一个鲁瓦或者情人，但问题在于，他们都在尽力装扮成另外一种人。

我假定单身酒吧情景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决不会寄予厚望，以为能够在这样的地方找到‘真货’。虽然去酒吧并不会使一个人比别人更好或更差，但是，那是合适运用平均律的一件事情。有些人认为，酒吧里面的机会大得多，因为光是里面的存货量就值得人去一趟。但是，这里又是一个定义游戏的问题。如果一个人的目标是要看看有多少男人或女人能够勾引到手，那我不能跟数量去争论。但是，如果你

的数字游戏意味着为自己找到一个人，找到'真货"，那么，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机会是极差的。

一路上的障碍

通往爱情跨栏的路崎岖不平，很少有人成功清除这道障碍就不足为奇了。除开道路本身崎岖不平而外，默菲法则也在这条道路的数个战略地点设置了多重的障碍，他心想，我们的眼睛每次离开障碍的时候，都会在这些跨栏上摔一个跟头的。

"别人想什么'的障碍

别人怎么看待你的情人，这是你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吗？寻找'真货'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困难，你并不需要别人的意见给你再添乱子。很自然地，如果觉得别人对你的情人会有钦佩和尊重，那当然会让你感觉良好，但是，如果他们的意见成为你最主要的重点，那你就成为通过顺应而被威胁的受害人了。

假定你在涉及爱情的事情上征询朋友的意见，你最好能够肯定朋友是谁。你我都太明白这样一个现实：叫花子跟要饭的过不去。没有保障感，没有满足感的人如果知道你不是很幸福，他会感觉稍好一些。这就是我所指的古老的'室友综合症"。两个朋友生活在一起，一个人有事忙着，另一个人没有什么可以忙的。如果你碰巧是这样的一个搭挡当中"有事忙'的那一位，那你一定要小心。涉及你爱的一个人的事情，如果你听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朋友'的意见，那你有可能扔掉

一辈子的幸福。

问题在于,如果一个朋友建议你放弃自己所爱的人,他／她会给你提供更好的一个吗？如果一个朋友鼓励你跟你有疑问的人卷入得更深些，假如从现在起的五年之后事情出了差错,他／她准备好插手调和吗？由于你才是必须忍受错误决定的痛苦的人,难道你不觉得,控制住情形的发展,对第三方的意见多加提防是一个好主意？

希望讨别人喜欢，或者给别人留下很深印象总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还在我当尿片队队员的时代,我有一个朋友,他可以说是打了很大的一个胜仗。他想办法赢得了某个大学里人人都在追求的一位女生。她绝对是无可挑剔的——正好就是每一个男人都想要的。结婚典礼过后,我的朋友将他的‘战利品’摆出来,坐在椅子里等着,等……嗯,我猜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等什么。但是，他得到的却是差不多自己不想要的所有东西。

男人和女人不是等着人们来赢得的战利品。他们都是人。他们有需求要得到满足，对你来说，他们代表潜在的价值，因为他们能够满足你的某些需求。违反这条自然的法则，那你就有可能要根据自己所犯罪行的程度付出代价了。如果追求人人都觉得是‘最完美的’女人,那是下意识的(一般情况下)和不理性的(永远都是这样的)决定,因此有可能带给你很多痛苦，是你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想要找的。

这种症状必然的推论就是，人们因为这个女人长得极漂亮,所以去追求她。为了美而追求美,这永远都是一种获取战利品的思路。追求的人所冒的风险是,他获得一个战利品,结果这个战利品身上最重要的品质却是他会拼尽一切力量避开的。

为漂亮而追求漂亮的方法当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时

代在前进,而漂亮的长相却留在后面。战利品消失了,而剩下来的就只有一个人类。此时，你就会出现真正的麻烦了——除非你的运气真正好极了，你后来惊讶地发现，这个战利品还有惊人的内在品质是你一直都没有看出来的。

如果你在追求的是‘货真价实’的东西,那就不要仅仅看重美。总起来说,不要关心别人认为美还是不美。应该有足够多的自信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你真正看重的东西。

你应该关心别人怎么看你的情人吗？是的，如果你想试着到高班舞会去问问谁的话。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年龄太大，不适合去高班舞会的话，那我根本就不会去考虑别人的意见，包括朋友的意见。战利品在高班舞会当然是值得大大炫耀一番的事情，但在家里，她们只不过是被搁置在壁炉架上并慢慢枯萎。

男孩一女孩障碍

“男孩一女孩理论”可应用于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但是，这个理论的名字是从这样一个事实当中得出来的：它的工作原理在爱情方面最容易看出来。

男孩一女孩理论

所有人身上都有天生的一个弱点，那就是想要得到自己难以得到的，而不想要自己身边已经有的东西。这是危险的本能，经常会导致严重的错觉，因而对一个人的生活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它想将我们理性自私的愿望扔到一边去，代之

以品尝‘禁果’的难以实现的欲望。

一直以来,我都想用‘傻子综合症’来为这个理论重新命名，因为这个本能不仅仅时不时哄骗一些人，而且还让我们凭空感觉自己是个傻瓜。当你的思想哄骗了你，让你觉得自己正在跟某人恋爱,因为那个人让你感觉难受,这时,你就已经在男孩一女孩障碍上摔跤了。当你扔掉一个极好的人——也许代表你最高价值的许多方面的一个人——仅仅因为他／她已经是你容易得到的一个人的时候，你也展现出了男孩一女孩倾向。

在高班舞会上,男孩－女孩理论是另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但是,在成人世界里,这个理论根本没有自己的地位。不幸的是，在现实中，这也是成人世界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促动因素。

从现实的角度看，完全克服这样的心理也许不可能，但是,你可以使其处在控制之下。多年以来,我费尽极大的力气把男孩一女孩本能控制在活跃的悬念状态下。自从最初认识到这个理论的存在，以及它形成的幻景对我造成的伤害以后，我就有意自觉和理性地将它排除在我的生活之外。并意识到，这是一种没有经验的毛孩子理论，也明白它所代表的危险。我感觉应该在所有时候提防它的不利影响。分析你是否需要一个人的时候，需要极高强度的专心和理性思考才能够对自己诚实,因为这样的一个人“在让你感觉难受”,但也许因为这个人代表你钦佩和尊重的很多价值。

不要让男孩一女孩障碍毁掉你的生活。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将你拉进幻想的陷阱。这样的陷阱是给在意识表上读数很低的人设的，而不是为自己着想的人应该钻进去的。

当然，男孩一女孩理论也有硬币的另一面：当你走容易走的路,然后出自习惯而跟某人结婚,也就是说,你跟他／她

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已经养成了生活习惯。爱这个词现在投入进来，但只是作为一个方便系数加以考虑。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爱的伙伴已经非常习惯于彼此在一起过生活，他们彼此在一起已经感觉很放松了。使一个人走所谓的最容易的道路的因素是，他太明白外面的道路崎岖不平，伸手不见五指。

慢性的空洞感，一般会从这种对待爱情的懒洋洋的态度中产生，当然也是应得的。不管你是否跟某人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是否刚刚遇到一个有可能代表结束长期孤独的一种可能性的人，是否已经跟某人结婚很长时间，是否准备永久过下去的惟一有效的理由是爱，而不是可否容易得到。事实默想在这个领域里可让你大有收益。如果你并没有感觉到作为爱的情绪不可分隔的一部分的激动，那你应该问问自己，你跟一起过的那个人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爱，而且在答案上面应该说诚实的话。如果你们在一起的理由并不是因为你钦佩或尊重你的情人或可能情人,也不是因为他／她满足了,或者有可能满足你最高的价值观和需求，那你就处在一个错误的地方。爱并不是一个人们可以轻看的主题，也不是一件可以懒惰以对的事情。

更好的交易者障碍

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也许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更好的交易者本能。但是,这样的本能在大多数人身上存在的情形,不如男孩一女孩本能那么普遍。更好的交易者就是那些寻求更好交易的倾向到了失控程度的人。他们已经翻过了顶层，一般过了再不能回头的一个点。

更好交易理论

一旦牢牢锁定一笔交易，人们就开始思考，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一笔交易等在路上的某个地方，这是人类的天性。从理论上说，也许还有一笔交易——因为人库是如此之大。但问题在于，还应该顺着那条路走多远，人们才开始获得有意义的爱情关系的现实的时机，而且，你准备再花多长时间用于在路上作这样的旅行？

甚至更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在你找到那个神秘的“更好交易”之后，你如何能够肯定路上还没有更好的一个选择 答案是，你不能够肯定。人们必须具备无处不在的本领才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因此，这对人类来说不是一个可能性。受到严重影响的更好交易者无望地追咬自己的尾巴，他欺骗自己，不愿享受身边已经拥有的幸福，转而去追求终生都不可能完成的更好的交易。

你有这样的倾向—— 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倾向——但是，就跟男孩一女孩本能一样，应该尽力使其处在蛰伏状态之下。更好的交易甚至比男孩一女孩本能更少理性。在后者，存在一个错觉，认为篱笆对面的草可能更青，但是，至少那样的错觉涉及真实的人。但是，如果你在做更好的交易，那你是在盲目飞行。你只是在假定肯定有能够更好满足自己的更青的草原，你可能一辈子都在那里假定这样的情形，不管你找到的草原上的草有多么青。

情绪障碍

情绪容易遮盖住现实，容易让逻辑走偏。当发生这样的事情时，最好的朋友、婚姻咨询人或心理学家，都无法挥动魔

杖使你的情绪再次处于控制之下。你必须直接处理你的怀疑，以便永久性地控制住它们。事情关系到你的理性思考过程要胜过因为情绪而导致的行为。如果你的情绪在太多时候处于统治地位，别人得到的印象就是，你是一个喜欢自毁的人。

男孩一女孩理论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说明一个人的情绪控制住了他的行动。当你的欲望是禁果时，如果根本不考虑欲求的对象是不是你极看重的价值，那你的情绪就处在极糟糕的控制状态。

性是另一个罪犯，会导致爱上面的错觉。虽然你以前经历过此事，但性永远都是让你落入陷阱的一个可能。通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意识到，使你吸引到另外一个人身上的仅仅是性本身，其中并不存在爱。

很多人喜欢的另一个老的情绪陷阱，是人为的一种陷阱。请允许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个化学现象，这种化学现象可立即将爱的情绪注入一种看上去纯洁的两性关系：两杯马爹利酒。所幸，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克服掉的。如果你不喝酒，那就不要喝！

然后还有头脑糊涂的时候。有一种常见的错觉，最容易出现在 13 岁与 30 岁的人当中。不幸的是，许多人将糊涂的症状一直带到了 50 岁或者 60 岁。这样的事情时常让人非常难堪，因为 50 岁的人并不会跟一个高中生一样把这样的糊涂挂在脸上。

当我还是一只小龟先生的时候，我比所有人合在一起遇到的糊涂麻烦还要多。糊涂很难压制下去。这里面一部分是化学吸引力，一部分是生理吸引力，它有点像男孩一女孩本能，有点疯狂的成分，也有一些好笑的成份，极不成熟。糊涂在所有时候都是危险的。

《西线故事》的戏弄

过去，我曾在纽约的大街小巷里转游，希望找到一个富有的老家伙吹嘘自己的LSD交易，那些日子里，我有时候会找到一些时间小小地娱乐一下。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仍然能够两头点蜡而不会牺牲太多的工作质量。

因为小小的一点运气，还有一双十分机警的眼睛，我有幸碰到了一位绝对漂亮的波多黎各姑娘，她的额头上明明白白地写着糊涂。不幸的是，那两个字是用西班牙语写的，是我读不懂的一种语言。结果，我以为那两个字是爱情。我刚刚看过《西线故事》，因此，我也成熟到了可以糊涂的时候，特别是在那样一种情形当中。我跟克拉克·肯特一样去了电话亭，结果出来就变成了超人。我经常去看哈罗德·哈特，离开的时候我突然间就变成了托尼——直接从电影里面出来的托尼。考虑到她的美貌，把她变成玛丽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当你的情绪处在控制地位的时候，那你极有可能去做正常情况下想都不会想的事情。在我的情况下，在当地一家用自动售货机供应食品的餐馆里吃过几次浪漫的午餐后，有天晚上，我想办法去了南东区一间旧出租房的四楼。我就在那里，睡在那里的床上，里面一盏灯也没有。如果你认为事情还不够糟糕的话，我告诉你那房子里面还没有消防逃生道，也没有电梯。从玛丽亚的公寓里面往外，只有一个出口可供使用。我可以告诉你，小龟先生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那样的地方。

接着，事情就发生了：早晨四点有人来敲门。很快，敲门声就变成了凶猛的重击声，中间还夹杂着我听不懂的西班牙语，但是，我的脑袋里肯定清楚，门外的那个人肯定不是在对我们唱小夜曲。我非常镇定地问玛丽亚：“那人，是，是，是…

…谁,谁?"她也回答得非常镇定"我丈夫。"啊,没有问题,我在想。我会屏住呼吸，一直到死。这样一来，我永远也不必知道他会对我的身体做什么。

我在黑暗中慌乱地找衣服——任何衣服——她的，我的，他的——这时候也管不了那么多事情了，有什么差别呢？我用各种各样的衣服把自己的身体盖住了一部分，看上去就如同万圣节聚会中等着人们来领的头等奖候选者。她打开门,让他进来。到了显出本质的时刻——我做什么呢?小龟可是跑不快的。我也没有武器，我对搏击不是很在行，尤其是早晨四点在一间出租房的四楼上。玛丽亚开始解释，说我是新泽西来的一位牧师，我也开始悄悄往门边上挪了。对话在进行中，我也不停地挪……挪……挪。

最后，我创下了到今天仍然保持着的两项龟族纪录。一是跑下出租房一共四楼所有楼梯所用的时间（条件：半夜之后，奔跑者背后没有风力可以借助）3.5 秒。另一项纪录是一只龟族在雪地里从 B 大街跑向第一大街所用的最短时间：7 秒。提醒大家，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脚上只穿了一只鞋的情况下完成的。最后，还加上一点点运气。在不敬神的那个时刻，一辆出租车刚好到来。我招手叫车，跳进去，因此逃过了龟族同类托尼的世族故事。

一定要小心头脑发昏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你遇到做梦都不会碰到的危险,但是,它一定会成为终生的恶梦。

迷恋“爱情感觉”的障碍

爱情，哪怕是真正的爱情，都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错觉。爱情的海市蜃楼之所以无处不在，是因为我们对于爱的渴望是没有止境和无法满足的。这经常导致一些人爱上这种

情绪本身。

如果你发现自己跟起床上床一样频繁地爱上某人，那你极有可能爱上了爱情。这样的结果并不会很好。爱情本身并不构成很好的一个情人。爱情不能跟你一起去电影院，爱情不能够跟你对话，爱情不能跟你一起放声大笑。爱情甚至都不能够给你倒上一杯饮料。真正的人更能够成为一个情人。只要你有脉搏,爱情在本性上就有幻想的成份,但是,不要让自己成为这种美妙感觉的成瘾者，你会觉得自己在跟任何一个穿着裙子的东西恋爱。

转化障碍

如果爱上（或者以为自己爱上了）并不是你希望他／她所是的那种人，那就没有比这更让人难受的事情了。如果不能够面对这样的现实，不承认自己的情人（或可能的情人）真正是什么样的一种人，那在你这方面一定会形成两种非理性的过程之一，但两者都不利于健康。第一种是想像他／她是本来不是的那种人。第二种是希望将他／她变成自己希望他／她是的一种人。在这两种情况之下，你都违反了自然的法则。第一种是（对自己）撒谎，第二种是试图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后者基于相当傲慢的一个假定，觉得你有某种权利“改善”某人。

我以前结识过一个女人，在我的“十大最高价值”表上的约八个领域内,她都可以得‘优秀’。不幸的是,她在另外的两项上可以说是低于“极差”。但是，由于她在另外八个方面如此出众,我试图将那两项‘失败’藏到毯子底下去——想像那两个缺点压根儿就不在。然后，我的境况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当我拒绝承认现实的办法行不通的时候，我希望帮助她



“ 这边厢的一位是高尔斯坦祖父，从泽西城来的。 ”

“纠正”那两个“问题”。我可以肯定地对大家说,你们都猜到了结果。当你开始“帮助”一个人产生某些变化的时候,最开始只是一种消极的不快情形很快就变成了一种情感上的大屠杀。

如果一个人有你钦佩的很多品质，这并不能够说明他／她就没有使你不喜欢的一些东西。这也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改变那些不快的地方，也不能说明你就有权力这么做。请忘记改变你的情人的基本特征方面的事情，你根本就办不到。你必须衡量一下彼此现存的正号和负号，然后允许自己的尺度表为你提供一个判断。

异性相吸障碍

有一句老话说“异性相吸”,这里面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是,更重要的现实在于 异性并不能长久相吸,如果相吸，那也不会是在非常快乐的基础上。找到真正相爱的人本身就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两个人在生活当中所喜欢的大部分东西不是一样的话，长期成功的可能性会大幅下降。

基于异性相吸错觉的两性关系，有三种可能发展的途径。一是两个人最终分手，太多时候是在很多宝贵的时光已经浪费以后。第二种是非理性的彼此熬日子，两个人互为对方的喉中结,一辈子如此。第三种是最差的一种 妥协。

妥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应于基于理性的价值换价值基础上的偶尔的放弃）意味着双方的关系最终恶化，大家不是集中精力进行愉快的活动，而是选择几种痛苦的办法当中较少痛苦的一种。如我们讨论过的一样，一种妥协并不是妥协,那是一种牺牲。而牺牲也并非是牺牲,那只是一种非理性

的行为。为自己着想要求有理性的自私行为。

通过习俗与传统进行的威胁告诉你，人们都必须“给婚姻一个机会”;他们应该“努力把事情弄清楚”。但是,这个传统的说法并没有告诉你的是，如果跟一个并不分享你的兴趣或价值观的人一起“把事情弄清楚”,那会让你多少年的生活承担风险。

所幸，还有一个聪明的解决办法。有意识和理性地找一个其主要的兴趣跟你的兴趣重叠的情人。如果建立一种关系而两个人又在里面打架，那又何必建立起这种关系呢？哪怕两个兴趣一样的人，要生活在一起都已经足够困难的了。

不用说，如果你已经处在异性相吸的情景当中，而这样的关系又引起你长期的痛苦而不是你有权力去追求的快乐，惟一理性的解决办法就是从中走出来。付出你的代价，痛苦的代价。现在就付帐。一次性做完永久的支付。

“管它水深水浅,跳进去再说”障碍

多年以来,我在爱情的“极可意”牌热水盆里做过许多的美丽的天鹅之跳，根本没有想到应该事先将脚趾放进去试一试温度。有太多的时候，我最后的结果是带着三级烫伤从里面爬出来。但是,当我进入一生的夕阳中时,我曾经平滑、新鲜的皮肤上盖满了红疤，我的行为就谨慎多了。我学会了跳水之前先试试水温的道理。

情人天生的倾向是，建立关系之初，大家都会表现出自己最好的行为。这是你无法控制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可以小心注意。你的承诺极可能使你的生活变成一场永恒的华氏

度的“极可意”之浴,因此,做出这样的承诺之前,一定要小心,先拿脚下去试一试。跟可能的情人相处时,应该尽量多

地体验‘真实的生活’情景。

有一种这样的情形，它使我多年积累下来的红疤都消失了，我喜欢用它的爱称，叫烤猪腿故事。我跟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约会，她看上去几乎是完美的(一个危险信号)。我发现她极聪明，很敏感，极逗人喜欢。但是，请牢记在心 看几次电影，去豪华餐馆吃几次浪漫的晚餐，再加上几次派对，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可以合适地称为甜点，不幸的是，真正的生活比甜点复杂得多。事实是，在你吃到甜点之前，主食里面所含的肉毒胺可能早就将你结果掉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感觉到，她完美的气球上已经开始出现气眼了，极细的一个气眼。她以极天真的方式开始提出一些改变我的生活方式的建议，我承认那是有些怪诞的生活方式。我喜欢某些事情以某种方式完成，在某个时候完成，而且有某些人来完成。谈到生活方式方面的事情，我不是那么灵活，但是，我也不想把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强加到别人头上。我从来不建议任何人改变她的生活方式，她也别想改变我的怪诞之处。

之后，烤猪腿肉的日子就到了。事情开始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我请一帮朋友来家里度一个休闲的下午，觉得我们可以在一起烤烤汉堡和热狗。但是，这位特别的女士却不那么看。她不停地坚持自己的做法，用非常可爱和镇定的方式说“：待客可不是这么个方式。”因为明白翻译‘翻译游戏’，我意识到她真正想说的是‘她’不以这种方式待客。我知道事实是我在以这种方式待客，因为我过去一直都是这么待客的。

她明显知道以蜜引蜂的道理，因为她带着甜蜜的微笑无情地让我明白其中的道理。她的态度太坚决，最后使哪怕龟先生也动了怒。就此事争论过二十五次以后，我扔了白毛巾。我太累了，不想再讨论那件事情。我对妇女进入我的厨房

很是紧张，但是，从和平的角度出发，我动了怜悯之心。她慎重地，仔仔细细地准备好一顿烤火腿晚餐，加上了所有的甜料。结果是这样的：

1）人人都极喜欢那顿晚餐；不仅仅看上去美味可口，而且吃起来也绝对不错。

2）因为烤火腿——以‘ 正确的方式 ’待客——我的客人感觉非常不错，比我们自己烤汉堡或烤热狗可能更快乐 1%，或者较少快乐 1%。

3）我因为这个情形而造成的不快让我成为极差的一位龟先生，做了很多使这位可爱的年轻女人变成了一位发疯的厨师的事情。

4)她愤怒已极,因此不可避免地离开了,之后,龟先生发现自己半夜三更在骂人，捂着满脸肥皂水泡哭得像头猪。

5）除开戴头巾的那些家伙和从 B 大街向第一大街的奔跑之外，又加上了另外的一个恶梦。有时候，我仍然会从恶梦中一身冷汗醒过来，梦到自己卡在厨房里，没有门也没有窗，完全飘在半空的肥皂泡里。

那位年轻女士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极好的人。她只是想做她觉得是正确的事情，意思是说，她想做的事情。这很好——对她而言。但是,我已经有了相当多的教训,知道不试水就跳进去的危险，因此，我明白自己那天看到的只是烤火腿的一角。真正让我害怕的是我还没有看到的那一部分。

你没有任何责任非得让另外一个人来把他／她的生活方式强加在你的头上，不管他们觉得你可能有多么不正常。只有当你的重量及平衡幸福尺度表告诉你说， 你得到的回报将值得你做出这样的牺牲。那个时候，你就不是在妥协了，也不是在‘ 牺牲 ”,你只是在付出代价。

一定要先试试水！如果不试，至少要确保你可能的情人

要能留在自己的身边足够长的一段时间，起码要帮着把碗碟洗了再说吧。

如果找不到价值换价值的两性关系呢？

如果你在爱情游戏中已经吃过不少苦头，你首先应该去的地方，跟平时一样，就是找一面镜子。如果事情不顺利，你能否肯定事情不是因为你不愿意付出代价，不是因为你不想出去看一看，不是不想忍受跟拒绝一起来的痛苦，不是不想拿出足够多的价值给另一个人的重量及平衡幸福尺度表？在这样的自我检查当中，不要欺骗自己。这个问题在你为自己着想的事业当中太关键了。

爱不是一种恩惠，不可以自动施予。如果你的生活当中还没有足够的爱，极有可能的情况是，你根本就没有想办法挣来爱情。当然，除非你首先从自己身上挣得爱，否则，你就无法开始从任何一个人那里挣得爱情。真正的东西是需要有自尊和自信的。真正的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身上的品质的钦佩和尊重的表达，这些品质往往反映出一个人在自己身上表现出的令人最为钦佩的特征。

我以前跟这样一个女人约会过，我觉得她是自泡泡糖交换卡以来最了不起的一个女人。但是，她自己却不那么看自己。她完全没有自尊，也没有任何一种自信。我一直想说服她，让她明白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人，但是，她坚持认为自己并不是那样的人。结果是，她最后说服了我。

请记住，尊敬的病毒是有传染性的。别的人能够从你身上感染到这种病毒的惟一方式是你自己首先必须有这种病毒。你决定了自己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因此培育成自尊，然后有一种自律精神在所有时候都坚持这样的自尊。当你拒绝妥

协，不放弃自己对一个具有类似价值观的潜在情人的诚实时,仅仅那个特征本身就足以获取他的／她的钦佩和尊重。

如果你还没有找到爱，那就更认真地寻找吧。有很多玫瑰藏在杂草当中,但是,它们不会发现你,你必须自己掌握自己，自己去做发现自己的工作。

性格不好或缺乏审美观会让你在爱情上受骗吗？

想要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可怕的性格，或者到底什么是或不是审美上令人愉悦的东西，那是定义游戏的最高形式。我见过世界上最漂亮的男子追求长相‘ 平平 ’的女子,我也见到过女士当中最为可爱的人倒在一个其貌不扬的男子臂弯里。但是,这些评论都是经由‘ 我的 ’眼睛做出的。你看到的也许是完全不同的情景。这就是使自由企业爱情市场如此了不起的地方。我们并没有竞争同样的一个人。不仅仅我们的价值观有所不同,而且,我们看到同一个人的时候,所看重的也是不同的价值。这对你我都好。

性格不好的问题我们已经讲过了。这里也是一个无法定义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感觉自己的性格使你在爱情游戏中不断出问题,那么,付出必要的代价去寻找自己的弱点,然后加以纠正，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开始的时候，你要绝对肯定，你并没有掩盖真实的自我，而到目前为止，掩盖自我是最常见的一个错误。需要注意的第二个地方是，你是否将被拒绝的担心放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了。你并不需要成为一个警察方法的倡导者,但是,不要建立错误的防线,也不要因为害怕被人拒绝就做出防范态势。假定最坏的,希望最好的。当最

坏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捡起你的自尊来，到人库的下一步货架上去寻找。

现存关系一团糟的指南

一旦得到‘ 真货 ’以后,毁掉它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忘记另外一个人也是人。我们重新开始吧 :人们会伤害你,会让你失望,会让你感觉极差。你的情人是一个人,因此,如果你期望她永远不做这样的事情，那你是在期望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但你却有可能会得到可能发生的事情 :麻烦。她的观点有时候会跟你的观点不一样，因为她无意识地参与了两种人类的体育活动：定义游戏和划线游戏。

理性自私，对一个情人的错误采取实用主义的方法，那就是要假定她无罪。不要突然发怒，突然发怒不解决任何问题，但时常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话一出口，你尽可以后悔,但你不可以‘ 非说 ’这些话,所谓覆水难收。愤怒的话进入了她的耳朵以后，那就成了她终身的财产。

跟平时一样，我也是根据一手经验教训说话的。我过去曾将我认为最好的一种爱情关系弄砸过，但没有任何好理由，仅仅是因为我自己近视。我生活中的那个女人有很多极好的品质，但是，这些品质不包括原谅的能力。有一天下午，我碰巧在一个停车场上跟另一位女性进行严格意义上的柏拉图式的谈话,此时,炸弹就爆了。龟先生一般就会有这样的运气，我那位女朋友那天正好也在那条街上，她看见我们了，然后开始招手。但是，我的天，我的近视让我没有看见她招手。

但是，我愿意说，她处理此事的方式非常镇定——有点像一心一意的后卫球员猛扑向四分卫一样。争端开始后，我

对两个人关系的生存的担心，远不如对能否最后不用去整形外科而结束这个事件的担心。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女人只是不给我无罪假定的权利，尽管她一手的经验肯定没有让她有理由假定我在做任何错误的事情。

给你的情人无罪假定，尤其是如果他有近视的毛病的话。应该原谅下去，直到这些事件发生的频率使你尺度表上的指针朝另外的方向指去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当然地，你有完全不同的一场棒球要去考虑了。

坚持原则——大部分是一种自我形象的问题——多半跟不能够原谅别人一起发生。这是因为一旦你发起脾气来，你想再退回去是相当困难的一套行动。但是，这一切只是你的脑子里发生的事情。退回去实际是很容易的，尤其是如果你还爱某人的话。你只是需要这么做就行了。除开坚持原则以外，我无法想像出更无意义的一个办法来浪费一种爱情关系。

为自残爱情而感到内疚

可悲的是，有很多人有极好的运气找到爱，然后转过身来又毁灭这种爱。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下，爱并不会慢慢陈腐，也不会慢慢失色，爱突然之间就湮灭了。是通过嫉妒毁灭的，是干预一个伙伴的成长毁灭的，是占有欲毁灭的。你加上你的情人等于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你们无法作为一个整体思考问题，就所有事情达成一致，也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相合的兴趣。事实上，如果这些事情有可能发生的话，那将是无趣和不利健康的一种关系。追求这样的一致性的人反映出对自身最基本的缺乏安全感，而自动分球机很快便会将他们拔到各自的槽口里去。

大卫·西贝里把这种情形分析得很透彻："爱不是很多人想像的那么简单和可塑的。放到监狱里去,它就会死掉。加以限制,它会变成仇恨。如果强迫它,它会消失掉。你不能要爱发生,甚至也不能控制它。你只能指导爱的表达。爱的来去自有规律，是由邀请它还是拒绝它到场的生活品质决定的。"

阿门。

西贝里是对的：爱不是一个简单的主张。有很多办法来毁灭它。例如,如果觉得情人说的一切都是可信的,那会带来毁灭,你甚至都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如果你的情人代表对你很重要的价值，并尽了她的努力使自己在你的尺度表上处于平衡的地位，那你放松的时候应该小心。不要因为自己已经习惯了她，因此就不假思索地将她的好品质扔到一边去，将因为有她在场而体会到的人生的乐趣扔到一边去。如果你感觉事情进展顺利，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不要因为在意识表上打了低分就失去它。

跟朋友一样，情人也是人，是你应该与他们共担忧喜的人。但是，既然是人，你的伙伴就尤其不会一点问题也没有(除非她有神经症)。不要每天都向她报忧。把你的杯子已经满了一半的消息告诉她，过一阵子以后，她就开始倦于只听杯子半空的消息了。

如果你让情人觉得跟你分担忧愁有价值，她会分担你的忧愁，但不要把她当作你倾倒不快垃圾的垃圾处理场。当你的回声筒也不是她的责任。事实上,那对她是不公平的。如果你想要的一切是一个你说什么她就做什么的人，那你可以出去租一个人回来，让她对你所说的一切话都做出积极的回应。但是,如果你要的东西是真正的伴侣,那你应该鼓励她对你诚实以待。

最后，还是尺度表的问题——你和她的两个尺度表。不

要让两个人的表当中的任何一只朝一个方向偏得太远。如果你想做些自我牺牲，如果你打破自然的法则，那你一定会使她丧失对你的尊重。同理,如果你负债经营,积累了很大的一笔债务，你永远也不会感觉到可以自由地体会爱情关系。满足她的需求，确保你的需求也得到了满足，想想价值换价值的事情,那你就一定不会出错。

说明你找错了地方的一些迹象

多年以来，积累的经验教训越来越多，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愿意太接近任何一种有可能让我觉得不可忍受的情形：争吵。

如果你已经处在一个摇摆不定的关系当中，争吵是无法轻易避免的。如果你的情人很喜欢吵架，那也是无法完全避免的。我喜欢我的一位朋友就此所说的一句话。他相信所有人的脑后都有一个小小的幸福插头。如果一个人的插头给拔掉了,他一定会陷入争吵的混乱生活,一定会遇到麻烦,也一定会不幸福。

男人和女人都容易受到这种失去重要插头的影响。在我那位朋友的情况下,他相信,经过多少年的婚姻之后相信,他妻子已经失去了她的幸福插头。他发誓说，一定有个空洞的地方，就是原来那个插头所在的地方，他认为她所有的幸福感全都流光了。他尽一切努力让她感觉好一些，但是没有用。如果他中头彩得了一百万美元,她也会担心,因为必须交很大的一笔税,因此很不高兴。

你如何知道一个人已经失去了幸福插头？如果你真正受一个女人的吸引，愿意陪她度过很多时间，那就一定要小心,看看自己有多少时候被逼进‘ 赢不了 ’的死角。如果插头既没

有拔掉，也没有坏掉，你经常会发现自己处在这样的地位上：“做了不落好,不做也不讨好。”

这样的情形是不利健康的；时间长了，这样的情形就很接近使一个人变成神经症的危险。很容易成为“我疯了／你还是清醒的”理论的受害人。由于你已经在一种爱情关系里面陷得极深了，你不仅仅会成为方便的一个靶子，而且你的理性思考能力也会受到恶劣情绪的极大破坏。

我也有过这样经历，跟我一起生活过的那个女人的幸福插头给拔掉了。有人在场她处处留意自己，没有人在场她感觉孤独。贫穷压抑她,钱让她怨气冲天,因为她“不值”这笔钱。她不喜欢每天工作,不工作又让她感觉自己没有价值。关于这个女人的一切都好得叫人难以置信的——只有一条,她不可能幸福起来。

结果就是争吵,争吵,争吵——二十四小时不停——周接着一周,一个月接着一个月。我一直在想,现代医学可能会发明一种移植插头的技术,但是,在这同一个时期,我的生活也在不停地浪费。我们之间最典型的“我疯了／你还是清醒的”对话听起来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龟先生：你看这雨，是我多少年来见过的最恶劣的一场风暴。

情人 根本没有下雨 太阳还照着。

龟先生(很快恢复,因为雨下得更大了)嗯,你是对的 太阳照着哩。

情人：我想你是在逗我玩吧。你明知道外面在下雨。

龟先生(很紧张地思考所有的可能性,他意识到自己又被逼进了一个无法取胜的死角）你是对的。天在下

雨。但是，也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太阳也许一会儿就出来了，或者，另外一方面，天也许会继续下雨。

情人：我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想证明你比我更聪明些。可是，这办不到。你可以直接去见鬼。

龟先生：对不起。

如果你很走运，正巧跟一个幸福插头没有拔掉的人生活在一起，那你很容易看出来。她会尽一切努力寻找快乐而不是冲突。如果插头不见了，你的情人会在寻找插头的过程当中显出不正常的快乐，假如她不是人为地给你制造让你无法获胜的情形的话。

如果后者听起来很熟悉，你可能卷进了无法获胜的一种情形，或者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遭遇。如果你仍然处在这样的关系之中，那你就赶快出来——现在就着手.不要恳求,不要争吵，不要讲道理，那是行不通的。喜欢争吵的人在你还没有张口的时候就已经为你洗好了牌。你必须回避无法获胜的局面，扔掉现存的关系，如果你想在为自己着想的过程中成功的话。

妥协迹象

我们已经谈到过妥协了。妥协要么是理性的行为，要么是非理性的自私行为。如果你的尺度表告诉你有必要向你的情人“让步”，那你就应该让步，你得到的回报将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当你以这种方式“妥协”的时候，你就是表现出理性的自私。但是，如果你放弃太多，太频繁，对此也感到不快，那你可能是在非理性的自私。太频繁地放弃经常是欺骗的结果，你在给自己的尺度表输送不正确的信息。



“嗯，你是对的。太阳照着哩。”

如果一种爱情关系要求双方做出太多的妥协，那可能是一种异性相吸的情形。这对双方都不利。你和你的伙伴都应该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做那些能够带给你们幸福快乐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如果你的主要兴趣经常变化，要告诉你是否犯了一个错误，难道你还需要比这更好的信号吗？解决的办法不是继续妥协下去，而是去寻找其兴趣跟你的差不多的一个人。最好现在失去爱，临时失去，也好过多年以后醒过来，意识到你从一开始就没有找到真正的伴侣。

如果一个情人想按照你既不同意也不明白的一套规则来玩游戏，那并不能说明他就是一个坏人。那只会说明他是一个不同的人。使人激动的事情在于，外面还有一个人，事实上还有许多人，那些人已经在以跟你一样的眼光看待生活。那也可能不是跟你目前的爱一样的感情，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也极可能是同样好，或者更好的一种感情。

如果妥协在努力引起你的注意，那就听听妥协的信号，然后，做合适的事情，而不是去做本能的事情。不要向习俗和传统的可怕的神话妥协，因为这样的神话威胁你相信，因为某种不明原因，你应该拿出自己有限的时间当中更多的一部分去想出一种易行的办法来。

寻找的信号

如果你在寻找，那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已经听到嚎叫声了。对不起，但是，经过多年的观察以后，经过数以百计的谈话之外，这就是我真实的想法。我所说的寻找，不仅仅是指偶尔看看哪位漂亮女人或者漂亮男人。我谈的是看着某人想去摸摸。我也是个人，我假定我们都有权不时溜一下号，而不是‘欺骗’。这不是值得提倡的事情，但是，在某种程度上，

这样的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原谅在合适的情况下当然是可以说得通的。

不过，让我惊讶的是有规律地欺骗自己的配偶，但同时又宣称自己拥有极好、极完美的一个婚姻的男人或女人。在这一点上，我是永远也做不到的。也许我属于老套的人，也许我没有明白其中的关键，但是，如果跟你一起生活的人那么了不起，那还有什么必要去看别的地方？性？见鬼！那只是逃避挫折的一个方便借口，一般是某种积习太深的问题的结果，最有可能的是，它来自于一种不安全感，人们没有勇气在一个清醒的层面上面对实际问题。

我从一开始便强调过，我感觉生理的吸引是有意义的关系当中不可替代的因素。我还相信，这种不可解释的化学上的亲合力在多年时间内，会因为两个人之间存在的尊敬和钦佩而增强。如果这样的一种感觉没有了，那就说明钦佩和尊重都没有了。如果你在看别处，那可能是一个信号，说明某种东西是家里已经不存在的，没有了的。不要回避此事，让自己躲避现实从来都没有好结果。两个诚实和自私地相爱的人，会在价值换价值的基础上从彼此的存在当中得到快乐，他们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失去生理吸引力的感觉。如果他们能够满足彼此的需求，如果都在朝同一个方向发展，生理的吸引反而会增强。

在这一点上，有很多人沉醉于幻觉之中，这是让我十分惊异的事情。他们接连几小时无理性地争吵，想解释清楚为什么在外面愚弄，跟他们对待伴侣彼此的感情没有关系。我有一个熟人，他在欺骗老婆的事情上比花在工作上的精力还要多。他的公司在城里，他的家在郊区（听起来很熟悉？）。这对他很方便，因为他在城里事情很多，一个星期要忙四到五个晚上。那人在设计复杂的方案方面真可谓是一个绝顶天

才，这样可以确保他的约会是他的妻子所不知道的。

他经常“工作很晚”,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是如此,因此可以理解，他某些时候回家看起来很累，他妻子当然假定，他之所以很累，是因为他在办公室长时间艰苦的工作所致（这在某种程度上倒是真的，因为他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忙”很多事情）。那天，他故意放弃跟别人一起去上班的老习惯，要他妻子当天晚上 11 点开车去办公室接他。

那天晚上她去接他的时候，他坚持要自己开车（提醒大家注意，这一切都是事先计划好的——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好了）。开车回家的时候，他不时做出要打盹的样子。有一个时候，他有意开到路边上去（几天前他已经选择好了，是一个可以突然转弯的好地方）。他妻子尖叫起来，他也大吃一惊地“醒了过来”——那样的表演可以让他得奥斯卡奖。但这一切都得到了回报。你知道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吗？她对我那寻欢作乐的熟人说，她再也不会让他工作十几个小时后很晚还冒险开车赶回家了。如果以后工作太晚（也就是说，一个星期要工作四到五个晚上）她坚持要他就在城里过夜。

拿什么盖呢?第二天,她外出买了一个皮箱,以确保他工作太累了以后就在城里过夜，信守他做的诺言。顺便说一句，他们现在已经不在婚姻当中了——我肯定这不会让大家感到特别吃惊的。在我看来叫人吃惊的是，他的这个妻子从来都没有发现，那么多年他一直都在骗她。

请记住：为自己着想要求有能力承认，也有勇气去承认哪怕最痛苦和最不开心的现实。如果你在寻找，那是一个警告信号，说明两个人的关系里面出现了麻烦。不管在寻找的是你还是你的伙伴，信号就在那里。在两种情况下，都不要让自己沉醉在幻觉当中。应该有勇气承认现实，分析哪个地方出了毛病，然后想办法解决问题。

常有的情况是，另外的因素已经没有了，这意味着这不再是一种爱情关系了。这种化学上的亲合力也许已经死亡了,哪怕你根本都没有意识到,但是,在很长时期内促成其死亡的因素不可能再加以纠正了。

如果你“寻找”的倾向来自于自己内心基本的不安全感，那你应该做一个有意识和理性的努力，以求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是这样，理性的解决办法，尽管大部分人都不愿意面对它，那还是要切断这种关系，转而去寻找能够满足你的需求，使你不再想去寻找的那个伙伴。

“一切都很好”信号

另一个熟人有很多次公开对我说,他对自己的妻子绝对没有任何感情了。当我问他一般来说是一个荒唐问题——为什么不离婚——的时候，他并不想为自己找一个什么理由。根据他的情况，他跟妻子还在过日子的惟一理由是，他太爱自己的小孩子了,不忍心离开他。

虽然我对他牵挂儿子的心情抱有同情，但是，我坚持想知道，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如何能够过得下去。他回答说，事情也没有坏到那种程度:“她也不怎么挡我的道,也不是非常令我烦心。”这样的话让我不停地搔头皮,半天搞不懂。我能够说的所有话是，如果一个丈夫或妻子的功能仅仅是不再挡在道上,或者只是不再烦对方,那么,一些婚姻以创纪录的数量摔在石头上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通奸成为一种生活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完美婚姻信号

为了不描绘出一个错误的图景，以为戴黑帽的总是男子,而天真无辜的总是妇女,我再来讲最后一个故事。我有很亲近的一个朋友，看来他有最完美的一个婚姻——二十五年跟同一个女人过日子。从表面看，他们好像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彼此忠诚,彼此很爱护体贴,一般来说也很幸福。我经常对他说，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是人人都梦想有的。他一般也会温厚地笑一笑:“我猜自己运气好些吧。”

但是,有一天,一个不是那么好玩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去公司的路上：他妻子当时才四十出头，跟一个二十九岁的小伙子跑了。过一阵子以后,造成的震惊也磨损得没有了,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谈一谈此事。我告诉他说，这整个事件让我万分吃惊，说我总是相信他们的婚姻是最为完美的。他两眼空空,十分可怜地看着地板,说了一句话:“我也是。”

劣质的关系如何解脱

我们已经说过，在人生的旅途上带着过量包袱行走的代价太过昂贵，背着劣质的两性关系包袱过日子会催人早死。

劣质两性关系理论

劣质两性关系是你不断地付出而回报很少的一种关系。如果你目前处在这样的窘境中，那就趁这样的关系还没有发展太久的时候割断它。正因为你在一种两性关系当中投入了多年极宝贵的时间，但这样的两性关系又引起你更多的痛苦而不是快乐，并不能够说明你就应该继续忍受这样的生活,否则你会损失更多年的生活。不要隐藏自己的问题,也不

要徒劳地修复，无视现实会造成你走向越来越糟糕的境地。不要让自己的幸福(或不幸福)由别人来确定，你应该控制住自己的命运。不要推迟。现在就做。时间一秒一秒过去，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如果一种两性关系的质量低劣，没有任何理由再保持下去。所有理由当中最糟糕的一个是孩子。如果孩子涉及其中，让他们休息一下。从你配偶的生活当中走出去，这样，孩子就可以欣赏你们两个人当中最好的一面——让他们在你们处在更好的状态中看见你们。如果你们在悲惨的情形当中过下去，不仅仅你和你的配偶会受苦，而且，从一开始就处在无辜状态中的孩子也被迫忍受看着你们长年争吵的痛苦，他们也会因为你们为婚姻做的恶劣的广告而受罪。

内疚？别这样，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彻底讨论过通过内疚而形成的威胁了。你们两个人都是成年人，每个人都有权对这样的两性关系说不，以免两个人在其中牵涉太多。感觉内疚的惟一理由，是你无理性地有意将支离破碎的两性关系强行撮合在一起。你没有权利让你的配偶继续痛苦下去了，哪怕他／她错误地相信最好还是留在一处。一般来说，你的情人那一方保持的这样一种想法是由无理性的自私引起的，而这种无理性的自私又会是恐慌的情绪引起的。改变是让人害怕的一个东西，当你已经习惯于一种生活方式以后，改变就更加可怕了。

惟一的现实就是现在。一个人今天是什么，你今天对他有什么样的感觉，这些就是现实。过去的已经过去了，那是不再存在的一种东西。未来是一种可能性，或者说得好听些，是一种或然性，但不是一个现实。只有你现在跟你的情人体验到的一切才是现实。

如果你是一个诚实和忠实的丈夫，过去十年来一直如

此，那你指望妻子因为你的一次欺骗而原谅你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到了四十岁还是恶习不改，一个理性的妇女就应该意识到，你昨天所做的事情就是你昨天的样子。你今天所做的事情就是你今天的样子。如果她昨天爱你有什么理性的原因,那么,那些理由不再有效了,假如你还是同样的一个人的话。当然，你在过去的多少年里的确积累了不少好行为的分数,但是,你永远不可能积到足够多的分数,以至于有权持续性地虐待自己的伙伴。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当两个情人朝着不同方向变化的时候，他们最后会在餐桌上看着陌生人。不同方向的发展时常会在很多年的时间里发生，一天一天来看是看不出来的。结果,收回自己的脚步,把自己在多少年里学会的事情告诉对方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可能的。最开始的时候你们可能是两个有着类似兴趣的人，但是，你们最后却演变成了异性相吸的两个人。

决定是否处在一种劣质的两性关系当中时，只有一个相关因素应该考虑进去：你的重量及平衡幸福尺度表是否告诉你说，你从两性关系当中得到的东西是值得你投入的东西？不管好东西有多么好，如果不好的东西比它重得多，那就是一种劣质的关系。留在这样的两性关系当中会成为致命的一击,让你无法为自己着想。

回头看

如果你认为，自己的两性关系不再能够满足让你过上幸福生活所必须有的要求，如果你已经理性地做出了分手的决定,那让我为你提一个建议,关系到是否回头的事情 不要回头 几乎总是有一种诱惑,想回头再试一次。我假定这是可能

的——一切都是可能的——但很少有行得通的。

至少在意识里，诱使一个人回头的最大影响之一，就是回忆起他／她在寻找合适的情人时体验到的全部的痛苦。这就足以形成打消任何人的念头的理由。多年以来已经远离了寻找和被拒绝的生活模式，想到要再次去体验那样的生活，那是相当吓人的。事实上，只有一件更为可怕的事情是我能够想起来的：继续过一辈子无聊和空洞无趣的生活。宁可活着而受苦，哪里有生命，至少哪里还有希望。如果你的努力、决心、自律和耐心不断增强，这种希望变成现实的可能性就会极大地提高。

你是否愿意——在三十岁、四十岁或五十岁的年龄——为更好的生活付出代价？事情看起来总是回到底线上来，不是吗？

巨大的回报

你可能从来没有恋爱过，或者目前处在极差的一种恋爱关系当中，极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的伴侣。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外面总有人在那里。我可以保证这一点。当你最终发现爱情的时候，不要错过培养和珍惜它的机会。一旦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伴侣，不要让任何人夹在你们之间——不管是父亲或母亲，不管是儿子或女儿，不管是丈夫或妻子。

如果到了这样的时刻，丈夫或妻子当然不应该是一个因素，如果两性关系不对劲，那是时间拆开的，这样两个人都得到了解放，都可以去寻找真正的伴侣。做个男子汉大丈夫，在找到自己要找的人之前便做出这样的决定。这样不仅仅会提高找到你要的人的可能性，而且还会减少涉及到的所有人的痛苦。等到孩子们长大了，等到妇女老到过了花期的时候再

动手,那是最无理性的自私行为,也不是一个大丈夫所为。这样的一个男子错过了自己最宝贵的年华，也错过了他妻子最宝贵的时光，并且不公平地使自己无辜的孩子们处在每天的谎言之中。在这样的情形当中，难怪孩子们长大以后觉得爱情并不是婚姻当中的必要成份。

要有理性的自私，要有勇气开始付出必要的代价。当你足够幸运,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伴侣时,不要害怕。我听到很多人找到爱情时说过，他们“如此幸福，竟然让自己感到害怕”。不要害怕爱情。明天很快便会来临,明天也会带来明天的不快。值得考虑的更重要的事情是，明天也许根本就不会来临。只有今天才是现实，如果你今天是幸福的——如果你感觉很好，那你就得到了今天。

如果你找到了所爱，放松自己吧。专心体会今天得到的快乐。不要仅仅装出幸福的样子,应该将每一刻过到实处。不要让自己的思想背上并不存在的过去，或者尚且没有到来的明天。爱人,让人爱,不要找麻烦。满足每个人的需求,让自己的尺度表平衡起来。一切只会使快乐更加快乐。最终的结果是要为自己着想。

本章对龟先生生活产生的影响

我在两性关系上的哲学如何影响我自己的爱情生活？跟朋友关系一样。我鼓励很多不明白价值换价值爱情关系的美好之处的人自行消失，这样就省掉了我很多的麻烦。这对我好，在这样的消失过程当中，我会接受能够得到的任何帮助。这样增大了外面那些玫瑰绽放出来为人看见的机会。

9. 跨越起跑线的障碍



你明白一些道理了吧？既然我已经说完了，我很高兴生活并不是麦迪逊大街所描述的样子。因为写作这本书而不是去里约热内卢度假使我想到，真正的生活有多么令人激动，有多么美妙。

而且，除开别的不说，这就是我希望你也明白的一个道理：清除掉你遇到的所有障碍以后，你的生活就会成为一场欢乐的体验，是一次远行，使你的快乐远远多于不快乐的时候。如果能够说，当你走过了这条路，你感觉良好，而且也不干扰别的任何一个人，那么，还能有比这更好的一个尾声吗？

如果我们处在同一个波长上，你明白这并非是偶然所致。要清除那些障碍，你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工作就是代价。幸福就是回报。需要你那边做一些工作才能够童识到并做出有意识的合理的决定。不让自己沉缅于不停地往自己的重量与平衡幸福尺度表里输送错误的信息是需要努力的，让自己集中精力注意生活的现在而不是未来是需要努力的，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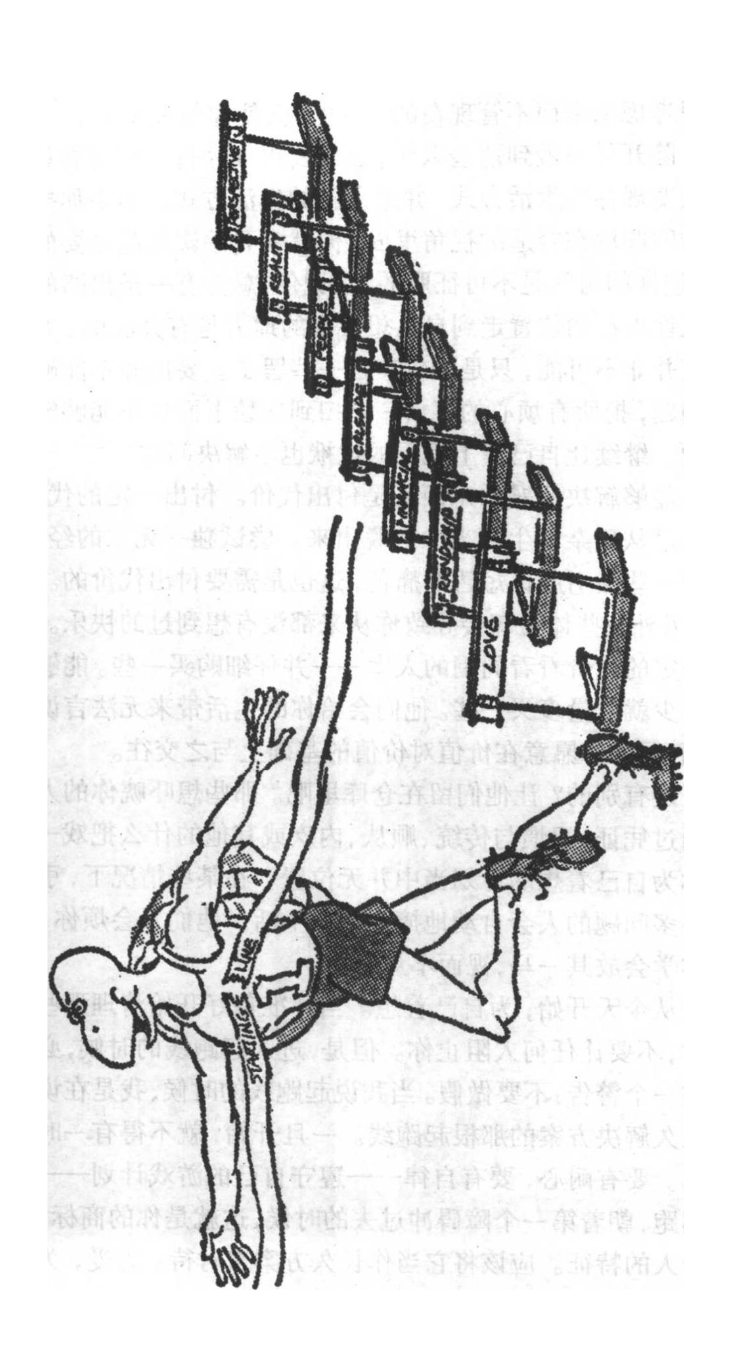
为只考虑未来而不管现在的话，时常会使你偏离跑道。

除开尽力做到这些以外，还需要勇气才行。需要有勇气来改变现存的生活方式，并进入新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把自己的问题放在合适的视角里面，你就会开始聚集起必要的勇气。这样的勇气是不可征服的。请记住，总会有一条出路的——从你现在的位置走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是有办法的。人要求变并非不可能，只是比较辛苦一些罢了。妥协并不能够解决问题，把所有烦心的事情一把扫到地毯下面也不能够解决问题。继续让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也不解决问题。

能够解决问题的东西就是付出代价。付出一定的代价，让自己从繁杂的生活当中解脱出来。尝试独一无二的经验，其中一些会引起你短暂的痛苦，这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另外一些体验却会导致你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快乐。付出一定的代价看看周围的人库——并仔细购买一些。能够买到多少就尽量多买一些。他们会给你的生活带来无法言说的幸福，假如你愿意在价值对价值的基础上与之交往。

还有别的？让他们留在仓库里吧。那些想吓唬你的人一——通过凭证、习惯与传统、顺从、内疚或其他的什么把戏——在你为自己着想的计划当中并无位置。在某些情况下，引起你很多问题的人会自动地撞入你的生活。他们只会烦你，直到你学会放其一马，视而不见。

从今天开始，为自己着想。当你准备好开始清理那些障碍时，不要让任何人阻止你。但是，进入起跑线的时候，必须记住一个警告 不要做假。当我说起跑线的时候，我是在说导致长久解决方案的那根起跑线。一旦开始，就不得有一时的平息。要有耐心，要有自律——遵守自己的游戏计划——旦起跑，朝着第一个障碍冲过去的时候，这就是你的商标，是你个人的特征。应该将它当作长久方案来对待：为爱，为友


STARTING LINE
LOVE
FRIENDSHIP
FINANCIAL
CAREER
PEOPLE
REALITY

谊，为物质收获而付出全部的代价。这样一来，你的生活就不再会是一个永久性的一跑再跑的过程，你不再会有任何一种障碍挡在你与自由之间，因为这样的自由来自你为自己着想的理想。

啊,我的天——我差不多忘记了默菲！请一定要记住，他就在那里，他会尽快地抓到你。但是，从内心来说，他只是一个爱玩耍的老骗子。我有时候怀疑，他可能会躲在恶作剧后面悄悄地看着你。我觉得他实际上很欣赏你理性地使用“保持”理论。默菲或造物主，或者两者都有吧，它们都会继续让环境发生变化，但是，一旦你掌握其中的要领，就会开始熟练地处理这种现象，就好像是日常小菜一样——而实际上它也的确如此。

好了,如果你已经做好准备,那就请进入起跑线吧。请记住，钟表不是在你起跑的时候开始滴答的，它已经在滴答作响了。如果你有能力做出有意识和理性的决定，并导致自己的快乐，唯一的问题就只剩下：你有勇气吗？

依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你应该得到为自己着想的快乐。如果我甚至都不认识你，怎么可以如此自信，如此肯定呢？因为我相信人人都有权利寻找幸福的生活，只要他并不强行干扰别人的生活。从今天开始，为你已经忽略了太长时间的人做些好事：为自己着想。世界也许并不欠你一份生活，但是，你欠自己一个世界。

祝大家运气好，并请大家每次跨栏时注意自己的脚趾头。如果你碰巧撞倒一个跨栏，那只是默菲在考验你。但如果坚持到底，我觉得他就会尊敬你。在哪里倒下就在哪里爬起来，并继续努力下去，直到你跨过这道障碍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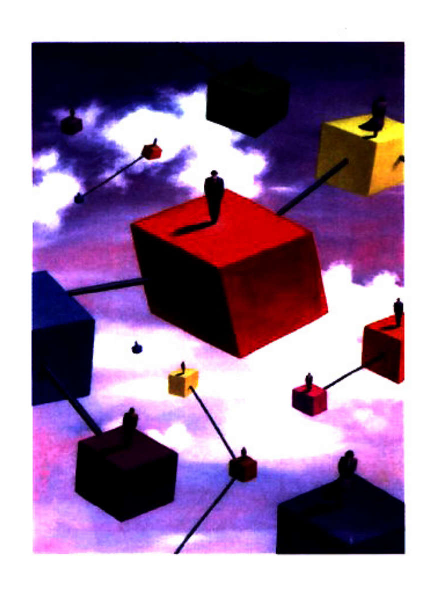
而且当你清除掉所有的障碍以后，当你撞到终点彩带的时候，那可并非你将要到达的终点线，那只是一个起跑线。那

是一种生活的开始，在这样的生活当中，理性的梦想会找到美梦成真的途径。

用这些颠覆传统的全新观念审视你的生活：

“有人嘲笑你的想法不切实际或者难以实施，千万不要听信。嘘！如果你想干，那就放手干。”

“不要乐于听从批评。如果你感到愧疚，那就道歉，然后忘掉它。如果不愧疚，那就不道歉，彻底忘掉它。”



罗伯特·林格用这样的一些观念让你走出目前的境遇而步入理想生活，比如如何处理朋友和情人等人际关系，如何处理财务问题以及你个人生活中所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哪一本书跟《为自己着想》一样包含这么多切实可行的思想方法和真实生活的生存智慧。



ISBN 7-5443-0486-8/B · 35
定价：19.80元